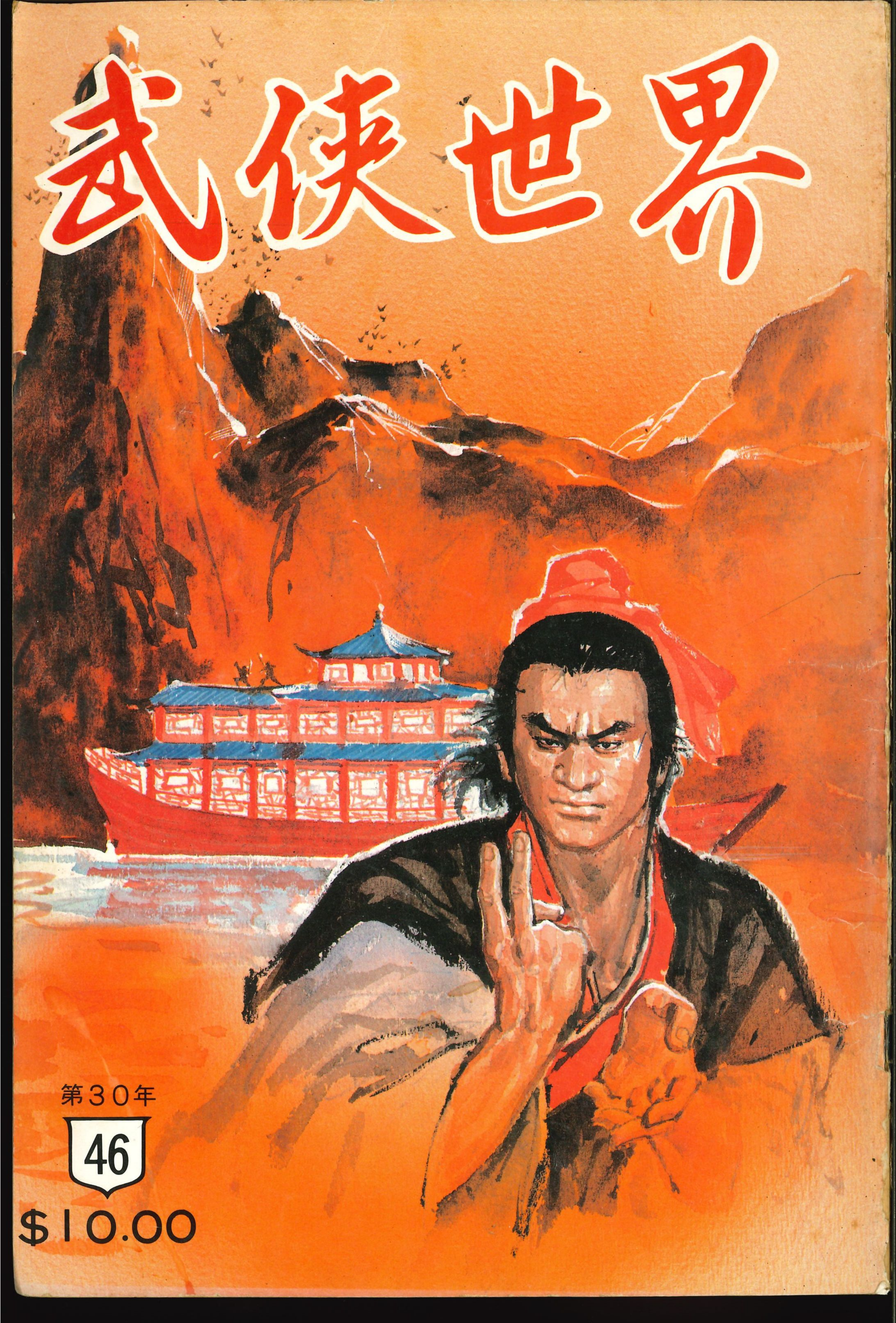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0年
46
$10.00

編者話

今期貢獻給大家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所撰寫「一代風水大師傳奇故事」之「遊戲人間」，故事描述賴布衣和司馬福、李二牛三人再回到羅浮山，發現陰龍脈的去向，他們順勢來至增城，爲蘭香院的香香與花縣陳家小廝洪平子撮合一段姻緣，同時爲洪平子的父母骸骨葬在亢龍穴上，至使他的後人出了一個洪秀全，故事情節離奇曲折，峯廻路轉，尤其是義助蘭香院鋤强扶弱，挺身和土豪陳老爺鬥智，以堪輿星相之學尅制貪官的情節，更是精彩絕倫，妙不可言，請一睹爲快。

* * *

你願意顯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刋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更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或五萬字及三萬字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刋登，並付上薄酬。

* * *

下期將刋登的巨型小說是雲劍飛先生撰著的「釘虎虱」。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綫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2000半年26期NT.$10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46期
（總號154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代風水大師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遊戲人間



指點迷津　避過回祿

當日，賴布衣大筆一揮道：「五峯如指翠相連，撐起海南半邊天，千年龍氣一朝發，但求自强不求仙……」遂引發海南一段千古奇事。

行事鞠躬盡瘁，功成卻即身退。在百萬黎人狂歡之夜，賴布衣便悄悄離去，飛渡瓊州海峽，踏上粵川地域，再向南而行。

有山過山，有水渡水，那消半月工夫，便已抵達一座雄峻迷濛的大山腳下。

司馬福抬眼一瞧，便笑道：「此山高聳峻危，雲飄於頂，一派空靈迷濛，賴兄，怎的又上這羅浮山來？」

賴布衣微笑道：「賴某自入粵川，遍察粵川山水，均覺每現龍脈，其勢皆起自羅浮，方悟粵川龍脈，無非羅浮一脈相承繁衍而已。是以欲尋粵川龍脈，必先識粵東羅浮，若非如此，如何爲之？這便是賴某重返羅浮的本意也。」

司馬福笑道：「是極！是極！此番或許又有奇遇亦未可料。」

三人在山脚小村鎮中，備足乾糧，方才上山。攀爬了大半日，上了羅浮主峯飛雲頂。

向下望去，但見四百三十二個大小峯巒，形態奇異，變幻無窮，氣象萬千。山中懸崖怪壑，亂石叢林，更有朱明、排源、夜樂等十八洞天，白水、水簾洞等九百八十座飛瀑幽泉，當眞是奇景難以勝數。

司馬福道：「聽說羅浮本是二山，羅山自古有之，浮山則自東海飄來，但不知是眞是假？」

賴布衣微笑道：「眞假且莫考究，但羅浮山一脈水源之足實非他山可比，而南粵之龍脈大多源自羅浮，吾道以水爲財，以山爲氣，是以南粵之龍，不發則已，一發大多富格特豐，且世代綿延，此乃南粵祖脈羅浮山形格所致。」

李二牛道：「既如此，然則羅浮山附近之人，豈非得天獨厚，富甲天下麼？但爲何於此地所見，却甚多窮困之人？」

賴布衣道：「風水龍脈雖可造化於人，但成就與否，還須看其本身根基操守。所謂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即此道理也。」

司馬福忽發奇想道：「賴兄此言，道盡風水運命之玄妙，若留後世，足以警人，賴兄何不以此刻於峯頂之上，以作羅浮山大地鈐記？」

賴布衣欣然命筆，在一塊青石板上龍飛鳳舞道：「羅浮一脈，粵川祖山，東西二樵，鼎足而立。自此而起，辭橫下殿，山勢奔騰，若馬奔馳，若星劃落，起伏頓跌，曲折而行，活龍奔海，猛虎出林，力猛勢强，軒昂峻偉。眞龍行處，神機莫測，帶旗挾鼓，伴倉夾庫，圭笏文星，日月劍印，貴人出遊，前呼後擁，威風凜凜，莊嚴肅穆，鎮懾人心。天分地宿，龍穴天成，是爲南粵百龍之祖。」

賴布衣鈐記書成，李二牛即仔細刻於青石之上，經年不滅。

司馬福拱手賀道：「恭喜賴兄又爲世人建一奇功。」

李二牛笑道：「此話怎說？」

司馬福道：「此鈐記留傳後世，當可示警世人，以驅邪風，以扶正氣，如此，豈非功德無量麼？」

賴布衣微笑不語，接而取出羅盤，在羅浮峯上仔細測量。

瞬間黑夜却已然降臨。

高山上的黑暗來得遲，也走得快。眨眼黑幕罩上山頭，但接而月亮便冉冉的升了出來，月逢十五份外明，今晚恰是十五的晚上，月似銀盤，灑下遍地銀光。

賴布衣在月色下，細測月亮與羅浮山的陰陽八卦方位，他順着羅盤指針望去，但見山下 火明亮，正是一處城鎮。

賴布衣心中一動，暗道：「羅浮山陽脈走向大致已可確定，但陰脈走向怎地與陽脈相左，不向遠延伸，反向下沉降？如此充盛陰氣，若聚凝於一城一鎮，此一城一鎮，豈非成了陰極柔極的女兒鄉麼？」

賴布衣心中存疑，便立萌下山細察此鎮陰陽氣脈的念頭。

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等三人第二天便下了羅浮山，一直向北而行。

走了大半天，賴布衣只急急的趕路，也沒言語。李二牛奇道：「賴先生，此行向北，莫非重入廣府大城麼？」

司馬福一聽就眉開眼笑道：「二牛何太痴也？想南粵之地，當以廣府爲首，自古名聞遐邇，如何便勘查盡然？賴兄重返廣府，正要加倍着意勘察哩！若有幸碰上那好人崔老板，嘿嘿，這一日三餐安樂茶飯，就跑也跑不掉矣。」

李二牛道：「司馬叔貪圖安樂茶飯，莫非已厭倦這等江湖生涯了麼？」

司馬福笑道：「厭倦倒也未必，但這大半年來，所歷風波險惡委實敎人心驚膽顫，若得三幾日輕鬆安樂日子，倒也是盼之久矣。」

賴布衣微笑道：「此番雖非重返廣府，但此去光景似水柔情，但只望莫沉迷於此便是你等本事矣。」

司馬福奇道：「何謂似水柔情？此乃指女兒之態，莫非此行乃赴女兒鄉麼？」

賴布衣微笑道：「是與不是，便在眼前矣。」

司馬福、李二牛聞言抬眼一瞧，但見遠處一座鎮堡掩映在綠蔭叢中。

走近鎮堡的東南面，又見一座並不甚高，但平地拔起，顯得異常清麗的山丘，山丘上面翠竹、綠荔，鳥語花香，美麗非凡。

司馬福面對此山崗站了一會，便

奇道：「怎的甫到此地，便覺煩躁之念盡消，心中平添一股兒女柔情？這是怎的了？」

賴布衣微笑道：「司馬兄可知此地龍脈走向？」

司馬福笑道：「委實不知，請賴兄賜教。」

賴布衣笑道：「此地果然有點來路，不愧乃陰脈發祥之地。賴某在羅浮山上，便察覺羅浮山陰脈聚降於此，如今實地細察，果然不虛。眼前此山名叫增城，此山便是有名的鳳凰山。據傳曾有鳳凰集於山上，久久而不離去。鳳凰乃陰中之王者，既休憩此地，由此可知陰氣之盛。」

司馬福道：「聽賴兄這般說，莫非此地盡是女子之鄉，女兒之國麼？若如此，我等三條漢子進去，豈非成了奇貨可居？我等二人一把年紀倒還罷了，却便宜了二牛這精壯小子。」

賴布衣笑道：「司馬兄差矣，此地雖乃陰脈滙聚，但其在氣而不在形，何來盡是女子之說？但此地男子，性子大都陰柔，女子性子溫順陰柔之極倒可意料。」

司馬福一聽，滿心詫異，恨不得立刻就走入鎮堡，實地瞧個明白。

三人離了鳳凰山，向西面的鎮中走去。入了鎮中，但見亭台樓閣特多，到處遍植荔枝，在鎮中央的一個荔園內，更有一株奇特的荔枝樹，其時正是七月天氣，樹上荔枝果實累累，每顆荔枝，均有一道自蒂至頂的淺淺綠線。

三人駐足觀看了好一會，見樹上荔枝皆是這等形狀。司馬福不禁大奇道：「荔枝其皮紅如染朱，見得多了，但這等中間綠線，却當眞絕無僅有，這端的是甚麼品種？好不教人愛煞！」

賴布衣道：「此即有名的增城掛綠也！地域誌曾道：八仙中何仙姑原爲增城人，曾立此荔樹下乘凉，把綠衣帶掛於樹上，何仙姑成仙後，此樹所結荔枝，便由蒂到頂，均有綠線纏繞矣，此樹經歷年代久遠，至今依然生機旺盛，由此亦可知其大有來歷。」

司馬福忽若有所悟，笑道：「這便是了，女仙人竟也出自此地，怪道賴兄說此乃陰脈滙聚之處。」

賴布衣點頭道：「司馬兄之言甚是，此荔枝果外表驚奇，內裏更大有名堂哩！」

李二牛一聽，來了興緻，忙道：「是甚麼古怪名堂？」

賴布衣微笑道：「俗話說一個荔枝三把火，可知荔枝性烈之極。但這棵樹上的掛綠荔枝，却不但不燥，反而清潤無比，但凡家中有火性暴燥之婦，只要求得一顆增城掛綠，便可漸變柔順，此事當眞匪夷所思！」

司馬福笑道：「賴兄呵賴兄，你我皆無妻室之人，自無緣一試，但若然二牛他日娶得悍婦，須切記上此地求取靈丹妙藥。」

李二牛臊得滿面通紅，要與司馬福算賬，但司馬福知機，早哈哈一笑避開了。

三人離開掛綠園，向西走了一會，便是一條繁華的大街。街上行人擠擁，兩旁店舖林立，倒也甚有粵川繁榮氣象。但奇怪的是，街上煙花柳巷似乎特多，光這條街道，便有蘭香、玉春、綺翠三家之數。

街上的行人，不論男女，大多低着頭兒走路，含羞答答、脈脈含情，光瞧這模樣，倒似進了女兒國。

三人起初尚不覺怎樣，依舊昂昂然的走路，但漸漸便覺得自家這等男兒氣概有點特殊，因爲衆人不時向他們偸偸瞟看，那恍似婦人偸窺男子的神情，把三人弄得渾身起了雞皮疙瘩。

司馬福不禁苦笑道：「厲害，厲害！天下間何來此等不男不女的陰陽鄉？我等反倒成了格格不入的怪人矣。」

李二牛亦苦笑道：「是極，是極！司馬叔說的甚是，我亦覺渾身不自在，瞧這些盯着我等的目光，倒似瞧着什麼化外野人，莫要惹怒了他們，被狠揍一頓才好。」

賴布衣却坦然走路，更不以爲意，他聞二人驚詫之言，便微笑道：「放心，放心！來到此地，斷不會有人公然駡你、打你，但被人在肚子裏狠狠詛咒，倒是尋常之極，此地民風必與地脈一般，陰柔之極，凡事如婦人般藏於心內；且性子狹隘，雞毛蒜皮之事，便足以恨人一世；表面含羞答答，內心狠毒之極；外來之人，皮肉可免受罪，但心靈却飽受折磨；但我等放開心懷，坦然以對，也就斷無大礙矣。」

三人說話間，忽然有一青年男子不知從何處掩面奔出，一頭便撞在賴布衣身上。

這一撞，這男子掩面的手便即垂下，一副如喪考妣的模樣。

賴布衣一看，這青年男子的臉上竟掛滿了淚珠，就像一位傷心之極的婦人抽泣了三日三夜。

賴布衣平生最怕見人落淚，他一見男子這模樣，心中便老大不忍，正要發話。

司馬福却已忍不住譏笑道：「這般輕輕一撞，便痛苦如此。你是豆腐做的人兒麼？大男子漢，七尺昂藏，竟也擺出這副婆媽臉孔。」

這男子抬起頭來，含羞答答的瞟了司馬福一眼，顯然心中已甚羞惱，但又不敢發作，倒像婦人把之藏於心底。

賴布衣不忍，便接口道：「這位小哥，休怪，休怪，我等皆外鄉之人，不知此地根由。小哥兒如此傷心，可有甚爲難苦處？」

這男子向賴布衣冉冉一福，活像

婦人行禮，然後才泣訴道：「客官有所不知，方才小的受了衆人凌辱，才掩面而出，不料碰撞了客官，倒是小的錯了。」

賴布衣心中又好笑又好氣，便道：「小哥兒受了甚麼人凌辱？能否說與我等知曉？我等雖不能相幫什麼，但既有緣相遇，或有開解之道亦未可知哩。」

這男子尚在猶豫，司馬福已一手把他拖住，向一家茶館走去。

這男子起初猶豫，但眼見已被強行扯入茶館，却就正正經經的道：「若要喝茶，倒是該小的付賬，一來稍盡地主之誼，二來亦好趁機詳談心曲。客官若答應了，小的也就喜歡進去了。」

賴布衣含笑點頭，司馬福暗笑道：「豈料這等娘娘腔，却甚好客，先別管他，先叨了他這一頓茶再說。」

李二牛却道：「這頓茶可是易吃的麼？你不要賴先生會因別人一碗茶就弄出天大事來麼？待會仔細着，可莫上了這陰陽人的大當。」

司馬福、李二牛跟在後面嘀嘀咕咕，走在前面的賴布衣却詐作不見，早伴着那哥兒進了茶館。

四人坐下不久，便有堂倌殷勤獻茶，服侍倒甚週全。

賴布衣點頭暗道：「此地民風雖陰氣太重，但却不失爲禮儀之鄉，若能陰陽相調並濟，倒有一番作爲。」

喝了幾口茶，這哥兒却已忍不住，訴說起自己的身世來。

原來這哥兒姓洪名平子，自幼父母雙亡，賣身到一家姓陳的大戶處當書僮，服侍陳家獨生子陳貴。這陳公子乃陳家的命根一條，却偏好拈花惹草，流連煙花柳巷。

幾日前，陳公子聞道蘭香院新到了一位上佳貨色，名香香姑娘，便藉口鄉試，在增城住了下來。當晚便硬要洪平子伴着他上蘭香院尋香香。陳公子的用意乃是把洪平子也拖落水裏，好替他在花縣的爹爹面前着意掩飾。

豈料蘭香院的香香並不賣賬，自言賣藝不賣身，陳公子碰得一鼻子灰。湊巧蘭香院有另一位姑娘玉香，平日素忌香香的姿色優勝於她，便串通陳公子，設計羞辱香香。

洪平子這書僮，便成了此計中的工具。陳貴先是給錢洪平子，着他去尋香香，然後把兩人弄醉，抬在一張床上，不久就借故大吵大嚷，把蘭香院的姐妹都驚動了，說洪平子是偸錢上妓院，而香香平日正經，但却與偸錢嫖妓的小書僮打得火熱。

香香當衆受此凌辱，哭了三日三夜，竟懸樑欲求了斷。幸而被院中姐妹發覺，老鴇方媽媽悉力搶救，僥倖撿回一條小命。

洪平子平白陷進這煙花漩渦中，在痛苦之餘，竟對香香姑娘大生同情之心。因此今天一早，便趕去蘭香院，欲探望香香，豈料老鴇方媽媽慫了一口惡氣沒處發洩，正好潑在洪平子身上，一見洪平子，便命人用掃帚趕打出來……洪平子感懷身世，又替香香擔心，傷心欲絕，掩面奔逃。

* * *

賴布衣在洪平子傷心訴說之際，却趁機細察洪平子的氣息，但見他在陰柔中尚有一點靈氣，心中暗道：「此子想必有點根基，若導引得法，助其靈氣旺盛，日後洪家該有一番氣象，只可惜其陰氣太重，把靈氣亦衝得支離破碎，不成氣候。除非能以大法壯其陽氣，方可望有成，但其自身已是男兒陽體，如何可配陽物？這却難乎其難矣。」

賴布衣心中這般轉念，便道：「彼此相逢亦是有緣，若洪哥兒高興的話，三日後再在此地相聚，屆時或有開解之法。」

洪平子年方十八，乃增城本土人氏，孤苦伶丁，眼見有人待他如此厚道，心中大爲感激，連忙點頭應諾。

與洪平子分手後，司馬福老大忍不住了，忙悄聲問賴布衣道：「就憑這女兒腔幾句話，賴兄便爲他奔走？這豈非太便宜了他麼？這娘娘腔成得甚氣候？賴兄只怕要白費心血矣。」

賴布衣微笑道：「司馬兄莫輕覷了這洪哥兒，他雖陰氣太重，但其身上隱透靈氣，若導引得法，不難有成，況且賴某亦正欲以其爲引子，蕩滌此地陰柔之氣，重振陽剛。」

司馬福笑道：「然則賴兄只須登高一呼，自亮名號，這舉鎮十八鄉縣之人，自然踴躍呼應，蕩滌民風之事，當可一蹴而就，何必巴巴的爲這女兒腔奔走？」

賴布衣肅然道：「吾處世宗旨，乃決不以虛名以作號召，必先以事實服衆，然後徐圖爲之。若依司馬兄之言，藉什麼尋龍大俠名頭嚇人，賴某豈非墮入世上無良術士一道了麼？」

賴布衣這一正色而言，司馬福心中雖仍不以爲意，因爲他着實瞧不過此地男子那副陰陽面孔，但既見賴布衣心中已有定奪，也就不敢多言，賴布衣決定了的事，世上有誰可以令他逆轉？

賴布衣沉吟片刻，便道：「今晚且尋客店住下，明日一早，便上蘭香院去也。」

司馬福失笑道：「賴兄乍來此地，莫非突萌勇闖煙花柳巷念頭麼？但逛這等地方，多是晚上，這大白天前去，成甚體統？」

李二牛道：「司馬叔胡說八道！賴先生如何會萌此念？」

司馬福笑道：「三個大男人上這蘭香院，若非爲了女人，便殺了我的頭也不會令人相信，賴兄你說可對？」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你二人不必胡猜亂想，明日一早便見分曉也。」

李二牛再無言語，司馬福口中不說，肚裏却在打鼓道：「賴兄呵賴兄，莫非你又遭逢桃花劫數了麼？」

但賴布衣當晚再不提此事，司馬福不敢相詢，只好悶在肚裏。

第二天一早，賴布衣由司馬福、李二牛伴着，果然逕闖增城蘭香院而來。

增城蘭香院是名聞十八鄉的煙花首地，提起蘭香院之名，便連瞎子也知其位於何處。

三人施施然而來，到了蘭香院門前，但見披紅掛綠，門面已甚旖旎。立刻又有人迎着，引進客廳。

老鴇一早便在大廳中坐鎮，她倒也沒甚架子，見客人進來，便即迎上前，笑吟吟的道：「三位早晨，這大清早上門，三位可是破天荒第一遭呵，開門大吉，正應了本院好生意兆頭哩！這邊坐，這邊坐！春桃、小紅，快下來陪客人飲酒。」

賴布衣忙擺手道：「不忙，不忙，媽媽且慢了，待會再講。」

老鴇奇道：「莫非三位有相熟的姑娘麼？是那位姑娘有此福氣，蒙三位相中？請客官道來便是。」

賴布衣微笑道：「蘭香院是否有二位姑娘，一位叫玉香，一位叫香香的？」

老鴇一聽，喜道：「好啊！三位果然是此道中高手，果然甚有眼光，一下子便點中本院最紅的兩位俏姑娘，但不知三位可知？香香、玉香身價不菲，短叙要銀每人十兩，長叙每位五十兩，若要留宿，那就得看姑娘是否答允啦。但三位既然是此道高手，識貨之人，想必不在乎這區區銀兩吧？呵呵！」

司馬福一聽便暗自咬牙道：「乖乖，莫道留宿，光這陪酒短叙便得十兩，三個便是三十兩，長叙則要一百五十兩，足夠我等生活三幾個月矣。」

豈料賴布衣却滿不在乎，居然點頭微笑道：「好說，好說，既然物有所值，這區區幾十兩銀，在下自然樂於付出，這便請媽媽傳姑娘出來相見如何？」

老鴇一聽，暗道：「你既然要見兩位姑娘，且又是慕名而來，待會見了，還怕你不乖乖獻上銀兩來麼！」當下計較停當，便高聲叫道：「快請玉香、香香兩位姑娘下來見客。」

一會兒工夫，果然有兩位妙人兒從樓上走了下來。

先走下來的是玉香姑娘，她人尚未到，老鴇便得意的先向賴布衣吹噓了。

賴布衣待玉香走近，便凝神一望，但見這玉香桃花眼，緋紅臉，艷麗非凡，但眉心緊鎖，從中隱隱透出一股戾氣，不覺暗暗點頭歎道：「此女心性本屬純良，可惜好慕虛榮，不甘人下，與人爭寵鬥勝必多，且此女於終生事上看似桃花當頭、無往不利，但實質有如過眼雲煙，轉瞬即逝，綜而論之，只怕是一副佳人命薄之相。」

賴布衣雖已瞧破玉香行藏，却不點破，不動聲息的招呼她坐下，却又把眼光迎向接着下來的香香姑娘。

這香香姑娘甫一入眼，賴布衣心中便猛地一跳。但見這姑娘一臉陽剛之氣，雖生就千嬌百媚女兒身，却暗潛男子漢不屈不撓的氣概。

賴布衣不禁暗暗點頭道：「此女陽氣剛烈，本該女中丈夫，為何竟淪為煙花柳巷中人？若能以陰濟和，陰陽調順，只怕就連朝中的女狀元亦及她不上。」

賴布衣動了此念，便有心成全香香姑娘了。但此時他却不便點破，只能見機行事。

賴布衣微笑道：「請坐，請坐，兩位姑娘請了。」

眾人坐下，老鴇吩咐下人送上酒菜。但當動筷時，老鴇却橫在兩位姑娘面前，呵呵一笑道：「客官請了，不過本院有例，飲酒之前，須付一半銀兩，這便有如貴客臨門，瞧了貨物便下訂金一般，三位想必定會體諒老身經營的難處。」

司馬福暗暗心驚道：「幸好滴酒未沾，溜走亦有話可說，若動了這桌上酒菜，稍一不慎，便是白撞送官府究辦之罪。」

賴布衣却笑吟吟的，也不理會老鴇的嘴臉，抄起酒杯就喝了一口，還連聲讚道：「好酒，好酒，好一壺女兒紅，人靚酒靚，這幾十兩銀當真物有所值。」

司馬福見他這副模樣，不禁咬牙恨道：「這賴兄當真鬼迷心竅了，明放着崔老板這好人送的萬兩銀票，在海南逃難之時，卻丟失了！如今好了，引發了海南千年龍氣，自家卻成了一毛難拔。我等週身上下的銀兩搜刮盡了，連訂金也不夠，卻偏擺出這豪客嘴臉！眼前笑得甜呵，待會可就哭得慘矣！」

司馬福這一面在肚子裏嘀嘀咕咕，臉色可就難看之極。

賴布衣卻詐作不見，飲了一杯又一杯。

老鴇瞧着，心中反倒一寬，暗道：「瞧這人模樣，倒似積年的煙花場老手，想必不缺那幾十兩銀！」

話雖如此，但眼珠卻緊緊盯着，片刻也不敢放鬆。賴布衣吃開了頭，司馬福、李二牛也就老實不客氣，不管怎樣，先填飽肚皮再作打算！

瞧桌上的酒菜風捲殘雲般去了，老鴇越瞧心中就越痛，眼下分文未收，卻被他在此大吃大喝。待會有錢收入倒還罷了，若然是白賴，這口氣豈非要咽不下去？

老鴇越想越不對勁，終於把臉一沉，道：「好了！客官！人也瞧過，酒也嚐過，這短叙伴酒之銀，便該全數付清矣！是否另有下文，這就要先付

賬再說！」

老鴇說罷，朝下人打個眼色，下人會意，偷偷入內，便把四名大漢請了出來，站立四周，狠狠的盯着。

老鴇哈哈一笑道：「本院開支很大，光守院的便有十人，客官在此要樂飲酒，就不打賞打賞他們麼！」

瞧老鴇的陣勢，不但短叙的銀兩要收足，還要加一個可觀的小賬了。

司馬福這時可就嚇得面也轉色了，他心道：「賴兄呵賴兄！你雖然有鬼神莫測的神通，遇事每每逢兇化吉，但這白撞撞到煙花柳巷，傳出去，就連親娘老子也被蒙羞九代矣。」

賴布衣卻渾然不覺，飲酒吃肉，好不逍遙快活。

這時他一瞥窗外的日影，再往老鴇臉上掃視一眼，便笑吟吟的對老鴇道：「這銀兩事小，一院財物事大，兩者孰輕孰重，媽媽何不先仔細計量。」

老鴇一聽，大怒道：「客官如此說，即擺明戲弄老身，你也不仔細打探打探，偌大增城誰敢上我蘭香院白撞。若你等再拿不出銀兩，便休怪老身翻臉不認人矣。」

這時，陪酒的兩位姑娘，玉香沉默不語，擺出一副事不關己莫出頭的神氣。

但香香姑娘卻悄聲決然的對老鴇道：「媽媽且聽女兒一言，看這三位客官，想必是外鄉人氏，一時不明這兒規矩，致弄出這等尷尬事。媽媽可否寬容一二，陪酒之資作罷，酒菜所花，由女兒每月俸銀扣除可也！如此好教彼此好來好去。」

賴布衣一聽，不禁暗暗點頭，心想果然沒瞧走眼，這香香姑娘果然生就一副陽剛俠義心腸……心中就因此對香香姑娘添了幾分同情和讚賞。

但老鴇如何肯聽香香這解勸？她大概是平生方碰上這等公然在她眼底下白撞之人，臉皮早氣得漲紅了，她朝四名大漢一擺手，四名大漢衝上前來，便要動粗。

李二牛、司馬福一見，雖然心中害怕，但眼見勢頭不對，卻立即站起，擋在賴布衣身前，道：「媽媽慢來！你可知這位先生是誰？」

老鴇怒叫道：「老身管他是誰？便皇帝老子也休想在本院白撞！」

這時，賴布衣又微微一笑，道：「媽媽若不信在下之言，好好的一間蘭香院，只怕便要化作灰燼矣。」

老鴇氣得哇哇大叫道：「你胡說八道甚麼，好好的一座蘭香院，為甚麼會變作灰燼。」

賴布衣微笑道：「在下與媽媽打個賭如何？若一個時辰內，蘭香院沒事，這陪酒銀雙倍奉上，決不食言，但若真箇有事，媽媽卻又如何？」

老鴇怒道：「若真箇被你胡說八道說中，老身保住這家當，自然不在乎這小小銀兩。」

賴布衣笑笑，道：「好！這就一言為定。事不宜遲，遲則生變，這便請媽媽馬上着人預備水桶等救火等物，火頭一起，便可及早撲熄，否則火勢一旦蔓延，這場災禍就足以致命矣！」

老鴇一聽，心中雖滿腹狐疑，但又轉念一想，此人來路奇特，上這蘭香院倒似不是為了女色，若真箇不幸被他言中，一把火起，這滿院家當豈非一朝喪盡麼！

這般計算，老鴇神色不禁一變，便朝四名大漢一擺手，道：「這兒暫用不着四人，兩人留此，兩人即速集合人手，携備水桶等物，若現火頭，馬上撲救！若有差池，唯你等是問。」

這老鴇倒甚有氣勢，她此言甫出，兩條大漢便如飛的跑向後面，集合人手，預備救火去了。

又過了一會，後院前院皆不見動靜，老鴇嘿嘿冷笑道：「火！火！火！眼下並非本院起火，而是你等身上起火了。你這雙倍陪酒銀該乖乖奉上了吧？」

老鴇話音未落，就在此時，後面院落突然傳出一聲鬼哭神嚎道：「後面廚房打翻火爐！起火了！起火了！厲害！厲害！快救火……」

老鴇一聽，幾乎跳了起來，她也再顧不得追索眼前這筆賴賬了，霍的一跳，便沒命似的向後面跑去。

老鴇跑到廚房不遠，果然便見廚房火光熊熊，已是一片火海。

但幸好早有準備，人手齊集，眾人奮勇撲救，終於制住火頭向前蔓延。

一場大火燒下來，整座廚房化作灰燼，但萬幸大火未向前面主樓亭閣蔓延，否則，偌大一座蘭香院便勢將化作一片灰燼。

老鴇一瞧眼下情景，痛定思痛，不覺又驚又喜，驚者這場大火果然厲害，一下子便把整個廚房燒掉。喜者卻是幸而早有準備，及時阻住火頭，才有幸保住了整副家當。

這一轉念，登時又肅然而驚，心想若非碰巧遇上廳中那怪客，豈有這般幸運？莫非此人真人不露相，果然有神驚鬼哭的奇能麼？

這老鴇心地倒也硬朗，她這麼轉念，居然並不因火燒廚房而心痛，反而喜孜孜的連忙奔回客廳，一見賴布衣便搗蒜似的點頭作揖道：「客官果然神通廣大，慧眼高明，大恩大德沒齒難忘！方才冒犯之處，老身向客官謝罪，切莫見怪。」

司馬福直到此時，方才把心兒放下一半，不禁失笑道：「媽媽倒甚好禮數，然則那陪酒之資如何了結？」

老鴇哈哈一笑，坦然道：「君子不記小人過，老身方才在商言商罷了，但眼下偌大家業蒙這位客官一言保住，這區區幾十兩銀，老身如何還敢再提？就權當老身向客官陪罪罷了。」

老鴇說着，又向賴布衣深深作福道：「客官真人不露相，竟有這般大神

通！但不知先生姓甚名誰，可否見告？老身正有疑難之事相求指點，屆時休說一席酒菜，便滿院姑娘隨你心意點名侍候便了，但不知客官如何便瞧破本院有這災禍？」

賴布衣淡淡一笑，道：「世間福者禍所伏，禍者福所倚，禍福無門，唯心自開，媽媽又何必如此認眞？」就此輕輕一言帶過。

原來賴布衣第一眼與這老鴇相見，便見其臉透着晦氣甚盛，便知她日犯災星，且其時甚速，初時等待時機，待時辰一到，便故意顯露一手，一者可了卻這陪酒之數，二者趁機在這蘭香院中稍立其威，方便日後行事。但又不想過於張揚，故隱去自己的名號。

賴布衣這滿含玄機之言，老鴇雖被弄得一頭迷霧，但心內卻越發拜服，神態也越發恭敬，不但絕口不提陪酒銀之事，反而喚人添酒加菜，親斟一杯，向賴布衣奉敬，殷勤侍候，竟連陪酒的玉香、香香兩位姑娘也冷落了。

賴布衣含笑向司馬福、李二牛示意，安心痛飲可也。

司馬福、李二牛樂得眉開眼笑，不但滿席美酒佳餚，還有美人陪侍在側，殷勤侍候，當眞平生難遇，幾生修到。眞箇是酒未醉人人自醉了。

老鴇這時又向賴布衣親手斟了滿滿一杯，滿臉誠意的求道：「先生既有如此法眼，雖不欲留下名號，但能否指點老身一二？老身感激不盡。」

賴布衣沉吟不語，心道這老鴇雖稍覺勢利，但生意人眼光也難於倖免，況且其性子倒也爽朗，沒半點惺惺虛意。因此心中對她倒有了幾分好感。又暗道若能趁機開導，化去其身上戾氣，日後善加看待煙花場中不幸女子，倒也是功德一場。

賴布衣這般轉念，便微笑道：「媽媽既如此有心，在下便不避嫌疑，坦然以告，但開罪之處，尚請原有。」

老鴇哈哈一笑道：「老身歷世久矣，甚麼惡言惡語沒聽說過？但能切中要害，雖惡言惡語，老身亦洗耳恭聽！」

賴布衣微微一笑，不再言語，仔細的審察老鴇一會，便朗聲道：「媽媽眉粗耳硬，顯見性子躁烈，只恐因此日常雖能立威，但卻遭人懷恨，口舌之爭無日無之，如此日積月累，輕者家嘈屋吵，重者家業難保，甚至生命堪虞。尚請日後小心在意，稍爲收斂。再者媽媽前庭實廣，可知事業有成，基業已立，若能加以收斂火性，則在下擔保你蘭香院日見昌隆，基業永固。」

老鴇一聽，先是驚愕，然後大喜謝道：「先生之言，句句切中要害，果然法眼高明，老身自當牢牢緊記。」

老鴇對賴布衣之推崇備致，在座陪酒的玉香、香香兩位姑娘亦不禁怦然心動。玉香姑娘因與香香爭寵鬥豔，已鬥了多時，玉香心性狹窄，被陳公子利用，羞辱了香香一番，把香香弄得上吊自殺，幾乎命喪黃泉，事後玉香雖感不安，香香卧床之際，過去殷勤侍候，兩人握手言和，但玉香心底裏依然對香香心存顧忌。眼下見這客人有此通天本領，玉香心道：「若能請得他指點一二，自己便可穩操勝券矣！」

玉香計較妥當，便向賴布衣款款一福，道：「先生慧眼識人，小女子佩服之極，但不知先生可否指點小女子一二？」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好說！好說！但知者斷無不言，姑娘欲問那般心事？」

玉香略一忸怩，便含着羞意道：「小女子雖淪落煙花柳巷，但賣藝不賣身，常存從良之念，但不知可有幸遇上姻緣好運？」

玉香道罷，先偷偷瞥了老鴇一眼。老鴇聽了，先是一怔，隨即釋然，坦然道：「好！好！姑娘在此做得一日算一日，但得先生指點一條坦途，媽媽也不强留，日後但有着落，老身不但只收贖身費用，還送姑娘一份嫁粧如何？」

賴布衣一聽，欣然道：「好好！媽媽若存此一念，這蘭香院上下感恩，必日見昌隆！」

賴布衣說罷，又轉向玉香，向她仔細的打量了一番，更證實了初見時所判。心中不由有了憐惜之念，心知此女命途乖戾，短命之格，必遭夭折，便思想如何能救其一二。

賴布衣沉吟道：「姑娘命交花劫，貌似花實非花，一切皆鏡中花水中月，到頭來均成夢幻泡影，因此切記萬事且放開心懷，隨遇而安，不可强求，雖禍勿悲，雖福勿喜，坦蕩處世，則運命或可逢兇化吉，得保天年，否則只恐事有不測之變，姑娘切記！切記！」

賴布衣這一番指點，雖然句句切中玉香的心事，但玉香心中卻道：「你方才眼見香香出聲助你，心存感激，是以故意貶低於我，以抬高其身價而已。」

玉香冷冷一笑，道：「這倒謝過先生指點矣！但小女子想，謀事在人，萬萬不可因一時一事便斷了尋求幸福之念。」

賴布衣察言觀色，已知玉香心意，不禁暗地歎息道：「良藥苦口，雖然有益卻難以下咽！你這般任性妄爲，焉得不自招其禍？」但此時此刻，賴布衣深知再難勸服，說也枉然，便不再發話。

他把臉轉向香香姑娘，道：「香香姑娘想必亦有心事？但請坦然道出，或有開導之法亦未可知。」

香香微笑道：「爲人處世，但求心安理得，事有可爲者必力爭之，事無留戀者決揮慧劍以斷之，來去皆自如，又何必苦苦追那應變之道？」

賴布衣一聽，暗道：「這香香果然有點意思，但她雖然心性坦蕩，卻嫌火烈，若不稍加收斂，也難保天年。」於是微微一笑，道：「姑娘所說雖有其理，但姑娘額上災星未退，凡事皆宜處之泰然，若憂讒畏譏，便覺世途滿目蕭然，感極而悲，頓失生存意志；但若寵辱皆忘，則心曠神怡，其喜洋洋而自安矣。世事雖大亦小，雖小亦大，姑娘明白其中道理麼？」

香香想了想，猛然醒悟道：「先生之言，有如世人之富貴榮華，窮困貧賤，雖富亦貧，雖貧亦富，全在一念之間罷了，小女子說的可對？」

賴布衣點頭微笑道：「姑娘不但豁然而通，且能舉一反三，可見已深得其中訣竅矣。好好，若一心把持此念，在下保你日後必有好處便了。」

當下香香謝過了，老鴇笑道：「先生有恩於本院，這席酒也吃得差不多矣，先生若有雅興與姑娘長叙，老身自當一力玉成。」

賴布衣微笑搖頭道：「方才已打擾，正感過意不去，豈敢再勞動姑娘？在下等三人，路過此地，因慕香香、玉香姑娘之盛名，故冒昧入院一叙，如今一見，已足慰平生，若再奢求，便是强人所難矣，在下這便告辭。」

老鴇一聽，也就不再挽留，道：「好好！先生既如此說，老身也不敢强留，這院子到底是煙花之地，先生一派清高氣度，也諒非此道中人，若老身强留，倒顯得强人所難矣，但先生等日後若有雅興，隨時可上蘭香院來，我方媽媽必倒履相迎。」

賴布衣等這時才知這老鴇原來姓方，人稱增城方媽媽。

賴布衣等告辭而出，向街上走了一段路。司馬福忍不住悄聲笑道：「你這二牛，方才眼見你心癢難熬，爲何不去求賴兄順水推舟，點頭答允老鴇所請，好圖個一朝一夕風流快活？」

李二牛滿臉通紅，怒道：「二牛豈有這般心思。」

賴布衣卻微笑道：「二牛若有此念，亦不足爲奇也。」

司馬福哈哈一笑，道：「賴兄莫非眞箇有意讓二牛一試其中滋味麼？」

賴布衣微笑道：「孔夫子亦云，食色性也，人之降世，便有色慾之念，二牛正當青壯，若有此念，亦不足爲奇，但我輩中人，當力戒沉迷，能進能出，這便是處世之道，一切全在心底知道分寸便可保無礙矣。」

司馬福想了想，忽然醒悟，道：「賴兄今番技震煙花館，莫非意在洪哥兒這娘娘腔身上麼？但他一個窮光蛋，如何吃得下香香這塊天鵝肉，不論他二人是否有意，光是香香的贖身費，這洪哥兒便到白了鬍鬚亦湊不夠數，賴兄意欲撮合二人，這紅娘只怕是做得寃哉枉也矣！」

賴布衣微笑道：「福者禍所伏，禍者福所倚，運命之道，玄之又玄，一時間如何便可堪破？此事日後自有分曉，司馬兄又何必急在一時？」

司馬福笑道：「話雖如此，但運命之應驗，便三幾十年亦不足奇，難道我等竟要在這陰極之鄉坐等白頭麼？」

賴布衣微笑道：「這又未必，如賴某所料不差，不出一月之內，這蘭香院必有一番驚變，屆時，有福顯福，有禍生禍，一切與之有關人等，必各按運命盡情表現，我等便可從中酌情行事矣。我等目下無事，便暫且放寬心懷，遊戲人間如何？」

司馬福一聽，喜道：「好啊，一切皆隨賴兄之意便了。」

賴布衣微笑道：「隨即『徐』也，賴某不欲於此地以名號嚇人，日後人前皆稱徐先生可也。」

司馬福亦失笑道：「徐即隨，隨即徐；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世間若無賴，何處惹塵埃？」

司馬福說罷，朝賴布衣扮了個鬼臉，賴布衣不禁莞爾一笑，也沒有再說甚麼。

三人剛好在蘭香院叼光了一頓酒菜，肚子舒服，精神爽利，趁着酒興，在增城週遭遊玩去了。

*　*　*

三人在增城週遭逛了大半日，眼看已是日影西斜，傍晚時分了。

賴布衣、司馬福二人倒還不覺甚麼，但李二牛卻已暗暗皺起眉頭，年輕人胃口好，一早的那一頓飽餐早已煙消雲散，肚子咕咕叫，嘴裏如何還會笑。

李二牛的怪模樣，到底被司馬福發覺了。他先是肚子裏暗笑，但隨即想起那白白丟了的一萬兩銀票，也登時沒了笑容。他知道眼下三人的家當，就算連肉也挖出來，也湊不足三十兩銀，光是店租每日便要一兩二錢，三人再吃一頓少說也得八錢銀，一日的開支起碼二兩銀，憑這區區三十兩銀，就算勒着肚皮過活，也只能挨得十天半月，往後卻如何打算？更不必說再去動那酒菜魚肉的奢求了。

因此司馬福一想起吃飯心裏就發起悶來。

賴布衣見兩人忽然變得默默無言，抬頭一瞧日影，這才知道是傍晚時份了。他再仔細一瞧兩人面孔，登時明白了二人的心意。便微微一笑道：「你等肚子已打起鼓來，是麼？」

李二牛忙點頭稱是。司馬福卻苦笑道：「鼓是打了，但只怕再沒大魚大肉這好東西吃了，如今我等幾乎已變了向人乞討的窮光蛋也。」

賴布衣不以爲意的哈哈一笑，忽然道：「司馬兄欲吃酒肉倒並非難事，這一頓包在賴某身上便了。」

司馬福歎了口氣，道：「賴兄呵賴兄，可別充闊矣，眼下我等處境，老不死還不清楚麼。如何還敢胡亂花用

，但有一頓清茶淡飯，便心滿意足矣。」

賴布衣笑笑道：「這一頓不必我等掏腰包，司馬兄只管放心便了。」

司馬福失笑道：「莫非賴兄又欲裝神弄鬼去騙一頓吃的麼？但此地之人陰柔之極，如何會輕易上當？」

賴布衣笑道：「未必！未必！若賴某所料不差，這請客的主兒只怕就在前面不遠矣。」

司馬福、李二牛一聽，連忙舉目向前面望去，只見遠遠的街角處，已有燈光亮了起來。

司馬福驚異道：「那兒並非飯館的招牌燈，如何會有寃大頭平白請客？」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也沒甚麼，因爲賴某已然算準，司馬兄臉上已現口福罷了。」

司馬福又好氣又好笑，道：「好呵！好呵！老夫若有口福，就不必幹那討飯塡肚的把戲了！但只怕卻要幹畫餅充饑的勾當。」

話音未落，忽見身邊擦過數人，皆急急的向街角有燈光之處趕去，接着又有數起人，走的同樣方向，就有如早晨趕集一般，有去無回。

司馬福心中大奇，便跑上前去，向來去匆匆的路人打探，豈料一連數人均把手往街角有燈光處一指，便急忙的溜了，連話也懶得答上一句。

司馬福心中大怒，恨得牙癢癢的，他見迎面走來一個年輕人，便一手扯住他的手臂，再也不肯放鬆，那年輕人急得拚命的掙扎，但司馬福手力大，任他如何掙扎，亦難移半步，當下沒命的大叫道：「你這老不死，盡扯住我作甚？誤了吃喝時分，你賠我的肚子來。」

司馬福一任他叫嚷，連眉毛也沒跳一下，失笑道：「你這小哥兒好不奇怪，便阻你點時間，怎的便誤了吃飯時間？還道要賠你肚子，天下間又怎有肚子賠你？」

這年輕人兒左掙右掙，脫不了身，急得滿面漲紅，氣道：「瞧你等三人，必是外地來的，不知吳大爺家的規矩，你等可知，吳大爺家每死一人，辦喪事必大排宴席，見者有份，如今吳大爺三天兩日便死個人，滿城中人，均樂得去叼光吃一頓死人餐，被你等阻誤，誤了吃酒席時分，我這餐飯豈非落空？餓壞了肚子，全是你等所累，不問你等賠肚子，卻問誰賠去？」

司馬福一聽，登時目瞪口呆，三天兩日死去個人，已是奇事，死了人還要大排宴席，遍請世人，見者有份，這更是匪夷所思的怪事。

李二牛一聽，卻忙接口道：「依你所說，吾等外鄉人可有此等口福？」

這年輕人終於掙脫了司馬福的糾纏，連忙拔腿就跑，跑出老遠，才扭頭大叫道：「你等方才不聽說見者有份麼？去得合時，永不落空！但若去遲了，座位沒了，便沒這頓口福啦！」說着，像被鬼趕似的跑了。

賴布衣這時微微一笑道：「如何？賴某道司馬兄有食福，如今這話兒到矣！」

一言提醒了司馬福、李二牛，於是三人亦不敢怠慢，急忙朝那年輕人走的方向趕去。

到了街角，原來已是增城邊緣，再轉了個彎，突見前面燈火通明，光如白晝。

三人向燈火光明處走去，但見一座大莊院門前，擺滿了枱椅，千百人團團的圍坐，喝酒吃飯，煞是熱鬧。

莊院之內，卻漆黑一片，裏面更不時傳出婦人的哀嚎。

一面是飲酒作樂，一面是呼天哭地，這莊院四周，一派詭異。

賴布衣等三人走上前，見有座位，便坐了下來。不一會，便有人走上前來，給三人面前各自捧上一盤飯菜。菜式不差，有魚有肉，外加一大碗上等白干。

司馬福、李二牛見了，也不管三七廿一，捧起白干就大飲大嚼起來。他二人現在肚皮已餓得厲害，此時休說聽聞哭聲陣陣，便天打雷劈，也得先塡飽肚皮再說。

賴布衣聽得莊院內哭聲甚是悽慘，吃了幾口，便把碗筷放下，默默的瞧着莊子裏面出神，但好半晌都沒有言語。

司馬福滿滿一大碗白干下肚，這才上了勁兒。他伸手把嘴一抹，把送飯的人招到面前，道：「怎的了？你家外面擺酒歡宴，裏面卻哭哭啼啼，莫非心痛這衆多食客麼？」

家丁歎了口氣道：「三位想必是外來人客，不明其中底細。我家大爺，便是增城有名的吳大爺，吳大爺原來丁財兩旺，乃當地一大望族。豈料數月前，吳老太爺身故，下葬之後，便禍事連綿，三幾個月內，每月皆有喪禍，吳家至今先後已死去兩男一女了……吳大爺傷心欲絕，放話出來道：想他吳家世代積善爲懷，不料上天仍不肯放過，要他吳家死絕。既然如此，放着偌大家財也無甚用，不如讓大衆吃掉算了。」

家丁說到此，歎了口氣，似乎很替主人惋惜，續道：「於是每死掉一人，便大排宴席，凡四鄉之人，見者有份，樂得外面歡天喜地！但雖如此，吳大爺家室却在裏面傷心欲絕，那還有心思出來招呼人客？三位也休見怪，只管放開肚皮大嚼，這頓飯是分文不收的。」

賴布衣一聽，把筷子一扔，這頓酒菜他再也吃不下去了。李二牛見狀，也怔怔的停下不嚼。

司馬福却臉不改容，呵呵一笑道：「管他怎的？不吃白不吃，塡飽肚皮我等便走路可也！我等就算不吃，吳家死了的也不見得就會復活。」

賴布衣沉吟不語。

李二牛朝司馬福扮了個鬼臉道：「你以爲這頓免費餐是好吃的麼？好呵，如今麻煩事來也！」

果然，賴布衣忽然對家丁道：「在下甚感你家大爺一飯之恩，可否代爲引見？或有解救之法亦未可知。」

家丁一聽，搖頭歎道：「若在平日，外鄉人有缺盤川的，吳大爺均樂意週全，但如今他正在傷心欲絕之際，如何再敢開口煩他？小的進去通報不打緊，但若大爺拒絕不見，豈非彼此沒趣？客官還是放開肚皮嚼飯飲酒，吃飽了便拍肚子走路便了！」

司馬福往嘴裏塞了一塊肥肉，咿唔的道：「嗯！嗯！是極！是極！閒事少管，吃飯要緊，吃飽了便拍肚皮走路可也！」

賴布衣笑笑，忽然在家丁耳邊嘀咕了一句甚麼，然後大聲道：「你姑且進去對吳老爺說，或許他會破例見客呢。」

家丁半信半疑走了進去。不一會，歡天喜地的又跑了出來，道：「老爺有請！他已在客廳相候矣！」

家丁說着，畢恭畢敬的引領賴布衣等進府而去。

這時莊院外面衆人正吃喝得熱鬧，誰也沒有留意賴布衣這面的情形。

李二牛在賴布衣耳邊奇道：「賴先生方才說了甚麼？竟把一個萬念俱灰之人引得心動起來？」

賴布衣笑笑，悄聲道：「我只道：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這吳老爺聽了，自然便有所領悟矣！」

司馬福這時已把一臉的嬉笑收了起來，正容道：「賴兄語中隱含機鋒，莫非已瞧出這吳府之中，隱隱有甚麼不妥麼？」

賴布衣點點頭，道：「司馬兄之言不差，方才未入莊院，賴某已察覺莊院遠遠透出一股煞氣，此煞氣乃下葬選穴不愼，誤葬三煞地所致。此等煞穴，祖脈承之，立禍後人，輕則運數衰敗，重則立地家破人亡，端的厲害無比。但世上偏有此等無良地師，只學得皮毛，便也來濫竽充數，替人點穴相宅，當眞害人不淺！」

司馬福一聽，這才明白事勢果然非同小可，正欲再問甚麼，但這時家丁已把三人引領進府，只好暫且收口不語。

家丁把賴布衣引進正廳。但見正廳之中，擺了一個大香案台，上面並排放了五個靈位，每個靈位均墨跡猶新，想必不會超隔三數月時間。香案兩旁，垂下兩幅大輓聯，左聯寫道：「蕭煞苦相侵，紅樹青山皆慘淡。」右聯寫道：「傷心來作弔，白頭人送黑頭人！」香案台上，燃了五對大白燭，煙霧繚繞，一片愁雲慘霧，正廳內只有兩名家丁守靈，內室之中，不時傳出呼天搶地的痛哭哀嚎。

賴布衣三人直瞧得膽戰心驚，差點便掉下淚來。設身處地，捫心自問，若不落淚，除非未到傷心處，又除非是鐵石心腸的石頭人。

就在這時，一位年約四、五十歲的中年男子迎了出來，只見他一身素服，眼紅唇乾，想必是久哭之下，連淚也流乾了。他走到三人面前，作了一揖，便嘶聲道：「方才家丁傳話進來，未知乃那位先生賜教？」

賴布衣見這男子神情雖哀傷欲絕，但尚能奮力把持，很有點長者氣度，便不忍相瞞，坦然告道：「實不相瞞，在下乃賴布衣是也。方才聽家丁所說，賴某心有不忍，故欲來一察，看看能否稍解吳老爺之憂。」

這男子正是吳家現下的主人吳天正老爺。他一聽眼前此人竟自稱是「賴布衣」，登時一怔，片刻說不出話，半晌方顫聲道：「你……先生莫非便是名震天下的尋龍大俠賴布衣先生麼？」

賴布衣淡淡一笑，輕聲道：「不敢！不敢！豈敢自稱尋龍大俠，此乃世人信口胡言罷了，吳老爺不必當眞。」

司馬福却笑道：「尋龍大俠便尋龍大俠！這有甚虛假？這名號賴兄你若承讓，試問普天下還有誰敢當之無愧！」

吳天正一聽，這才明白果然是尋龍大俠賴布衣突然駕臨！這下子當眞有如沙漠久渴之人，突然見了甘露一般！他立刻雙膝跪下，納頭便拜道：「賴大俠請受在下一拜！在下疊遭喪禍，正沒開解絕處，豈料天降奇人，得遇賴大俠，萬望相救相救！」

賴布衣忙伸手把吳天正扶起，道：「吳老爺請起，但凡在下能力所及，必盡力相助！一飯之恩不敢忘也！」

吳天正這才知道，竟是外面那宴席把賴布衣這位奇人引來，暗道：「若如此，那花去的幾千兩銀也就絕不寃枉也！」當下心中又驚又喜，又有點不敢相信眼前所見當眞如實。

吳天正連忙把賴布衣三人迎進內廳，親手向賴布衣獻茶。

賴布衣呷了口茶，便輕聲道：「其中根由端的如何？」

吳天正歎了口氣，便把事情始末向賴布衣細訴一番。

原來吳家果然是增城、花縣一帶望族。半年前，吳老太爺一病去世，吳家大小舉哀至孝，末了，便要擇一吉地下葬。但此地並無懂風水之人，於是便不遠幾百里，跑去外地請了一位王姓地師回來，但王姓地師只懂皮毛，不着邊際，在增城四週查勘了幾日，依然毫無所獲，急得吳家上下亦陪着他滿山亂走。

這時，增城有一位老泥水匠，感激吳家曾救濟過他的恩德，便跑來對吳天正說起了一件事：在增城東南面的山丘，他曾替一外鄉人家築墳，當時聽說這穴是由名師所點，又聽說是甚麼仙人撒網穴。老泥水工道：「這穴

下葬後，聽說那戶外鄉人日交好運，如今已儼然大家。吳老爺何不帶地師上山一察，或許在近處尚有吉穴，亦未可預料哩！」

吳天正一聽，心中大喜，便帶了王姓地師，上了那山丘。果見山腰處築有一墳，乃外縣人所葬。但見此穴果然甚有氣派，前後有山護穴，爲屏爲障；前側曲堂有水，河岸成峨嵋案，案上突起高台，作寶殿朝墳狀，形勢雄厚，就算不識風水之人，也被此等氣象所引，確信是大好龍穴吉壤。

吳天正瞧罷，搖頭歎道：「人家已得此地，又怎會輪到我吳家？可惜我遇不着這位名師，被人先走一步，可惜！可惜！」

王地師聽了，心中老大不是味道，他把心中的酸溜溜味隱去，哈哈一笑道：「吳老爺若要此吉穴，也並非難事，但不知老爺是否肯花錢罷了。」

吳天正一聽，忙道：「但尋得吉穴，便多少錢也肯花，先生只管說出來聽聽！」

王地師笑笑道：「如此大事可成矣！老爺瞧吧，此地既是吉地，龍氣自然渾然綿延，老爺只須買下墳側之地，本座再替老爺妙施大法，把其龍氣一分爲二，老爺立得上佳龍穴，豈非天大妙事麼？」

吳天正聽王地師這般說，心內猶豫，暗道：這般分人龍氣，到底不大妥當。但他實在被眼前吉穴迷住了，不能自已，便點頭答允道：「如此，一切就全憑先生籌劃便了！所需銀兩，無論多少，我全數支付便是！但切望莫要強索橫來！」

王地師滿口答應。他出去活動了半日，便說已辦妥交易，對方索價五百兩。吳天正依數交付王地師。但後來吳天正才得知，王地師交到對方手上的，其實只是一百五十兩，其餘的三百五十兩，王地師就袋袋平安了。

不久，王地師便替吳家督工掘穴，擇日下葬。

下葬吳老太爺之日，到定方位時，王地師道：「穴坑需要緊靠那外縣人之墓，墓碑及棺木亦須與之同一方向，如此便可大吉大利矣！」

吳天正詢道：「此乃何故？」

王地師賣弄道：「尋龍點穴，首須察其潛龍走向，次須定其結穴之所。如今此外縣人穴已成大格，龍氣郁郁，老爺若要與之分享，豈可疏而遠之？是故務須牢牢緊靠方可大成也！」

吳天正眼見王地師說的頭頭是道，便信實了，不再猶豫，果真依足王地師之言，定位下葬完畢。

吳天正滿心以爲已得分享上佳龍氣，日後當可保基業人丁永旺。

豈料下葬之後，不到二月時間，吳家便接二連三疊遭慘變，先是長子在三月前去世，其後次子亦慘遭淹死，二女、三女、五女更相繼突患怪病而亡，半年之間，吳天正連喪二子三女，喪禍之變，慘絕人寰！

施用詭計　弱女受害

吳天正說到傷心處，不禁哀嚎連聲，但他的眼淚已然流乾，乾嚎之下，更令人聞之心碎。吳天正以手搥胸道：「如今吳府上下，就只剩下三兒這一條命根矣！可憐長子去世夭折時，尚未足十歲……白頭人送黑頭人，若三兒再有甚麼三長兩短，我吳家便從此絕後矣！」

這時，後堂走出一位中年婦人，她手抱一位嬰兒，淚流滿面的走到賴布衣面前，噗的跪了下來，哀告道：「妾身聞得賴先生降臨，不避嫌疑，趕着抱孩子出來，向賴先生拜求，萬望賴先生救救孩子一命……可憐吳家上下，便獨剩這一條小命根矣！」婦人說罷，泣不成聲。那娃兒年約歲許，倒也乖巧，小頭兒竟也向賴布衣一點一點的，似在向賴布衣求救。

賴布衣尚未及答話，吳天正指着婦人和娃兒道：「這是犬子和拙荊，吳家一門上下，如今只留下這一點血脈矣！」

賴布衣大爲同情，忙伸手接過嬰兒，仔細往他臉上一瞧，這才暗地鬆了一口氣，暗道：「幸而此子絕非夭折之相，否則，吳家早已連這點血脈亦斷送了！」

賴布衣也不敢明言，只道：「吳老爺請放寬心懷，待明日一早，賴某上你家祖墳一察，便知端詳矣！」

吳天正當下千恩萬謝，殷勤相待，也不必細表。

第二天一早，賴布衣等三人，由吳天正引領，上了增城東南山丘祖墳。

賴布衣一看，山腰窩台上，果然並排立了兩座墓穴。左面一穴，乃外縣人方姓之墓，果然出自名師手筆，坐正龍位，甚有氣象。但右面一穴，卻是吳家祖墳，碑向方位果然與左面方姓墓穴一般無二。

察看一會，賴布衣不禁搖頭歎道：「吳老爺呵吳老爺，你誤聽無良地師之言，妄圖分享別家龍氣，一念之差，便累得吳家幾乎敗絕！」

吳天正一聽，早已汗流浹背，忙顫聲道：「賴先生請道其詳。」

賴布衣肅然道：「這姓王地師混賬透頂，以爲靠近這方家墓穴，必能分享其龍氣，但此穴只是小龍格局，龍氣本已微弱，四周皆爲三煞之地，葬之必有大災大禍、損丁折財！有道點穴之理，一毫千丈，一指萬山，大地墳旁多絕地，這無良地師竟連此點尋龍戒律亦不懂，卻也來替人相勘穴位，當眞是該死之極！」

吳天正驚惶萬分，怔怔道：「兩墳相隔不過五尺，方家穴龍氣正盛，我吳家便煞氣重重麼？」言下之意，似驚得不敢置信。

賴布衣微微冷笑，他也不點破吳天正心事，只斷然道：「此穴已無甚作爲，可立即着人掘土起棺，然後再作打算！」

吳天正到了這種地步，如何還敢猶豫。當下連忙依言而行，着人火速請了仵工趕上山來，立刻掘土開棺。

不一會，吳家祖墓已掘開來，衆人湊前一看，登時嚇得面無血色！

只見棺木之上，竟伏着一條長近三尺的黑蛇，繞棺而臥，受了驚動，立刻向衆人揚頭吐舌，呼呼作咬噬狀。

吳天正又驚又怒，戟指黑蛇痛罵道：「果然是此絕物，累死我五位兒女……來人，快替我把這絕物斬殺了！」

吳家家丁聽老爺大喝，連忙搶前舉鋤揮棒，就要向黑蛇動手。

賴布衣一見，忙沉聲道：「萬萬動不得，這黑蛇已得方家靈氣，殺牠之人，必定慘遭殺身之禍。要解吳家之煞，尚須藉這黑蛇之力。」

賴布衣這一喝，衆家丁也就不敢亂動。吳天正向賴布衣懇求道：「賴先生既已識破此乃三煞之穴，萬望施法相救！吳家一點血脈，便全賴先生成全矣！」

賴布衣道：「這災禍雖說因那無良地師而起，但吳老爺本身亦難辭其咎。因你一念之差，不但誤信奸人之言，更圖分享他人龍氣，此實犯了尋龍點穴的大忌之舉。」

吳天正驚得滿頭冷汗，失聲歎道：「吳某人知罪矣！」

賴布衣微微一笑，續道：「尚幸吳老爺平日爲人處事，倒也能以仁義爲懷，況這一念之差，已遭慘報，所受懲罰亦未免過於慘酷！賴某既適逢其會，當盡力而爲，力保你吳家一點血脈便是。」

吳天正痛哭道：「在下一念之差，禍延子孫，應有此報！但求吳家能存一脈，便恩同再造矣！」

賴布衣眼見吳天正已然痛心疾首，便不忍再刺激他，反而心生同情，決意助他一臂之力，令吳家重振家運。

當下賴布衣即席取出羅盤，在墓穴四周仔細勘量一番。然後又取出四張紙符，分紅、白、黃、黑四色，口中喃喃祝頌一番，把其中紅、白紙符交給司馬福和李二牛，但仍有二張在手，賴布衣往衆人掃了一眼，大聲道：「此紙符須得一童男之身，方可執拿，但有自認童男之身的，請站出來！」

衆人之中，忽然走出一個年輕人來。賴布衣一看，原來竟是那先前心急趕去吃飯的傻小子。原來有好事者風聞吳家有人破解災劫，便紛紛趕來瞧熱鬧。這傻小子亦悄悄的趕來了。

賴布衣心中暗歎道：「不想這小子傻有傻福，果然是童男之身，接得這道靈符！」須知賴布衣此符上接天地靈氣，不但吳家之穴得益，就連執符之人亦獲益不淺。

賴布衣把黃紙符交與這傻小子執着。但尚差一位人選，人羣中再無人敢自認童男站出來接符，竟連此大好差事也錯過了。

賴布衣有點急了，忙又大聲道：「尚差一位，願意的便請站出來可也！」

這時，吳天正忽然接口道：「請問賴先生，這接符之人，是否有年齡所限？」

賴布衣道：「凡童男之身便可，年齡大小倒不拘也！」

吳天正忙道：「小兒尚未足二歲，他乃是童男無疑，想必定合資格矣！」

賴布衣一聽，不禁點頭微笑道：「吳老爺此言甚是，好！好！也是註定這娃兒有福！」

吳天正抱着兒子，賴布衣把餘下的黑紙符塞在娃娃手中。這娃娃也有趣，竟把紙符緊緊的揑在手心裏，一副莊重神態。

賴布衣大喜，吩咐執紙符之人各按方位站於吳家祖穴四周，那娃娃被抱到北方方位，顫巍巍的站定了，竟也挺着不吵不鬧。

賴布衣瞧在眼裏，心中更喜，便有心再成全這娃娃一把。他取出一隻黑色布袋，着人放於棺木之首，此時，那黑蛇仍舊繞臥在棺上，雖昂首吐舌，但卻不爬動。

賴布衣口中唸頌，繞墳四面拜禱一番，突然沉聲喝道：「天地靈氣，速速歸位……」

說時遲，那時快，賴布衣連喝三聲後，四面八方、上下左右竟冉冉的飄來一股淡淡白霧，白霧竟似長了眼睛，一齊向放於棺首的黑色布袋鑽了進去，布袋竟然緩緩的鼓漲起來！

就在此時，繞臥在棺木之上的黑蛇，似乎嗅到甚麼令牠着迷的香氣，突然動了，只見牠一個飛竄，颯的一聲，緊隨白霧鑽入了黑色布袋之中。

賴布衣一見，疾速上前，把黑布袋的袋口緊緊紮上，把一道紙符拍於其上，然後把布袋往穴中的棺木一拋，喝道：「速速填土築墳！」

衆仵工連忙如飛的往穴中填土，不一會，便把黑色布袋連同棺木埋於土中。又一會，墳墓亦已然築好，又依賴布衣吩咐，把石碑由南位移到北位，重新豎好。

然後賴布衣着吳天正父子在碑前跪拜一番，然後才鬆口氣道：「好！好！如今總算諸事妥當，大功告成矣！此穴已得天地廻旋靈氣，不久定可衝散煞氣，吳家災禍從此消弭！吳家娃娃甚有福氣，日後前程無可限量，但望着意栽培！」

吳天正一聽，深知賴布衣言出不虛，不禁喜極而泣，千聲萬言的謝過了，末了道：「在下尚有一事不明，爲何黑蛇繞棺會招來煞氣，但在布袋之

中，却反而有益？」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黑蛇繞棺在外，必吸吮四周靈氣，再放煞氣，四周靈氣越盛，其所放煞氣亦越烈，是以此穴成三煞絕局。但如今已入乾坤袋中，再以靈符鎮壓，逼其放出所吸靈氣，再以天地靈氣混滙於穴中，潛移默化，必可盡除穴中煞氣，三煞之穴，亦頓成上吉之穴，雖無大富大貴之格，但足保家業大小平安！此乃五鬼運財反三煞之大法也！」

衆人一聽，均同聲讚頌。賴布衣不以爲意的淡然一笑，道：「此地之事已了，各位自請方便，返家去也！」

當下衆人紛紛下山而去。吳天正心中對賴布衣感激不盡，堅邀賴布衣等到府上盤桓幾日。賴布衣見吳天正意態甚爲懇切，不忍過於推却，便隨吳天正返府。

一連半月，賴布衣等在吳府逗留，趁機四處遊玩，吳府上下皆視如上賓，這也不在話下。

說也奇怪，雖短短半月時光，自賴布衣一番施爲後，吳府上下便漸漸有了生氣。吳天正的小兒原來有夜啼頑疾，但這半月來竟再無發作一次。

一天，吳夫人帶兒子出街，碰上墟期，人多擠擁，吳夫人跌倒，兒子也被摔在地上，後面趕集的人不知底細，還拚命的推擁上來，眼看兒子就要被人活活踩死，吳夫人驚得連心也跳了出來，連呼叫亦難以喊出。

豈料正當一名大漢的腳就要踏上兒子的頭部時，小娃娃的手便伸了出來，把大漢的腳突然在半空中托住了。當趕集的人終於發覺地上躺着婦孺，連忙停步時，小娃娃竟然安然無恙，望着吳夫人嘻嘻一笑。

吳夫人這一喜當眞是非同小可，她把娃娃緊緊的摟在懷裏，好一會，才猛然憶起，小娃娃方才托住大漢腳底的右手，正是當日他手握賴布衣靈符的右手！

吳夫人回家把這事對吳天正悄悄的說知，吳天正驚喜得呆了半晌，方擊掌歎道：「賴先生神技，當眞令鬼神莫測也！」

賴布衣在吳府再逗留了三數天，就堅決告辭了。吳天正知道再無法强留，便無論如何要送一大筆酬金聊表寸心。但賴布衣卻堅不接受，只肯權收二百兩銀，道：「你家業目下已然不濟，恢復尚須假以時日，賴某若在此時收你重酬，便跡近趁火打劫無良地師所爲矣！」

賴布衣說罷，再不肯逗留，與司馬福、李二牛走出吳府，施然朝增城方向而去。

吳天正率家小相送，直送了一程又一程，這才依依難捨的返回。

說也奇怪，吳府自經此一幕，從此便再無大擺死亡宴席之舉了。因爲吳家上下大小平安，便偶有小災小病，但總能逢兇化吉。家小平安，吳天正也少了憂患，料理生意也就得心應手，不出三幾年，家業便重復昌盛。

再二十年後，吳天正的小兒長大成人，他不論經營何種生意均一帆風順，財源廣進。娶妻後更連生貴子，短短十幾年間，便重新成了增城丁財兩旺的一大望族。此乃後話，一筆帶過，也就不提。

賴布衣等三人離開吳府，走了老遠，司馬福忽然怪聲怪氣的道：「這吳老爺當眞好福氣也！」

李二牛失笑道：「司馬叔這是咒人還是讚人？你說他好福氣，難道還嫌他死人不多麼？」

司馬福咬牙道：「你知道吳老爺每擺一次死人宴開支多少麼？」

李二牛笑道：「你不是他，我也不是，卻如何會知道？」

司馬福冷笑道：「你不會計數麼？每頓前來吃死人宴的，總不下八百、一千人，按菜式折價，每人起碼支出五兩銀，一千人就是五千兩！他擺一次死人宴就需花五千兩，擺了五次就是二萬五千兩！如今賴先生妙施大法，令他吳家上下從此平安無恙，不但死人宴的支出免了，還可以重振家運，撈回夠本，但所花費的，卻只有二百兩銀！你敢說他並非洪福齊天麼？他幹的可是一本萬利的大買賣也！」

司馬福說着，恨恨的咬牙不止。

賴布衣失笑道：「司馬兄爲甚如此動氣？倒像吳老爺是你的九代大仇家似的！」

司馬福咧嘴一笑道：「我等腰包目下正水深火熱，老夫自然就變得火眼金睛矣！」

賴布衣淡然一笑，道：「錢銀於我等不外是過眼雲煙罷了！況且便這二百兩銀，也足夠我等使用三數月，司馬兄憂愁什麼？」

司馬福無奈笑道：「是極！是極！這次便宜了這吳老爺！但下次交易，得由老夫出面討價還價，賴兄你道如何？」

賴布衣微笑道：「若取之有道，適隨司馬兄之意便了！」

司馬福一聽，登時喜得拍手大叫。

李二牛驚道：「司馬叔怎的了？忽然得了失心瘋麼？錢銀尚未到手，就高興得這樣子！」

司馬福笑道：「二牛有所不知也！你道賴先生每次出手，該值多少？當眞無法估量也！他答應由老夫討價還價，三幾把銀票還不是手到擒來麼？這叫做千金散盡還復來也！」

賴布衣、李二牛被司馬福的怪模樣逗得哈哈一笑。三人患難之交，豈會不明白司馬福的心性？他嘴硬心軟，事到臨頭，你若要他向老弱孤寡下手，你就算殺了他他也不幹。

再走了一會，三人已進了增城最有名的一條大街，街的中段，便是最有名氣的蘭香院所在。

司馬福忽然憶起一事，忙悄聲問賴布衣道：「賴兄說蘭香院那玉香姑娘命犯花劫，且應驗甚速，未知是眞是假？」

賴布衣道：「眞假很快便有分曉矣！當日賴某已仔細查察其氣色，若所料不差，這劫數只怕難過三日三夜！」

司馬福驚道：「玉香遭此劫數，是否便會喪命？」

賴布衣點點頭道：「此女命成夭折之格，且恰逢劫數，只怕大限難逃！」

司馬福道：「如此一位花朵般的姑娘就此夭逝，委實可惜！賴兄難道便見死不救，任其夭折麼？」

李二牛笑道：「司馬叔方才還咬牙切齒，只恨取價少了，如今分文未取，卻要賴先生動手救人麼？」

司馬福氣道：「偏你這死牛好記性！盡捉老夫痛腳！須知此一時彼一時麼，兩者豈能相提並論！」

賴布衣苦笑道：「若然有解救之法，賴某豈會袖手旁觀？但此女劫數乃由心魔而起，普天下唯世人之心魔最能消弭，就算大羅金仙降世，亦無所施其技也！」

司馬福一聽，登時涼了半截，他深知賴布衣料事如神，他既然這般判斷，這玉香姑娘便已去了大半截矣！

＊　＊　＊

賴布衣說罷，三人心意相通，也沒再扯甚麼，在就近揀了個客店落腳，吃了中午飯，又出去逛了一會。賴布衣心中記掛着蘭香院之事，早早就返回客店，留意着蘭香院的動靜。

這天晚上，月色晦暗，增城的夜空，只嵌着幾點較亮的星星。就好像大街之上，只有幾處的燈火特別光亮，其中有一所去處，就是增城最有名的煙花地蘭香院。

這時，窮書僮洪平子，伴着他侍候的富家子陳公子，正逕自的朝蘭香院而來。

這陳公子名心仕，大概是他的老子希冀他日後一心向仕途，撈個一官半職的用意。但這陳公子陳心仕，雖年僅廿一，但卻已是煙花場中的高手，他藉讀書之名，從花縣來到增城，一年之中，倒有十二個月是在女人身上消遣。唯一令他心癢難煞的是蘭香院的玉香與香香這兩位妙人兒。這兩位姑娘都自稱賣藝不賣身，因此陳心仕直到如今還吃不着這兩塊天鵝肉。但得不到的東西越教人着迷，因此陳心仕這個把月來，大半的心思就放在她兩人身上了。

洪平子這窮書僮，不幸伴着的是一位好色公子，耳濡目染，他也動起心來，但他所希冀的竟然是香香姑娘，他明知自己這心思簡直有如幻夢，但又抑止不住渴望與香香姑娘長相廝守的心念。這時他深知陳心仕又去蘭香院，想起他心中的人兒待會又得被這富家子調弄，心中不禁又傷又苦又酸溜溜的難受。

但陳心仕是他的小主人，他一個窮書僮，還能怎樣？洪平子想了想，便忍不住悄聲道：「公子！老爺從花縣有口信來，着你在增城要用功讀書哩！老爺若知你終日流連妓院，小的怕老爺一時氣惱，便斷了你的銀兩供應！」

陳心仕正興高彩烈，聞言嘻嘻一笑道：「你這小子不揭破，便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自然會掩飾，亞爹如何得知？你日間代我讀書，這考試一關闖過去，到時有份學榜拿回去，堵住亞爹的眼皮，便萬事大吉矣！你好好侍候我，我也不會難爲你，日前之事你也莫放在心上，不過逢場作戲罷了！你要喜歡女人還不容易？待會你拿十兩八兩銀去別家院子，便足夠你玩個夠了！但是不准打蘭香院玉香與香香姑娘的主意！其餘的任你消遣便了！」

不知不覺已走到蘭香院不遠。這陳心仕倒也爽快，把十兩銀往洪平子手上一塞，便道：「去啦！去啦！任你去玩個夠罷了！」

洪平子無奈，只好轉身走了。

陳心仕喜孜孜的逕自闖進蘭香院來。他是識途老馬，自然不走正門，進了一座月牙門，裏面別有洞天，排排朱樓畫閣，陣陣絲竹弦聲，花氣香風，聽得人心兒亂蕩，薰得人飄飄心醉。

陳心仕剛走進後院，老鴇方媽媽就聞風迎了出來。她迎着陳心仕笑吟吟的道：「陳公子來了麼？坐，坐，快請坐！公子今晚要香香還是玉香陪酒呢？」

陳心仕嘻嘻一笑道：「若兩位姑娘有空，便請一齊上廂房消遣！」

方媽媽一聽大喜，她深知這陳公子乃花縣大戶陳家的獨生子，陳老爺家財百萬，要榨他三幾萬兩便須着落在這富家子身上，她巴不得他大擺排場！

方媽媽忙吩咐下人道：「上去報知香香、玉香兩位姑娘，就說陳公子不記前嫌，與她們聚舊來了。務請兩位姑娘着意侍候！」

下人如飛的上去通傳。不一會，便跑下來向陳心仕道：「陳公子請！姑娘已在東廂迎候啦！」

下人說着，把陳心仕迎上東廂，玉香和香香果然已在東廂等候。

陳心仕一見香香，心兒登時一蕩，忙道：「日前之事，在下一時魯莽，令姑娘受屈，姑娘幸勿見怪！」

香香微微一笑，道：「弱柳之身，賤如泥塵，尚敢怨人麼？」

陳心仕解嘲的哈哈一笑，道：「好！好！不見怪就好！」

這時，玉香姑娘早把陳心仕迎到桌前，又殷勤的斟酒侍候。香香也坐在陳心仕的左面。這時，左一個香香，右一個玉香，陳心仕左擁右伴，魂

兒早就飄飄欲飛了。他隨手打賞了下人一把銀兩，道：「你下去便了，這兒用不着你侍候！」

下人千恩萬謝的下去了。

香香微笑道：「陳公子出手果然闊綽！」

陳心仕哈哈一笑，道：「若兩位姑娘答應留宿，本公子的出手不知要闊綽多少倍呢！」

玉香默默不語，香香卻正色道：「陳公子差矣！小女子入蘭香院，早蒙方媽媽允諾，但非小女子心甘情願，斷不勉强留宿！區區心願，尚望公子成全！」

陳心仕道：「難道本公子亦不合姑娘眼緣麼？」

香香微笑道：「小女子與陳公子相處時日尚淺，眼緣之說從何而論？日後相熟，這才仔細斟酌如何？」

玉香見陳心仕只顧與香香搭話，把她冷落了，心中很不是味兒，便忍不住發聲譏道：「在這煙花之地，人家還要冰清玉潔呢！陳公子你又何必强人所難。」

陳心仕一聽，便點頭道：「玉香姑娘所言不錯，姑娘既入此門，早晚亦難保貞潔，倒不如成全本公子一番心意罷了！本公子幸虧有耐性，若換了別的粗客，早對姑娘用强，試問姑娘又如何躲避？」

香香一聽，冷笑一聲道：「若客人動粗，小女子雖然無法相抗，但錢在客手，命在我手，小女子自信還把握得了！」言語間，意態甚為決絕。

陳心仕一怔，他也料不着香香竟是這等暴烈性子，他欲發作，但又不忍傷了這美人兒的心，當下不怒反笑，道：「好說！好說！本公子既然已等了半年，再等多你三數月又如何？飲酒！飲酒！再莫說這些沒趣的話兒。」

香香陪陳心仕飲了一會酒，彈了兩首曲，眼見陳公子手腳已有點不乾淨，在玉香身上摸摸掏掏，她臉上一紅，便藉故身子欠佳，告辭了。

陳心仕心中雖極欲攀爬這枝艷花，但自知强折不來，鬧僵了弄得煙消雲散，便只好暫時按在香香身上的心火，把勁兒先放在玉香身上，見她告辭，也樂得賣個知情識趣的人情，笑吟吟的一口便答應了。

香香前脚剛踏出廂房，陳心仕一手就把玉香摟住，放浪的大笑道：「我的心肝兒！你想必不會如此忍心，拒本公子於千里之外吧？」

玉香低頭不語，她知道陳心仕心意，此刻他是一心兩用，一半放在香香身上，自己只得一半，這令她委實不能忍受！在她心目中，陳心仕是一位知情識趣的公子兒，若真能隨得此人從良，她就別無他求了，但如何方可趕快走在香香前面？

這思前想後，心思亂轉，玉香不覺痴痴的想入迷了。

陳心仕的酒氣也湧了上來，在醉眼矇矓之下，眼前的玉香出落得迷人極了！她的身段不胖不瘦，勻稱美好；鵝蛋臉白中透紅，花瓣似的嬌艷姣美；杏核形眸子，點漆一般的晶亮，秋水一般的清澈；櫻桃小嘴，點丹朱唇，更撲閃着一對迷人的小酒渦兒；粉嫩肩頭，酥胸被他弄得半裸半掩如堆玉雙峯！

這細瞧之下，當真令陳心仕熏熏欲醉！他頭暈身輕，再也按捺不住，一口就親上玉香的朱唇上去！

玉香這時已下定主意，無論如何要搶在香香前面，把這公子兒攀上手，因此便把心一橫，不再推拒，微閉雙眼，一任陳心仕為所欲為，撫摸調弄去了！

東廂的紗燈終於熄滅了。這是蘭香院的規矩，有哪位姑娘肯陪宿，紗燈就熄滅，否則便只是短敘或長敘。

直到天將亮，陳心仕才從摟抱中醒了過來，他懷抱美人，禁不住又親了親，情意綿綿的道：「待我回去稟明爹爹，便接你返家如何？你從此便可永脫這煙花之地矣！」

玉香一把緊緊的抱住陳心仕，決然道：「但憑公子一言，小女子便死也甘心矣！從此當收拾心性，專心等候公子佳音便了！但望公子勿忘今日此言！」

陳心仕一時情動，便指天發誓道：「若小生有負姑娘一番情意，教我日後不得善終！」

玉香忙把他的口掩住，情意綿綿的低語道：「我知你心意便了，又何必詛咒自己？好教奴家不安。奴家一身，今已付託於君，今生今世也不作他念矣！」

二人卿卿我我，山盟海誓，不覺天已大亮。玉香服侍陳心仕起床，又叮囑他返家之後，盡早回報佳音。陳心仕一口答應了。

到中午時分，陳心仕果然由洪平子伴着，返花縣去，要向爹爹稟明。

洪平子如何知道陳心仕的底蘊？眼見他眉飛色舞，想他昨晚在蘭香院必定風流快活，也不知是玉香還是香香着了他的道兒？但又不敢詢問，只好又酸又苦的悶在心頭。

從增城返花縣只消半日。到傍晚時分，陳心仕主僕二人便已返到家中。

到吃過晚飯，陳心仕的爹爹陳老爺就把兒子喊入他的書房。

陳心仕進去時，陳老爺早就端坐在太師椅上，板着臉孔，滿臉肅然。陳心仕一見爹爹這副臉孔，就似老鼠見了貓兒，脚早就軟了。他緊走兩步，到爹爹跟前，雙膝跪下道：「不肖兒向爹爹請安！」說着，爬下連叩了三個響頭。

陳老爺見兒子臉上神色蒼白，倒像缺吃少穿的苦熬模樣，心頭頓時湧起憐愛之情，溫聲道：「你寄回的學業榜文，為父早已瞧過，連番優等，也

不枉為父一番心血！也太難為你也！快起來坐吧！」

聽爹爹這般言語，陳心仕的心頭才鎮靜了點。陳老爺手操家中生殺大權，陳家上下畏之如虎，就連花縣、增城十八鄉，誰個不賣他陳老爺幾分面子？

陳心仕原來擔心被他瞧出請替身讀書的隱秘，本來心驚膽顫，他深知爹爹的性子，若發起怒來，不但一頓毒打難免，甚至會把他關在黑房三頭兩月，若真如此，那就當真要了陳心仕的小命矣！

但幸而爹爹不但沒起疑心，反而對他讚賞有加，心中不禁放下一塊大石，因此對洪平子這小子大為感激，心道這小子不但守口如瓶，而且讀書還着實有兩下子，不然如何會逗得爹爹這般歡喜。往後倒該加倍打賞他十兩八兩銀，也好讓他去消遣女人快活！

想到女人，陳心仕這才猛地憶起玉香之事，心想何不趁爹爹心情絕佳之際，把此事向他稟明？若蒙他答應，長年有玉香這美人兒伴着，倒也是一樁樂事。當時風氣，秀才在讀書期間，娶妻生子是尋常事，特別是一些人丁單薄的大戶，唯恐絕後，更是早早就替兒子娶幾個媳婦兒。就算先立妾再娶正妻，也是常見之事。

豈料陳心仕正欲開口時，陳老爺卻忽然嘻嘻一笑，登時換了另一副色迷迷的嘴臉。他盯着陳心仕，道：「你在增城時日已久，想必聽說過有間蘭香院吧？聽說那兒有美人兒遠近聞名，不知是也不是？」

陳老爺方才還是一派正人君子的威嚴，但忽爾便如一位煙花老馬般的嘴臉，登時把做兒子的弄得暈頭轉向！

陳心仕忙道：「未知爹爹說的是那位姑娘兒？」

陳老爺嘻嘻一笑，道：「這美人藝名叫玉香！哈哈，你若替為父玉成此事，為父自然也不會難為你，丹香、翠香這兩丫頭，自小侍候你，你娘也抱孫心切，趁回家之日，為父便允你先與她二人親熱親熱如何？」

陳老爺甫露出「玉香」二字，陳心仕便被老父的話敲得腦袋兒嗡嗡一陣亂響！他本來打算向他稟報把玉香迎回之事，豈料老父卻搶先一步，而且看中的也是玉香！這卻如何是好？

陳心仕心裏倒着實留戀玉香的美艷痴情，若她被老父先弄上手，往後他就休想再動她的主意了！但又想到老父的性子，若逆了他的旨意，與他爭風呷醋，哪有自己的好過？他不但立可斷了自己的財源，進不了蘭香院不在話下，且三頭數月間怕連家門也難踏出半步！到頭來玉香還不是被老父弄回家快活夠了麼。

這般思忖，陳心仕立刻就決定自己萬萬不能與老父爭這大醋了，否則，豈非自己白白受這活罪？此時此刻，他哪兒還敢記起在玉香面前的山盟海誓？他自我慰解道：「罷！罷！罷！失了一位美女，卻換來兩位佳人，這交易倒也上算！」

這般拿定主意，便朗聲答道：「爹爹果然好眼力，便識得玉香這美人，孩兒在增城亦曾見過一面，端的是一位嬌滴滴的美人兒哩！」他嘴裏這般回答，肚子裏卻狠狠的道：「小子如何不知玉香的妙處？她通身上下已先你老子被我攀爬過了！」但這話用刀架着脖子他也不敢說出口來。

陳老爺一聽，喜孜孜道：「這玉香多少身價？孩兒又打探清楚了麼？」

陳心仕聽爹爹口氣，知他已逼不及待，花多少銀兩眼看也在所不計，心道：「事已至此，何不趁機刮他一筆？玉香丟了，還有香香，正好用這筆錢去向香香下手也！」

當下計較停當，心下也就舒服了點。他詐作吃驚道：「爹爹要替玉香贖身麼？聽說這玉香乃蘭香院中大紅人，身價非同小可呢！」

陳老爺道：「此事勢在必行！不管多少，就花上萬兩，為父也在所不惜！這便由你去代為父打點如何？我再差管家與你同赴增城，也免得你因此荒廢了學業！」

陳心仕一聽，忙道：「這事孩兒自有主意！孩兒有位學友乃增城有頭臉人家公子，托他出面，此事必可玉成，若勞動管家，此事反為不美。爹爹便安心等候孩兒佳音便了！」

陳老爺喜道：「如此甚好！明天一早你就先帶五千兩銀票上增城打點，若銀兩不夠，差洪哥兒回來討取便了！難得你對為父一片心意，為父也不難為你，你先回房去，待會便着丹香、翠香前來侍候便了！」

陳心仕走出老父的書房，心頭十五十六，也不知是甚滋味。他走進他自己的卧室，果然不久就見丹香、翠香兩名俏丫環掌燈前來。他大模大樣的往床上一躺，丹香連忙過來替他捶腿，翠香揉腹，粉拳輕下，玉手柔撫，登時把陳心仕弄得遍體皆酥。這消魂時光，他早把增城蘭香院苦候佳音的玉香拋到腦後去了！

* * *

第二天早上，吃過早飯後，陳心仕便由洪平子伴着，一道返增城而來。

洪平子瞧陳心仕一路上默默無言，似有滿腹心事，不知他葫蘆裏賣甚麼藥，忍不住便開口試探道：「公子此行回去，老爺可喜歡麼？」

陳心仕笑笑，道：「喜歡！喜歡！他簡直把我視作苦讀不休的酸秀才矣！這多虧了你那文筆助功，待會我賺了錢，定帶你去快活一場！」

洪平子奇道：「此去增城乃着你讀書，並非經營生意，如何會有錢賺？」

陳心仕知道自己說漏了嘴，連忙

掩飾道：「我是說等我騙多亞爹三幾百兩銀時再說，你別問那麼多，總之你跟着我，一切聽我的，自然便有你的好處！」

洪平子心中疑惑，但又不敢再追問，只好悶在心裏，暗道：「待會細心瞧着，倒要看看這色公子有甚詭秘行藏！」

兩人走了大半天，到下午時分，在增城書院落了腳，陳心仕取出父親交給他的銀票，對洪平子道：「我出去一會，你不必跟來，先上先生處問個安，免得露出馬腳！」

然後陳心仕悄悄離開增城書院，又悄悄的朝蘭香院而來。

方媽媽見了，便笑道：「陳公子早啊！要傳玉香還是香香下來陪酒？」

陳心仕忙悄聲道：「媽媽且慢，我正有事與媽媽及玉香姑娘面商，就請媽媽一道，上玉香房去好麼？」

方媽媽見陳心仕神神秘秘的模樣，不知他打甚主意，便答應與他一道上玉香房去。

方媽媽已知玉香欲與陳心仕從良，她當即告誡玉香，這姓陳的心性輕浮，非負托終生的好主兒。但玉香却對陳心仕死心塌地，方媽媽再無話可說，唯有暗中替她用心留意陳心仕的動靜。

這方媽媽也是煙花門中出身，深知其中的苦楚，因此待院中姑娘們也甚有分寸，淪落中的姑娘碰上她，也算是不幸中的幸事。自從聽了賴布衣一番告誡後，方媽媽大為拜服，便更時時自警，力求彼此好過。

方媽媽跟了陳心仕上玉香的房，玉香聞說陳公子已返到，心中欣喜，自忖愛郎果然守信，速去速回，此行回轉，定然已與家中稟明，接自己回去，她從此就永脫這沉淪之地矣！

玉香正自欣慰間，見陳公子與方媽媽一道進來，連忙站起來迎候。她偷偷瞟一眼情郎，見他臉上含笑，心下便更為欣慰，只道此事已然大功告成矣。

她招呼媽媽和陳公子坐下，又喊使婢送上酒菜，替方媽媽、陳公子斟了酒，才緩緩的坐在陳心仕身邊侍候。

方媽媽有事在身，喝了一小杯酒，便道：「陳公子有話便請直說，老身還要下去招呼人客呢！」

陳心仕道：「好教媽媽得知，我打算替你家玉香姑娘贖身，未知媽媽意下如何？」

玉香一聽，忙問陳心仕道：「公子已稟明爹娘了麼？」

陳心仕道：「我已稟明爹爹，家裏他說了算，爹爹得知姑娘慧艷，着我從速接你回去呢！」陳心仕這話裏有話，倒也不假，不過主兒已換了！

玉香一聽，那裏曉得這話裏有話。早樂得痴了！她作夢也想不到，她日夜想念的終生幸福竟然如此順遂就來到眼前！欣喜之下，她痴痴的望着陳心仕，若非方媽媽在場，她眞恨不得抱住他痛吻一番，才能稍解心中的濃情蜜意！

方媽媽瞧着這對年輕男女，男的俊秀而且富有，女的美艷不可方物，眞箇是郎才女貌，若能珠聯璧合，倒也是蘭香院的一段佳話！她心中有了這念頭，口氣就鬆動多了。

方媽媽道：「陳公子既有此意，老身亦着實替玉香姑娘歡喜！老身雖捨不得，但亦非無心肝之人，眼看她尋着歸宿，老身如何會阻攔她？」

陳心仕一聽，料想事情已成功大半，心中一喜，衝口說道：「方媽媽果然俠義心腸，佩服！佩服！但不知玉香姑娘的贖身價若干？這便請媽媽明示！」

方媽媽望了陳心仕一眼，且不開價，却愼而重之的探問道：「陳公子老實回答老身一句，你接玉香返陳家，可是眞心眞意？千萬別存玩弄之心！否則，你陳家雖然富甲一方，老身拚了老命也不放過你！」

陳心仕心中不禁忐忑亂跳，臉上也微微變了顏色。他深知方媽媽的性子火烈，若眞箇惹起她的火性，她把心一橫，就甚麼事也做得出來。陳家雖然財雄勢大，但若惹上她也並非好玩，因為方媽媽亦是增城的一大梟雄。但這時他又再無退路，方媽媽他固然不敢得罪，但他的爹爹陳老財他更得罪不得！

陳心仕把心一橫，咬牙道：「媽媽放心！我接玉香返家，端的是一片眞心！日後定必善始善終，好好相待玉香姑娘！」

方媽媽見陳心仕意態甚為堅決，不似虛情假意，心中一寬，便慨然道：「本來你陳家三幾千兩銀是出得起的，玉香離開蘭香院，老身損失不菲，如換了別人，這價錢是鐵價不二的了！但既然玉香與你情投意合，眼看是一段好姻緣，老身也不願因此難為你，贖身之事，就折減一半，算二千兩銀便了！其餘那一半，就權當老身向你二人送賀禮罷了！」

玉香一聽，心中着實感激，因為她深知就算尋常女子，要贖出去，起碼亦須五、六千兩，如今她竟然只收二千兩，這並非因陳公子之故，倒是給足自己面子了！她恐怕陳心仕尚有所猶豫，連忙向他打個眼色，示意他快向方媽媽多謝。

陳心仕心中亦一喜，他並非替玉香高興，而是替自己的腰包高興，方媽媽只收這數目，明擺着自己已賺了三千兩銀，身邊多了這三千兩銀，還怕不能把香香這美人擺平麼？

陳心仕忙向方媽媽道謝：「媽媽一片心意，在下沒齒難忘！這贖身二千兩銀，在下即行先付一千兩作訂，然後便着人返花縣取足付來媽媽便了！」

陳心仕說罷，就把一張一千兩的

銀票取出來，其餘的四千兩，他早就袋袋平安了。

方媽媽收了訂金，眼見事情已成定局，便再無心與陳心仕週旋，着他早些差人返花縣取銀票，便可帶玉香返家，然後她就告辭走了出去。

方媽媽走後，玉香這時早樂得痴了，她的終生尋着了這頭好歸宿，她只覺自己是天下間的幸運兒，她心中一股欣喜之情無處宣洩，忍不住就把身子貼近陳公子的懷裏，情意綿綿的望着他痴笑。

這柔情脈脈的少女體態，把陳心仕的心弄得一陣浮蕩，幾乎把他爹爹的大事壞了，他眞欲破口把一切道出，但想到以後的利害關係，心中登時就冷了半截，連忙輕輕的把玉香推開，道：「待我差人回去帶足銀兩替你贖身，便馬上接你返陳家了！」

玉香痴痴的笑着點頭道：「如此甚好，相公，妾的一生就負托於君矣！」

陳心仕一陣心跳，他也不敢再與玉香的痴情眼神相觸，連忙答應一聲就溜了出去。

陳心仕偷偷溜進書院，把洪平子喊來，吩咐他道：「你即速回去稟明爹爹，請他再付三千兩銀票，然後即速返回！」

洪平子吃了一驚，道：「公子取這許多銀票作甚？老爺會答應麼？」

陳心仕笑道：「你回去只說是我急用的，爹爹自然會依數給你！你別問這許多，速去速回便是！」

洪平子不明底細，無奈只好動身返花縣而去。

回到花縣陳家，洪平子向老爺如實覆述陳心仕的話。他心頭却一陣驚恐，生怕這不肖子獅子大張嘴，惹老爺震怒，連自己一併遭無妄之災！

豈料陳老爺一聽，不但不怒，反而喜孜孜的道：「好！好！這孩子辦事倒也快捷妥當！你即去帳房向先生討了銀票，速速趕回去交付公子，路上休得延誤！」

洪平子取到三千兩銀票，急忙趕回增城，把銀票交給陳心仕。

陳心仕把銀票往懷裏一塞，笑道：「如何？亞爹是否欣然照付？」

洪平子點頭道：「果然如此！他還着實讚你辦事迅速呢！但不知公子所辦何事？」

陳心仕笑笑，心想事已至此，洪平子早晚也會知道，說出來也無甚大礙，便道：「你辦事迅速，本公子自有打賞！不妨告知你，這銀兩是拿去蘭香院替姑娘贖身哩！」

洪平子暗吃一驚，忙道：「公子替那位姑娘贖身？」

陳心仕哈哈一笑道：「你如此緊張幹麼？本公子替那位姑娘贖身是本公子的事！莫非你瞧上蘭香院哪位姑娘，也欲替她贖身麼？這成萬兩的贖身費，你可付得起？」

洪平子一聽，登時驚得目瞪口呆！心道贖一個姑娘竟要成萬兩銀，他當書僮每月才那麼區區十兩，一萬兩剛好是一百年的薪酬！轉而又自傷道：「自己欲救香香姑娘脫此火坑，今生今世想也休想了！但絕望中他忽然又想起在增城半路上撞見的那三個外鄉人，其中一位先生似乎甚有辦法，約他三日後見面，誰料一去已杳如黃鶴，再也尋不着踪跡！

洪平子想到此，不禁歎了口氣，暗道：「就算尋着那位先生又如何？他看模樣亦是一位窮困之人，難道他還能想出一個值萬兩的主意來麼？哎，趁早死了這條心吧。」但話雖如此，那香香姑娘的倩影却總在他心頭徘徊不去，一時間怔怔的，竟連自己身在何處亦忘却。

陳心仕見洪平子這失魂落魄模樣，便推了他一把，笑道：「喂，你怎的了？諒你也不敢動這主意！你也別垂頭喪氣，好好替本公子做事，要想玩女人，本公子自然會成全你的！」

陳心仕懷裏又多了三千兩銀票，他在書院隻身溜了出來，逕直上蘭香院來，他這宗買賣平白便賺了六千兩銀，心想足夠自己風流快活三年五載了！想到此，樂不可支，把什麼濃情蜜意、海誓山盟登時拋到腦後去了。

上了蘭香院，陳心仕把餘下的一千兩銀與方媽媽交代清楚，便問方媽媽道：「此事便算妥當了麼？」

方媽媽歎了口氣，道：「贖身之事已了，公子隨時可接玉香返家。但你須記住，你曾答應善待玉香姑娘，若你日後違背此言，媽媽說不定也要找你算賬！」

陳心仕連聲道不敢。方媽媽也不便再說什麼，吩咐賬房取來玉香的賣身契約，親手交與陳心仕，道：「這紙契一脫老身之手，玉香便與蘭香院再無關連，你陳家日後再莫以青樓歌女視之才好！」

陳心仕又連忙答應了。事到如今，陳心仕只欲儘快把玉香接返花縣老家，他的事便已了。

第二天，陳心仕僱了一頂軟轎，來蘭香院接玉香上路。

玉香向方媽媽跪下拜謝道：「小女子多年來蒙媽媽當女兒般看待，在淪落中稍得人生樂趣，更得媽媽大仁大義，玉成小女子與陳公子好事，此恩此德無以為報，就受小女子幾個響頭也罷！」說着哭將起來。

方媽媽的眼圈也紅了，她一把扶起玉香，道：「姑娘不必如此，再哭媽媽便陪着你哭了！但望姑娘日後有好日子過，老身便心安意足矣！」

兩人說了一會話，終於玉香被一頂軟轎抬出了蘭香院，出了增城，便直上花縣陳家而去。

這一路上，玉香心花怒放，少不免與陳心仕卿卿我我，陳心仕亦假意與之週旋。再走了一會，便已到陳家莊院的大門前。

陳家大門外早有家丁守候接應，一見軟轎抬到，便迎上來悄聲對陳心仕道：「老爺吩咐，若姑娘接到，便直接帶進東廂房，不必打大門進去了！」

陳心仕深知玉香這一進東廂房，便有如沉進火海，但他再也顧不得這許多了，便向玉香借故告辭道：「你先到東廂去吧，我要先向爹爹請安哩！」

玉香奇道：「相公怎的不帶妾身去拜見老爺？却先去東廂？」

陳心仕支吾道：「爹爹自有主意，你依吩咐自然沒錯！」陳心仕說罷，連忙掉頭就走，他眞怕玉香再在此時問長問短，若露出破綻，豈非功敗垂成。

玉香無奈，只好下了轎，隨家丁前去陳家的東廂，她剛一進去，房門就立刻嚴嚴的關上了。

陳心仕趕去陳老爺書房，陳老爺一見陳心仕就眉開眼笑道：「孩兒辦事果然乾淨俐落，一下子便把美人兒弄回來了！方才我已去東廂瞧過，果然美艷之極！不錯，不錯，這八千兩銀花得物有所值！」

陳心仕趁機向陳老爺討好道：「孩兒爲爹爹之事，着實費了不少心血呢。」

陳老爺一聽，哈哈一笑，道：「好好！爲父另外打賞你一千兩銀便是！你一路上辛苦，也該早歇息。哈哈！丹香、翠香她倆早等着你回來呢。」

「那孩兒亦不阻爹爹去東廂與美人相會矣！」陳心仕打個哈哈道。

陳老爺與陳心仕相視一眼，不禁一陣哈哈大笑。

* * *

陳心仕告辭走了，他急着去享左擁右抱的快活樂趣。

陳老爺想着美人兒就在東廂，心癢難熬，他也等不及派人前去通傳，自己先就逕上東廂來了。守東廂的家丁見陳老爺到，連忙開門讓他進去，然後又在外面把守。

可憐的玉香姑娘，這時還一心一意的盼陳心仕快點過來陪她，免她在這陌生地方一人獨處。她在裏面聽見開門聲連忙迎了出來，但一見眼前來人，却不禁呆了！

但見此人一大把年紀，模樣兒倒與陳心仕有幾分相似。玉香心頭一動，暗道這人必是陳心仕的爹爹陳老爺。

這一驚非同小可！玉香抑止不住心頭的驚惶，向陳老爺萬福道：「小女子玉香向陳老爺請安！」

陳老爺一陣嘻嘻的邪笑，道：「你便是玉香姑娘麼？聽說你乃增城蘭香院中最有名的名妓，如今細瞧，果然不假。這銀子花得物有所值，不枉老夫這番心血！老夫已把你贖回，今後你便是老夫的人，須得好好服侍你老爺相公啊，哈哈！」

陳老爺的話，當眞有如五雷轟頂，把玉香震得軟癱在地，她掙扎着，指着陳老爺哀聲道：「你！你說什麼？陳老爺，小女子不是陳公子替我贖身入陳家的麼？」

陳老爺哈哈大笑道：「此乃老夫着孩兒心仕出面替你贖身，自然是入陳家啦，老夫就是這陳家的主人陳老爺！莫非心仕這孩子沒對你言明麼？」

玉香一聽，有如萬箭穿心，她寄望終生幸福於心仕，竟是這般一隻禽獸不如的畜牲！竟把自己當玩物送給他的老父玩弄！試問入了這等人家，今生今世還有甚麼指望？她哇的叫了一聲，便氣得昏死在地上了。

陳老爺這時那還理會她的死活，他邪笑着，把玉香一把拖起，就抱到床上，然後三扒兩撥便把她的衣服剝光了！

陳老爺邪笑着，朝赤條條的美人兒跨了上去。

第二天，陳心仕一覺醒來，已是窗外大白時分。

他側頭看看右邊的丹香，又看看左邊的翠香，只見兩位佳人秀髮蓬鬆，嬌臉紅潤，雪肌粉白，雖無玉香的絕艷，却比玉香鮮嫩，這時，陳心仕早就不記得，他昨晚把玉香送入老父胯下的恥辱了！

但他突然邪念跳出，暗道不知道玉香昨晚被風流老父調弄了一夜，會變成什麼樣子？

於是陳心仕便輕輕爬起，穿了衣服，也沒驚動丹香、翠香，便悄悄的摸到東廂來了。

陳老爺這時也早已起床，昨晚一夜風流快活，心情舒暢，因此早早便起床，他瞧瞧被他弄得死去活來的玉香一眼，才去洗了澡，衣冠楚楚的就要出門。剛開了東廂門，就見陳心仕走向這邊偷偷張望。

「你這小鬼頭，望甚麼？」陳老爺皮笑肉不笑的瞪着兒子喝道。

陳心仕慌道：「孩兒這大早便來向爹爹和新姨娘請安呢！」說着，他忽然想起什麼，不覺滿臉漲紅。

陳老爺嘿嘿一笑道：「這也是正經事，何必鬼鬼祟祟？臉紅什麼？要請安，進來便是！」

陳公子無奈，只好跟着進了東廂。陳老爺着丫鬟入去傳新姨娘，說大少爺過來向她請安。陳心仕這時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進退兩難，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此時，裏面臥室門口突地傳出一聲厲鬼似的慘嚎道：「你……陳公子……你！」

陳心仕扭頭一看，只見玉香披頭散髮，直瞪瞪的盯着自己，那嬌滴滴的臉蛋閃着淚光，水靈靈的眼睛流着血！那雙玉筍似的手瑟瑟發抖，正從指上褪下一物，啊！是金戒指，是自己送給她的金戒指！

陳心仕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要是玉香把金戒指朝自己擲來，那自己與她在增城已有一手的事就會讓老父知道！而且，他從中賺下六千兩銀票的事也會敗露，這還了得？陳老爺不把他打個半死才是怪事！



陳心仕走進香香姑娘的閨房。

陳心仕倒抽一口冷氣，也不知打哪兒來的急智，連忙搶先一步，噗通跪下，口裏嚷道：「不肖子向新姨娘請安！」說着，又忙忙的磕起頭來，希望以此能堵住玉香的嘴和手。

玉香對陳心仕本來尚存有一絲希望，她一心只望看見他問個明白，然後自己便好打算，但如今一見他父子這等模樣，她連血也僵冷了！這面前跪着的男子，與他爹爹都是一般的衣冠禽獸！不但作弄她的肉體，還作弄她的靈魂！

「賊……」玉香僅再慘厲的叫了一個字眼，突然把口一張，手揑的那隻金戒指便猛的扔進嘴裏了！

她這動作太快，因此跪着的陳心仕及淫笑着的陳老爺均沒發覺。

玉香跟着發出一陣慘笑聲，轉身就進臥室去了。

陳心仕也不敢再逗留，正欲告辭，却被陳老爺喊住，要他陪他進書房去，說是要當面考考他的學業！

這下子可把陳心仕嚇得半死！他肚子裏有多少料子，他自己清楚不過，若眞當面考究他，他請替身讀書的事就一定露出馬脚！但不去又不成，無奈只好戰戰兢兢的跟着老父前去。

到了書房，陳老爺四平八穩的坐在太師椅上，嚴厲的咳了一聲，就要開口發問。

突地，在東廂那面却有個丫鬟呼天搶地的大叫道：「不好了！新姨娘突然死了……」

這一聲喊，直把書房裏的父子兩人嚇得半死，連忙奔了出去，跑去東廂，早有家丁領着他上玉香的睡房，父子倆一頭撞進去，就如被釘在原地不能動彈！

只見玉香嘴臉烏黑，倒在地上，早已氣絕多時，兩隻死慘慘的眼睛直睜得滾圓，怒瞪着這進門的父子倆人！

這恐怖的情景，登時把本就心慌意亂的陳心仕嚇得昏在地上！

陳老爺手忙脚亂，這時也不知是救兒子好，還是去試試玉香到底斷氣了沒有？

剛好這天早上，洪平子因書院有事，趕回來與陳心仕商議。他甫踏進陳家莊院，與他相熟的家丁就告知他，新來的新姨娘不到一晚便吞金自殺了！新姨娘叫玉香，是增城蘭香院的姑娘。

洪平子一聽，這才明白陳心仕這幾日弄的原來是這鬼名堂！

洪平子不禁爲玉香的命薄如此而悲傷。雖然玉香曾串通陳心仕凌辱他與香香，但玉香不過是受了陳心仕的擺弄，因此過後他也就不再放在心上。

這時聽說她死得不明不白，倒激

起他的同情心，他仔細打探，終於知道了這其中的內幕。

洪平子不禁在心中恨道：「這陳家父子也太鮮廉寡耻！父子倆狼狽爲奸，串起來欺凌這麼一位不幸的弱質女子。但凡有血性的女子，誰忍受得了這奇耻大辱？若換了是香香姑娘，只怕比玉香更早死十次八次了！」

思念及此，洪平子更替香香擔心。他深知陳心仕依然覬覦着香香的美色，深恐她會重蹈玉香的覆轍，便決心不顧一切，前去蘭香院通報訊息。

洪平子藉返增城書院，到了增城，却一溜煙的先向蘭香院奔來。

眼看距蘭香院不遠，忽然有人招呼了一聲道：「洪哥兒別來無恙麼？」

洪平子扭頭一看，原來竟是月前他曾碰見三位外鄉人的其中一位老者，其餘的一中一少，亦望着他微笑。

洪平子一路上想着玉香的慘死，又替香香擔心，想着如何可救出香香，免她横遭此劫，但又毫無辦法，心中只覺又驚又急、又恨又愛，說不出是甚麼滋味。

這時一見是賴布衣等三人，雖然他連對方的姓名亦不清楚，他猜想必有來歷，而且他這時亦是病急亂投醫，乍見賴布衣之面，緊走二步走到賴布衣面前，噗通一聲便跪下道：「先生大發慈悲，救救香香姑娘……」

賴布衣這時正從蘭香院不遠的客店走出來，見洪平子這般模樣，暗吃一驚，忙伸手把他扯起，邀進客店，這才道：「怎的了？到底是甚麼事？依吾之見，香香目下斷不會出甚大兇險事，倒是玉香姑娘凶多吉少！」

洪平子一聽忙點頭道：「先生果然不比尋常，神機妙算！出事的果然是玉香姑娘，但小子只怕香香亦將步玉香姑娘的後塵……」

當下，洪平子把玉香如何被陳家父子玩弄，玉香如何含冤吞金自殺慘死的事，一一向賴布衣細說了。

賴布衣一聽，勃然變色道：「豈料世間竟有這般無耻的父子。」

司馬福、李二牛一聽，亦不禁面面相覷，心中既爲玉香嬌滴滴的一位少女夭折而惋惜，又敬佩賴布衣相命推運之術，簡直已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李二牛怒道：「這狗賊父子狼狽爲奸，平白把一位姑娘的命兒要了。這等人若讓其逍遙快活，天道亦何太不公！」

洪平子道：「是以小子斗膽請先生設法，教小子一個救香香脫出火海之策，否則，香香姑娘亦必遭此覆轍矣。」

賴布衣沉吟道：「洪哥兒且先冷静，容賴某再仔細思量，但不知玉香的贖身價錢，方媽媽要了多少？」

洪平子道：「聽陳公子口氣，要着實花上一萬兩銀哩！」

司馬福一聽，咋舌道：「乖乖我的兒，這白花花的一萬兩銀呵，就剝了我等褲子去典當也湊不到這數目也。」

洪平子一聽司馬福的口氣，心下登時冷了半截，絕望道：「難道香香此生便就此完了麼？」

賴布衣沉吟半晌，似在思索一件甚麼大事，末了，才道：「洪哥兒且先把這事向方媽媽稟報，好教她遇着陳心仕這等花花公子再莫被他欺騙了，把好好的姑娘往火坑上送，然後賴某再徐圖之，好了却你一番心願便了。」

洪平子無奈只好告辭先走了。他見賴布衣亦拿不出好辦法，自己與他一面相識，亦不好再强求什麼，只好先把此事通知方媽媽，教她小心提防受騙，如此或可暫時保住香香免遭厄運。

洪平子走後，李二牛忿忿不平道：「玉香之死委實悲慘，陳老財如此可惡，賴先生爲何不設法懲治？難道便任由他這等人逍遙快活？」

賴布衣苦笑道：「賴某一非州官府尹，二非朝廷公差，如何有此能耐？一切只能待時機成熟再作打算。」

扮鬼復仇　因果報應

洪平子別了賴布衣等，便逕直來到蘭香院，下人認得他是窮書僮，便不准他進去。洪平子急得大叫道：「我有銀兩，難道還進不得麼？倒要請教你等老板方媽媽，是否有這條揀客的規矩？」

洪平子大吵大罵，喧喧嚷嚷，終把裏面的方媽媽驚動了，她一聽是陳心仕那位窮書僮，心中一動，便吩咐下人道：「且讓他進來，老身有話要問他。」

洪平子進來，先向方媽媽狠狠的瞪了一眼，悶悶的不發一語。

方媽媽心中又好氣又好笑，道：「你這娃兒，莫非怪老身不讓你進來麼？這是甚麼地方？老身其實是爲了你好，你一個書僮，賺多少銀兩，白白的扔在這等地方，這不是自作孽麼？」

洪平子氣道：「小的並非上這兒找姑娘，只是爲了媽媽的姑娘不幸而來。」

方媽媽一聽，心中登時一凜，忙道：「你這般說，必然是有關玉香之事矣，陳公子接了她返陳家，想必定有好日子過，却有甚不幸？你快快從實道來。」

洪平子歎了口氣，道：「她自然是接了返陳家，她自然會有好日子過，但陳家要她的並非兒子，而是兒子的爹爹陳老財，這父子倆串通好了，把玉香姑娘當玩物送給老子玩弄去了。玉香如今或有好的日子過了，但這並非在陽間，因爲陽間的鬼物再也害不到她了……」

方媽媽一聽，驚得倏的跳起來，

揪住洪平子的衣領，怒道：「你這小子，胡說八道什麼？端的是怎麼回事？你快快說清楚。」

洪平子見方媽媽震怒，不敢再與她賭氣，便把玉香之事一一說了出來。

方媽媽聽洪平子述說，先是一陣驚愕，接而便氣得滿臉漲紅，怒拍桌子道：「陳心仕這小賊竟敢如此作弄老娘，他的爹爹亦是狗賊，這大小狗賊串通一氣，害死玉香，氣煞老娘也，老娘若不替玉香出這口冤氣，她的鬼魂只怕連老身也斷不放過。」

方媽媽暴跳如雷了一陣子，這才醒起洪平子這小子還呆在這兒，便怒喝道：「你是陳心仕這小狗賊的書僮，想必不會昧着良心護着他吧？」

洪平子連忙道：「斷斷不會，小子正是不忿陳家這等無耻行徑，才冒險向媽媽密報。」

方媽媽想了想，便沉聲道：「此事老身自有主意，你只許作不知，若陳心仕這小狗賊返增城，便趕快前來通告一聲，老身自有辦法整治他，此事若你向他告密，老娘就先揍斷你的狗腿子。」

洪平子笑道：「媽媽只管放心，但能懲治這等無耻之徒，正是小子之願，如何會壞了媽媽大事？只待他返增城，小子立刻就來報知。」

方媽媽點點頭道：「你既有此義氣心腸甚好，老身也不想因此事連累你，你先走好了，日後發生的一切你千萬詐作不知，否則，陳家便會敲斷你的腿也！」

洪平子連忙點頭稱是，然後就告辭走了。他連夜趕回花縣，對陳心仕只說書院的先生要點名考查，勸他最好盡快趕回增城應付。

陳心仕正好亦不想再留在家中，因爲他每一合上眼皮，便瞧見玉香死時的慘狀，那青慘慘的眼睛老是怒瞪着他，他半夜裏亦會嚇得直跳起來。

陳老爺見兒子失魂落魄的，便着洪平子趕快送他返增城，他想他離開家中一段時間，忘了這事再說。

至於在陳老爺的心內，玉香的死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一個青樓歌女，死就死了，自殺之人，官府亦斷不會追究到他頭上，倒是白白損失了八千兩銀，着實教他心痛。

洪平子伴陳心仕返回增城書院，應付了先生的點名考查，空着沒事，陳心仕因玉香之死，暫時也不敢上蘭香院，但心裏垂涎着香香姑娘的美艷，心癢難熬，便終日悶悶不樂。

洪平子見狀，心道何不趁機前去向方媽媽報訊？便對陳心仕道：「公子終日悶悶不樂，莫非有甚心事麼？」

陳心仕歎了口氣，道：「正是，正是，我心裏掛着香香姑娘，恨不得即時便上蘭香院，但出了玉香之事，雖是她自尋短見，但不知方媽媽及香香是否因此誤會了我？是故有點爲難也。」

洪平子道：「既然如此，爲何不先去打探清楚再說？若方媽媽不知內情，則此事斷不會怪到你頭上，玉香不是自尋短見麼？公子又何必介意？如公子擔心，不如由小的代你前去一探動靜如何？」

陳心仕一聽，喜道：「好呵，若你肯替本公子走一趟，則最好不過了，事成之後本公子自然不會難爲你，這裏有十兩銀，你先拿着去打點可也。」

洪平子答應了，揀個時候，便上蘭香院來。洪平子已得方媽媽允諾，但有急事求見，可直接走偏門，不必走正門驚動別的客人。於是他就逕直的走後門進去。那兒果然有守院的迎着，一見洪平子便笑道：「你這小子倒好架子，要媽媽着我守候了二日二夜，你這便進去吧，媽媽等着消息哩。」

洪平子向他謝了，進了後面，逕直上偏廳而來。

方媽媽知洪平子求見，很快就從正門大廳那面過來。她一見洪平子，便道：「想必是你那狗賊公子返增城了麼？他有甚話說？」

洪平子道：「他果然已隨小的返增城來了，但他心中疑神疑鬼，因此連蘭香院也不敢上來了。但又戀着香香的美色，因此左右爲難，怕上來媽媽找他算賬，便着小的先來打探動靜，還特地打賞了小的十兩銀，說是作打點之用。」

方媽媽嘿嘿道：「這小狗賊出手果然闊綽，你這小子想必已死心塌地跟着他，反過來算計老娘？」

洪平子忙道：「媽媽說笑了，若小子是這等見利忘義之人，管教日後天打雷劈！」

方媽媽察言觀色，相信洪平子果然是出於一片義憤心腸，便點點頭，把洪平子扯到身邊，附耳低言了幾句，然後肅然道：「此事成敗，全在你一念之間，若你背信棄義，反戈相向作弄老娘，到時休怪老娘翻臉不認人。」

洪平子笑道：「媽媽放心，小子管教把公子哄得乖乖前來便是。」

方媽媽點頭道：「好好，看你的啦，你這便速速回去，老身這面亦須及早準備。」

洪平子離開蘭香院，他是從偏門進出，因此神不知鬼不覺。

他返回書院舍館，陳心仕正眼巴巴的等着他回來，他一見洪平子臉上沒有笑容，便急道：「情形如何？想必被那老虔婆痛罵一頓，再打將出來吧？」

洪平子却搖搖頭，悄聲笑道：「非也！非也！公子今回可猜錯了，小的這番前去，見了媽媽，便道公子已返增城，却因功課太忙，無暇上蘭香院來，豈料媽媽一聽，就笑罵道：「平日整天的往這兒來，怎的有了玉香，便忘了這兒還有俏姑娘？香香姑娘等着他哩，因此依小的之見，方媽媽不但

未知玉香之事，而且還比先前更看重你哩，公子還怕怎的？」

陳心仕喜道：「方媽媽果然是這般說麼？」

洪平子道：「是的，小子怎敢有半句虛言？」

陳心仕又神氣了，道：「哼，諒你也不敢！好好，既如此，本公子今晚就上蘭香院去。香香呵香香，本公子也掛着你這心肝美人哩。」

洪平子唯唯答應着，但肚子裏却痛罵道：「這狗賊又要算計香香矣，但望方媽媽眞有妙法整治這奸滑的小狗賊。」

陳心仕這天晚上，早早就打扮好了，然後就喜孜孜的上蘭香院來。

但到了蘭香院門口，剛要踏脚進去，心中却突突一跳，心道萬一洪平子這小子報錯意思，自己這一進去，豈非送羊入虎口？方媽媽這老鴇豈是好相與的？這一猜忌，脚步就不由自主的頓住了。

就在這時，蘭香院裏面却忽然傳出方媽媽的吆喝聲，道：「小翠，待會若是陳公子到來，可要用心侍候，他這人知情識趣，千萬莫怠慢了這大主顧兒。」

話聲剛落，使婢小翠就一頭鑽了出來，一見陳心仕，便拍手笑道：「一說公子，公子果然就到了，方才媽媽還說起公子來，大讚公子知情識趣哩，請進，請進，媽媽在裏面迎候呢。」

陳心仕到這時便再無退路，只好咬咬牙，跟了小翠進去。

方媽媽果然已在客廳中坐着。陳心仕心中有鬼，連忙搶先怯生生的喊道：「媽媽一別多時，你老身子可好？」

方媽媽笑道：「好好，難爲你美人在伴，尚記得老身這副老骨頭。但小子你也別滑嘴油舌，討老身歡喜，你這回上蘭香院，大概是既得隴又望蜀，又欲沾香香姑娘的邊吧？」

陳心仕見媽媽的神色一如往昔，心下大安，便也笑道：「眞人面前不藏相，在下果然是這意思，還望媽媽成全則箇。」

方媽媽在肚裏狠罵一聲無艮的狗賊，但嘴裏却笑道：「好說，好說，老身這兒是擺開門面做生意，客人光臨，那有不歡迎之理？只要姑娘有意，一切便好說話，但看你的福氣矣。聽香香姑娘口氣，說公子知情識趣，她着實歡喜。方才她還傳話下來，說若公子到訪，她願在她私房中相候哩。」

但凡姑娘肯在私房中迎客，那客人必是姑娘所屬意之人。

因此陳心仕一聽便眉開眼笑，心道但凡姑娘有意留宿，才肯在私房相見，香香這般傳話下來，莫非便是此意？若如此，這塊美肉今晚豈非便可到口麼？這一喜當眞非同小可，正是色膽包天，這狂喜之下，陳心仕登時把心中的疑慮全拋到腦後去了。

「哈哈，這就多謝媽媽成全啦，這是五百兩銀票，就權當在下向媽媽孝敬。」陳心仕道。

他把一張五百兩的銀票雙手向方媽媽奉上，方媽媽也不客氣，多謝了一聲就接了。然後她吩咐小翠道：「小翠，掌燈，送陳公子上香香房去吧，好好侍候陳公子。」

小翠答應一聲，向陳心仕道：「公子爺請跟小婢來。」

陳心仕答應一聲，歡天喜地的跟着小翠上去。香香的私房在二樓，陳心仕的脚步也高興得輕飄飄的。

上了二樓，香香的私房是陳心仕第一遭接近，但見外面是一座竹林，月色斜照，風動竹鳴，端的清幽雅靜。

陳心仕踏進香香的私房，果見香香已在守候，還在外廂擺好酒菜迎候。她一見陳心仕，便嬌笑道：「陳公子到了麼？快請過來這邊坐下飲酒。」

陳心仕一聽，大喜道：「有勞香香姑娘迎候，姑娘盛情，教在下怎生消受？」

陳心仕說着，走過去，與香香打對面坐下，他瞧一眼香香的艷色，早有點痴了。

香香微微一笑，親手斟滿了一杯酒，款款的送到陳心仕嘴邊，嬌笑道：「公子有美人在伴，還記得起香香這位落難女子麼？香香先罰公子飲了這一杯。」

香香的嬌態，更撩得陳心仕心中浮蕩，他忙道：「該罰，該罰，誰教在下這般遲緩，才上姑娘私房中來。」

香香笑道：「如今公子已然進來，不知有甚話說？」

陳心仕把滿滿的一杯酒灌進肚裏，藉着一點酒意，便嘻嘻笑道：「在下見了姑娘便頓感失魂落魄，連路也走不動了，今晚只怕便要留在姑娘房中矣。」

香香微微一笑，道：「美人餘溫尚暖，公子便忘了玉香姑娘了麼？」

陳心仕雖在心神浮蕩中，一聽此言，亦感心頭猛地一顫，登時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香香却又續笑道：「公子雖然風流，却知情識趣，更會念情，這便討人喜歡了。」

陳心仕一聽，連忙打個哈哈，道：「是極，是極，在下雖然風流，却絕不下流，姑娘果然是在下的知心人。」

香香微笑道：「香香自然是公子的知心人，否則，香香怎會眼巴巴的在私房中守候？」

陳心仕這時被香香的言語，一冷一熱間，已撩得失魂落魄，再也難分天南地北，聞言大喜道：「聽姑娘這話，在下便該痛飲三杯矣。」

陳心仕說着，果然已連飲三杯。

使婢小翠在旁斟酒侍候，亦甚識趣，不時插一兩句逗笑話，把陳心仕直弄得神魂飄蕩。不知不覺，已是五

大杯下肚了。

小翠笑道：「陳公子還能喝麼？」

陳心仕醉眼矇朧，手舞足蹈，嚷道：「能，能，本公子爲何不能？莫說酒，女人也是多多益善也，日後少不了也把你和香香姑娘一道接出去快活，快活。」

小翠見陳心仕這醜態，臉色一變，就欲發話，香香却打眼色把她制止住了，香香微笑接話道：「難得公子一片心意，香香再敬公子一杯。」說着，親手斟了滿杯，挨着陳心仕，送到他的唇邊。

酒香肉香直撲鼻端，早已半醉中的陳心仕，莫說這是一杯酒，便是毒藥他也會照喝不誤，他咕咚的又把這一杯喝了。

這一杯下肚，陳心仕便頓感天旋地轉，再也支撐不住，頭一歪，便伏在桌上，醉倒了。

香香一見，便霍的站了起來，朝小翠打個眼色，兩人合力把陳心仕拖到靠窗的那一角，讓他的頭伏在窗台上，恰好望得着窗外。然後兩人就悄悄的溜了出來。

在香香的私房外面，方媽媽已悄悄的守候多時，她一見香香兩人出來，便悄聲道：「這小賊如何了？」

香香微笑道：「好教媽媽得知，小賊已爛醉如泥，一時三刻怕再難甦醒矣。」

方媽媽一聽，咬牙道：「好，一切依計行事。香香快去與小翠準備，這兒由老身打點便可。」

香香和小翠答應一聲，連忙走去另一間房，仔細的打扮起來。

方媽媽這面，却着人把香香私房的陳設迅速的更改了。所有的傢具全用白布蒙住，輕紗宮燈換成慘白蠟燭，還擺了香案，一時間，風吹燭光搖動，白布飄拂，方才好好的一間女兒閨房，此刻却已變成了陰間森羅。

＊　＊　＊

在沉醉中的陳心仕，正做着左擁右抱的美夢，左是小翠，右是香香，軟體在抱，軟肉在握，歡喜得他猶如到了蓬萊仙境。但忽然間，一陣煙香味鑽入他的鼻孔，他猛地打了個噴嚏，神智就突然清醒了點。

就在此時，他身邊忽然聽到有人呼喚他的名字，這聲音剛入耳，他就渾身打了個冷顫，因爲這呼喚聲竟與那吞金自殺的玉香非常相似，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他連忙揉着眼，睜了開來。

陳心仕這時才發覺自己就躺在窗邊，四周白布飄蕩，燭光掩映，風吹窗外竹林，嘯嘯作響，一時之間，陳心仕但覺自己已墮入了陰間地府。他幾乎已嚇出魂魄，打算爬起來，但身子軟軟的，無論如何扎掙不起。

方才那熟悉的厲叫又響了起來，這時却是在窗外的竹林。陳心仕拚命咬緊牙關，往窗外瞧去，只見竹林中正飄出一條慘白的淡淡的人影，一面撕人心肺的慘嚎，一面似乎樓梯踏步聲也響了起來。

「陳心仕，你害得我好苦……陳心仕，你還我命來……」

這猶如厲鬼的慘嚎，一路嘯響着，直飄了進來。

陳心仕魂魄也嚇飛了，他定眼一瞧，飄進來的人影渾身慘白，雙眼青慘慘的，淌着血，直勾勾的瞪着他，一面慘嚎着，一面向他走近來。

這不是吞金自殺的玉香還是誰？

陳心仕慘叫一聲，不顧一切的拚了命跳起來，從窗口跳了下去。

幸好着脚點是軟泥地，二樓距地面也不高，因此陳心仕雖然摔得七葷八素，但居然還能掙扎着爬起來。

「鬼！有鬼呀……」他慘叫着，這叫聲比方才那女鬼的更淒厲，一面就瘋了似的奪門跑出蘭香院。

陳心仕跑回書院舍館，就倒在床上，昏了過去。第二天醒來時，神志就變得痴痴呆呆，終日只是痴痴的笑，嘴裏却不停的慘叫着：「玉香，玉香，你別殺我……」

洪平子眼見這情形，心中又驚又喜，驚者這樣子如何向陳家交待？喜者這小子弄成這般模樣，只怕今生今世也不敢再去作弄女人了。

洪平子思前想後，覺得還是盡快向陳家報訊，否則，自己可就成了代罪的羔羊。況且若拖延時日，便顯得自己與蘭香院有所串謀了。於是他差人返花縣，把陳心仕突患急病的事向陳家稟報。

第二天傍晚時分，接到愛子出事消息的陳老爺，竟親帶大班家丁趕到增城。

陳老爺一見陳心仕的模樣，便心中大痛道：「我兒爲何弄成這般地步。」

「哈哈，你來了……玉香，玉香，你別殺我……」陳心仕見了老父的面，不但認不得，反而嚇得慘笑着轉身就逃。

陳老爺連忙差兩家丁一左一右把陳心仕扶持住了。陳老爺把洪平子一手扯到面前，吼道：「你可知道公子爲何弄到這般模樣？快快從實道來，若有片言不實之處，老子敲斷你的狗腿。」他愛兒心切，竟把一腔怒火朝洪平子身上發作。

洪平子雖然心驚膽戰，但還是硬着頭皮照方媽媽吩咐下的話回道：「公子昨晚獨自一人上蘭香院，小的跟去他也不准。第二天一早跑回來就弄成這般樣子，小的見公子神色不對，就守護着他，一面差人回去稟報老爺了，請老爺詳察。」

陳老爺雙眼一瞪，目光猶如殺出兩道刀光，直射着洪平子，沉聲道：「此話當眞？」

「並無半句虛言，老爺。」洪平子硬挺着道。

「好，既然如此，此事禍根必在蘭香院，老子這就前去問個究竟，此事決難善罷甘休！」

陳老爺一聲怒喝，十幾名家丁就擁着他，氣勢兇兇的直奔蘭香院。

陳老爺率衆家丁闖到蘭香院，也不待通傳，便直闖而進，十幾名家丁一字兒排開，發聲大叫道：「陳老爺駕到。」

「是甚麼人如此大的威風，老身倒要見識見識。」

隨着一聲沉喝，方媽媽打後面迎了出來，她的身邊四周，也站了八名大漢。

方媽媽一見陳老爺，便微笑道：「怪道誰有此威勢，原來是花縣陳老爺駕到！坐！請坐！小翠，獻茶！人家遠道而來，好歹也是客！」

陳老爺雙眼一瞪，道：「你便是人稱增城母老虎的方媽媽麼？老子前來只問一件事，少來這一套了！」

方媽媽臉色微一沉，道：「好說！這不過是八方友好胡亂扯起的外號罷了，未知陳老爺有何指教？」

陳老爺嘿嘿冷笑道：「方媽媽難道不心知肚明麼！我兒心仕在你蘭香院，出了這等大事，弄成痴呆廢物，你蘭香院好歹也得有個交代！」

方媽媽一聽，知道要來的終究來了！她自然知道這陳老爺的斤兩有多重，但卻心道別人怕你陳老爺，我方媽媽偏不賣你賬！她冷笑一聲道：「陳老爺說你家的公子陳心仕麼？他着實風流快活啊！剛替本院美人玉香姑娘贖了身去收藏，昨晚又上蘭香院來找姑娘快活，但自家卻喝得爛醉，第二天一早便失魂落魄的跳窗而出，也不知弄甚鬼把戲！他欠下本院的夜宿資，老身尚未向你陳家討取，陳老爺卻便興師動衆的前來問罪，普天下哪有這般道理！」

陳老爺怒道：「方媽媽這般說，倒是把事情推得一乾二淨！」

方媽媽道：「蘭香院每日人客何止百十個，若每位人客飲醉酒鬧事便要前來追究，老身便有一百隻耳朶也裝不下來！此事明擺着是醉酒出事，陳老爺便問上兩年，老身也是這句話！」

陳老爺一聽，勃然大怒，他在花縣說一不二，連花縣縣衙亦懼他七分，今日初到增城，便受了這等傲慢，這口氣如何吞得下肚？他怒喝道：「如此說，方媽媽是明擺着要與老子作對了麼？我兒出事因由，好歹也得說個清楚！不然，哼哼，你蘭香院也休想再開門做生意！」

陳老爺說罷，朝家丁一擺手，便有四人撲將出去，把蘭香院的大門堵住了！

方媽媽怒道：「然則你這是有意前來鬧事啦！老身倒要看看，在增城有誰敢阻擋我方媽媽的客人？」

剛巧這時有一位中年男子打算進蘭香院來，剛踏進來，便被陳老爺的家丁堵住了。

方媽媽見狀大怒，沉聲喝道：「大隻張！肥仔坤！你倆替老身請這不識好歹的混蛋走開！」

大隻張、肥仔坤等四條大漢即一撲上前，各架一名陳老爺的家丁，一手扯開了。

中年客人便走了進來。

豈料陳老爺又把手一揮，他帶來的四名家丁又擁上前，把中年客人抓小雞似的架了出去！

中年男子嚇得轉身就逃，竟連眼角也不敢再望視蘭香院一眼了，他是來尋歡的，眼見便要吃苦頭，他如何不逃？

方媽媽怒喝道：「姓陳的！你這是明擺着前來踢盤啦！」

陳老爺哼哼冷笑道：「是又怎樣？別人怕你這頭增城母虎，我陳老大偏不信邪！怕了你不成？你不作個交待，此事斷難罷休！」

方媽媽氣極，道：「好好！陳老大，你既如此不識趣，便休怪老身反臉不認人！功夫權請替老身向這伙惡人討個公道！」

方媽媽話音剛落，一位男子便應聲而出，但見他身穿一套賬房先生的長褂，精瘦身子，活像一位弱不禁風的賬房秀才。

陳老爺的家丁一見，便轟的哄笑道：「就憑這瘦猴，竟敢向陳老爺討公道？」

功夫權卻渾似不覺這哄笑，他大剌剌的走到陳老爺面前，向他拱手一揖道：「在下功夫權，跟人動手前例必先說一句客氣話！請陳老爺好來好去，這便算了，有事彼此慢慢商議如何？」

陳老爺氣壞了，他自恃自己有一套拳腳功夫，哪把這瘦猴賬房放在眼內，他眼一瞪，望着功夫權，皮笑肉不笑的道：「就憑你麼？你也不先去秤秤自家斤兩，再向老子說這句客氣話。」

陳老爺說着話，右手一抬，一拳向功夫權的胸部撞去！他這記重拳還有個名堂，叫花懸兜心拳，乃陳老爺獨創，據說很少人能夠挨得住這記神出鬼沒的重拳。

功夫權卻居然不閃不避，硬生生的捱了這猛烈的一拳，也居然寸步不移，連臉上的笑容也沒改，道：「陳老爺以此回敬在下的客氣話，那在下就以此奉陪了……就憑此在下便敢說這句客氣話！」

功夫權話落，右掌輕飄飄的就向陳老爺的臉頰上拍來，陳老爺閃開，伸手擋駕，豈料功夫權這手掌卻似乎會轉彎，陳老爺閃左他打右，閃右他打左，閃電間，左右開弓，一連摑了陳老爺八大巴掌！把陳老爺的老臉也打出血花來了！

陳老爺自負拳腳不弱，但居然連閃避的本事也沒有，更不必說擋駕反擊了！

這時不但陳老爺心知肚明，在場的陳家家丁中，有識貨的已瞧出這瘦鬼賬房先生的來路，增城綿掌！這還是他手底下留了大半力度，不下殺着，不然，陳老爺便有十張厚臉也被他打歪了！

陳老爺被摑得暈頭轉向，好一會才回過神來，他這才知道這增城方老鴇這頭母虎果然不是好惹的！

就憑這瘦鬼賬房的這身功夫，自已再加上十幾名家丁，恐怕亦非其手腳！

這一轉念，陳老爺雖然心中狂怒，但明知此刻若再糾纏，那就當眞自討苦吃了。他抬手撫了一下臉頰，突然哈哈一笑，道：「好好！老子今日總算見識了這套增城綿掌的絕技！你方媽媽有此人仗恃，老子倒是自招其辱了！但這筆賬誓必要算，山長水遠，後會有期，方媽媽你小心了！」

方媽媽冷笑道：「好說！好說！陳老爺要走，老身這便不送了！」

方媽媽一串的冷笑聲，直把灰頭土臉的陳老爺送了出去。

功夫權這時向方媽媽微笑道：「此人抱恨而去，必然重回，媽媽可得仔細了！」說罷，笑吟吟的又返回賬房中去了。

陳老爺率着一班家丁，氣恨恨的出了蘭香院，卻不返花縣，就近租了一間客店，把上房全佔用了，又派人把痴痴呆呆的陳心仕接過來。即連夜修密函一封，差人送去廣州府台大人處。陳老爺嘿嘿冷笑道：「老子倒要看看，你方老鴇有多大斤兩！」

* * *

不久，陳老爺差去的家丁返回，問起那面情形，家丁不得要領，只道：「趙知府根本不見小人，接密函後只說爲甚麼陳老爺不上廣府一聚？如此而已。」

陳老爺無奈，只好連夜打點，一早就上廣府去。一路上氣恨恨的，恨不得即時就一把火，把方老鴇的蘭香院燒掉。

陳老爺走的是水路，不消二日，便已抵達廣州府。

陳老爺在狀元坊稍稍歇了腳，即打道上廣州府台。

府台大人的禁衞森嚴，陳老爺請門官通傳進去，裏面卻破例的打開正門，說道：「府台趙大人有請陳老爺！」

原來這府台大人姓趙，原籍花縣，與陳老爺算得上是同鄉之誼。趙知府亦知陳老爺乃花縣一帶首富，有他帶個頭，廣府上籌餉銀之類，便不愁沒有出處，因此對陳老爺也另眼相看。

宋朝的州官不易當，皇帝定州官的政績，首要一條就看州官向朝廷納稅多少而定奪。因此但凡當州官的，如果得罪了當地的首富，便往往官兒難保，因爲餉銀大多要靠這些大戶捐出。

陳老爺被引進內廳，還未坐下，趙知府身穿便服打後堂迎了出來。陳老爺欲行拜見之禮，趙知府哈哈一笑道：「陳老爺不必客氣，下官既與你便服相見，便是家常朋友，陳老爺隨便請坐下便是了！」

陳老爺向趙知府謝坐坐下。

趙知府微微一笑，道：「日前陳老爺修函一封，下官已然知悉，但此事不便輕率處之，是故要請陳老爺上府台一行，以便面商。」

趙知府一頓，瞟了陳老爺一眼，又道：「如何處之，陳老爺但有主意，不妨直告！」

陳老爺到底按捺不住了，他客氣一兩句，便走到趙知府身前，低聲說了幾句，末了道：「小人祈求三個辦法，其一是把方老鴇抓上府衙，告她一個草菅人命，致人瘋癲殘廢之罪，其二是查封蘭香院，永絕方老鴇害人之道；其三是請知府大人親自出面調停此事，務求向方老鴇還討個公道！此三法請趙大人替小人斟酌定奪！」

趙知府一聽，心道這陳老爺口氣未免太狂！須知嫖客在煙花巷中飲醉酒出事乃尋常之事，州律再嚴，也難以對此定罪，況且這方老鴇亦是增城中有頭有面人物，與當地大戶人緣甚佳，若開罪了她，豈非得不償失？因此第一個辦法斷斷使不得！但這方老鴇不大賣賬，別人紛紛拜候，偏偏她這老虔婆踪跡不到，這就未免小覷了本座，若趁機給她一個下馬威，不但可以給當地傲慢之人一個警戒，也就可以了結陳老爺這點人情面子！

這麼着盤算下來，趙知府微微一笑道：「陳老爺這三個法子，下官自然樂於採納，但其一之法過於露骨，恐怕難以服衆，其三又顯得勞師動衆，況且本府州務繁多，近日也未克抽身。其二之法倒可考慮！不過……有一事卻令下官爲難！」

陳老爺一聽，心中一喜又一驚，忙道：「未知大人有甚犯難之處？」

趙知府道：「其實亦沒甚麼，只是今年廣府朝廷州餉甚重，下官爲此多方催討，卻仍未足數，故此下官甚感爲難，其他的事也就無暇兼顧矣！」

趙知府言下之意，你若要他出面擺平此事，那就得依他之意去掉他犯難之事，否則便提也休提。

陳老爺一陣心痛，因不久前他才向州府認捐了五萬両銀，如再被敲一筆，那今年的田畝稅收豈非被弄去一大半。他偷偷望一眼趙知府，只見他輕撚短鬚，一派怡然自得不怕他不就範的神態，心中又一陣憤怒道：「這官場老狐狸果然厲害，絕不放過任何一個歛財的機會！但誰教自己被他捏住小辮？若非他出面擺平，自己這口氣如何咽得下去？

陳老爺無奈的輕歎口氣，只好強

作慷慨的道：「既如此，陳某義無反悔囉？好好！但不知所欠餉銀多少？」

「哈哈，不過是二萬両之數吧！這區區數目，陳老爺自然游刃有餘啦！哈哈！」

陳老爺咬一咬牙，道：「好說！好說！陳某就認了這二萬両之數罷了！那查封蘭香院之事……」

趙知府哈哈一笑，一派輕鬆道：「這難題一去，下官的時間自然就充足了，馬上替你辦妥此事就是！陳老爺請先返回，下官修書一封，你帶去增城，交給郡台，他自然便會依言行事！」

陳老爺得了趙知府這話，又取得趙知府親書致增城郡台的密函，料想大功告成，也便當即告辭，連夜趕返增城。

陳老爺心中也有計較，他雖然認捐了二萬両餉銀，但他亦明知此乃趙知府藉朝廷之名，行自己歛財之實，他若不辦妥此事，他也就不必兌現自己的諾言。

陳老爺在增城略一歇息，便逕上郡府，求見增城郡台大人。

那增城郡台姓方，舉人出身，是一位京官被貶到增城任郡守的落難人。年雖四十稍過，但處事極爲固執，且不畏權貴，終於得罪了朝中大臣，被貶來增城，任一名僅相當於縣令的郡守。

方郡守這日正在後堂與妻兒用膳，忽然有門子報進道：「花縣陳老爺有事求見！」

方郡守微一怔，奇道：「方某與這陳老爺素未謀面，他來找我怎的？」

方夫人道：「聽說這陳老爺乃花縣首富，相公既在此地爲官，倒也不宜得罪這等地方大戶，否則行事便諸多不便矣！」

方郡守歎道：「但若要下官委曲求全，遷就此等大戶，草菅處事，却是萬萬辦不到！大不了揭掉烏紗，也落得兩袖清風，無所牽掛！」

方夫人微笑道：「然則相公爲何不可以虛與委蛇，與之週旋，如此於己於民均無弊處，況且相公記不得南來路上，一位瞎子占卦先生所判，道相公南下初宜制怒，不久將遇絕佳機會麼？雖然不知其言靈驗與否，但制怒二字於相公倒有百利而無一害。」

方夫人一言提醒了方郡守，他微笑道：「夫人之言有理，下官便依此處之便了！請陳老爺內廳相見！」

陳老爺進了內廳，方郡守含笑望着他，陳老爺拜見了，寒暄了幾句，便取出趙知府的密函，向方郡守奉上道：「趙知府托小人向郡守大人致意！望大人多多鼎力相助，小人將銘誌不忘！」

方郡守微笑道：「好說！好說！」一面就把密函拆開了。

方郡守瞧了密函一遍，臉上不禁神色一變，暗道依知府大人之言，方媽媽所犯之事乃屬尋常之極，又何致於查封這大罪？瞧這陳老爺氣焰，斷非善類，此事便大有蹊蹺！若本官糊塗照做，則增城百姓，便笑我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矣！

方郡守沉吟半晌，便對陳老爺道：「蘭香院之事，下官自會查明處之，如若屬實，自當依知府大人之言行事！」

陳老爺一聽，急道：「此事已證據確鑿，分明是蘭香院坑害人客，大人還猶豫怎的？莫非大人連趙知府的話亦不足置信麼？」

方郡守微微一笑道：「趙大人只着下官如查明屬實，當查封以示懲戒，但下官尚未查明，如何便可草草行事？陳老爺請先回，容下官一些時日，此事自會有所公斷！」

陳老爺沒了話說，只好告辭，他走出郡守府，心中不禁恨道：「瞧樣子這定是趙知府函中言辭不夠份量，是以這方郡守不以爲意！」他又轉念一想道：「必是這趙知府使詐，明擺着先收捐銀再賣人情！這老狐狸！無奈只好再走一遭廣府了！」

陳老爺計算停當，也不在再增城逗留，連夜趕返花縣，携備二萬両銀票，又急急趕上廣府打點。

幾天後，廣州府台派下官差，持着廣州府衙的查封令，與陳老爺一道，直撲增城蘭香院而來。

陳老爺引領着廣府官差，威風凜凜的闖入蘭香院。

方媽媽正欲與之週旋，但見陳老爺居然已經請來州府大人的查封令，不禁愕然，她估料不着，這陳老爺竟然能夠請動廣州知府，越過增城郡守，查封蘭香院！

但到此地步，方媽媽再强，亦已束手無策，只好先把一衆人等遣散，妥爲安置，最後自己亦只好恨恨的離開。

陳老爺把廣州府衙的查封令一把貼在蘭香院的大門上，不禁哈哈大笑，洩了心頭大恨，興高采烈的返花縣去了。

方媽媽的蘭香院被查封，被迫離開的當晚，便去拜見方郡守。

方郡守素知方媽媽的爲人，因此亦常有交往，他聽了方媽媽申訴，才知那陳老爺竟然已越過他，直接請來州府查封令，他心中不禁又驚又怒，但礙着上司顏面，及朝廷法度，又不便在方媽媽面前道白其中因由，一時間竟沉吟無語。

方媽媽氣道：「方郡守既爲增城父母官，難道就不能替增城百姓說一句公道話麼？」

方郡守雖知方媽媽爲人大有俠義之風，但此事一時之間亦弄不清楚其中底蘊，無奈歎了口氣，道：「禁令乃府台大人所發，連下官亦受其禁制，此乃朝廷法度，下官亦不敢私自開封，唯有先行查明，再作區處。」

方媽媽憤憤道：「然則官府一日不查明，小人這蘭香院便一日不能營業，小人的慘重損失，如何計算？」

方郡守想了想，便道：「此事一時委實難下判斷，但拖延時日於方媽媽也不公，依下官之見，一面由下官盡速查明此事究竟，一面解鈴還須繫鈴人，方媽媽且從陳老爺這方面入手爲上策也！」

方郡守言下之意，已點明其中關節，這亦等於向方媽媽暗示，陳老爺已疏通廣州知府大人，以令她有所準備。

方媽媽亦知方郡守於此事上的難處，他能夠幫她的，亦只能做到這一地步。她無奈只好告辭退出郡守府。

方媽媽這時也沒了落脚處，只好在增城胡亂租用了一間平房，權且作棲身之所。蘭香院中人，大多已先行離開，但香香、丫環小翠、賬房先生功夫權等人，感方媽媽待己不薄，均寧肯粗茶淡飯，不忍在此時捨方媽媽而去。方媽媽於此絕境中，因此尚有一點安慰。

賬房先生功夫權見方媽媽回來後一直咬牙切齒，恨恨終日，便勸慰道：「方媽媽若氣傷了身子，則正中陳老財毒計矣！」

方媽媽恨道：「然則此事就此作罷，任由陳老鬼橫行霸道麼？」

功夫權苦笑道：「欲懲治陳老財不難，只須媽媽一聲吩咐，在下管教他先行斷了一條腿子！但欲解此官府查封令，卻是難！難！難也！除非媽媽尋着一位有力之士，在廣州知府處疏通，或有轉圜餘地，平民百姓怎與官府惡鬥？」

方媽媽歎道：「老身與增城郡守倒有相交，但可惜此人不通世故，甚難托他助力。其餘雖有三兩知交，均地位低微之輩，在廣州府衙根本無能爲力，再者與此等人打交道疏通，錢銀方面絕不能缺少，但老身目下已陷四面楚歌，如何還可籌措？陳老財這條先斷老身財路的計謀當眞歹毒！」

香香坐在一旁，她靜靜的思想了一會，忽然道：「事已至此，女兒倒想起一位先生，或可解救媽媽此危！」

方媽媽忙道：「此人是誰？香香快說！」

香香道：「媽媽難道就忘了那位身懷神技的先生麼？當日聽他言語，似乎早知媽媽有今日之危，他既能瞧破，亦必有法解救，若尋着這位先生，媽媽之危當有解救之法！」

方媽媽一聽，驚喜參半道：「這位先生果然神算驚人，但只可教人趨吉避兇，這犯了官非之事，他如何能救得了？況此人神龍見首不見尾，要尋他談何容易！」

香香微笑道：「這位先生當日曾道，他日有緣，再行相見，他言出未必無因，或者與媽媽果然有緣重見呢！」

方媽媽歎了口氣道：「這等江湖中人，他欲見你時你不能不見，但你欲尋他時卻談何容易？」

就在此時，一位小子卻不請自進，匆匆跑進來。

方媽媽一瞧，原來是陳家的書僮洪平子！這時方媽媽一見陳家的人就眼中冒火，因此口氣也就極不友善，她瞪了洪平子一眼道：「你這小子又來作甚？難道要來瞧着老身破產的好戲麼？」

洪平子一聽，連忙搖頭，又笑了笑。他見方媽媽眼下落得這般地步，他的心上人香香亦在場，心中倍感恨愛交集，不禁深深佩方媽媽的俠義心腸，她爲了替玉香姑娘出氣，才落到如此地步。他知此刻並非說空話之時，便急忙道：「好教方媽媽得知，小子乃受人之托而來，有人欲見媽媽，但未知媽媽見是不見？」

方媽媽把眼一瞪，道：「此人是誰？你這小子吞吞吐吐幹麼？」

洪平子微笑道：「這位先生吩咐小子道：你見了方媽媽，便問她說，可否知道世事絕處逢生這道理？方媽媽就必定肯破例相見矣！但未知此言是也不是？」

方媽媽一聽，心中一動，登時憶起當日蘭香院廚房失火之事，忙道：「是極！是極！是之極也！你這小子爲何不早說？快請！快請！你去報知這位先生，就說方媽媽恭迎大駕！」

洪平子聞言一笑道：「不必通報，這位先生已在外面等候多時矣！」

方媽媽一聽，連忙迎了出來。

來訪的人，果然是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等三位外鄉人！

這次重見，彼此又添了幾分親切。方媽媽把賴布衣等迎了進來，小翠獻了茶。

賴布衣此時對方媽媽的處境已一目了然，不待她開口發話，便道：「聞說方媽媽的蘭香院已被朝廷查封，未知所因何事？」

方媽媽咬牙道：「倒是老身小覷那陳老賊的斤両，措手不及，致落得今日的絕境！」她也不再隱瞞，把玉香的慘死，她爲了懲治陳心仕這小賊，如何佈局，如何惡鬥陳心仕的爹爹陳老賊，如何被陳老賊買通州府，派官差查封蘭香院之事，一一道了出來。

在座中人，有未明底細的，才明白方媽媽的落難，倒是因仗義懲奸而起，對她現下的處境更增添同情。

方媽媽歎了口氣，苦笑道：「老身陷此絕境，已方寸大亂矣，先生想必有所賜教？」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休怪在下直言，方媽媽此舉未免過於魯莽行事，致遭此災劫。」

方媽媽不服氣道：「若老身不替玉香姑娘出頭，難道便任由她含冤九泉麼？若有人不明眞相，倒以爲老身與那陳賊串通了害了玉香一命。」

賴布衣道：「方媽媽仗義懲奸，自

然爲人佩服，但行事之時，務須從長計議，若這等只求一時之快，草率行事，到頭來不但於已不利，且更助長了賊人的囂張氣焰，再施懲治，便難上加難矣。」

方媽媽一聽，便心中有氣，恨恨的道：「先生此來是教訓老身麼？然則你又有甚妙法懲奸？只管道出，但莫要胡說八道才好。」

賴布衣知方媽媽身陷絕境，正在氣頭上，言語也就難免火爆，因此倒也不覺甚麼，不以爲然的笑笑。

但司馬福卻不能忍受方媽媽如此托大的口氣，聞言便道：「普天下誰敢在這位先生面前，說他胡說八道？」

方媽媽怒道：「老身說了，這便怎樣？」

司馬福冷笑道：「誰便是不識好歹的混賬貨。嘿嘿，你可知他是誰？」

方媽媽把腰一叉，道：「老身管他是誰？皇帝老子麼？有頭臉的就快道出，且看老身眼眉毛是否動上一動？」

司馬福再也按捺不住，衝口而出道：「他也不是誰，他只是人稱尋龍大俠的賴布衣而已！」

方媽媽一聽，不但她的眼眉毛動，連耳朵也動了，嘴巴也忽地張了開來，驚道：「你這話當眞？」

司馬福見方媽媽性子如此率直，毫不掩飾，不禁又氣又喜道：「果然！果然！別的大可假冒，尋龍大俠卻絕對假冒不了。」

這時，洪平子在方媽媽身邊亦低聲道：「這位先生名號，小子未進來之時，已然知悉矣，他果然是人稱尋龍大俠的賴布衣先生。」

方媽媽倒也爽朗，聞聲哈哈一笑，扭住洪平子的耳朵，笑道：「好呵！你這小子也來作弄老娘！爲何不早早告知？把老娘耍得苦也。」

方媽媽轉身向賴布衣，深深鞠了一躬，道：「老身平日有怠慢之處，賴大俠大人大量，想必不會見怪。」

賴布衣亦甚喜方媽媽的爽朗率直性子，聞言一笑，道：「不怪，不怪，所謂不知者不罪，彼此而已，亦請媽媽休怪賴某藏頭露尾之罪。」

賴布衣與方媽媽相視哈哈一笑，心中便毫無芥蒂。

方媽媽喜道：「賴大俠若肯仗義相助，老身就有解救矣，一切但請賴大俠示下。」

賴布衣沉吟道：「此事眼下已然鬧大，欲施解救也就難上加難，若對付一個陳老爺倒還容易，但此事牽涉官府，就大費周折矣，賴某據聞增城方郡守乃南貶京官，爲人倒也清廉，媽媽爲何不去求他出面調停？」

方媽媽搖頭苦笑道：「此路老身早已試走，但方郡守雖然同情老身，但查封令乃由州府越級頒下，因此方郡守亦無可奈何。方郡守暗示此事陳老爺已向知府趙大人疏通，因此若要解禁，只能在州衙方面着手。但素聞趙知府貪得無厭，老身便肯花大筆銀兩，怕也難於疏通，況且老身現下已然四面楚歌，哪來錢銀用來運動？此事不提也罷了。」

賴布衣沉吟道：「事已到此，只好另想他法矣，方郡守既有清廉之名，此事便有三分把握，但眼下須得先行偵悉三人時辰八字，祖墳去處，賴某方好下手。」

方媽媽道：「是哪三人？若查查族譜，尋訪鄉親父老，倒可獲悉陳老賊的時辰八字，風水祖墳。」

賴布衣道：「陳老賊只是其中一位，其餘兩位方是正主兒。其中一位便是當今廣州知府大人，另一位卻是增城郡守方大人。」

方媽媽一聽，吐舌道：「陳老賊這一個好辦，方郡守這面，其時辰八字亦不難打探，但他來自京城，祖籍在哪亦未知悉，更遑論其祖宗山墳，此一難也。更難的是趙知府這面，老身與這位貪官素未謀面，且遠在廣府，如何可知他時辰八字、祖宗山墳？這當眞是難上加難也，但賴大俠爲何定要知此三人根底？」

賴布衣道：「方媽媽遭此委曲，賴某不忍坐視，此乃機緣一也；素聞增城方郡守出身清廉，因得罪朝中權貴，被貶小鎮，賴某欲助其東山再起，以褒其廉，此機緣二也。廣州知府，身爲地方父母，竟然貪贓枉法，賴某心欲挫之，此機緣三也。如今三緣巧合，一線相連，決一即反三，是以欲一舉而成三事。」

方媽媽一聽，不禁直點頭道：「素聞賴大俠以仁心仁術，爲百姓盡心竭力，萬民欽佩，只道盛名之下，其實或許難符，如今親見其人，果然不虛，好教老身欽佩，若老身只顧一己私利，倒顯得自私小氣矣，沒說的，此事就任由賴大俠作主罷了，方郡守及陳老財這面探究根底，就包在老身身上便了。」

司馬福喜道：「好呵！方媽媽倒也乾脆爽快也。」

方媽媽笑道：「但老哥哥與老身頂撞時，少道兩句尖酸話，便足感盛情，如何敢承此讚揚？」

方媽媽一頓，又道：「話雖如此，但趙知府這面卻如何打算？以及方郡守祖籍祖墳，卻難！難！難！」

這一邊賬房先生功夫權忽然微笑道：「眼下見賴大俠在此爲民出力，若在下在一旁坐視，便顯得毫無心肝矣，趙知府及郡守祖墳去處，就包在在下身上罷了。」

賴布衣一聽，喜道：「這位先生貴姓？聽先生口氣，倒似成竹在胸，當眞可喜。」

功夫權微笑道：「在下姓宮名乎權，來自京師臨安，江湖上倒還結識不少朋友，這地方上人稱在下爲功夫權，其實不過是略識幾下三脚貓功夫罷了，豈可配稱功夫二字？」

方媽媽笑道：「實不相瞞，他便是老身的表弟，不是老身黃婆自誇，他的武學及心性修爲均可稱上乘，若他只認三脚貓，則天下學武之人，大多只算四脚老鼠矣。」

賴布衣仔細瞧了宮乎權一眼，但見他雙眼精光閃閃，潛而不露，從容鎭靜，甚有一派宗師的氣度，不禁暗暗點頭道：「豈料增城雖民風陰柔，卻潛伏此等人材。」

賴布衣道：「如此甚好，宮先生肯自告奮勇，成事不難，但宮先生且把精力集中於趙知府身上，方郡守這一面，賴某在京中倒有朋友相助，由他們出面打探，當可事半功倍。」

當下說定了，一宿無話。

第二天一早，宮乎權就便裝素服，由水路直上廣州府去了。

方媽媽亦找着一位增城友好，由她領着，偸偸趕去花縣行事。

賴布衣待宮乎權、方媽媽等人走後，便修書一封，把二牛叫來，吩咐他道：「二牛速趕路上臨安京師，把此函交趙鼎丞相，然後你便留在京中，等候趙丞相回函。」

李二牛答應一聲，接過密函，貼身收藏好，馬上上路而去。

賴布衣坐鎭方媽媽家大營，分派妥當，這才暗地鬆了口氣。

這時方家就只剩下司馬福、洪平子、香香及使婢小翠等人。

洪平子這時走到賴布衣面前，決然道：「衆人都在出力，難道小子就半點作用也沒有麼？反正現下小子已閒着沒事，有甚事請賴先生吩咐便是。」

賴布衣想了想，便道：「如此甚好，你便從速趕返花縣，暫時留在陳家，以作內應便了，但千萬莫動聲息，否則陳老爺會要了你的小命也。」

洪平子慨然道：「但能爲此出點微力，雖艱險有何足懼？」

洪平子說罷，就決然的走了。

賴布衣暗暗點頭道：「豈料洪哥兒經此變故，其陰柔之性亦漸轉硬朗，怪道人說三分天命，七分人爲，此話當眞不假。」

待衆人走後，賴布衣沉吟不語。

司馬福忽然道：「賴兄便不分半點功夫給老夫做麼？」

賴布衣失笑道：「好呵，司馬兄爲甚麼突然變得勤快起來？」

司馬福笑道：「衆人都爲此出力，偏老夫閑着，他日事成，這慶功宴上，老夫豈非連末席也不敢坐上麼？」

賴布衣笑道：「既然如此，司馬兄便與賴某幹事去來。」

司馬福一聽卻驚道：「賴兄要算計老夫了麼？」

賴布衣道：「我如何算計於你？」

司馬福笑道：「賴兄若有功夫分派，老夫自然悉力以赴，但瞧賴兄神氣，倒似在那虹珠寶地時，要老夫去裝瘋扮傻似的。」

賴布衣失笑道：「司馬兄差矣，放心，放心，此地根本無須要司馬兄裝瘋賣傻，只隨賴某出去四周隨便走走便了。」

賴布衣與司馬福兩人，不分日夜在增城四周査勘，數日時光，總算把增城週遭的龍脈走勢査勘了個大概。

這天傍晚，當賴布衣與司馬福返回時，方媽媽已然回來了。

賴布衣見方媽媽喜形於色，便喜道：「莫非媽媽已然大功告成了麼？」

方媽媽點頭微笑道：「陳老財時辰八字果然已摸清，但方郡守那兒，卻因郡守清廉，不以私己爲念，是以生辰八字郡衙內諸人竟無一知曉，這事卻甚感爲難。」

賴布衣道：「方郡守之事且慢慢圖之，既獲悉陳老財時辰八字，此事便有三分把握，只待宮兄回返，二牛回報，此事便有分曉。」

方媽媽一時難明其中玄秘，便只好點頭唯唯答應，忽然，方媽媽想起了甚麼，忙道：「怎的不見了洪哥兒？」

賴布衣尚未答話，香香已搶着答道：「他奉了賴先生之命，已返花縣去了。」

方媽媽一聽驚道：「賴大俠此舉是否失策？洪哥兒這小子到底是陳家書僮，若他趁機向陳老賊告密，豈非被他壞了大事？」

香香含笑道：「洪平子並非見利忘義之人，媽媽只管放心。」

方媽媽奇道：「香兒便如此看重他麼？」

香香含笑不語，司馬福卻笑道：「香香姑娘與洪哥兒同病相憐，終日悄悄說體己話，自然已摸透洪哥兒心性矣，洪哥兒爲了香香，莫說要他返花縣陳家做內應，便要他上刀山下油鍋，他也敢拍胸口應承了，媽媽放着你的寶貝女兒香香在，他怎會壞了媽媽的大事？」

方媽媽一聽，眨了眨眼，立刻便明白了其中的關節，她不禁又驚又奇，望着香香道：「老哥哥之言當眞麼？」

香香含羞帶笑，不好意思作聲。

賴布衣忽然微笑接口道：「依賴某之見，洪平子與香香倒是一雙絕佳的對對兒。」

方媽媽又奇道：「賴大俠此話怎解？」

賴布衣含笑道：「香香性屬陽剛，陰性不足；洪平子卻陰柔有餘陽剛不足，若兩人結合，則陰陽互濟，相輔相承，無往而不利，賴某敢保他們他日必有一番事業，但此事得看媽媽如何處之矣。」

方媽媽苦笑道：「此事賴大俠既一力推許，自然是大好姻緣，但得香香能尋得好歸宿，不致落得玉香悲慘收場，老身於願足矣，豈會阻攔？贖身之資，諒這洪平子亦付不出來，老身就憑賴大俠的面子，亦該一筆勾消，

但可惜老身目下自身難保，前說倒賠嫁粧之諾，只怕有心無力矣。」

賴布衣見方媽媽如此慷慨，心中對她的好感又添了幾分，便微微一笑道：「福者禍所伏，禍者福所倚，禍福並非一成不變，輾轉一週便有轉機，媽媽又何必耿耿於懷？但放着賴某在，斷不教媽媽從此衰敗便是。」

* * *

就在此時，李二牛卻從外面滿頭大汗的闖了進來。他腳跟尙未站定，便大叫道：「賴先生，果然天大的面子，就連二牛亦因此沾光不少……」

司馬福知李二牛送信上京師趙鼎丞相府，心中不禁又羡又忌道：「二牛倒好福氣，想必在丞相府享盡錢銀、女人、美酒矣。」

李二牛傻笑道：「沒呀！甚麼錢銀，女人、美酒的？二牛不過吃了幾頓京師上等大餐罷了。」

司馬福知二牛口無虛言，他這般說，便是他在丞相府果然受到極好的招待。

方媽媽卻聽得怔住了，她指着二牛笑道：「二牛哥狂得倒可以，怎的連當今趙丞相的大號也抬出來嚇人，若與趙丞相交情如此深厚，一封書函便可了斷此事，又何必花費偌大心力謀劃？」

李二牛笑道：「方媽媽不信麼？實不相瞞，二牛送信上府，趙丞相不但迎接二牛盛意招待，且馬上修書一封，回覆賴先生也，二牛這是沾了賴先生的光罷了。」

方媽媽愕然間，李二牛已取出一封密函，遞給賴布衣道：「此乃趙丞相親筆所書，着二牛當面呈交賴先生。」

賴布衣接了書函，拆開細閱了，這書函果然是當今丞趙鼎親筆覆函，函中親覆了賴布衣所詢疑難，並道出但有效力之處，必鼎力相助等語。

賴布衣一瞧，喜道：「好極，增城郡守方大人來龍去脈已然清楚矣。」

方媽媽道：「方大人原來自京城，若有當今丞相趙大人相助，欲知其根底自然容易，但不知方大人端的出身何處？」方媽媽言下之意，似仍半信半疑。

賴布衣微笑道：「方郡守乃贛州人，舉人出身，做過二任朝中御史，因奸人所忌，被遠貶增城僻南之地。」

這下子方媽媽方知賴布衣當眞非同小可，連當今丞相亦賣面子，她卻不知此乃賴布衣憑其眞材實學，出生入死才換回的名聲，絕非僥倖所致。

方媽媽禁不住道：「賴大俠既如此神通，何不爽快上書趙丞相，請其下書廣府，三言兩語豈非便可了解此案麼？」

賴布衣搖頭道：「若如此行事，我等豈非與陳老財如出一轍麼？雖善惡有別，但畢竟是仗勢欺人，此實非賴某所願爲之也！」

方媽媽一想，不禁點頭道：「賴大俠之言有理，老身差點又入魔道矣，然則賴大俠有何妙策？」

賴布衣含笑不語。司馬福卻忽然接口道：「好教方媽媽得知，賴大俠現下佈下一箭射三鵰之絕頂妙局矣。」

方媽媽一怔道：「老哥哥又說笑麼？說甚麼射鵰？莫非賴大俠還精於射獵麼？」

司馬福笑道：「賴大俠何止精於射獵？若他興之所至，射人射虎，甚至安邦定國，亦舉手之間便可立至。」

方媽媽不禁笑道：「賴大俠相術精奇，老身佩服得很，但若道如此玄之又玄，則恐怕令人難以置信。」

司馬福存心賣弄，便嘿嘿一笑道：「媽媽以爲老夫瞎吹麼？」

方媽媽自知此人口不饒人，自己討不了好，便也笑道：「好好，若非瞎吹，老身問你，你方才所說一箭射三鵰，是哪個一箭？又哪個三鵰？」

司馬福銜口而出道：「增城妙施大法，此乃一箭；一射花縣陳老財，二射廣州趙知府，三射增城方郡守，這是否一箭射三鵰？尙不止此也，還有四射增城陰柔民風，壯其陽氣，五射洪平子與香香姑娘好合姻緣，甚至六射、七射，八射九射，嘿嘿，老夫說順了嘴，也不知多少射了。」

方媽媽目瞪口呆道：「老哥哥想必是突發酒瘋了，一射陳老財已是不易，二射增城方郡守艱難之極，三射廣州知府更是不可思議。憑一人之力，便可竟此全功？莫非是神仙？活佛？天兵？神將？」

司馬福大笑道：「甚麼神仙活佛天兵神將？他是賴大俠！增城施妙法，射落滿天鵰。」

方媽媽被司馬福弄得頭昏腦脹，怔怔的再也說不出話來。

賴布衣微笑道：「方媽媽休聽司馬兄胡說八道，他這人甚麼都好，就嘴巴不肯饒人，方媽媽如有上等白干，趁早倒出一杯，塞住他的嘴巴便了。」

方媽媽歎了口氣道：「老哥哥所道，當眞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令人大開耳目，憑此便值回美酒三大杯矣。可惜老身現下幾乎連一杯香茶亦無能爲力，卻如何能以美酒堵其口呢？」

司馬福大笑道：「方媽媽不必客氣，老夫但聞到酒字，這嘴也就不塞自堵矣。」

衆人一聽，均莞爾一笑。均知司馬福心性豁達，不外藉此逗引方媽媽開心，以稍解其身處絕境的愁懷而已。

當下賴布衣吩咐衆人，備辦香案等物，到晚上，一切已然預備妥當。

在後院空地，擺了三台香案，一台香案靠南，案上紮了一具草人，草人上面貼了陳老財的生辰八字，祖籍名姓。靠北之處，是一座木牌，木牌之上，卻無文字，香燭亦未燃點。正中一台，上供紅色木牌，上面赫然是當今增城郡守方大人的名號及時辰八字，原來方郡守的俗字名守正。

賴布衣這時身穿道袍，手執桃木劍，已然作好施法準備。

方媽媽、洪平子、香香等人在外面等候。法場上只剩下司馬福、李二牛，兩人分站南、北，權充護法。

過了一會，司馬福見尙未有動靜，便悄聲道：「賴兄爲何尙不施法？」

賴布衣肅然道：「正中香案尙無主兒，如何施爲？此法並非憑空而發，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休得心浮氣燥，一切須待宮先生回來再作打算。」

司馬福不敢再作聲，默默的肅立等候。

這時已是亥時未時分，週遭萬籟俱寂，靜得嚇人，不知從何時起，夜風也漸勁，吹得後院四周的竹樹嗚嗚作響，直似有甚妖魔鬼怪在暗處隱伏窺伺。

李二牛心內發毛道：「如此淒清冷寂之夜，偏又於此作驚天大法，莫要惹動甚麼妖物相侵才好。」但又不敢作聲，唯恐驚擾了賴布衣潛運玄功。

就此時，洪平子忽然匆匆而進，在賴布衣耳邊低語幾句，賴布衣當即喜道：「如此甚好，快快請他進來相見。」

洪平子答應一聲出去了，不一會便走進一位精瘦的漢子，司馬福偸眼一瞧，這不是潛上廣府的賬房先生宮乎權是誰？

宮乎權走到賴布衣身前，微笑招呼。賴布衣道：「宮先生此行匆匆，此時喜形於色，想必已大功告成？」

宮乎權吁了口氣，微一點頭道：「幸不辱所命，其中艱難之處，實不足爲外人道。」

賴布衣點頭微笑道：「既不便明說，便就此打住如何？」

宮乎權亦微笑道：「賴大俠深知宮某也。」接着在賴布衣耳邊低語了幾句，便凝立一旁。

賴布衣捏指默算，又沉吟一會，忽然擊桌道：「此人與花縣陳老爺時辰八字相輔相承，相生相尅，既然如此，便可先拿陳老爺試法矣。」

宮乎權道：「賴大俠作法，未知宮某可否助一臂之力？」

賴布衣一聽，喜道：「宮兄靜如處子，動如脫兔，正是難得之護法人選，請宮兄站中以作主護法。」

宮乎權點點頭，更不猶豫，當即站到正中一台香案前面，肅然而立。

賴布衣當即在正中香案木牌上疾書了一行文字。宮乎權一瞧，木牌上所書，正是自己方才所報，廣州趙知府的名號及生辰八字，心下不禁一凜道：「豈料千里之外，竟能定人吉兇禍福，但不知此法靈驗與否，若大功告成，不但可替百姓伸張正氣，且消解廣府貪贜枉法之惡弊，實造福萬民，當眞千古美談。」

賴布衣書畢，當即大步走到南角陳老爺的香案前，跪下向四方禱告道：「天地可鑑，賴某此番施爲，實情不得已，非擅作此大法，實此人不除，不足消弭此地方大害也。」

賴布衣禱告畢，即一躍而起，點燃了一道靈符，挑在桃木劍上，說也奇怪，靈符在桃木劍上燃盡之時，灰燼竟然不掉，緊緊黏在劍尖。賴布衣運劍朝草人心窩處一指，喝道：「淸者當淸，迷者自迷！咎由自取，毋怨天尤人！」

話音未落，但是劍尖上之靈符，竟向草人飛去，噗的一聲，正好黏在草人心窩之上。

賴布衣靜默不動，目視香燭，但見香燭之火更亮更紅，便歎道：「神靈亦感快慰，則陳老財此人當眞死有餘辜矣！」

宮乎權微笑道：「賴大俠爲甚有此一說？」

賴布衣道：「賴某方才所施，乃迷魂移形換影大法，此法必得先行稟告神明，若神明不怒，此法方可大成；否則勉強施爲，便立招天譴。方才香燭突轉旺盛，正是陳老財迷亂之時，而神明快慰，方有香燭轉旺之兆。是以賴某敢斷定，陳老財作惡多端，今番必敗無疑！」

宮乎權道：「此法須幾許時日，方有應驗？」

賴布衣道：「不出五日，便可見分曉！」

宮乎權奇道：「陳老財或敗，但趙知府禁令既頒，方媽媽蘭香院亦一樣難以復業。這其中又有甚解救？」

這時大法首施已畢，司馬福、李二牛亦離了護法之位，向這面走來。可馬福聞言呵呵一笑道：「宮兄方回，自然不知賴兄這大法的名號！」

宮乎權微笑道：「這迷魂移形換影大法，尙有其他名號麼？」

司馬福大笑道：「果然！果然！此法又叫一箭射三鵰！」

一箭三鵰　造就奇才

就在賴布衣施法當晚，恰好是花縣陳老爺的生日大宴。

洪平子因陳公子痴呆，書僮當不成了，轉撥到老管家手下當了一名雜役。白天洪平子被派去採辦老爺生日用的茶葉，回來交差時，老管家見他辦事迅速，便隨口讚了一句道：「好！好！你手腳勤快，老爺想必也喜歡。你先去前廳相幫擺宴之事便了！」

洪平子答應了，連忙就上前廳來。前廳是陳老爺招待貴賓的主宴，能上前廳，就近察看陳老爺的動靜，正是洪平子求之不得的事兒。

轉眼已是入夜時分，陳老爺的生日酒在前廳早已預備妥當。一會後賓客也陸續到來，一時間，笑聲喧天，好不熱鬧。但衆賓客均站着等候，陳老爺未出來，便誰也不敢搶先入座。

「多謝各位賞面光臨！」

一人宏聲喊着走了出來，發聲之人，正是壽星陳老財。

衆賓客向陳老爺祝壽畢，便紛紛入座。酒宴隨即開始，菜餚倒甚爲豐盛。

陳老爺心情舒暢，不禁亦開懷暢飲了幾杯。他雖因寶貝兒子陳心仕的痴呆而着實痛心了好一陣子，但幸而他送給兒子調弄的丫環翠香，已發覺懷有身孕，只要陳家有後，兒子是否痴呆也就沒那樣憂心了。

而蘭香院之事，又令陳老爺着實出了口惡氣，眼看那方老鴇已身陷絕境，再難翻身，陳老爺心中好不得意。

陳老爺這一頓生日酒，直吃到二更時分，方散了席。陳老爺送走親朋戚友，他也多飲了兩杯，只覺醺醺然的，忙着家丁扶他進房安歇去了。

陳老爺躺在床上，朦朧間自覺已然入睡。

忽然，只見一位長鬚老人從卧室外面飄然而進，白髮霜眉，手持藤杖，來到床邊，以藤杖擊其被面道：「汝家祖墳，所立『分金』有誤，前面該向南山北水，方可保大富大貴，子孫繁衍！如今座南朝西，則富不久，子嗣亦必夭折！愼之！愼之！」

長鬚老者說罷，化作一陣清風飄然而去。

陳老財卒然驚醒，方知是南柯一夢。但夢境眞切，老者之言歷歷在心，細思之下，但覺句句皆至理名言。

於是第二天一早，他就氣沖沖的跑去找着替他擇點祖墳的葛地師，見面便戟指罵道：「枉我送你千金，以爲覓得一眞龍寶穴，誰料你偏弄奸計，錯點『分金』定位，累我富貴不保，子嗣無繼！好不令人痛恨！」

葛地師倒有點眞材實學，聞言便奇道：「陳老爺何出此言？」

陳老爺便把昨晚長鬚老者之言道出，又道：「如今果然累我兒殘廢痴呆，更累我獲此損失慘重，一切應驗，可知老者之言不假，你還有甚好說！」

葛地師心內沉吟道：「當初替這陳老財點穴時，他還只是花縣中富，自得此穴，即發爲大富，此乃龍穴所致，又豈有分金錯位之理？此穴分金定位必得座南朝西方有大成，若座北朝南，則必敗無疑！此事卻如何處之？」

葛地師沉吟中又看了陳老爺一眼，只見他怒火冲天，滿臉乖戾之氣，心中猛地一動道：「此人自大發之後，作惡多端，花縣田畝，幾乎被他弄奸使計霸佔殆盡，又荒淫成性，不知已害死了多少弱質女子，如此惡人，必是神人震怒，方有此怪夢，令其自招速敗！」

葛地師這一轉念，便隨口應道：「既是神人所示新向，想必不錯，你便照夢境，自行金移位便了！在下失陪了！」

陳老爺悻悻然而去，心道稍後再找你這奸人算賬！

陳老爺立刻又以重金禮聘了另一位地師，請他代移方位。

這新請的地師隨陳老爺抵他家的祖墳，實地一察，再聽陳老爺夢境之言，便登時明白一切，心道：「此人自招其敗矣！既然如此，何不狠狠搾他一筆！」

當下算計停當，便故作犯難，直到狠狠的向陳老爺搾到一大筆後，才裝模作樣，查勘量度一番，然後擊掌叫道：「是極！是極！若改座北朝南，則富貴無比，人丁大旺，遠勝於昔也！」

陳老爺一聽，大喜道：「這便是了！神人豈會欺我？你速速替我改墳定位便是！」

地師果然依足陳老爺夢境之言，替他改墳定位，然後匆匆走了。他連花縣亦不敢逗留，携着狠狠搾到手的萬兩銀票，逃之夭夭。

陳老爺眼見諸事停當，滿心歡喜，雖又白白折損了萬兩銀票，但自忖今番永保富貴，人丁旺極，倒認爲所花甚爲值得。

當晚，陳老爺志得意滿，他知道兒子的小妾翠香已有了陳家身孕，便吩咐下人好好侍候，千萬別弄動了胎氣。在陳老爺的意料中，這孫兒日後必是貴格無比的陳家血脈。

這時，正是賴布衣在方媽媽平房後院施法的第三天晚上。

陳老財把一切安排妥當，自忖今番已萬無一失，人逢喜事精神爽，立時把兩名丫環傳進卧房，作樂一番，方才倦倦睡去。

到了半夜，陳老財忽然自覺被昨晚所見的那位長鬚老者牽着，輾轉來到一處地方。但見山勢奔騰，踴躍向前，起伏頓跌，曲折活動，猶如龍行蜿蜒。

就算盲眼之人亦可感覺，此處乃是絕佳的眞龍寶地！

陳老爺心中一陣狂喜道：「豈料甫改墳向，便立現此眞龍之地，足證神靈之言絕無虛假，大庇我陳家也！」

陳老爺因此更不敢稍離了那長鬚老者半步，緊隨他委曲而下，突然鑽入一石洞之中。石洞甚大，再往裏走，忽聞有人酣睡之聲大作。再向前，又見兩邊各有無數小洞，小洞之中有人卧於榻間，榻旁所掛衣飾，均是官服，計有宰相、狀元、探花、榜眼、進士、舉人、翰林等不一而足，甚至還有尚書、元帥、王侯的金冠華服！

陳老爺自忖道：「此必是預兆陳家子孫日後的榮華富貴也！」心中這一喜當眞非同小可，無以復加。

他再隨那長鬚老者往前行，突然那引路的老者大叫道：「其所見原是他家囊中之物，但他貪心不足，作惡多端，依吾言施爲改墳換位，作法自斃，咎由自取，自招其敗！可笑！可笑！」

長鬚老者言畢，滿洞王孫公侯皆醒，哄堂大笑，又紛起追而撲打陳老爺！

陳老爺大驚，連忙竄奔而出，跑出百十步，突見祖宗骨骸金罐放在洞中水坑中，便連忙抱起，如喪家狗般急逃，跑不了幾步，突然腳下被石頭一絆，登時摔倒，懷抱金罐摔在石上，撞得粉碎！

陳老財大吃一驚，卒然而醒，方知又是南柯一夢，一個令他心膽俱裂的驚夢！

這一驚非同小可，登時一病卧床，最慘者有口難言，欲說無音。他自知必是被愚弄，但苦於不能言語，無法差人改正錯移了的祖墳方位，這憂急之間，不出二日，病勢已然加重，雖延請良醫，但均束手無策，到第五天晚上，陳老爺眼見已近彌留。

陳家上下，包括他那位痴呆兒子陳心仕亦被硬扶到陳老爺病榻前，預備送終。

匆忙間，已被納爲陳心仕小妾的翠香，在趕來陳老爺卧室途中，不小心摔了一跤，登時腹中作痛，抬入房中不久，王婆即趕到陳老爺卧室報說道：「公子如夫人腹中胎兒已不幸流產！」

陳老爺危急中忽聽此言，心中劇痛，登時昏絕。到再次悠然醒轉時，神智稍清，但口依然不能言語，只急得以手指天，似有所言。但衆人均不知他欲說甚麼。

老夫人連忙上前道：「老爺想必是擔心死後不能升天麼？老爺放心，妾身定多請高僧回來，超渡老爺安息便是！」

但陳老爺狠命的搖搖頭，手指依然舉着指天，不肯放下。

痴呆公子陳心仕也上前道：「我知！我知！爹爹是要自己速速升天矣！哈哈，爹爹自己要升天！」

陳心仕這痴呆之言，登時把原來送終的人逗得哈哈一陣哄笑。

陳老爺見狀，猶如萬箭穿心，登時吐血而亡。

這時，恰恰是賴布衣施法的第五天晚上。

陳老爺一死，洪平子也再無心在陳家逗留，藉故向陳家告辭不幹。

洪平子匆匆趕返增城，到得方家時，已是當晚二更時分。他剛進方家，香香便迎了出來道：「你來得正好！賴先生正差我在此守候呢，你快進去見他！」

洪平子奇道：「莫非賴先生眞箇未卜先知，知我今晚必返麼？」

香香姑娘微笑道：「賴先生昨晚三更時分，突見陳老財的草人現出烏光，接而香燭突滅，便道陳老財必作惡自斃。陳老財一死，你必定再無心逗留，是我料準你今天晚上必然返回。賴先生聽我之言，便着我在此守候。你速進後院，與賴先生相見便了！」

洪平子進了後院，果見賴布衣正肅立正中，宮乎權、司馬福、李二牛等則分立南、北、西三個方位。

賴布衣見洪平子進來，便發聲道：「洪哥兒回來了麼？陳老爺想必已作惡自斃？」

洪平子連忙上前，把陳家之事細細說了。說到陳老爺橫死一節，賴布衣不禁歎道：「陳老爺因吾之法惹動山神速其自斃，雖乃其作惡多端所致，但亦令人嗟歎！」

洪平子笑道：「陳老財一死，花縣人人稱慶，賴先生又替他惋惜怎的？」

賴布衣道：「陳老爺固死有餘辜，但因此令其一族敗絕，其懲戒亦委實過於殘酷！吾道中人，得饒人處且饒人，賴某原意不外僅對其施懲，豈料因其戾氣太盛，神人共怒，以致慘遭滅種滅族之禍！」

衆人一聽，均聳然動容。洪平子又道：「小子尚有一事未明，爲甚麼陳老財臨死之時，以手指天，家人猜測其意皆不明所以！」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陳老爺臨逝之時，方才醒悟自己作惡自斃，被神靈施法懲戒，騙其改換祖墳分金定位，致遭此慘變，他以手指天，其意乃欲着家人不可信天信神，務必把他葬於祖墳原來方位。但可惜有口難言，是以急怒攻心，一命嗚呼。此亦委實可哀可歎！」

宮乎權等在場中人聽了，均感肅然，天地神人，當眞欺負不得，不是不報，只是時辰未到，時辰一到，便一切應報矣！

賴布衣見陳老爺之事已了，也就不再遲疑，即發聲吩咐道：「如今吾之大法已屆關鍵時刻，各位務須仔細了！此時四面方位均須有人護法，洪平子初涉此道，可持吾符咒，站於東面護法，各各緊守，萬勿鬆懈！」

司馬福奇道：「爲甚麼先前作法只須三人護法，但現下卻要齊集四人？」

賴布衣肅然道：「如今撼動之人，乃一州知府，份屬朝廷命官，雖心術不正，但一點官氣，卻上頂天下抵地，因此施法之時，必然驚天動地，邪魔外道、陰人鬼物勢必趁機搗亂，屆時吾等稍一不愼，便不但無功，且先招其害也！因此不得不以四方護法，以收法護大週天之效！」

司馬福等人一聽，均知賴布衣料事如神，再不敢輕舉妄動，唯有各自留神，凝神而立。

賴布衣說罷，隨即凝目向中天夜空凝視，好一會，又低首沉吟，這般直到子夜時分，方吩咐加燃香燭，然後他便立於正中香案前面，仗劍燒符向香案上寫了趙知府生辰八字的木牌挑去。

就在此時，後院四周突然刮起一陣陰風，陰風異常强勁，旋轉着直刮向香案上來，案上香燭竟冉冉欲滅！

賴布衣一見，暗吃一驚，深知此

事有異，即戟劍指向陰風，喝道：「何方陰物，敢來壞吾大法！」

陰風之中突然響起一陣猶如冰裂的尖嘯：「誰敢如此斗膽？竟以妖法加害朝廷命官？我等乃廣州、增城之城隍、土地是也！」

賴布衣肅然道：「原來是廣府、增城兩地尊神，在下賴太素是也！尊神既為此地陰官，為何不察善惡，反而庇護奸邪，難道不怕有違天地浩然正氣麼？」

陰風突然靜了靜，隨即又尖嘯道：「廣府陽官心性處事奸邪，我等亦早已知悉，但我等陰職所在，斷不能容人暗算朝廷命官，我等不知猶自可，既已知悉插手，便好歹亦要阻太素公施此大法！萬望太素公鑑諒！」

賴布衣一聽，冷笑道：「尊神定要幹此不分善惡之事麼？」

城隍笑道：「人鬼殊途，善惡又豈能同一而論？在我等陰官眼中，盡忠職守，不致因失職打下十八層地獄受罪，便是善途，其餘便皆惡也！」

賴布衣怒道：「汝等敢如此輕覷賴某麼？」

城隍道：「不敢！但只要阻得太素公一阻，我等便可了結此段公案，萬望太素公手下留情！」

城隍之聲落下，尖嘯突停，陰風隨即轉烈，奇寒刺骨，案上香燭噗的已被熄滅一炷。

賴布衣又驚又怒，心道看來此等陰物已善罷不能，若不施點顏色，只怕難以折服！

這般轉念，賴布衣隨即盤膝坐下，從身上掏出一道靈符，寫上律令，燒化了，喝道：「速請五雷正神現身，以正視聽！」

那靈符呼的一聲，直衝九霄而去。僅一會，即見電光一道凌空飛下，喀喇！轟！隨即一聲驚雷已臨後院上空！

就在此時，陰風突然靜寂，尖嘯聲竟爾哀嚎道：「請太素公手下留情！若我等目睹雷神現身，形神便立刻灰飛煙滅矣！」

賴布衣也不忍太過，便道：「然則施法之事如何？」

尖嘯哀告道：「我等斗膽阻得一阻，不敵而退，便已盡職，當可保陰官之位，自當立刻逸遁，豈敢再阻太素公施為？」

賴布衣知陰官無戲言，便向半空拜道：「此地之事已了，請五雷正神速歸其位！」

賴布衣話音剛落，又一聲電閃雷鳴，隨即隆隆迴響而去。

陰風響叫道：「多謝太素公成全之德！我等去也！」

賴布衣點頭答允，陰風隨即呼嘯而去。後院四周，隨即風靜氣清，重見潔月一片。

香案上的香燭亦一轉而旺，這時賴布衣才暗地鬆了口氣。

司馬福、宮乎權等四人卻似渾然不覺，直到這時，司馬福才如夢初醒的叫道：「方才突然奇寒難熬，頭昏腦漲，怎的忽然又重復清明溫暖？」

賴布衣微笑道：「片刻之間，已歷陰陽大戰矣！」

司馬福驚道：「勝負如何？」

賴布衣微笑道：「賴某行事，全憑一股正氣存於胸膈，又豈懼邪魔外道、陰間妖物？」

眾人一聽，便知賴布衣已然大勝。

司馬福喜道：「如此，賴兄施法之事，已然大功告成了麼？」

賴布衣肅然道：「吾法猶如藥引，乃誘其潛惡連發而矣，是否靈驗，尚須看其人自身根基如何。若其幡然悔改，則吾不攻法自破；若其執迷不悟，吾法既施，便必令其速敗！兩者皆賴某所望，豈可以成敗論其得失？」

眾人一聽，均似懂非懂，但於此時又不敢細詢，只好悶在心裏，靜觀其變。

第二天一早，宮乎權就依賴布衣吩咐，潛入廣府，探聽動靜。

廣州府衙趙知府近日甚為得意。花縣陳老爺的認捐銀二萬兩，表面是向朝廷納貢，實際上是趙知府把其中的萬兩扣為己用。

趙知府對向朝廷納捐一事甚為熱心，因為他私下定了一條規矩，但凡向朝廷納捐，所收民間稅捐他與朝廷五五分賬，收的納捐是十萬兩，他自己就多了五萬兩的進賬。因此，他對納捐一事如何不熱心。簡直視如就任知府的第一大事。

在各州府行省中，廣府照例是納捐最多又最快的一個。因此，掌管朝廷財政的戶部大臣，均對趙知府大為嘉獎，雖有不少風言閒語，但亦絲毫無損趙知府的官祿烏紗。

今歲的納捐又將超額完成，朝廷戶部已傳下口諭，對趙知府大加讚賞，因此，趙知府如何不志得意滿？

但今日一大早開始，趙知府的運命便突生變化，先是他昨晚熟睡之時，忽感有人以尖針猛刺了他的心房一下，到第二天醒來，便覺頭痛欲裂，精神煩躁，彷彿無片刻可以安寧。

接而他剛用完早膳，便突接花縣陳老爺家送來的急函，說陳老爺不幸已於三日前急病去世，因各項開支龐大，陳家現下已大感拮据，原來認捐後答應餽贈的五千兩銀票，已委實無力呈奉，務請趙大人鑑諒云云。

趙知府心中不禁大痛，他倒並非因了這未能到手的五千兩餽贈，這數目於趙知府眼中也並非就如此上心，他心痛的是陳老爺既死，陳家落到如此田地，那日後的捐銀可就着實少了一大筆了！這位花縣首富，年來的捐銀，幾乎佔了趙知府征收總數的十分之一，少了這等慷慨的大戶，怎教趙知府不憂心如焚？

正當趙知府頭痛、心痛，精神極度煩躁之際，朝廷戶部公差又飛馬送來一份公函，函中先是刻意誇獎了一番，接着便口氣一轉，道因各地州府今歲歉收，歲捐大減，戶部不足之數，着趙知府務必盡速謀劃，否則便將功不抵過云云。

趙知府閱畢這份公函，幾乎忍不住就要破口大罵，暗道這上百萬兩不足之數，竟要廣府代謀，難道本府是金山銀礦麼。但鐵令如山，拖延不行，拒交更不行，除非趙知府甘心烏紗帽被摘，或甚至頂罪充軍。

這接二連三的變故，登時令趙知府亂了方寸，大失常態。他一反平日的從容鎮靜，竟拍桌摔物，嚴令府衙公差空羣而出，務必要在十日之內，向廣州府各大小商戶，徵收額外歲捐，趙知府怒喝道：「此事鐵令如山，誰敢違抗，一律抓回府衙究辦！」

一時間，廣府市面，被趙知府弄得民怨沸騰。

宮乎權潛入廣府的第三天，便忽聽人山人海，均不約而同，湧向廣州府衙。宮乎權着意打探，原來這班人均是廣府有頭面的生意人，因不滿官府攤派的歲捐太重，不堪負擔，相約前去府衙，請求知府寬容。

這班人去到府衙，人聲鼎沸，趙知府又驚又怒，若在平日，他倒能以手段分而化之，大事變小，但此時他心情煩躁之極，竟大失常態，下令官兵捕人，一下子把出頭露臉的商戶捉了大批。

趙知府捉人後，先是施以重刑，逼商戶認罪納捐，但有些商戶頗為死硬，死活不肯認罪。趙知府便暗中放出空氣，道只要被捉之人家屬肯簽捐單，便可放人。

被捉商戶的家屬救人心切，紛簽捐單，一下子上了趙知府的惡當。

這大批商戶被放出來後，不甘欺搾，便密聚商議對策，眾人均道，朝廷絕對無可能徵收如此重稅捐，除非趙知府從中作怪！

但如何向趙知府討回公道？眾人都沒主意。趙知府乃一州之地方父母，誰能動他一根毫毛？除非能遇上一位類似包青天的欽差大臣，但如今的青天大人似乎已踪跡全無了。

這卻如何是好？

廣州府市面，一方面是民怨沸騰，羣情洶湧，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但另一方面普通百姓商戶又苦於無人敢帶頭領導，投訴無門。

宮乎權獲悉這等情形，便馬上趕返增城，向賴布衣密報。

賴布衣接宮乎權密報，便沉吟道：「趙知府果然混賬！朝廷加於廣府商戶的歲捐本就甚重，再加趙知府從中中飽私囊，廣府商戶就更百上加斤矣！此番民變，固是趙知府處措失當，但亦是其平日搜刮的積弊發作，所謂乾柴烈火，一經引發，便勢不可收拾矣！」

宮乎權微笑道：「廣府民變，起因固然是趙知府平素積弊所致，但賴大俠施之於趙知府身上的藥引，難道不是導火索麼？如今民變在即，若然爆發，其勢將不可收拾，廣州商戶必然損失慘重，就連增城等廣府十八鄉亦難倖免，這卻如何是好？」

賴布衣微笑道：「然則賴某豈非成了此中作蛹者麼？」

宮乎權亦微笑道：「君不殺伯仁，伯仁為君而死，此中糾結，解鈴還須繫鈴人！」

賴布衣呵呵一笑道：「好！好！宮先生果然好眼力，一眼便瞧破其中秘訣。賴某之法，正是先引發其亂，於亂中分察人性種種，然後撥亂反正，一舉而達大治。如今大亂已成，人性紛呈，撥亂反正此其時矣。」

宮乎權欣喜道：「賴大俠此法上可安邦，下可治國，當真驚天動地，雖強如三國諸葛孔明的隆中策對亦不外如是。但不知誰可擔此撥亂反正重任？」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宮乎權暗吃一驚道：「賴大俠莫非指在下麼？但宮某豈有如此能耐？」

賴布衣笑道：「宮兄處事俐落，從容不逼，且智慧過人，身手不凡，正是絕佳良佐之材！難道宮兄真箇自甘困處小小賬房，以庸碌終此一生麼？」

宮乎權歎了口氣，道：「放眼天下，奸臣當道，文官貪錢，武將怕死，宮某在未遇賴大俠時，確然打算潛隱鄉鎮，以終其一生算了！」

賴布衣微笑道：「然則如今又忽萌雄心壯志了麼？」

宮乎權霍然道：「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宮某一心以為偏安蘭香院裏，便可免卻許多煩惱，但到底還是被奸佞之徒逼趕出來。天下之大，竟似無一容身之所。既然如此，為甚不拍案而起，為己為民稍盡棉力，況且賴大俠本屬閒雲野鶴，逍遙自在，榮華富貴亦垂手可取，卻偏遊戲人間，為平民百姓刻意盡力，相形之下，能不令宮某自慚形穢麼？」

賴布衣喜道：「若宮兄肯拍案而起，為廣府百姓出力，則吾法必大成矣！」

宮乎權苦笑道：「人貴有自知之明，宮某自問只有奔走謀劃之能，豈有安邦治州之材？」

賴布衣微笑道：「安邦治州之材，便增城郡內，若宮兄肯助其一臂之力，賴某敢斷然擔保，不出兩年，廣府上下便有一番嶄新氣象。」

宮乎權略一沉吟，忽恍然而悟道：「此人莫非便是後院香案主人之一麼？」

司馬福一直靜靜的聽着二人對話，這時忍不住便插口道：「什麼後院香案主人之一？乾脆說是一箭射三鵰，

大法中的一鵰更貼切也！如今已射兩鵰，餘下一鵰已中矢在即，宮兄今番可相信了麼？」

宮乎權呵呵一笑道：「賴大俠行事神機莫測，宮某委實猜不透，不然，宮某人豈非亦成了尋龍中俠、尋龍小俠了麼？」

賴布衣笑道：「宮兄休聽司馬兄胡謅，倒是幹正經事要緊。」

宮乎權道：「賴大俠之法，首施迷魂移形換影，一舉除去花縣惡霸；再施引潛誘惡成亂大法，令趙知府已坐火坑；未知三施大法又將如何？」

賴布衣微笑道：「前兩法乃破，如今卻要立矣！但破易立難，賴某當先去其滯乖運氣，助其命宮發旺，然後再徐圖進取！成事與否，固看謀事，但亦須憑其本人運命，外人只能助其一臂之力而已！」

當晚，賴布衣便在方家後院，在增城郡守方守正的香案上，決然施法。

第二天一早，賴布衣便對方媽媽道：「賴某欲拜訪增城郡守方大人，未知媽媽可否代爲引介？」

方媽媽不明所以，便奇道：「聞說廣府近日民怨沸騰，此正挫敗趙知府良機，賴先生爲何不與趙知府方面週旋，卻捨近求遠，反去拜訪方大人？方大人不外增城郡守，又豈可犯上查究廣府之事？」

宮乎權微笑道：「方媽媽此言差矣，世事多變，事在人爲，又焉知郡守不能查究知府大人？」

方媽媽笑道：「你與賴大俠相處日久，莫非已得了他眞傳麼？不然怎的忽發此等神機莫測之語？想必是老身已老糊塗矣！」

司馬福笑道：「糊塗者好，須知能者多勞，糊塗者反而樂得以逸待勞！」

方媽媽大笑，道：「是極！是極！老哥哥與老身一般糊塗，倒樂得以逸待勞也！不管他，不管他，依計而行是也，但不知賴先生以何身份訪客？」

司馬福微笑道：「是甚麼身份有何分別？」

方媽媽笑道：「若賴先生肯以眞面目示人，老身自然就大吹大擂，也不怕方大人不大開中門接客也！」

賴布衣搖頭道：「萬萬不可張揚，媽媽只道是一位同鄉算命先生，慕名拜訪便了。否則便失其潛移默化之奇功也！」

當下方媽媽亦知此事關係重大，半點開不得玩笑，便唯唯答應了。領着賴布衣和宮乎權，一道出門而去。

* * *

方家距增城郡守府衙不遠，走完一條大街，再轉左拐彎，赫然便是古舊肅穆的郡守府衙。

方媽媽依賴布衣吩咐，請府衙門子入內通傳。一會門子出來道：「方大人有話：方媽媽偕同鄉到訪，本該迎候，但方大人公務繁忙，平生不信運命之道，因此，若以算命先生身份向他說教，則請容改日再行迎叙！」

方媽媽一聽，臉上便微微變色，正欲一口喝破賴布衣名號，以便嚇這方大人一跳。賴布衣忙示意制止，含笑向門子道：「方大人似非公務繁忙，大概昨晚忽染怪疾，只覺渾身燥熱難當，是以不便接客。未知在下所猜是也不是？門子大哥請再進內向方大人說一聲，就道門外客人說：心病還需心藥醫，方大人或許便肯破例見客了！」

門子聽賴布衣竟然一口道破方大人根由，心中已大爲驚異，又聽此人言出別有深意，如何還敢怠慢？連忙答應着進內通報去了。

門子一會如飛的奔了出來，撇開方媽媽，反而迎向賴布衣道：「方大人有請先生等人入內堂以常禮相見……」門子一頓，又悄聲道：「先生果然神機妙算，怎的便瞧破方大人的怪癥狀？他此時委實不宜視事，因此入內堂以常禮相見，便是不談公務，先生務必仔細了。」

賴布衣隨門子大步而進，一面微笑道：「公即是私，私即是公；無私亦無公，無公亦無私！公私只在方寸一念，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門子怔怔道：「先生說甚？甚麼叫瘋？甚麼叫書？」

方媽媽大笑道：「普天下讀死書之人，於這位先生眼中，猶如瘋子一般而已，便是這話，豈有他哉？」

方媽媽此言甫出，唯妙唯肖，因此不但賴布衣、宮乎權莞爾一笑，連門子亦疑疑惑惑的呵呵大笑。

說話時已進內堂，內堂中早有一位身穿便服的中年男子坐着等候。中年男子一見賴布衣踏進，便站了起來，道：「好一句公私只在方寸一念！單憑此點，便知先生斷非尋常江湖術士矣！」

中年男子便是增城郡守方守正，此時他果然渾身燥熱難當，但仍能強自壓抑，不失了見客禮數。

方守正堅執以常禮相見，賴布衣也就不再客氣，向方守正略作一揖便坐下了。

門子獻上茶來，方守正捧杯向方媽媽和賴布衣、宮乎權道：「三位請用茶！尚請恕下官兩袖清風，未能以豐盛待客！」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以茶待客，未必不是豐盛之道，例如方大人身染怪疾，尚肯強自壓抑，不失禮數待客，這就強如捧出美酒佳餚矣！」

方守正目視賴布衣，好一會方道：「先生自稱江湖占卜之士，但依下官之見，先生斷非尋常人等，不然，先生怎會一口喝破下官怪疾？莫非先生眞箇有未卜先知神仙之能麼？」

賴布衣微笑道：「方大人之疾雖怪，但不足爲患，若處置得當，更是一轉而大旺之兆也！方大人昨晚起疾，

必在三更時分，初感有物入體，其色赤紅，漸而便覺遍體燥熱，不能自已，務必行走活動，方感稍爲輕鬆，未知在下所見如何？」

方守正一聽，在驚疑中又添了幾分欽奇，他凝視賴布衣一會，方道：「下官方才聽先生說心病還須心藥醫，依此看來，先生算命占卜之言不外遁辭，先生其實是一位隱世神醫！這位先生既是方媽媽同鄉，媽媽你說是也不是？」

方媽媽微笑道：「神醫再神，强如華佗，亦只能頭痛醫頭脚痛醫脚，但這位先生卻能醫人運命根基，消災解禍，驅邪扶正，救苦救貧，甚至安邦定國，拯世救民！方大人以爲這人比神醫如何？」

方守正若有所思道：「先生來歷，下官已有所知矣！但先不論此，生生既然瞧破在下心病怪疾，想必對下官定有所教益。」

賴布衣趁機道：「方大人胸懷安邦治世大志，可惜其氣太盛，氣太盛則必然四溢，傷人既多必招自傷，因此仕途乖舛，屢遭貶抑，日積月累，便不由心生動搖，大志漸消，偏安一再，以求自保，此乃方大人歷年久積之心病。」

方守正肅然點頭道：「心病既已久積，當以何種心藥醫之？」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世有如方大人身染之怪疾，渾身燥熱，靜坐更烈；行走活動則稍感鬆弛，若醫方大人之心病，在下便必投以『重振鬥志、從容不逼，謀定而動，一往無前』十六字心藥醫之。」

方守正沉吟點頭，思忖半晌，又問道：「先生所投心藥，委實乃金石良言！但下官仕途多舛，若然再次振臂而起，只恐又落得出師未捷身先死之報應！請問先生，這又該如何解救反省？」

賴布衣知方守正已漸入運命交替境地，當下不敢猶豫，沉聲喝道：「鬥志既已重振，只要從容不逼，謀定而動，便必可一往無前！方大人還猶豫甚麼？」

賴布衣這一聲斷然沉喝，在座方媽媽、宮乎權均暗吃一驚，暗道賴大俠你雖然身負絕世神功，但方大人好歹亦是一郡之官，豈容你如此侮慢？若他怒而反臉，那一切就功敗垂成矣！

宮乎權、方媽媽正暗自惴惴不安，豈料方大人不但絲毫不見怒容，反而臉上漸有喜色，神色亦倏忽交替不定，赤、黃、藍、紫漸次上面。如此這般過了一會，方守正忽然呵呵一笑，霍然而起，俯身向賴布衣深深一揖，朗聲道：「一劑心藥，果令守正心病盡消，賴太素公果然神人也，請受守正一拜！」

方守正此言甫出，不但方媽媽、宮乎權目瞪口呆，就連賴布衣亦微一怔道：「方大人何出此言？莫非已瞧破在下行藏了麼？」

方守正大笑道：「守正近年屢遭挫折，委實已然壯志消沉，但自忽染怪疾，雖煩燥不安，但卻激起守正滿腔熱血，務必有所宣洩方感快慰。豈料正於此時太素公神龍現身，投以心藥，頓敎守正怪疾盡除，普天之下，除了尋龍大俠賴太素公，誰人有此神通？」

賴布衣一聽，已知方守正已復清明，不禁大喜道：「恭喜！恭喜！方大人靈台甫復清明，便立顯敏捷神思，賴某人便欲藏頭露尾亦無所遁形矣！」

當下賴布衣與方守正相視一眼，不禁彼此會心一笑。

方守正與賴布衣重新執手相見，其殷切之意溢於言表。方媽媽、宮乎權見狀，才暗地鬆了口氣。

方守正道：「守正在御史任內，便聞太素公大名，但其時下官正年少氣盛，不信運命之說，因此與太素公失之交臂，今日親聆先生敎益，方知尋龍一道，當眞神機莫測，能人所不能也。但不知太素公如何便能瞧破守正怪疾，更能適時而來，援手相救？」

賴布衣暗道：「賴某以大法向你身上注入天地乾坤精氣，以助你乖滯運命逆轉，你因此才會燥熱難當，前因後果皆賴某一手引發，賴某如何不知？但此法不能道破，否則便失去潛移默化神效，卻又敎我如何答對？」

賴布衣這般思忖，便淡淡一笑道：「賴某於方媽媽處查知方大人時辰八字，因此推知方大人已染怪疾。於此見面之時，細察方大人形相，便知方大人身屬木形，所謂掌瘦指長頸又長，眉疏髮疏鬚又疏，聲清現喉清明格，耳白唇紅又高額，兩眼有神分黑白，此乃大志在胸、神思敏捷、清明守廉、意氣剛烈之木形格也。而因此必屢遭挫折，郁郁而不得其志。賴某因此便作一番饒舌之言罷了！其實亦全賴方大人你自身之深厚根基所致，不提也罷。」

方守正歎道：「賴先生雖淡然道出，但方某自知此必費了賴先生莫大心血所致。方某唯有於心內銘感便了！」

方守正一頓，又道：「賴先生此行之意，方某亦已知悉，其實近日廣府民變在即，下官早就有所忖料矣！廣州知府趙大人處政惡劣，下官早有所聞，今番引起民變，雖事發突然，其實乃趙知府積惡所致。但又自忖己身已屬難官，被貶小鎭，如何可以撼搖知府大人？是故一直隱忍，不敢有所表示。」

賴布衣道：「然則目下方大人又如何視之？如何處之？」

方守正慨然道：「廣府若生民變，則遠近十八鄉皆不能倖免，萬兵一起，百姓商戶危矣！於此大節關頭，方某尚不振臂而起，消弭百姓商戶災劫，方某便有失地方父母重責，亦枉稱

守正兩字，但可惜下官力微，便冒死犯上稟奏朝廷，恐怕亦不足把趙知府加以撼搖！」

賴布衣微笑道：「方大人有此壯志，委實可賀可喜！至於此舉得失與否，倒不必多所疑慮，只要從容不逼，謀定而動，賴某忖料趙知府必敗無疑！況且方大人眼下便有一位良佐之材，當可助方大人一臂之力！」

方守正一聽，大喜道：「下官正感勢單力微，若賴先生肯引介良佐，乃方某求之不得的大喜之事！但不知此人現居何處？請即明告，以便下官登門拜訪相邀！」

賴布衣見方守正求材若渴，心中亦感快慰，便坦然把宮乎權向方守正引薦了。

方守正重新與宮乎權相叙，但覺其人果然不但身手不凡，且處事快捷俐落從容不逼，大有安邦治世之材，不禁大喜道：「方某得宮兄慨然相助，大事成矣！」

宮乎權見方守正意態眞誠，求材若渴，亦覺快慰相投。

當下宮乎權便把近日廣州市面的情形，詳盡的向方守正述知。

方守正沉吟思忖，遂決然道：「明天一早，方某便親赴廣府查證，若證據確鑿，方某拚將烏紗摘掉，亦斷不容惡人逍遙法外！」

第二天一早，方守正民裝便服，由宮乎權沿途護駕，潛入廣府城內。

方守正與廣州的商戶一一見面，私下查證，原來廣州工商百姓歷年所納歲捐，竟有接近四成乃趙知府從中作弊，實際上納朝廷的僅得其半。而因此廣州工商百姓稅捐奇重，弄致民怨沸騰，惡變在即。

方守正掌握了趙知府貪贜枉法、尅扣朝廷歲捐的大量證據，終決然向首輔大臣趙鼎參了趙知府一本。

趙鼎接報大怒，他平生最恨此等搜刮貪贜之徒，當即發下批文，着刑部克日審查該案。

不一日，朝廷有書下來，着趙知府上京述職。

此事很快傳遍廣府。方守正力勸工商百姓先行沉住氣來，莫把事情鬧大，以免變成不可收拾。廣府工商百姓對方守正的挺身仗義執言，均大感欽佩，因此便信服方守正之言，暫且屏息待變。

趙知府被朝廷召上京師述職一事，方媽媽在增城很快亦已獲悉。

當下方媽媽大喜，向賴布衣拜謝道：「如今兩大惡人已除，老身這蘭香院，想必定可不日復業矣！」

賴布衣未及答話，司馬福卻笑道：「媽媽先莫如此高興，趙知府詭計多端，說不定被他三言兩語，便開脫了罪責，照樣返回安任他的知府大人！蘭香院的禁令只怕永難撤消！」

方媽媽又驚又怒道：「如此說，老身這蘭香院豈非從此斷送了麼？趙知府這奸官，當眞無法可治？」

司馬福大笑道：「朝中奸官甚多，官官相衛，牽一髮動全身，誰願犯險？若問趙知府誰人可治，何不請教普天下唯一的尋龍大俠賴布衣！」

方媽媽一怔，隨即知道上當，便哈哈一笑，點着司馬福的鼻子道：「好呵，老哥哥又來作弄老身開心，你這為老不尊，看事成之日，老身不刮你一記耳光才怪！」

賴布衣微笑道：「方媽媽且莫心焦，如賴某所料不差，此事不久便必定有所交代矣！」

當日過後，不出半月，果然聞報，朝廷頒下旨意，廣州趙知府貪贜枉法，查明屬實，已罷官送刑部究治。廣州知府遺缺，欽封增城郡守方守正升任，並克日赴職視事，以平民變，云云。

這消息傳到增城，登時哄動。方媽媽歡天喜地的跑來向賴布衣拜謝道：「賴先生果然神機妙算！不但惡人盡除，好人榮升，這可好矣！不但廣府百姓喜得清官，老身這蘭香院亦喜能復業。賴大俠這射鵰大法呵，豈止一箭射三鵰？簡直是一箭射四鵰、五鵰、六鵰、八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這方媽媽喜昏了頭，便有點語無倫次。司馬福聞言大笑道：「是極！是極！這當眞是空前絕後，驚天動地，山呼海嘯，天塌地裂……」

方媽媽驚道：「怎的還會山呼海嘯、天塌地裂？」

司馬福大笑道：「媽媽的蘭香院既可復業，而且對頭盡掃，還不意氣風發，山呼海嘯麼？蘭香院復業之日，定必繁榮勝昔、生意興隆、嫖客盈門，這還不把蘭香院鬧得天塌地裂麼！呵呵！」

方媽媽一聽，知司馬福又在調笑。但卻肅然道：「經此慘變，老身感觸萬千，雖操正邪交替之業，但當以守正驅邪為處業宗旨，唯求滿院上下姐妹雖陷淪落之地，亦稍享人世溫暖便了！」

賴布衣一聽，大喜道：「媽媽持此宗旨，必深積陰德，當眞可喜可賀，賴某為天下淪落女子向媽媽謝了！」

方媽媽歎道：「若說謝字，老身雖有萬金，亦不足報賴先生大恩於萬一。可惜老身目下已陷困境，竟連一席豐宴亦操持不起了！這教老身如何心安？」

賴布衣呵呵一笑道：「媽媽不必介意，賴某不外興之所致，遊戲人間罷了！」

不久廣州知府方守正果然發下公文，解除方媽媽蘭香院的禁令，幾日之間，蘭香院便重新復業。

洪平子與香香姑娘，亦由賴布衣撮合，結為夫婦，更拜了方媽媽為義母，方媽媽平白有了兒子媳婦，喜得眉開眼笑。

賴布衣又替洪平子在五鳳山腰，點了一處亢龍穴，以旺洪家陽氣。

洪平子與香香姑娘結合後，性情漸變，一改昔日陰柔之氣，漸有大家風範，且侍方媽媽至奉至孝。

方媽媽不欲洪平子夫婦步她後塵，操此醜業，便給了洪平子一筆銀兩，着他開店創業。洪平子夫婦刻意經營，不出三年五載，竟成了當地首富。

日後洪平子夫婦去世，洪家後人把他夫婦合葬於五鳳山腰的洪家祖墳，三代之後，洪家便出了一位不世奇人，這便是花縣增城洪秀全。此乃後事，一筆帶過，也就不提。

* * *

賴布衣眼見蘭香院諸事已了，便堅執告辭。方媽媽、洪平子夫婦向賴布衣執手相送，依依難捨，均道：「賴大俠待我等恩重如山，無以為報，唯有銘記心頭，世相拜頌！」

賴布衣微笑道：「蘭香院內巧相逢，煙花之地出亢龍，他朝身披蟒袍日，卻苦無策護金龍！」道罷更不多言，與司馬福、李二牛一道大步而去。

洪平子怔怔道：「賴大俠臨別之言是甚意思？」

方媽媽歎道：「此人猶如神龍現世，玄機莫測，我等凡夫俗子，豈能參透？多思無益，還是回去，過我等凡夫俗子的生活也吧！」

方媽媽、洪平子夫婦三人，也就折轉身去，重新過他們的凡夫俗子生活去了。

走出一段路，司馬福到底按捺不住了，他湊到賴布衣身邊，滿臉希冀的道：「賴兄呵賴兄！你方才所道，分明別有深意，你瞞得過方媽媽他們，但瞞不過我！到底是甚麼意思？莫非這洪哥兒竟有如此福份，洪家後人出一位身穿朱紫蟒袍的帝王麼！」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司馬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賴某所說，乃出亢龍而已，且雖蟒袍加身，卻無力護龍，空有其形，難觸邊際，其福份亦僅此而已！」

李二牛忽若有所悟道：「賴先生替洪平子點的是亢龍穴，莫非洪家後人日後便出亢龍麼？但亢龍與金龍有何區別？」

賴布衣道：「亢龍乃陽氣極盛之龍，其氣可與帝王媲美；但惜其陽氣過剛過烈，處事便陷偏激，不能容物，是以日後雖蟒袍加身，但苦無良臣輔佐，到頭終是夢幻一場！而金龍穴不但龍氣奇盛，且陰陽和濟，相輔相承，所出之人必雍容大度，胸藏泰山北斗，是以萬方臣服，文丞武尉，左輔右佐，遂成天下一統大局。亢龍與金龍之分，便在於此也。」

司馬福又道：「然則洪家多少時日方可出此亢龍？」

李二牛笑道：「快怎的？慢又怎的？」

司馬福咬牙道：「我等這一箭數鵰大法，成就了無數人衆，卻分文未取；如今洪家後人竟然可出帝王，這酬金少說也值千百萬兩銀！若然快出呵，便收他三五萬兩使用使用，也是天公地道，若然慢出，那就不說也罷！」

李二牛失笑道：「為甚又如此慷慨？」

司馬福歎了口氣道：「老夫並非慷慨，但慢出之日，我等已然身化黃土，屆時便有帝王走過身邊，亦無法伸手討取矣！」

賴布衣不禁莞爾一笑道：「既然如此，那就提也休提！」

司馬福忙道：「賴兄為甚有此一說？」

賴布衣微笑道：「也沒甚麼，只因洪家氣運平淡，就算出一亢龍，亦必須經歷時日，潛移默化方可有成！」

司馬福又忙道：「這時端的多長？」

賴布衣呵呵一笑道：「也沒多長，短則三、二代，長則五代以上而已！」

司馬福一聽，不禁跺足長歎道：「休道二代三代五代，便是半代老夫亦力有不逮，這三五代之後呵，老夫就算見到這位帝王亦斷斷不敢討取！」

賴布衣笑道：「司馬兄突然這般瞧得開？」

司馬福哈哈一笑道：「瞧不開又怎的？因這五代之後，只怕老夫已轉投到他洪家門下，做其洪子洪孫，子孫又豈可向祖宗討取債務？」

司馬福此言甫出，三人均哈哈大笑，自此也就不再提及此事。

三人一直朝西南而走，漸漸又瞧見羅浮山的兩峯聳立天際。

此時已近傍晚，司馬福暗自心驚道：「賴兄又欲上羅浮山麼？」

賴布衣沉吟不語，司馬福跺足道：「賴兄就欲重上羅浮，也該選定光天白日，還要攜足乾糧，方可起程！似如今入黑時分，攀上這兇險地方，賴兄想必是童心大發，活得不耐煩了！」

賴布衣笑笑道：「賴某說過要重上羅浮山麼？司馬兄驚慌甚麼？」

司馬福陪笑道：「若不上去，至少這時不上，老不死便不驚慌矣！」

賴布衣笑道：「不上！不上！司馬兄只管放心，我等到山腳處隨便走動便了！」

司馬福不再作聲，他深知賴布衣此行又必有深意，否則他絕不會於這昏黑時分逛這羅浮山腳！但到底有甚深意，司馬福根本無從捉摸，又不敢發問，只好悶在心裏。

豈料這一逛，便在羅浮山腳四周鑽了大半晚，幸而身邊還帶有乾糧，不致空着肚子走路苦上加苦。

但要尋個客店安樂睡覺，眼看已絕無可能，因為這時已是二更時分，重出增城或就近的小鎮，起碼亦距幾十里路，只怕未尋著客店天便放亮了。

三人無奈，只好在羅浮山腳，揀了一處山洞，草草躺下，稍稍養神歇息。

這大半晚大半天的奔波，三人早就累了，雖是荒野山洞，但躺下不久，三人均已呼呼入睡。

矇矓中，賴布衣忽覺有物咬腳，他一跳而起，只見一團白光閃過，隨即在前面三丈遠處，停伏不動。

賴布衣睡眼矇矓，對山野間古怪物事見怪不怪，也不大理會，便重新躺下，正欲合上眼皮，忽覺又有物咬腳，他跳起來一看，又見那一團白光一閃而過，停在三丈遠處不動。

賴布衣心中一動，便用腳尖把司馬福、李二牛兩人踢醒了。

司馬福揉着眼嚷道：「賴兄！這半夜三更，還來踢手踢腳怎的？」

賴布衣指着洞外那團白光道：「司馬兄快瞧，那是甚物事？」

司馬福老大不願意的胡亂瞧上一眼，便道：「莫非是燐火？」

這時李二牛亦醒了，他眼尖，瞧出根底，悄聲對賴布衣道：「那並非燐火，是一隻白兔呢！」

賴布衣點頭道：「果然！果然！這白光當眞似一隻白兔！今晚是十五夜，白兔最有靈性，我等倒要仔細了！」

賴布衣這般一說，司馬福亦一跳而起，他聽說有異，便上勁了。

三人悄悄的向那團白兔狀的白光走去，但三人剛接近一點，那白光竟像長了腳似的，又向前滾了三丈距離。

這樣子，賴布衣等向前行，這白光就向前滾動，向左、向右，這白光就把去路擋住，任憑三人如何用力，雙腳硬是寸步難移。

司馬福驚道：「賴兄！這白光來勢不妙哩！怎的好？」

賴布衣亦心知有異，沉吟半晌，忽心中一動，望着白光道：「吾乃賴布衣是也！不知前面乃何方神祇，是否欲引領前往何處？」

賴布衣話音剛落，那白光竟在原地翻轉滾動，就如一隻白兔見了青草歡喜得蹦蹦亂跳，又好像以此向賴布衣表示：「是極！是極！你猜對了！」

賴布衣已明白白光的用意，便抬手，道：「如此，請在前面引路，吾隨你走一遭便了！」

白光果然又向前移動了。而且速度也漸快速起來。

賴布衣等三人在後面趕得氣喘吁吁，司馬福咬牙道：「這如眞是白兔，老夫恨不得把牠宰了下鍋！」

賴布衣又好氣又好笑道：「司馬兄快別亂嚷嚷，小心這靈聖之物，把你的嘴巴弄歪了！」

嚇得司馬福連忙閉嘴。

三人緊隨着白光，也不知跑了多少路，簡直連東南西北也分不出了。到後來但只知已抵達一座小鎮，由於夜深，家家閉着門戶，也不知是甚去處。

那團古怪的白光，在黑黝黝的鎮上左轉右轉，最後竟在一座破屋前停下。

賴布衣三人追到此處，遙見那白光在前面停住，打算瞧個究竟再說。

那團白光打了個轉，竟閃入破屋中去。賴布衣追到破屋邊，突然聽到裏面傳出一陣婦人的驚叫聲，連忙把腳步停住，也不知裏面有甚驚人變故？

原來這小鎮叫苦水鎮。

鎮中有一少年，名叫周清平，他的處境猶如鎮名，苦不堪言。自幼父親便去世了，母親孫氏把他辛苦養育成人。十八歲那年，被一位姓劉的小姐瞧上，死活下嫁了周清平。一家三口，貧苦渡日，但子孝媳賢，倒也苦中有樂。

可惜孫氏在兒子成親不到兩年，便一病去世。延醫毋效，周清平已花去一筆錢，葬殮母親又用去一筆錢，弄妥母親的喪事，周清平已窮得身無分文。

母親的喪事也只能草率葬入父親的荒墳中了事。

自始之後，周清平與妻子劉氏便辛苦渡日。猶幸劉氏甚爲賢淑，不因夫貧而生異念，甘心情願與丈夫挨苦。

劉氏家中頗富有，她有胞姐二人，均嫁入有錢人家。爹媽及兩位姐夫，因周清平貧無立錐之地，根本瞧不起，便見了面，也嗤之以鼻。劉氏常常因此又惱又氣，暗中流淚歎息。

一晚，夫妻倆喝了幾碗白米粥塡肚，坐在破屋中相對歎氣。窗外的月兒正值十五，又大又圓，月色如水灑進破屋，更添冷寂淒清。

劉氏往破屋之中的殘破家具望了一眼，忽然心有所感，對周清平道：「相公讀書用功，侍母至孝，但家運如此不濟，莫非祖宗風水不佳所致麼？」

周清平一聽，搖頭歎氣道：「你有所不知，那些風水先生可不易請，平庸者胡亂說上一穴，不但無益反招其害；但上乘者千金難求，但我等貧困如是，連兩餐也沒着落，那來餘銀去請風水先生？」

劉氏無言以對。夫妻倆愁容滿面的睡了。到了半夜，屋外的月色正升上中天。劉氏忽然心有所感，再也難以入睡，便悄悄的爬了起來，走出屋外，坐在一塊石上，手托腮頰，舉頭望明月，低頭思身世，不禁滴下淚來。

她淚眼模糊的仰望着月亮道：「月兒呵月兒，人說十五的月亮最有靈有應，爲甚妾身與夫君二人，一生克盡孝道，卻落得終生受苦？受苦倒還罷了，還要受親人欺負？看來月兒雖然明亮，也是有眼無珠的呵！」

劉氏這般喃喃的低訴，忽然，她見那月亮恍惚朝着她晃動，更見一隻白兔從月亮中跳了出來，凌空降下，像一團晶瑩白雪般向她滾來！劉氏嚇了一跳，心想，莫非自己方才這亂說一氣，惹怒月神了麼？

劉氏嚇得轉身就跑了進去，跳到相公身邊躺下，拉起破被，蒙頭蓋臉的把自己遮住。但耳朵卻尖豎着，留意着外面的動靜……

不久，賴布衣等三人，便被那白光引領到周清平夫婦的破屋前面。

突然，賴布衣聽到裏面的婦人驚叫聲後，便見破屋的木門打開了，走出一位少婦，這少婦竟然便是周清平的娘子劉氏。

原來劉氏方才以破被蓋頭，正暗自心驚膽戰間，突然透過破被，又見到那隻閃閃發光的白兔從破屋的牆壁中鑽了出來，接而便響起一陣吱吱的叫聲道：「尋龍大俠來了！尋龍大俠來了！快去求拜！快去求拜！」

劉氏一驚，連忙爬了起來，她開門一看，就見賴布衣等三人站在門外。

此時已是夜深，突然見到三位男子漢，天下的女子沒有誰會不心驚膽顫。

但劉氏卻福至心靈，心想：莫非這是周家交上好運，果如白兔報夢，眼前便有尋龍大俠降臨麼？她也不知「尋龍大俠」是甚麼東西，但只知「龍」必是好運氣的東西。

劉氏當即向賴布衣等三人跪拜，連聲說道：「請尋龍大俠打救！請尋龍大俠打救！」

這下子不但司馬福、李二牛心驚膽顫，以爲月色中恰逢少婦鬼魂，就連賴布衣亦暗自吃驚道：「此婦人月色下影子烏黑，分明並非陰間鬼物，卻如何便知吾名號？」

賴布衣也不說破，閃過一旁，道：「大嫂快請起來，在下是過路之人，受不了如此大禮！但你有話只管直說，我等或許能助你一臂之力。」

劉氏不肯站起，哭訴道：「可憐我等夫妻二人，貧賤渡日，本不足畏。但可恨妾之勢利爹娘，因夫君家貧，便要妾身下堂另嫁他人。妾身不肯，爹娘便糾合其他兩位胞姐及姐夫，時刻上門糾纏凌辱夫君。想我劉氏，嫁給周門，並不求大富大貴，只望有兩餐安樂茶飯便於願足矣。但老天偏心，好人受罪，惡人卻活得稱心如意！我知先生你必有來歷，但望先生打救則箇！」

賴布衣不置可否，道：「大嫂爲何知我底細？」

劉氏道：「今晚妾身對月嗟歎，豈料突見月亮之中，鑽出一團白光，凌空降下，直撲妾身，妾身驚避入屋，剛躺上床，那白光又鑽牆而入，這時突響怪聲道：『尋龍大俠來了！尋龍大俠來了……』妾身於是連忙出門，果然便見到先生在此！但不知那位是尋龍大俠？」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這鎮上是甚去處？距羅浮山有多遠路？」

劉氏道：「此鎮名叫苦水鎮，距羅浮山要走十里路。」

賴布衣一聽，暗道：「此地距羅浮十里，但這一路趕來，竟僅花了一個時辰！我等三人豈非成了日行千里的神行太保？當下與司馬福、李二牛二人面面相覷，半晌說不出話來。好一會，賴布衣方道：「聽大嫂說來，這白光果然古怪！但請教大嫂，你夫君姓甚名誰，可否引吾等一見？」

劉氏聽賴布衣口氣，似有答應之意，大喜道：「夫君姓周名清平，只是一位窮困讀書人！三位請進屋中相見。」

* * *

就在此時，周清平已然被屋外的人聲驚醒，不知發生了甚事，便連忙披衣迎了出來。

在月色之下，賴布衣抬頭一看，只見出來的男子臉如滿月，黑中透紅，雙眉不怒而威，不禁暗吃一驚，心道了不得！這分明是一副掌管一國刑部的尙書相，但爲何竟淪落至如此地步？好不教人奇怪！

賴布衣心中存了這疑念，他便絕不肯中途罷手的了，無論千辛萬苦，他亦要查明到底。

周清平見妻子劉氏，在半夜之時，與三位陌生男子對話，初時不由一怔，但他心性豁達，隨又向賴布衣等拱手道：「三位想必是過路外鄉之人，因錯了宿處，以致深夜流連麼？」

劉氏不敢把見到白光之事告知周清平，便把此事隱下了，只道：「他們三位果然是外鄉來客，但並非誤了宿處，而是相公福緣，把他們三位引來也！」

周清平微笑道：「無論如何，過門都是客，況深夜之中，豈可行走荒野？三位若不嫌棄草屋破陋，便請進內一敘如何？」

賴布衣見此人雖身處困愁絕境，但仍然不失氣度，心中先就有了幾分好感。他便點點頭道：「既周公子相邀，我等便作一次不速之客罷了！」

賴布衣等隨周清平進了破屋，但見周家果然淪落破舊不堪，破屋亦僅一裏間一外廳而矣，裏間尙架有木板床，但廳間除了一張破桌便空空如也。

賴布衣皺眉道：「若我等在此歇宿，你夫婦二人便無處容身矣。」

周清平微笑道：「三位大可進裏間安歇，總算尙有床待客。」

賴布衣奇道：「這屋中一裏一外，我等三人佔了裏間，你夫婦二人何處歇宿？」

周清平坦然道：「待客之道，首重眞誠，因此在下亦不敢相瞞，我夫婦二人挨苦已慣，隨便在外間一坐，也就過得三幾晚也！三位不必客氣，這便進去歇息吧！」

賴布衣見周清平意態甚爲誠懇，心中不覺又一動，便故意又道：「我等三人，深夜冒闖，你娘子年少美艷，難道你就不怕其中有甚蹊蹺麼？」

周清平肅然道：「周某雖貧，但娘子待我志比金堅，她斷斷不會做出越軌之事！彼此心意正通，豈可因一時偶然而生疑念？先生提也休提，免傷了素貞自尊心也！」

原來周清平的娘子姓劉名素貞。

賴布衣見周清平心胸豁達，處事察物甚有方寸，心中不禁暗暗稱讚。

劉素貞不敢把白光之事告知相公，只道他會待客傲慢，但見他甚爲得體，心中頓感欣慰。她這時眼見賴布衣出言別有深意，心中更斷定此人大有來頭。她趁着彼此氣氛融洽，便連忙又哀求道：「尚請先生大發慈悲打救打救！如今妾夫婦二人的榮辱得失，便全憑先生提携矣！」

賴布衣今夜疊遭奇遇，碰上周清平夫婦。他雖然對他夫婦二人甚有好感，又復憐其貧困，但對夫婦二人所言，心中尚有疑問。他沉吟着道：「周大嫂的娘家是否便在本鎮？」

劉氏道：「妾娘家在橋頭鎮，雖距此地不遠，但妾夫婦二人委實不敢前去走動，因妾娘家盡皆刻薄勢利之人！」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如此，在下此行之意決矣！明日一早，周大嫂便領在下上你娘家拜訪如何？」

劉氏驚道：「先生造訪，本是求之不得，但只怕娘家待客傲慢，得罪了先生也！」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在下閱人多矣，專喜歡去拔一毛不拔之人！但若貿然造訪也不太好，大嫂可否想出一個名堂藉口？」

劉氏尚未答話，周清平忽然微笑道：「明日恰好是岳母大人生辰，在下夫婦便偕先生等去拜壽可也！至於名堂藉口，就說先生等乃在下遠親，順道前來祝壽致意便了！祝壽是人人皆可成行的，想來不致令岳父家翻臉。」

賴布衣點頭笑道：「這倒是一個絕佳藉口！但在下與你初次相識，連名姓亦尚未知悉，如何便說是你遠親？」

周清平微笑道：「相逢何必曾相識？爲人處世、交朋接友，貴在彼此知心，名姓均身外物而已！先生既不便說，在下又何必追問？」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好！那周公子就稱在下艾先生，其餘兩位伙伴，一位姓司馬，一位姓李，隨口引介便是。」

司馬福一聽，便如貨郎鼓似的搖頭道：「賴兄別扯上老夫，此行你與二牛前去便了！」

李二牛奇道：「此行是去拜壽，好歹也有一頓酒菜招待，往日司馬叔搶着前去還來不及，怎的現下卻如見了鬼似的？」

司馬福失笑道：「你以爲這是去赴宴麼？你不聽劉娘子說她娘家均勢利刻薄之人？我等兩手空空前去祝壽，不被一頓竹棒趕將出來，便算萬幸！還敢指望叼光一頓酒飯！免了！免了！老夫寧願出鎮中吃點小菜充飢便了！」

賴布衣想了想，便對二牛道：「你等不去也好，二牛與司馬兄出去隨便走走，我這便快去快回可也！」

第二天，賴布衣果然隨那周清平夫婦，前去劉氏的娘家拜壽。

司馬福和李二牛留在苦水鎮。兩人空着沒事，便在鎮中週遭遊玩。

苦水鎮果然人如鎮名，大多窮困，在苦水中渡日。兩人只逛了一會，便感沒甚意思，乾脆便折轉身，打算返周家破屋，先躺上一覺，等賴布衣回來。

司馬福邊走邊道：「這窮小鎮，有甚看頭？老夫只欲賴兄快快了結周家這段公案，便走人可也！快走，快走，說不定賴兄已被人一頓拐杖打回來矣！」

李二牛笑道：「司馬叔急怎的，賴先生此行是去拜壽，就算劉氏娘家再刻薄勢利，招呼一頓飯也沒有麼？賴先生吃了午飯返回，起碼已是下午時分矣！」

司馬福冷笑道：「你並沒見過世間有等勢利之人，按賀禮多少輕重安排入席座位。禮重者侍如上賓，禮輕者較次一等；若然禮微或甚至無物，他也不管你爹娘老子親疏遠近，故意把你安排到下人席上，令你難堪，稍有知耻者自然知難而退，他便可以省回招呼你的飯錢也！賴兄今回只怕要吃大虧！」

李二牛一聽，也心急起來，欲知究竟，便也加快腳步，朝周家的破屋走回去。

司馬福、李二牛二人剛接近周家破屋，便聽到裏面傳出長吁短歎，聽聲音是周清平所發，只聽他長歎一聲，道：「方才一幕，艾先生已然盡悉，這教在下如何還敢前去走動？在下夫婦受辱不打緊，但連累艾先生受氣，教我夫婦二人如何心安？唉！」

李二牛一聽，不禁一怔，司馬福卻冷笑道：「如何？聽周哥兒口氣，八成是被人用拐杖趕回來矣！」

兩人走進破屋，果見周清平夫婦、賴布衣等已在屋內。

賴布衣見兩人走進，便向兩人點頭微笑，道：「果然不出司馬兄所料，不但吃不成一頓酒菜，差點還挨了一頓拐杖。」賴布衣說着這般苦處時，卻臉露歡容。

司馬福奇道：「賴兄吃了啞巴虧，反而興高彩烈，若挨上一頓拐杖，豈非要敲鑼打鼓慶賀麼？」

賴布衣大笑道：「不打緊！不打緊！熊爐火裏見眞金，患難窮困現人心，吾閱人多矣，於此遊戲人間之時，恰逢這等勢利刻薄之人，好！好！

且看賴某如何一拔這等一毛不拔之人。」

周清平夫婦一聽，均一怔道：「先生不是姓艾，怎的又自稱賴某？」

賴布衣大笑道：「實不相瞞，吾賴布衣是也，賴某本不欲插手此事，但被你那岳父岳母挑起興頭，如今已欲罷不能矣。」

周清平尚驚愕間，劉氏已跪拜在賴布衣面前，道：「先生果然是尋龍大俠賴布衣，妾身夫婦有幸與先生相逢，實周家之不世福緣，萬望賴先生慨施援手，拉扶周家一把。」

賴布衣微微一笑，伸手扶起劉氏，道：「賴某到此，全因你劉家而起，看來賴某並非與周家有緣，而是與你劉家。好好！人道妻憑夫貴，賴某偏反其道而行，讓你劉家夫憑妻貴便了！」

周清平一聽，連忙向賴布衣拜謝。

賴布衣微笑道：「賴某說的是令你夫憑妻貴，難道你不怕折了你男子漢威風，反而向我道謝？」

周清平微笑道：「娘子與我情同一體，豈可相分？妻貴亦即夫貴，夫貴亦是妻貴，兩者皆不外虛名，得的卻是實惠，若在下連這點道理亦分辨不清，那豈非成了俗世中的痴人愚人了麼？」

賴布衣大笑道：「好！好！好一個夫妻情同一體不可相分，賴某興之所至，欲罷不能，就讓你夫婦二人同享此實惠吧。」

第二天，賴布衣等便由周清平夫婦，引領着來到周清平的父母祖墳。

賴布衣一看，見其祖墳築於沙灘之上，四周飛沙走石，煞風呼號，不禁瞧得直皺眉頭。暗道如此貧窮敗絕三煞之地，怪道周清平雖有貴格，卻貧賤如此，若祖宗風水如此不濟，便貴如金龍亦被敗絕了。

賴布衣也不便詳加細說，只對周清平夫婦道：「祖墳築於沙灘，委實不妥，日受風吹水浸，先人不得其所，後人豈有安樂之理？此乃周家窮困之根。」

周清平夫婦一聽，忙道：「如此怎的是好？尚望先生指點。」

賴布衣道：「賴某既已插手此事，便好歹也有個交代！且容以時日，再行定奪。」

一連三日，賴布衣與司馬福、李二牛三人，爬山越嶺，尋龍追脈。

但一連奔走了三日，依然毫無所穫。

司馬福累得喘息着歎道：「這周家與賴兄毫無爪葛，偶然邂逅，就算助他一臂，也只胡亂點處佳穴，令其稍有安樂日子也便是了，何必如此費盡心血？」

李二牛道：「賴先生心性不鳴則矣，一鳴驚人，司馬叔難道不知？」

司馬福歎氣道：「老夫豈有不知？但如今腹中響如雷鳴，這一鳴之音便聽不到矣。」

賴布衣笑道：「司馬兄可知這姓周的來龍去脈？實不相瞞，此人一經風水變運，他日便是執掌白虎節堂的刑部尚書，知你出言不遜，不怕殺你的頭麼？」

司馬福笑道：「自古有道，風水先生騙你七八十載，姓周的就算有風水變運，少說也得三幾十年，方有應驗，到得那時，老夫的骨頭只怕早被人用來打鼓，他殺不殺我有甚相干？」

賴布衣微笑道：「司馬兄差矣，依吾之見，周清平相格已成，所欠者一點龍氣而已，若經龍氣催激挪移，不出三年五載，必定出人頭地，那時只怕你還好好的活得快活哩。」

司馬福一聽，吐舌道：「若應驗如斯迅速，老夫倒只怕眞箇未死矣，不但未死，而且眞箇正活得歡哩，若如此，那目下與周家有怨之人，豈非朝不保夕麼？賴兄乾脆把他大發之日推遲一點便了。」

賴布衣笑道：「風水發旺之道，速發與否，豈能預斷？其中牽涉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缺一不可，若五者皆備，應驗必速，是時就算大羅金仙亦不能阻其發旺，除非你把其龍氣盡毀，但如此便非早遲之論矣，但司馬兄只管放心，賴某自問並非瞎眼之人，周清平大發之日，不但不會斤斤計較一己私利，相反更會以德報怨，若非如此，賴某亦斷不會助其成事。」

司馬福、李二牛一聽，才明白賴布衣雖是遊戲人間，處事彷佛只憑與之所至，但其實於大節一道，卻極有分寸。

三人說話間，不覺來到一座山前。

賴布衣舉目一瞧，但見山雖不高，但雄峻有勢，山頂是冠狀向四周伸延，猶如將相的官帽一般。

賴布衣一見之下，大喜道：「官帽、官帽、官之帽也，人有官相，山有官形，白兔引領，巧逢其人，看來周清平當眞時來運到矣，若賴某所料不差，此山必隱有一處絕佳龍脈。」

司馬福、李二牛一聽，亦感心頭一振。當下三人也不顧勞累，沿山徑爬上山去。

* * *

在山的南坡，有一片密林，賴布衣追尋到此，突見這南坡之上飛下一道瀑流，瀑流日久衝刷，把山石衝開一個深潭，潭水清澈見底，魚游其上，清晰可辨。賴布衣一見，登時喜得大叫道：「羅浮一脈，果然龍氣綿長，不料這分支支山，竟亦有如此佳穴。」

司馬福、李二牛聞言，均仰首張目，欲尋究竟，但卻瞧出有甚妙處。

李二牛道：「此地山石貧瘠，形露於外，雖有瀑流引來生氣，但其去路困塞，並不通暢，頓成絕局，何來佳

穴?賴先生，二牛委實不大明白。」

賴布衣見二牛凡事已肯用心思索，心中大喜，因此便不厭其詳的解釋道：「二牛有所不知，但凡尋龍追脈者，均須知己知彼，方能百發百中。周清平其人貴格已成所欠者一點龍氣引發而已。如此非要尋一聚氣地，方能滙聚大地龍氣。你看前面潭畔，山石拱衛，清潭在側，瀑流源源飛下，生氣生生不息；四周羣峯聳峙，如屛如幛，又似龍門，因此只須滙聚大地龍氣，承受之人，運命奇佳者便可躍過龍門，立成貴格，因此，此乃浪裏泥鰍躍龍門之局也。」

李二牛一聽，雖仍不大明瞭，但也細細揣摩，着意思索。

一旁司馬福又好氣又好笑，暗道這二牛白費甚麼勁兒?現放着如此一位尋龍大俠在身邊，還需你胡花心思麼?但他深知賴布衣對李二牛有點偏愛，雖無師徒之名，卻有師徒之實，賴布衣着實期望自己的一身絕學，能讓李二牛領略。因此便不敢作聲，只在旁邊偷笑。

賴布衣在潭畔仔細查勘了一會，便斷然的在潭畔三丈之處作了標記。

賴布衣等返回周家，把定穴之事說了，又替周家擇定吉日良辰，把周家葬於沙灘的父母遺骸取出，移葬於官帽山南坡清潭之側。

待一切事了，賴布衣也就無心逗留，即向周清平夫婦告辭道：「官帽山之穴可當代出貴，務須自珍自重，我等有事在身，就此告別!」

周清平心內半信半疑，但也不失了禮數，連連道謝，他的娘子劉素貞卻感激萬分，依依難捨的道：「賴先生如此大恩大德，妾夫婦貧賤無以爲報，如何心安?賴先生請受妾夫婦一拜。」

劉素貞道罷，拉着相公周清平，就欲跪下拜謝。

賴布衣連忙一手挽住，道：「兩位切勿如此，賴某平生不喜這一套也，賢夫婦不必言謝，但他日大發大貴之日，以民爲念，爲民出力，便是最佳之謝矣。」

賴布衣說罷，更不多言，轉身就走。

離開苦水鎮周家半里地，司馬福笑道：「賴兄爲這小夫妻費了一番心血，大可令其速發大貴，卻分文未取，連一頓酒菜也沒吃過，便受其一拜也是應該之極的事也。」

賴布衣笑笑道：「司馬兄休輕覷這對小夫妻，今日雖然貧賤如泥，但不久便貴爲刑部尚書及二品夫人，若受他夫妻一人一拜，便各折壽十載，司馬兄若願受納，便請回去代賴某領受如何?」

司馬福吐舌道：「一人之拜折壽十載，若夫妻合拜豈非立刻去見閻王!免了!免了!老夫雖無大富大貴之命，但如今逍遙自在，好歹還想多活幾年哩。」

賴布衣與李二牛莞爾一笑，不再言語，三人加快脚步，向西南而去。

周清平與娘子劉素貞，小夫妻倆自賴布衣仗義相助，祖墳遷葬官帽山後，晃眼便一年過去。

劉氏在這一年中，暗中留意相公的一舉一動。她漸而發覺，相公的心智越來越敏捷，昔日苦思數月不得要領，現下片刻之間便立可作出判斷。劉氏暗忖這大槪乃祖墳龍氣所致，心內暗暗高興，但也只隱在心底，不敢向相公發詢。

轉眼又到劉氏娘親大壽之日。劉氏夫妻商量去還是不去拜壽。

劉氏道：「相公若去，只怕又會多受一次凌辱。」

周清平坦然道：「爲人兒女，但心存孝道便是盡子女之道。我等家貧，便盡力而爲，無須去與人爭一日短長。」

劉素貞見相公處事甚爲豁達得禮，心內欣慰。當下便依相公之言，把自家養的二隻母鷄捉了去當賀禮。

周清平夫婦挽着母鷄到劉家時，劉素貞的兩位胞姐及姐夫正高坐堂上，與岳丈岳母談笑甚歡。但一見周清平夫婦進客廳來，便悄聲笑道：「瞧他夫妻兩人寒酸相，想必連賀禮也送不出，有心前來白吃一頓哩。」

周清平一見堂上岳父岳母，以及大姨、二姨兩位連襟的面孔，便知他們蔑視自己的心胸，但卻佯作不見，與娘子素貞携手上前，向岳母拜道：「小婿恭祝岳母大人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岳父笑對兩位有錢女婿道：「不見年餘，這窮鬼書生的口才似乎伶俐了呢。」

兩位女婿訕笑道：「也不知是請誰教的，背地裏念了千百遍也。」

大女婿道：「有口才又怎的?任他說得天花亂墜，怎及得一匹綾羅綢緞?」

二女婿道：「是極，看他夫妻兩人模樣，只怕連賀禮亦送不出。」

三人你一言我一語，岳母大人的臉孔便沉了下來，她略微向周清平點點頭道：「爲娘今年六十大壽，好好一個女兒嫁了給你，難道便只拿片言隻語來祝壽麼?」

周清平朗聲道：「岳母大壽之期，小婿怎敢如此怠慢。我夫妻雖貧，但也準備了賀禮，請岳母大人笑納。」

周清平說着，從娘子素貞手上接過那兩隻母鷄，向上捧起道：「岳母大人，小婿以此賀壽，但願岳母大人有如母鷄慈愛，待幼兒小輩一視同仁!」

岳母怒道：「你這是譏笑我麼?大女婿二女婿光絲緞綢緞便抬來數十匹，你憑這兩隻母鷄便算賀禮?」

劉素貞衷心的道：「請娘親鑑諒，這兩隻母鷄，已是女兒夫婦唯一之家當矣。」

岳母嘿嘿笑道：「此乃你咎由自取，我也領不起你夫婦這個情，你倆人速挽母鷄退下一角，以免讓親朋見了訕笑，這拜壽免了，只當招呼你夫妻倆白吃一頓算了。」

劉素貞當衆被辱，又羞又氣，拉着周清平退到一角，不禁暗自流淚。

周清平悄聲笑道：「娘子不必自悲，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待會爲娘子稍出口氣便是。」

劉素貞道：「相公做事須有分寸，我等無論如何亦是小輩，失了禮節只會更招其辱。」

周清平微笑道：「娘子放心，爲夫自有分寸，管教他們哭不得笑不成便是。」

不一會，酒宴擺了上來，衆人開懷暢飲，周清平夫婦瑟縮一角，也沒人來理會他倆。

酒宴吃了一半，劉素貞的大姐忽然笑道：「娘親，今日乃你六十大壽，我等做子女的應該說幾句好話，不如就由我等三姐妹的相公，每人獻上一首賀辭，以助酒興如何?」

大姐說罷，拿眼角往周清平夫婦那一面掃了一下。

二姐心領神會，也接口道：「女兒最恨那些只懂幾句油腔滑調，但又沒甚才學之人，如今每人即席獻辭，是否虛有其表，一試便知眞假矣。」

岳母聽了，笑着點頭。岳父當下便當着衆多親朋大聲說道：「各位，大女、二女均道由相公代獻賀辭一首，三女兒素貞，你可有膽量着你相公應戰?」

劉素貞一聽，冷汗直冒，心道相公近日雖文思大進，但他生活困頓，只得半日讀書時間，如何比得上終日吟詩聯賦的大姐夫、二姐夫?這豈非要當衆再次羞辱她夫婦二人麼?當下急得手脚亂顫。

周清平微微一笑，悄聲對娘子道：「娘子只管放心答應，出口氣的機會來了。」

劉素貞不知相公肚裏賣甚靈丹妙藥，心中依然心驚膽跳，但在衆目睽睽之下，不答應亦不行，只好硬着頭皮答應了。

當下，大姐夫、二姐夫神氣活現的呼喝隨身書僮捧筆磨墨，二人搔首弄姿，一會工夫，便寫出賀辭，捧在手上，洋洋自得。

周清平卻一動不動。

衆多親朋見劉家二位女婿不但有錢有勢，而且文思敏捷，片刻成文，均暗自喝彩。又見三女婿周清平呆坐一角，不由鄙夷的暗笑。

大女婿先站了起來，朗聲頌道：「玉樹階前，朱衣飛舞，金宣堂上，華甲初周。」

大女婿讀完，衆人也不管聽不聽清，齊聲叫好道：「果然文彩橫溢。」

二女婿不甘落後，也馬上站起來頌道：「事事從心，也如聖學；年年拜壽，永祝慈齡。」

衆人又大聲叫好道：「果然亦才思過人。」

但獨有一位劉家的遠房叔伯劉禿子默默不語，心道：「大女婿、二女婿賀辭雖算工整，但一派陳腐之言，全然是掉書袋之敗筆。」這劉禿子平生好學，但不求功名，在鄉中教書渡日，因此對詩詞一道頗有見地，他斜眼瞥一下三女婿周清平，心想：素聞三女婿困苦不堪，豈有用功餘閒?不知這小子又爆出甚麼迂腐之陳辭!

這時輪到三女婿周清平了。他從容不逼的站了起來，毫不理會四周射來的鄙夷、嘲笑，拱手向四面一揖，方朗聲道：「祝壽之言，貴在即興而發，更須貼切合體，故在下不欲事先擬就，即席吟頌如何?」

周清平這一表白，登時又引來一陣鄙夷、嘲笑。大女婿、二女婿大笑道：「你以爲你是七步成詩的曹子建麼?」

岳父亦忍不住大聲道：「你若能吟出便爽爽快快，不能吟出便自認其醜，退出去罷了!」

周清平微微一笑，但見他略一思索，擧手一指岳母大人，突然朗聲道：「這個婆娘不是人……」

此言甫出，滿座嘩然，均怒道：「這小子竟對岳母大人如此無禮，該打!」

周清平一笑，隨口接道：「九天仙女下凡塵……」

岳母大人本已氣得兩眼發直，但聽了這後一句，卻又作聲不得，自古女人誰個不愛虛名?她雖已年登花甲，但在衆多親朋面前有人讚她「仙女下凡」，心內亦自歡喜，也就把怒氣按平了。

衆人先是寂然，隨後一陣掌聲雷動，紛紛讚道：「九天仙女，自然不是凡人!一褒一貶，相得益彰!如此佳句，天下難覓!」

周清平對衆人的反應毫不理會，接而一仰首又朗聲吟出第三句道：「兒孫個個皆作賊……」

此言一出，登時大亂，大女婿、二女婿、大姐、二姐均跳了起來，戟指罵道：「你敢罵我等是賊……來人!把這混賬之徒轟出去罷了!」

衆人齊聲附和喊打聲中，唯獨劉禿子聽出味來，他站起來大聲道：「各位，他四句只說了三句，還有一句，爲甚麼不先聽聽，再作打算呢?」

劉禿子這一說，他雖然不過是一位窮酸教書先生，但在劉家輩份甚高，因此衆人也不敢出言頂撞他。

周清平朝劉禿子一笑，更不猶豫，突然把手一指案上供奉的祝壽櫻桃，朗聲道：「偸得蟠桃奉至親!」

此言既出，劉禿子先就拍掌。衆人先是怔住，接而一想，既然要去「偸桃奉至親」，那「兒孫自然皆是賊」了!

因此登時掌聲又轟然而起。

大姐、二姐、大姐夫、二姐夫等，以及岳父岳母，本已氣得半死，明知周清平乃不甘受辱，借題發揮，略作懲戒，但也虧他才思如此敏捷，竟在褒貶兩重截然相反之意，發揮得淋漓盡致，卻又天衣無縫，就算要發作，亦毫無藉口。

岳父岳母又驚又奇，怔怔的坐在太師椅上，半晌說不出話來。

祝壽酒宴既散，周清平夫婦不敢多逗留，悄悄的走了出來。

劉素貞心中又好氣又好笑，心道相公才思豈料竟精進如此，雖然只得兩隻母鷄作賀禮，卻居然比數十匹綾羅綢緞更爲風光。這全憑當日賴先生點穴之功也！

劉素貞這般轉念，便笑着對周清平道：「相公呵，今晚月色與賴先生相逢之晚一模一樣，睹景思人，我等何不趁此佳景，上南坡祖墳處一拜翁姑？」

周清平見娘子如此賢慧，便欣然答允。

夫妻倆趁着月色，一路朝官帽山南坡祖墳而來。

到得南坡祖墳前面，但見月色如銀，灑在坡上，一片淡白銀輝。山風吹近，使人神清氣爽。

夫妻兩人在祖墳前拜祭一番，便欲返家。周清平忽覺眼倦，頭一歪，便伏在墓碑上面睡着了。

劉素貞心知有異，正驚疑間，忽然聽到有男女的聲音由遠而近，啾啾作響，不似人言，知是鬼魂，心甚驚惶，正欲推醒相公。

突聽那女的說道：「前面有生人氣味，我等正好上前吸取其精氣！」

男的卻連聲急道：「萬萬接近不得，你可知那倦倚墓碑而睡的人是誰？」

女的笑道：「我怎知道？普通一位少年郎罷了！」

男的聳然道：「錯了！錯了！這人不日便是刑部尚書之身，我等只要接近三丈，其身上威嚴浩氣，便立時把我等的幽魂擊得煙消雲散矣！快走！快走！萬萬不可自招其禍……」言畢一陣陰風拂過，便再不聞其音。

劉素貞這時才知方才乃「鬼報功名」，相公不日便當大貴，心內暗喜，但卻沒對周清平言明，只在心內盤算，如何督促相公加倍努力，以助其大業成就。

自此之後，劉素貞對周清平的督促加倍留神，家中生計，自己全力操持，不令相公分心。每當周清平稍有疲意，便苦苦相勸，務須以事業前程爲重。

這樣過了半年。眼見已到京中大考之期。劉素貞正暗暗爲相公赴試的盤川焦急。這一晚，剛剛躺在破床不久，忽覺有物咬腳，爬起一瞧，只見一團白光，早已一閃而過。劉素貞連忙追出門外，只見月亮如盤，月色如銀，又是十五月夜，心中不禁一動，幽幽的歎道：「白兔呵白兔，莫非你又來施以援手麼？」

就在此時，劉素貞眼前一花，一團猶如兔狀的白光竟然向前滚動。劉素貞連忙循踪跟進。不一會，兔狀白光便在樹林邊的一塊石板上蹲着不動。劉素貞走近時，已失了白光的踪跡了。

劉素貞怔怔的望着石板出神，忽然心中一動，莫非白光示知，這石板下有甚麼東西？於是用力把石板揪了起來，下面是一個小洞，洞內竟藏了一堆銀幣。尚有張字條，只道留銀之人一生作惡，殺人無數，但臨死竟發覺錢銀不能救命，便把此銀兩深藏於此，但望得之人日後能救千人，以減輕他的罪孽於萬一，云云。

劉素貞知此銀取之無礙，便把銀兩携返家中，周清平赴京應試的盤川也就不必犯愁了。

周清平赴京後，不日便應試。主考發下榜文不到片刻，周清平便已起立交卷而出，到放榜之日，竟然中了第二名「榜眼」。赴朝中殿試，周清平憑一篇「治刑策」大獲聖心，欽點爲巡刑大臣，赴各地視刑折獄，短短半年間，周清平便憑他的謀略，平反寃獄，救了千人之數。

周清平聲名大噪，憑此政積，一舉升任刑部尚書，執掌白虎節堂。

到此時，周清平方悟賴布衣當日「夫憑妻貴」之言，其實乃指因他的夫人劉素貞賢慧，他才會斷然替他尋龍點穴，成就他這一段平步青雲的千古佳話。

* * *

當日賴布衣等三人離開苦水鎮，一直向西面而行。

眼看已是中午吃飯時分，司馬福雖然悶聲不響，緊隨賴布衣身邊低着頭急走，但越走他的眉頭也就皺得越緊。

賴布衣在苦水鎮中幹了一件得意事，心中正自欣慰，忽見司馬福這般哭喪着面，便笑道：「司馬兄吃了啞巴藥麼？怎的只顧低頭急走？」

司馬福歎了口氣道：「老夫委實不敢抬頭望物，因我等前路茫茫也！」

賴布衣失笑道：「怎地忽然悲觀如此？」

司馬福苦笑道：「賴兄難道沒聽說，這世上沒錢寸步難行麼？如今我等不但腹中空空，連腰包也將要空空也！若腰包空空，我等還有甚麼路可走？老夫知賴兄視錢銀如無物，因此又不敢作聲，唯有低頭走路，走得一步算一步！」

賴布衣大笑道：「我等大富大貴無望，但也並非夭折餓殍之格；若到艱難時，便弄它三五十兩花花，亦非天大難事也！」

司馬福一聽賴布衣口氣已然鬆動，登時眉開眼笑，抬起頭來，昂昂然的搶先便走。

李二牛道：「司馬叔怎的又如此激昂奮發也？」

司馬福笑道：「方才是腰包空空寸步難行，如今卻是錢銀在前，如何還敢怠慢？」

賴布衣笑笑，他亦知現下盤川已然將盡，不得不爲此想想辦法，因此也就任得司馬福這老江湖去胡鬧。

這一路向西而行，攀山渡水，不覺又過了半月。

這半月來三人只敢揀一些殘舊小館，胡亂吃一頓粗飯塡肚，美酒佳餚可是想也休想，因爲這時就連向不以錢銀爲意的賴布衣亦開始皺眉，因爲掌管錢銀的李二牛如實的報說，他腰包中的銀兩只剩五錢了！

五錢銀若是粗飯粗菜，大約可頂三五頓，如美酒佳餚，就半餐也遠遠不夠。

賴布衣心中雖然開始焦急，但一時之間，卻又無從籌措。

平日爲盤川喊聲大震的司馬福，此刻卻居然每日歡笑不絕，嘻嘻哈哈的只顧逗賴布衣開心。

賴布衣不禁又驚又奇，問司馬福道：「司馬兄怎的了？往時你最擔心錢銀不夠，但今時今日果然正當困境，你卻歡天喜地？嚇人麼？你可別又來弄那喊飯塡肚的鬼把戲也！」

司馬福笑道：「不喊！不喊！老夫爲甚要喊？因爲老夫忽然醒起一句俗話！」

賴布衣道：「是甚話兒？」

司馬福道：「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呀！賴兄既已對錢銀上心，眼前佳景又已漸近，如老夫所料不差，我等不消三日兩日，便轉鴻運當頭，既然如此，還憂心怎的？」

賴布衣不禁莞爾一笑，雖明知這是司馬福故意發大話逗他開懷，但心中也着實感佩於此艱難時刻，司馬福的豁達心懷。

三人越往西行，山勢便越見形狀奇特，雖然不算太高，但形狀各異，似牛、似馬、似鶴、似蛇，不一而足，令人目不暇給。

賴布衣一見眼前這等奇景，登時便把囊中空空如也的煩惱丟到腦後，滿面驚喜的叫道：「山奇人奇，水豐必財足，此地山水交滙，形勢奇特，只怕又有甚奇遇也！」

司馬福忙笑着接口道：「是極！是極！果然是佳景漸近！今番可是爲人爲己，賴兄千萬仔細了！」

三人來了勁，不久便攀上一座蛇似的蜿蜒山頭。三人正在山頭流連，忽然之間，只見在東北角處，突然衝起一道紫雲！

紫雲初像煙帶，其後直衝而上，到半空之時，忽然變大，猶如一條張牙舞爪的巨龍在空際旋舞。忽然，如龍的紫雲向下沉去，一會又衝天而起，如此反復數次，忽然「乒乓」一聲，便向下沉寂下去。

三人均大吃一驚！

賴布衣忙問司馬福道：「紫雲起沉處，司馬兄知否是甚去處？」

司馬福朝東北角處遙望了好一會，方沉吟道：「按其方向地物，似是高要郡一帶！」

賴布衣想了想，便驚歎道：「果然！果然！豈料龍虹火獸甫現，竟連北幹之龍脈亦被震動！」

李二牛道：「方才那紫雲，莫非便是南粵北幹龍氣麼？」

賴布衣道：「正是！正是！且此龍氣現呈紫龍之狀，顯見此地龍脈之奇，實千年難得一見！此行東北而行，必有所尋獲！」

司馬福、李二牛一聽，也不敢怠慢，於是三人匆匆下了蛇形山，直朝東北紫龍現處奔走而去。

這一奔走，竟又直趕了大半天路程。到中午時分，突見前面現出一座大鎮，座落在奇山異水的環抱之中。

見了城鎮，三人才猛地想起，整整大半天已沒半點東西落肚了。奔走時急於尋找那紫龍踪跡，倒也不覺甚麼，但此時突然想起沒東西下肚，三人登時連腳也邁不動了。

三人好不容易挨到鎮上，向路人一打探，才知這大鎮果然是高要郡屬地，名叫高要鎮。

這高要鎮地處廣府北面，雖沒廣府、佛山等地的繁盛，但也甚有氣象，酒館食肆林立，街上行人甚多，但大多神色匆匆，急急趕路，人人背後均像有鬼趕着似的。

賴布衣瞧了，先就皺了皺眉。但司馬福、李二牛此時的眼珠卻直往酒館食肆轉，此刻只怕就連天仙美女站在他倆面前，也比不上一碟噴香燒鷄這般吸引！

賴布衣亦知兩人已餓疲難挨，心中甚感抱歉，心道若非不愼丟失了那萬兩銀票，也不致落到如此地步。

心中這般轉念，便打定了補償兩人心願的主意。他抬頭一看，前面三丈遠處，高高掛起一大塊金漆招牌，上書「元魁館」三個大字，光瞧其氣派，便知是高要郡中數一數二的頂尖酒樓。便朝司馬福、李二牛點點頭，道：「走呵！這便上去，飽吃一頓再作打算！」

司馬福分明亦已瞧見這氣派酒樓，但卻只作不見，這時一聽賴布衣之言，登時又驚又喜，喜者能登上這元魁館，也不枉了此行入高要郡的辛苦；驚的是他心知肚明，現下三人的家當，連那僅剩的五錢銀兩亦已花去大半。

司馬福不禁苦笑道：「算了，賴兄！不必充這排場，只揀街邊小檔胡亂塡飽肚子便是。」

賴布衣卻微笑道：「這一路上挨饑抵餓，司馬兄難道不欲有所補償麼？這便上元魁館去也！」

司馬福苦笑道：「賴兄可知這元魁

館光茶錢每位需花多少？若要吃一頓半飽的要多少？更不必說美酒佳餚矣！」

賴布衣笑道：「到底值多少？」

司馬福道：「我也不知花多少，但只知道這高要一地，但凡有頭面的酒樓，不管三七廿一，先收客茶錢每位三錢，三位便是九錢！天可憐見我等便脫了衣褲典當，只怕也湊不足五錢！若加上吃一頓，我也不知值多少矣！」

賴布衣呵呵一笑道：「不打緊！不打緊！先上去飽吃一頓可也！」

賴布衣說着，也不猶豫，搶先「登登」的便走進元魁館去，揀了一張位處酒館大堂正中央的酒桌，大剌剌的便朗聲道：「小二哥！上茶！三位！」

到此境地，司馬福唯有咬着牙根，與李二牛走過來，也坐下了。

酒館的小二哥也應聲走過來。他向賴布衣三人掃了一眼，但見三人灰塵滿面，齜牙咧嘴，半點不像吃得起的大客，倒似獄中逃出來的餓鬼！他的眉頭便跳了一下，但也不敢怠慢，心道有等土財主亦是這般模樣，本小二犯不着先惹上此等扎手的貨色！

於是店小二果然手勤腳快的捧上一壺三杯上等香茶，還殷勤的替三人各斟了一杯。

這店小二越是殷勤，司馬福的眉頭就擰得越緊，心道這鬼小二豈有這般好心！他如此造作不外希望多撈我等錢銀，他若然知道我等連三杯茶錢亦不足，他這笑臉上怕登時就變得比魔鬼更加可怕！

果然店小二殷勤的斟了茶，便立刻笑吟吟的道：「三位請點菜式，本店菜式齊備，更齊集天下美酒！」

司馬福此時一聽，幾乎已忍不住跳起來大罵店小二沒安好心。

賴布衣卻詐作不見司馬福的怪樣，搶先朗聲道：「好極！便上一席百色美宴便了！」

店小二一聽，先是一怔，隨又涎着笑臉道：「好好！百色美宴！客官果然好眼光，便點上此館中的元魁菜式……但請教客官，你可知這款菜式最爲名貴，須花多少？」

賴布衣呵呵一笑，道：「欲嘗天下珍，不惜腰中錢。誰管他要花多少！小二哥只管督促妥當，拿出本領炮製，我也不會虧待你，這裏先行打賞便了！」

賴布衣說着，伸手向李二牛一指，道：「二牛！先打賞小二哥二錢銀子！」

李二牛依言做了。店小二大喜，他見的大客也夠多了，但也從沒碰過這等先行打賞的客人，心道：瞧這光景，明擺着是故意藏頭露尾的古怪財主！幸虧先前不致魯莽，否則不但打賞沒了，得罪了這等人，只怕連飯碗也得揣着走路！

店小二當下如飛的跑去傳菜去了。

司馬福惡狠狠的瞪着顛屁股而去的店小二，瞧他的神情，眞恨不得一巴掌把店小二打死！

好半晌，司馬福才怔怔的扭過頭來，瞧怪物似的盯着賴布衣道：「賴兄呵賴兄！你只怕是瘋了！這僅剩的四錢銀竟還白白的扔出一半！」

賴布衣呵呵一笑，若無其事的悄聲道：「不打緊！不打緊！千金散盡還復來……」

賴布衣從容鎭靜，司馬福卻火燒眉毛，他心中暗道：「賴兄呵賴兄！那怕你有通天本領，卻如何能在片刻之間弄這大把銀兩！不打緊，不打緊，只怕是坐牢有份！坐牢有份！」

（本段暫告結束欲知後事如何請留意本故事之『七星伴月』便知分曉。）

（本篇完）

社會秘聞／狄奇・文　可飛・圖

大學的盟誓

盲目接受恩惠　無意竟做殺手

大學同學聚會，本來是一個相當理想的舊同學聚會機會，但是，這次卻相當可惜，參加同學會的，卻只有十個人，以一個將近三十人的班級來說，出席率可算是相當低。

「眞沒辦法，聯絡上的人並不多，更何況，許多都推辭了不肯出席。」負責召集的呂小貞搖搖頭。

「都已經廿三年了。」孔慶新喃喃地說。

「對，有幾位同學都移民了。」李少華也插口。

「就是嘛，恐怕愈近九七，我們移民的同學會愈來愈多呢。」莫承堅也拿着酒杯走過來湊熱鬧。

五年前，他們也聚會過一次，那一次出席人數比今次多，可能那次是呂小貞請客的關係吧。但這一次，需要自費，反應便異常冷淡。

「喂，你是少華吧？看你前額都禿了。」

「你是立其嗎？」

「哈哈！老朋友，你還認得我。」

「認得，當然認得。」

在談話之間，記憶就慢慢復甦了。少華記得，那是他大一時候的最佳拍檔，他們在足球場上還表演過雙翼齊飛，不知贏了多少次的比賽。

「喂，老友，你知道嗎？我們的最佳龍門冼錦明今天晚上也來參加呢。」

「眞的？」李少華有點不相信。

「是眞的，我剛才看到小貞手上的名單有他的名字。」

「那眞好，我幾乎有二十年未見過他了。」

「我也是，昔日我們稱他爲雷煥旋攝鐵手，想不到轉眼間，已經是廿多年了。」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身材高大，風度翩翩的人走進會場來。

「是他嗎？」

「我想大概是吧。」

「我們過去吧。」

當少華及慶新走到這個紳士面前的時候，對方已經先伸出手。

「好久不見。」

「豈止好久，簡直長久得不可思議。」

「對，簡直是難以置信。」

這時候，呂小貞也走過來湊熱鬧。

「老冼現在的生意好到不得了，他代理的幾隻名牌，在香港不知多吃香。他一會兒又要飛巴黎，一會兒又要飛法蘭克福，我想找他恐怕要一年前預約才可以了。」

「眞的嗎？」孔慶新張大了嘴。

「唏！聽她在吹噓呢，其實我的生意那有這般大呢，呂小貞果然是呂小貞，她和以前一樣，還是喜歡和我們開玩笑。」

冼錦明客氣地否認，其實他的生意眞是相當大。不過，同時他的說話也是眞確的，呂小貞還是和以前一樣

，她還是那樣的喜歡說笑。

在歡樂氣氛中，老同學實在不知有多少話題。

一會兒，李少華和冼錦明坐在沙發上，離開了那個談話圈子。

冼錦明拿出一張名片，上面印有一大堆公司經理及董事的名銜。

「老冼，我眞佩服你。」

「你太過奬了，其實也不算得是什麼，這些生意都是家庭的生意而已。」

李少華也遞出名片。

「喂，少華，你怎麼會當了醫生呢？」

「難怪你覺得奇怪的，我大學畢業以後，因爲覺得自己興趣是在醫學方面，所以就去了外國讀了一個醫生銜頭回來。」

「那眞的要恭喜你，同時我也要讚賞你那份毅力。」

「太客氣了。去年以前，我還在政府醫院工作，後來把心一橫出來開業。」

「生意好嗎？」

「普普通通，皮費重，所以經營也很困難，我也有點後悔。」李少華誇張地緊鎖眉頭。

「老李，誰敢說醫生不是收入好呢？」

「我不是騙你，事實上每個人一聽說對方是醫生，就會以爲對方財源滾滾來，但，事實上並不見得這樣好。在政府醫院工作，有固定收入及年資遞升，又有房屋津貼，生活還算過得去，但自己掛牌執業，支出就一大筆，而且，也並非開業之後就有生意，所以情形就不如想像般好。」

「不過，你以前立志要做醫生，現在既然達成願望，也不要太計較了。」

「也沒有什麼計較不計較的，反正兒子也大了，我祇要供他唸完大學，其他也沒有什麼願望了。」

「兒子唸大學了嗎？」

「他在英國唸預科，明年就要考大學，他希望到牛津讀法律，但一年學費也要一萬鎊。」

「老李，你付得起的。」

李少華苦笑一下。

「其實，我眞的很欣賞你，我們廿多年不見，和你交談，你還是那麼誠懇，有很多人，即使心中有煩惱，也不肯說出來。」

「……」李少華窺伺看冼錦明的表情，因爲他明白到他的說話像有着特殊的含意似的。

「老李，等會散會後有興趣去喝杯酒嗎？」

「我和你？」

「對，我們兩個，好嗎？」

「好。」

在散會以後，李少華和冼錦明這對廿年前的老友，叫了部計程車，直向尖沙咀東部的香格里拉酒店駛去。

李少華記得在畢業前的一個黃昏，在圖書館附近的草地上，他和冼錦明望着殘照的夕陽，將天際染成紫紅色，大家都有無限的感慨。

「我們永遠都是好朋友。」

冼錦明捉着李少華的手，那股友情的暖流就由一個人的手傳到另一個人的手中。

而那時的聲音，彷彿現在仍迴響在他們的耳際。

「老冼，難得廿年以後，我們還可以坐在一起。」

「對，我還記得那時我對你說：我們永遠都是好朋友。」

「我當然記得，因爲那時我們還答應對方，如果有任何苦惱，一定要幫對方解決的。」

「唉，那時候，我眞的很感動，因爲我不知道用什麼說話，才可以傾訴自己熾熱的心，而且，我還記得當時不知如何表達，因爲，我平常使用的語言太沒有份量了，如果用刻意描繪的言詞，又可能會損傷我們的感情，結果，我還是什麼都沒有說。」

「對，那時的情景眞令人感動。」

「廿多年了，我們都由青年變成中年了。」

李少華看看這位廿多年的老友，好像心事重重似的。

「你好像有煩惱，對嗎？」

「看起來是那樣嗎？」

「嗯，不錯。」

「老李，你的眼光眞銳利。」

「老冼，都廿多年老友了，雖然我們有一大段時間沒見面，但是有一點是改不了的，就是你的性格，每當你想不通的時候，你一定會皺起眉頭。」

「嗯，連這小小的動作都騙不了你。」

「不要過奬我了，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煩惱的，只不過是你說不說出來罷了。」

「你也有煩惱？」冼錦明以爲李少華一向是樂天派，想不到他也有煩惱。

「我們說過，有什麼煩惱，是可以互相幫忙的，你說來聽聽。」

「……」

「說吧。」

「還不是九七問題。」

「你怕？」

「不是，是我的太太怕。」

「那又怎樣？」

「她早幾個月前到加拿大，擅作主張的在多倫多史加堡區買了一間屋。」

「那邊的房子不便宜呢，要多少錢？」

「要五十萬加幣。」

「嘩，折合三百多萬港元呢。」

「還不止如此，她還買了一個代理權，準備用這個方法申請移民。」

「那花費眞的不少了。」

「對，合共近九十萬加幣。而我又剛開業不久，舖子又是供的，所以才有這樣的煩惱。」

「啊，原來問題是爲錢。」

「是的。」

「那麼，需要多少？」

李少華驚訝的抬起頭，因爲冼錦明的語氣並非只是單純的詢問，而是類似誠意的迴響。

「一百五十萬……不，應該是一百八十萬左右。」

「有沒有向銀行想辦法？」

「有，但是都沒有用，他們都說不能以一年的營業狀況作參考，更何況當他們知道我是用這筆錢做投資移民時，他們都有顧忌，或許他們以爲我會賴數不回來吧。」

「唔，或許吧。」

冼錦明叫來了女侍，要對方多來一杯酒。

「你喝酒嗎？」

「不多喝了，因爲酒對身體不太有益。」

「醫生果然是醫生，健康至上，不過今天晚上我倒想多喝一杯。」

「好，我陪你，反正喝一杯也沒有問題。」

女侍應遞上一杯酒時，冼錦明立刻再要多一杯。

當兩個人拿着酒杯時，冼錦明好像很有感觸地說：

「爲我們的友誼乾杯。」

「對，爲友誼乾杯。」

「這時候，我又想起那天我們在校園裏，互相的發誓，堅守對彼此的友情，你記得嗎？」冼錦明感觸地說。

「當然記得，那時我們都很單純……」

「是的，在困難時互相幫助，只要任何一個人提出，另一個人一定會馬上去幫助。」冼錦明凝視着對方說。

「對，不過你的意思是……」

「我幫你周轉一下！」

「眞的？」

「當然眞的，一百八十萬夠了嗎？」

「那不是小數。」

「放心，我可以拿得出。」

「但……」

「沒問題。」

李少華眼圈一熱，這眞是出乎意料之外，冼錦明竟然主動提出幫忙。

「我……我眞不知如何說多謝。」

李少華眞的有點懷疑，冼錦明是否腦筋有毛病，因爲已經是廿多年前的承諾，誰又會那樣忠心的去遵守呢？

「老冼，爲什麼？」

李少華仍然是忍不住去問理由。

「哈哈，老友。」冼錦明似乎覺得很可笑，他拿着酒杯在手，笑聲令他的手不停的顫動。

「老實說，爲什麼？」

「這是承諾，你就要遵守，更何況那是男人大丈夫的承諾，更加是不可以輕易放棄的。」

「對，我明白，但……」

「那是我們眞摯的誓言，我們說過，在困難之中，我們一定會互相幫助，對嗎？」

「對，但那已是廿多年的事，更何況我們一直沒有通過消息。」

「對，但那又如何。」

「我不明白。」

「不要不明白了，我們再恢復舊交！當然，一百八十萬不是一筆小數目，但我相信我還是有辦法安排的。」

李少華眞的感動到難以形容。

「什麼時候需要？」

「當然愈快愈好。」

「嗯，我儘辦法吧。希望一個星期內可以辦妥。」

「多謝你，我眞的不知如何感激你。」

「不要客氣了，再叫多一杯酒吧，爲我們的友誼乾一杯。」

五日之後，冼錦明打了個電話給李少華，約他到辦公室見面。

「老李，一切都準備好了。」

「這麼快？」

「也不是什麼，舉手之勞罷了。」

「那麼，我立一份借據給你，好嗎？」

「我借錢給你要你寫借據嗎？那太笑話了！」

「但那又怎可以呢。」

「不要婆婆媽媽了，這皮包裏全是一千元的鈔票，我相信現金總比支票迷人。」

「那……」

「不要這樣那樣了，一起到樓下的銀行存了它吧。」

「那我多謝了。」

「不要多謝，難道你忘了我們的承諾，在彼此有困難時，是會幫忙對方的嗎？」

「嗯。」

「我現在幫忙你，是遵守我們的承諾，不知道在我有需要時，你會不會幫忙呢？」

「一定，一定。」

* * *

一個月後，李少華到冼錦明的豪華住宅替他的妻子看病，他替老冼熟睡的妻子打了一針，一枝令這個女人一睡不起的一針。

可能這就是一百八十萬元的代價吧。因爲冼錦明對李少華說，他的妻子對他不好，終日大吵大鬧，令他精神接近崩潰，當然，李少華不該在未聽冼錦明的太太解釋以前，就貿然下了決定。

不過，李少華明白到他在這個時刻，不是在處理是否「公平」的問題，而是在實現一個承諾的問題。

「我明天會簽死亡証。」

「多謝你。」

「不要客氣，再見。」

「再見？或許，我們不再見面了，誰知道！哈哈！」冼錦明捉着李少華的手，就像廿多年前的那一天大家離開校園時候一樣。

（完）

三國演義之九

小霸王孫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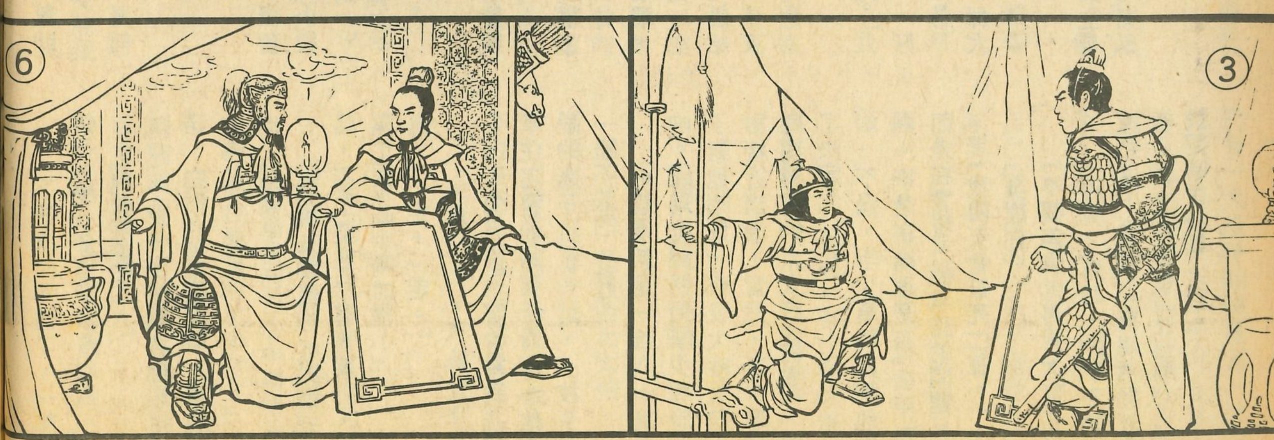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1　孫堅死後，孫策引軍退回江南，想起自己兵少將寡，孤掌難鳴，便將家屬搬到曲阿，託舅父曲阿太守吳璟照應，自己帶着舊部去投袁術。



2　袁術見他相貌英俊，氣概不凡，很是喜愛，派他做個「懷義校尉」。時常帶兵出征，打了幾次勝仗。



3　一天，兵士報進孫策營中，說揚州刺史劉繇兵佔據了曲阿，把太守吳璟趕跑了。孫策想起母親家小都在曲阿，一時心慌意亂，沒得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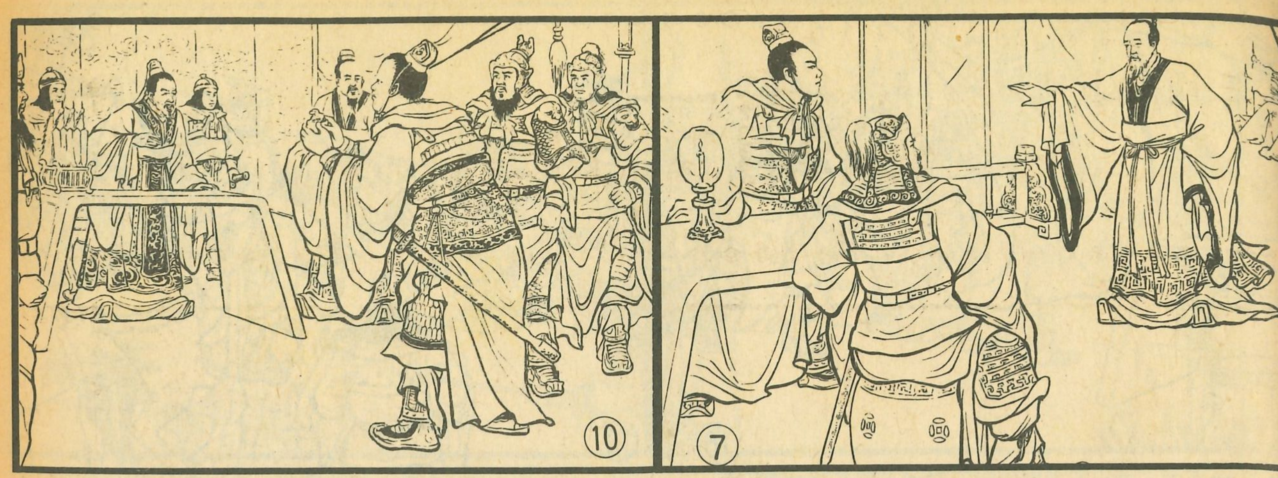


4　晚上，他睡不着覺，在營裏踱來踱去，想起父親[illegible]自己的無能，想着想着，不覺踱出營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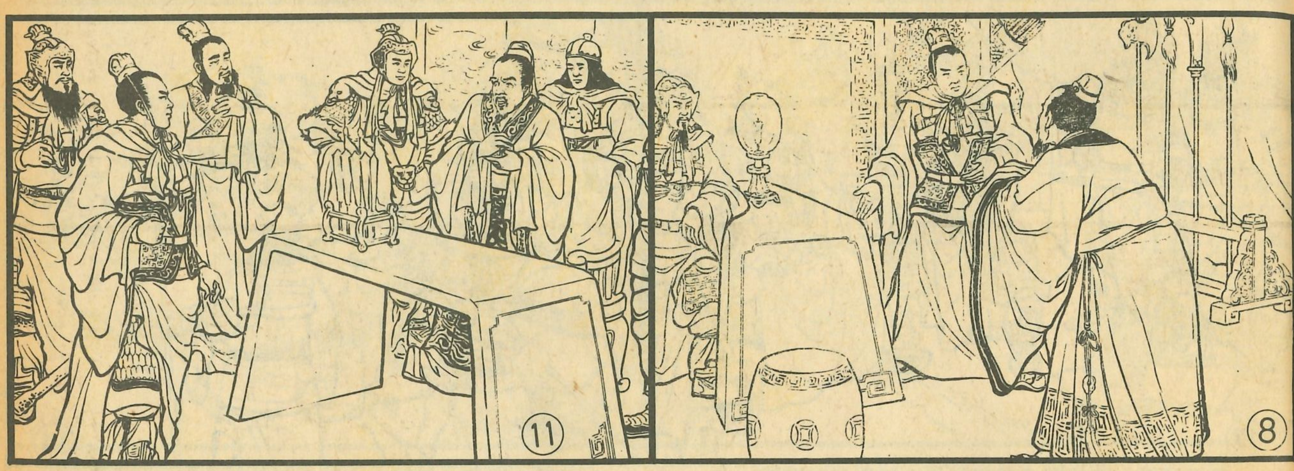


5　孫策望着明月，不禁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忽然有人呵呵大笑。孫策大吃一驚，回過頭去仔細辨認，原來是父親舊部朱治，現在也在袁術手下做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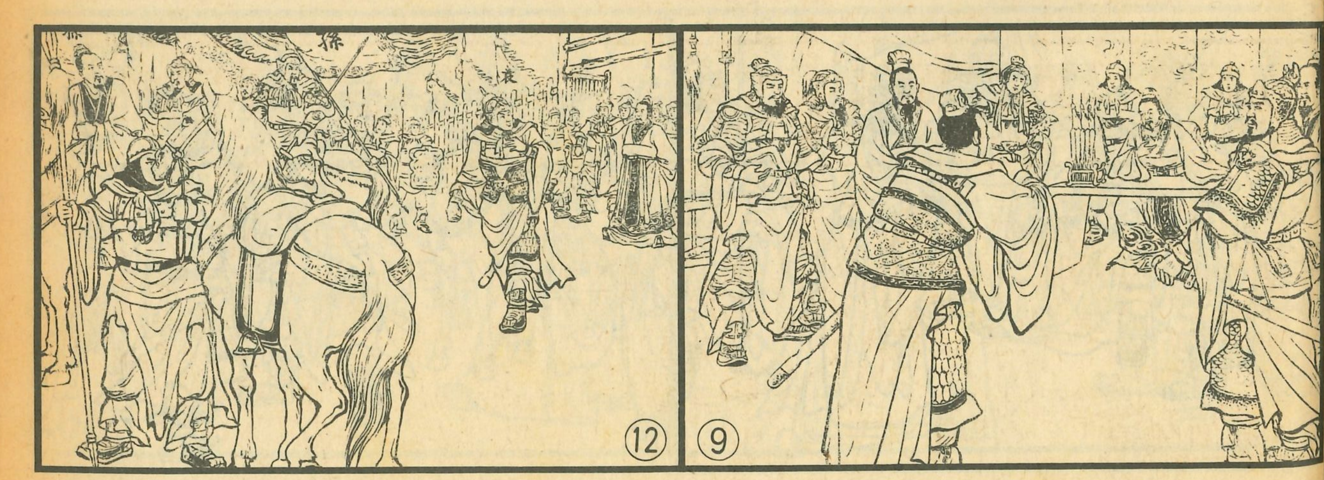
6　於是孫策請他進了帳，把心事告訴了他，說是不能繼承父親的事業，所以嘆息。朱治勸他向袁術借兵，先去攻取曲阿，作爲根據，名是救難，實圖大業。



7　正在商議，袁術的謀士呂范忽然闖了進來，笑着對孫策說：「你們的打算，我聽到了。我手下有百名精兵，願意借給你。」



8　孫策大喜，連忙站起來讓坐。呂范只怕袁術不肯借兵。孫策道：「亡父留下的玉璽，可以交給他作抵押。」便計議停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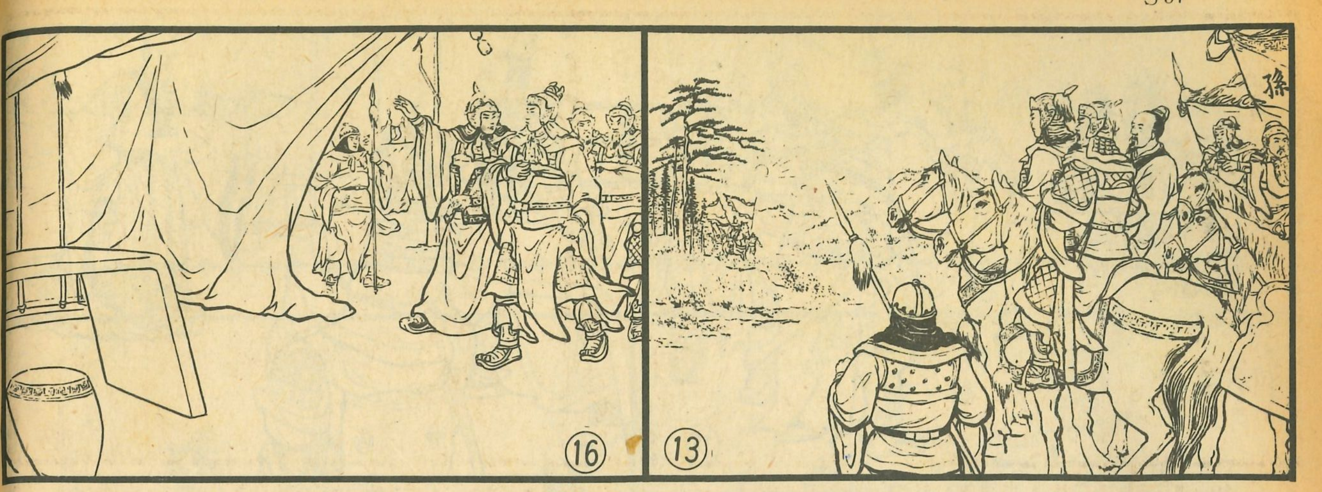


9　第二天，孫策來見袁術，訴說道：「揚州刺史劉繇，引兵佔據曲阿，我一家老小都在曲阿，必被迫害。請借我雄兵數千，渡江救難。」說罷放聲大哭。袁術皺着眉頭，半晌沒有答應。

10　孫策便從懷中取出玉璽，願作抵押，等平定了劉繇，交還兵馬，換回玉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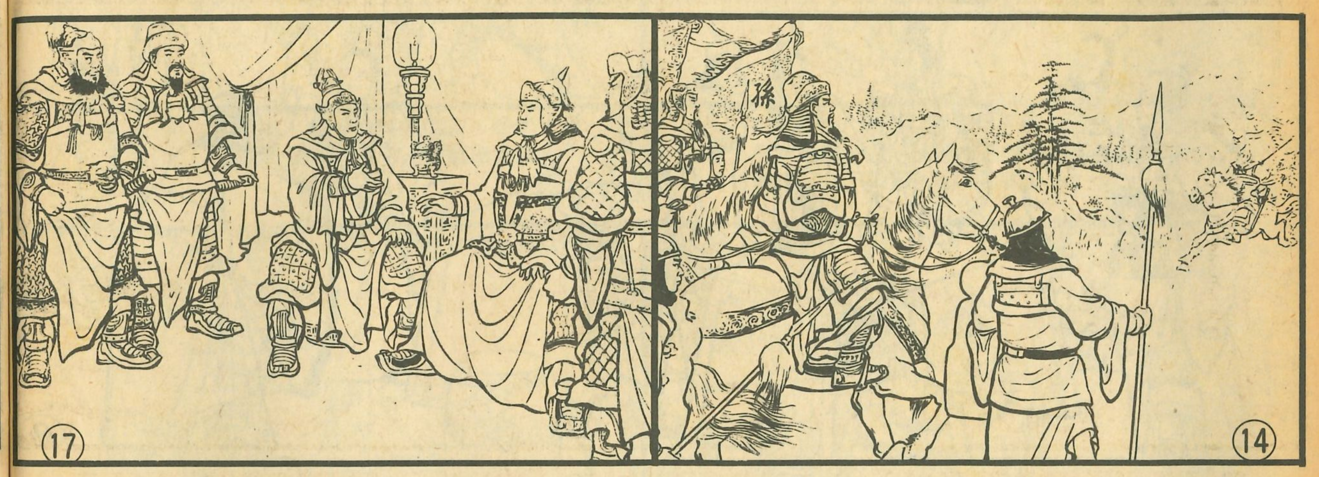
11　袁術連忙接了過去，一看，果然是傳國玉璽，不禁哈哈大笑，連連點頭答應說：「不是我要你玉璽，暫時放在這裏，我替你保管！」

12　袁術收了玉璽，就借給他三千兵士，五百匹戰馬。孫策心裏暗暗高興，連忙拜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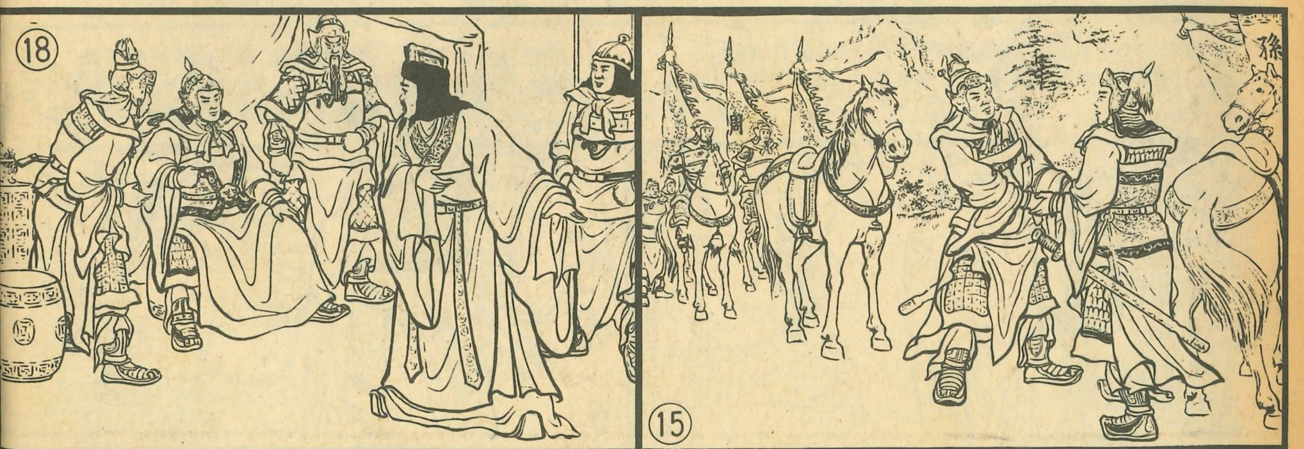
13 孫策帶領了朱治、呂范和程普、黃蓋、韓當等三個舊將，起兵向曲阿進發。一天，到了歷陽，天色將近黃昏，忽然有一隊人馬迎面過來，隊伍整齊，不知是何處軍馬。

16 這位少年將軍名叫周瑜，字公瑾，不但儀表出衆，而且很有才能，是孫策的知己朋友，曾經結爲兄弟。這時，孫策安下營，和周瑜進入帳中，把自己的計劃告訴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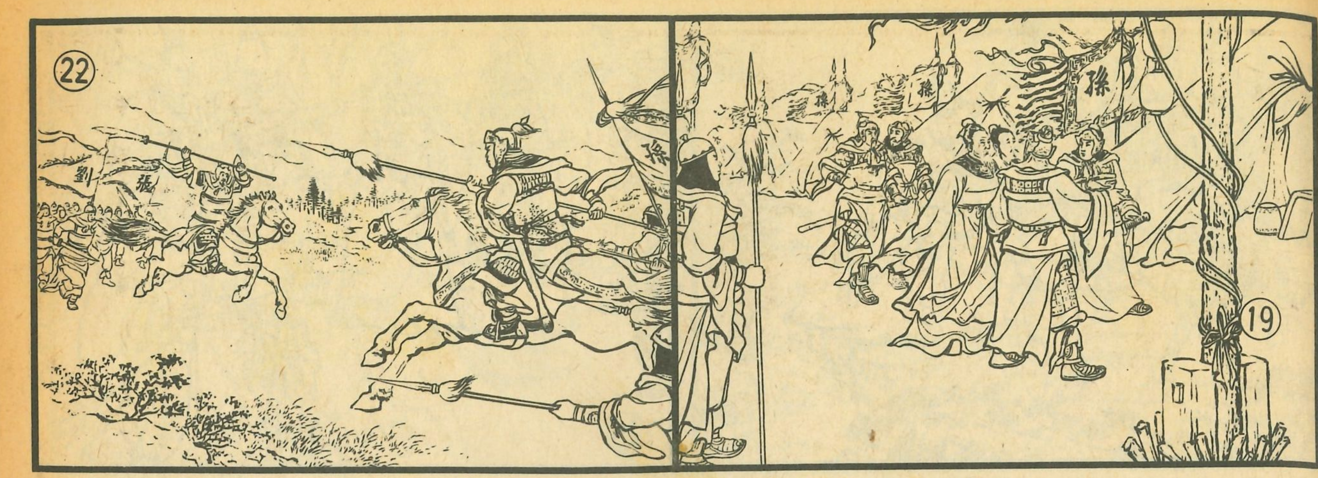
14 正在瞭望。只見帶頭的一位少年將軍，騎着大白馬，如飛的跑了過來。

17 周瑜答應幫助孫策共圖大事，並勸他去尋求有才能的人來做輔助。當時他推薦了兩個人給孫策，一個叫張昭，另一個叫張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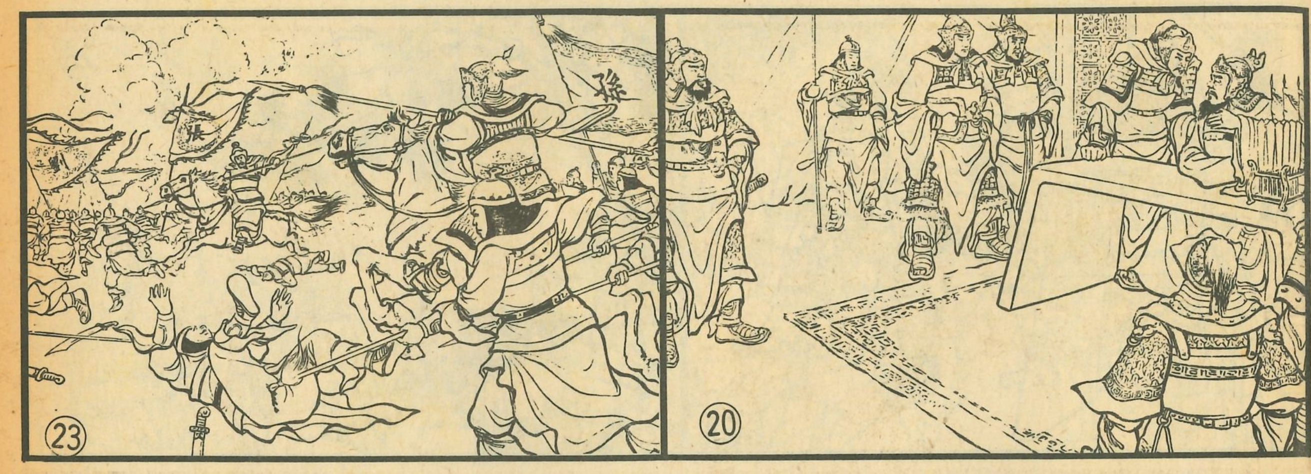
15 臨近，這位少年將軍跳下馬，向孫策行禮。孫策「呀」了一聲，連忙翻身下鞍，拉住他的手，高興得甚麼似的。

18 第二天，孫策備了禮物，差人去聘請張昭和張紘。他們却不肯出來，孫策心裏很不高興。周瑜勸他說，要成大事，必須禮賢下士，親自到他們家裏去聘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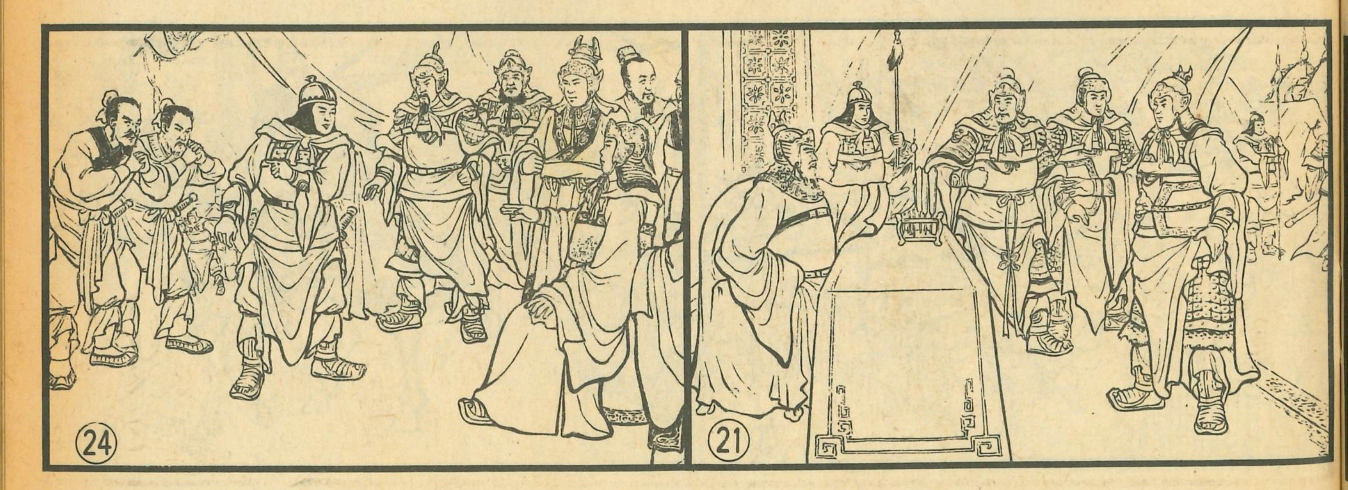
19 孫策聽了周瑜的話，把他們請了出來，並派他們當了重要官職，商議兵曲阿，攻擊劉繇。

22 張英帶了兵馬，又備了很多糧食，在牛渚安下營寨，抵禦孫策。一天，孫策兵到，張英迎戰，兩軍就在牛渚灘上打了起來。



20 再說劉繇得報，急忙聚集衆將商議。部將張英出個計策：先派一隊人馬在牛渚駐扎，截住險要，阻擋孫策前進。孫策兵少將寡，糧也不多，必定不能持久。

23 突然，張英望見營中起火，便無心接戰，急忙收兵。孫策乘勢追殺，張英只得棄了牛渚，往深山裏逃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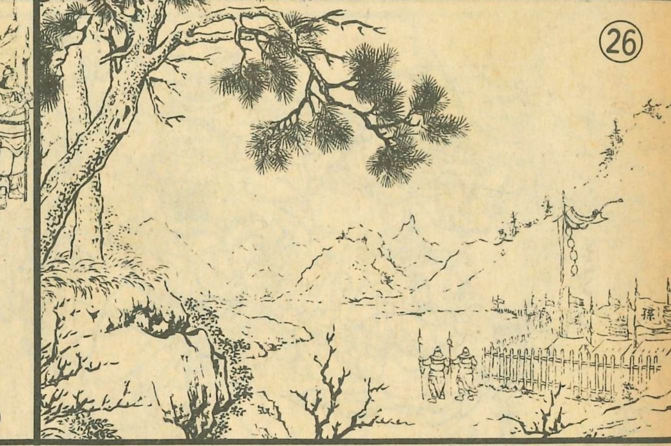


21 這時，帳下有個將軍大聲的說：「願當先鋒。」劉繇一瞧是太史慈。笑着說：「你年紀還輕，不配當大將，還是留着吧。」太史慈很不高興，又不好反對。

24 這一仗，孫策得了牛渚，投降的兵士有四千多人，奪得了無數的糧食和軍器。正在商議進兵，忽然軍士引着兩個壯士走進帳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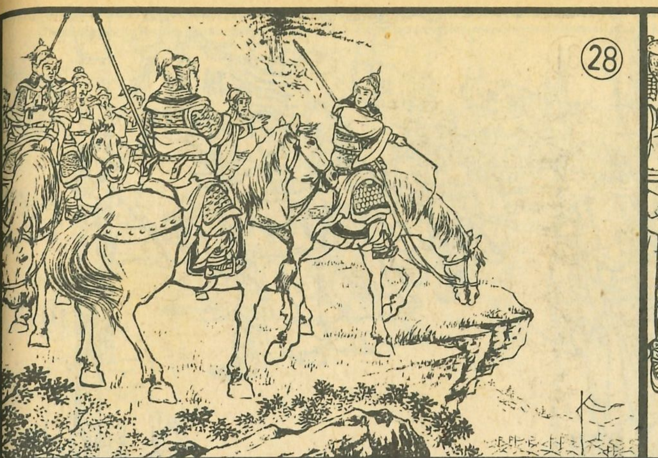
25 這兩個壯士，一個叫周泰，另一個叫蔣欽。他們原在揚子江中打劫爲生，聽得孫策招納豪傑，前來投奔，乘便放火燒了張英的營寨。兩人說明來意，孫策大喜，派他們做車前校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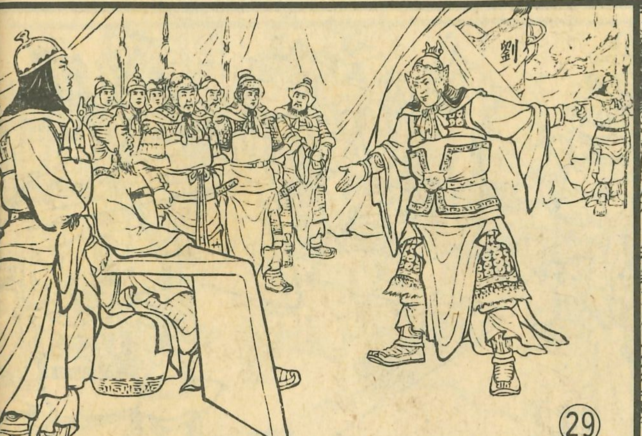
26 第二天，大軍向神亭嶺進發。劉繇得報，慌忙領兵拒敵。兩軍在神亭嶺安下營寨，一個在南，一個在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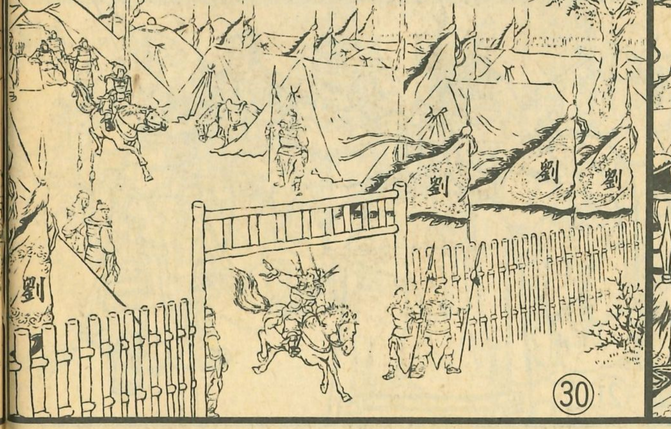
27 孫策想上嶺探看敵人虛實，張昭勸阻他，他却不聽，帶了程普等十二個將領，出營上嶺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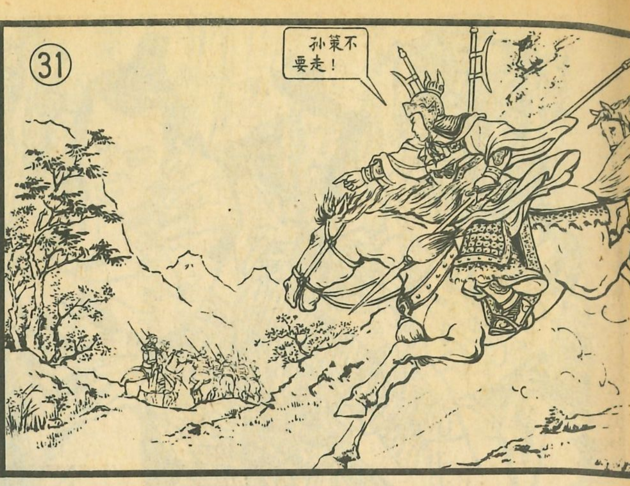
28 上了嶺，向南一望，劉繇的營寨清清楚楚的擺在眼前。看了一會，將領們勸他回營，孫策把鞭子一揚，指着劉繇的營寨說：「怕甚麼？看劉繇敢來捉我！」



29 這時，劉繇得到伏路小軍的報告，心裏猶豫不決，要想上嶺追捉，又怕中計。太史慈捺不住，跳了起來說：「這時不去捉孫策，還待何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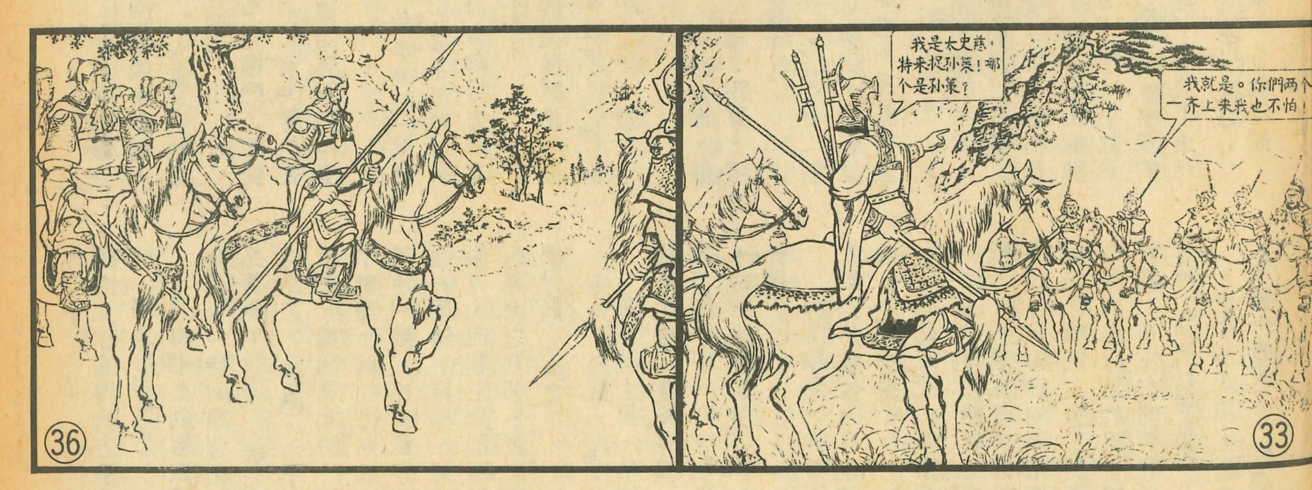
30 他不等劉繇發令，獨自披掛上馬，提槍出營。一面大叫着說：「有膽氣的，都跟我來。」大家面面相覷，只有一個少年將軍，佩服他勇敢，上馬跟着他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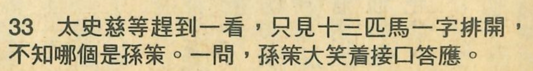


31 太史慈等飛奔上嶺，孫策已經帶着將領下去了。太史慈大叫着催馬向嶺下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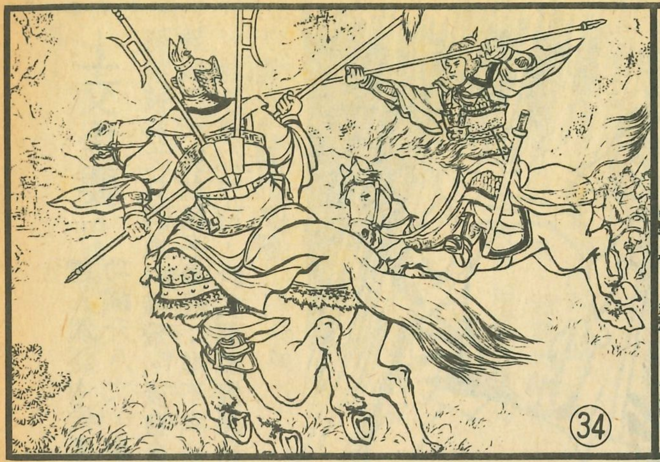


32 孫策扭頭一看，只見兩匹馬如飛的衝下嶺來。將士們請孫策先回營去，孫策不聽，叫他們散開，站在嶺下等待着。





33 太史慈等趕到一看，只見十三匹馬一字排開，不知哪個是孫策。一問，孫策大笑着接口答應。



34 太史慈猛喝一聲，舉槍向孫策擲了過來。孫策挺槍迎戰，打了多時，却分不出高低。



35 太史慈心想：孫策本領好，人又多，我們難佔便宜，不如引他到冷僻處，再設計擒他。於是他佯輸詐敗，向山套裏逃跑。

36 孫策不肯放過，放馬追趕。程普等十二人和跟太史慈同來的那個小將，眼看他們拐彎抹角，一霎時都不見了。(待續)

上文提要：趙人龍誤中侯應龍所設陷阱落入地窖，趕緊默運玄功躍升八丈，衝上廣場，遇上侯應龍即以霹靂彈與毒龍梭將之炸得血肉橫飛。後會合敖四海等在若蘭、辛蘭姐妹協助下殲滅了天魔教數名梟雄；惟不幸途中誤投黑店，妖姬梅舵主色迷心竅，趙才得以脫險，赴成都鳳儀鏢局召開會議，決定與丐幫分兩面迎戰天魔教及尋訪失鏢……



情未了

四期完短篇故事／楊柳・文　可飛・圖

一坯黃土埋枯骨　相識相愛又相分

小四子、小五子、小六子迎戰莊內數位高手，四位鏢師則痛宰惡僕！

敖四海、錢是水二人直奔「聚寶樓」，搜尋被劫鏢貨「夜明珠」！

經過一個時辰的生死纏鬥，四賢莊的人死傷泰半，部份人看大勢已去偷偷溜走，僅剩下江湖四惡人仍作困獸之鬥！

敖四海與神偷錢是水來至「聚寶樓」，一人力敵護樓四大高手仍綽綽有餘，不消盞茶工夫，只殺得對方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神偷錢是水，趁機施展開鎖絕技，打開樓門，不到片刻工夫，手持「夜明珠」笑嘻嘻飛奔而出，道：「敖大俠，小偷已將鏢貨覓回！」

敖四海聞聽此言，精神大振，展開絕學「穿心掌」，隆、隆！四聲，將兩雙黑道一流高手洞穿掌下！

飛身來至前面戰場，高聲道：「郝局主，各位哥們！鏢貨尋回，請各位痛下殺手，爲江湖除害，爲武林清道！」

戰鬥中的羣俠聞訊，精神振奮，士氣高昂，尤其鳳儀鏢局局主郝襲人，更是興奮不已，心情一寬，絕招迭出，只見她兩儀劍法一變，右劍直前，左劍略後，口中輕喝一聲：「惡賊納命來！」噗的一聲，左劍超前，將羅豹胸窩貫穿了一個大窟洞，血流不止死於非命！

風塵俠隱及鬼見愁，分戰羅龍、羅虎，亦逼得對方手忙脚亂，頃刻之間，勝負立可分曉！

只有湘江劍客戰羅熊這一組，誰勝誰負一時尚難猜測，敖四海惟恐夜長夢多，說道：「魏大俠，敖某助你一臂之力。」語畢，右手屠龍刀一式一刀擎天，擋開羅熊的一招力劈山岳，左手凝集十成功力向前一推，但聞對方悶哼一聲，肚皮貫穿了個大洞，就在此一同時，羅龍、羅虎二人，亦被陸傲天、何閻王分別腰斬兩段，弟兄三人斃命之刹那，老大羅龍還代表乃弟們說聲：「再見！」

* * *

東城外十里，佔地約五百畝的一所大宅院，建築奇異，大小房屋不下數百間之多，每到夜晚更是刁斗森嚴，巡夜之人穿梭不停，這就是天魔教總壇。

天空漆黑，伸手不見五指，三條人影似箭離弦般撲進了天魔教的大本營，一閃即逝。

時已三更，高樓處仍是燈火通明，一位年約二十六七歲的少年，一襲藍衫，人還算長得五分俊美，惟兩眼深凹，臉形瘦削而略帶蒼白，此時正醉眼迷離的左擁右抱着兩個二十來歲的美人兒飲酒作樂，他對面坐着一位年約六旬左右的清瘦老者，雙眼炯炯有神，胸前鬍鬚微飄！

老者微笑道：「祖公子，這玲瓏姐妹伺候你幾天了，你還滿意嘛？」

「滿意！非常滿意！」

「這是我宅中最漂亮的二個能歌善舞，也最解人意的二朵解語花，特地派來爲你服務！」

「我別無所好，就是喜歡這個調調兒！怎麼改也改不掉，戒也戒不了！」

「人嘛，總得有點嗜好，不然活在世上又有甚麼意思呢？」

「對！屠教主說得很有點哲理，來！我們兩個乾一杯！」

原來這二人竟是天魔教主與毒公子祖獨生，半夜裡還在享受這齊人之福呢。

玲瓏姐妹道：「公子，喝嘛！再不喝酒菜都涼哪！」

「酒菜涼了沒關係，只要二位對我不要涼了就行哪！」

「你這個人說話是怎麼搞的嘛！」

大家樂得哈哈一笑，老者又乘機道：「不知公子何時開始在全宅佈毒？」

「明天！」

「不過在佈毒之前，公子的解藥……」

「我知道，三天發一次解藥，明天上午每個人來我這裡領一份解藥，下午我就開始佈毒！」

「祖公子的解藥是否夠用？本宅人數不下七八百人之衆，還有來來去去的人？」

「沒問題！我帶的藥足夠幾千人用一年！」

「那兩個丫頭，公子的意思？」

此時隱藏於樓閣之人不覺一驚！

「我是韓信用兵『多多益善』，最好都送到我這裡來，只要我給她們服點藥，既安全又保險！跑都不敢跑。」

「太多了我怕公子的身體吃不消？」

「這樣嘛！今天玲瓏姐妹，明天柔環、溫燕輪流！」

「好！就是這麼辦！」

三道人影，從不同方向又匆匆飛離了這所大宅院。

* * *

「各位大俠，溫燕與柔環二位姑娘，已被天魔教識破反間身份被擒，毒公子將於今天佈毒天魔教所有房舍以及要道，從此刻起，我們尚未獲得解藥以前，任何人都不可涉險往探敵情，以免陷身賊窟增添麻煩！」

郝龔人道：「目前我們該怎麼辦？」

「加强巡夜之人，除了採購必要之物，其他各人，不要隨意外出。」

丐幫幫主齊天聖道：「據我所知，毒公子祖獨生是安徽人，其父祖半貫是個懼內的軟骨頭，其母賽妖嬈賈釵裙，潑辣又亂來，據說他們這個寶貝兒子，就不是她嫁給祖半貫就已私生出來，以拖油瓶方式拖到賈家去的，所以上樑不正下樑歪，用毒是賈釵裙的專長，祖半貫也就只有隻眼閉隻眼開，如果要想破祖獨生所施放之毒，還必須要有這婆娘的專門解藥，否則大家只有乾瞪眼。」

鬼見愁接道：「那我們派誰去安徽祖家堡盜取解藥？」

丐幫幫主齊天聖道：「由我老花子帶着四個小叫化去！」

陸傲天笑接道：「別人看見你們就嘿心，我看還是另請高明去吧！」

「陸老頭，你這話是甚麼意思呀？」

「甚麼意思，你剛才說那個女人如何如何，請問，憑你們這副德性，能得到甚麼呀？怕不被賈釵裙用打狗棍打出祖家堡那才怪呢！」

齊天聖也接道：「你不要以爲你還是老處男，那你去好了！」

大家聽這兩位奇俠這麼一耍嘴皮子，都不禁哈哈大笑，尤其是還有郝襲人、吳若蘭、吳辛蘭三位大姑娘在場，硬是顯得有點不好意思。

玉面金童忙道：「這是爲了爭取時間，此事請敖四海、神手錢是水，飛毛腿鐵百宇三位辛苦一趟，如何？」

「好！我們立刻動身！」敖四海答道。

「如解藥到手，請各位儘快趕回！」

「解藥到手，請鐵百宇先行送回，小弟同神手隨後趕回，以免耽誤營救工作及殺敵行動！」

趙人龍道：「三位沿途珍重！」

* * *

人！似潮水般湧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高高矮矮、肥肥瘦瘦、有生意人、有閒逛的人、有測字算命的人、有跑江湖賣藝的人，還有圍着戲台看戲的人，熱鬧極哪，盛況空前！

這一年一度的廟會，吸引力特別强，那怕是從來脚不踏出閨房一步的大閨女，在這難得的機會，也要抽空來瞧瞧熱鬧，看看這稀奇百怪的花花世界，已出嫁的婦女那就不用說了，非來不可！

會場必經之道的一個轉角處，測字攤上坐了一位算命先生，年約四十餘歲，道貌岸然，一派斯文，攤桌邊以白布寫了小碗大幾個「神算鐵嘴，包君滿意」的醒目大字！

一位年約三十七八歲的中年人，人俊美又瀟洒，再以他七呎的身高，配上他所著的那一襲雪白的白綢衫，要增添了幾分帥勁與吸力！

他來到測字攤位前，正準備伸手去拿個字起來請算命先生替他測一測，適時一位年約三十四五、身穿全紅、珠光寶氣的夫人也來到攤前，她的身後還隨侍了四位十六七歲、清一色綠色衣裙的女婢！

這位夫人雖是徐娘半老，却是風韻猶存，簡直令男人看了心跳！

只見她輕啓櫻唇，在此同時也輕伸玉手在即將抽出字來的那位中年人手上輕碰道：「這位先生，可以讓我先測個字嗎？」

「可以！可以！」

「那對不起囉！」美夫人淺笑着瞄了對方一眼道。

「沒關係！沒關係！夫人先請！」

算命先生適時道：「夫人是算命？還是測字？」

美夫人含笑，道：「我的命自己老早算過了，老來不愁吃，不愁穿，好得很！還是測個字吧！」

「那就請隨便抽一個出來吧！」

美夫人隨手就抽了個字交給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打開一看，是個「好」字，不覺抬起頭來道：「夫人抽的是個『好』字，根據字意來講，『好字左邊是一女，女者女人也！右邊是個子，子者，男子也！』這個字對夫人來說，算命的實在有點不敢直說。」

「沒關係！只要你說得對，直說不妨！」

「那夫人就莫見怪喲！」算命先生續道：「好者，好也！所謂：『好事成雙！百年好合！』如是問男女婚配之事，這是個上上的好字！恭喜！恭喜！」

美夫人聽算命先生這麼解釋，不但不生氣，反而含情脈脈向那位俊美中年人笑道：「現在該輪到你囉！」

俊美瀟洒男士亦含笑道：「讓我也來測個字！」挺認眞的東挑西選抽了個字交給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打開字看了一眼又將字捲起，含笑道：「閣下成家否？」

「生性愛動，四海爲家，人又生得醜，誰願意跟着個流浪窮小子！」

「這是說閣下不但沒成家娶媳婦，連歇脚的家都沒有？」

「正是這意思。」

「我看閣下一表人才，該有個鋪床墊枕的人哪！」

「誰會看得上我？」

「只要閣下今後眼光不要太高，將就湊合湊合就算啦！你也是讀書人，怎麼忘了古人說的『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這句話呢！」

美夫人倒挺大方的道：「你這位算命先生實在囉嗦，別人抽的字不打開來看，反而問東問西，管起別人閒事來哪，說着就伸手去算命先生手中拿過字捲，打開一看，不覺一愕！臉含嬌羞的將字捲向那位美男人手中一塞，道：「你自己打開看看。」

對方打開一看，也不覺一楞，有意無意的看着那位美夫人，道：「天下怎麼會有這麼巧的事？也是一個『好』字！」

算命先生忙接道：「所以我問你娶了老婆沒有呀！」語畢，也有意無意的看看這位美夫人，再看看那位美男人。

* * *

俊美瀟洒的男士道：「貴府莊院宏偉，僕役衆多，想必在地方上定是赫赫有名之家？夫人是……」

美夫人柔情萬端的笑道：「我這兒是江湖上有名的祖家堡，堡主祖半貫是我先生，你該知道我是誰了吧？」

「啊！原來是祖堡主夫人，失敬，失敬！那我得拜見堡主才是。」

「那個軟骨頭有什麼值得拜的，免了。」

「這怕不太妥當？」

「堡中一切大小事務，全由我一個人負責，我高興怎樣就怎樣，他管不着！只要你今後聽我的，我將祖家堡內一切大權都可以交給你。」

「晚上我睡在那裡？聽你些什麼呀？」

「哎呀，你眞是個書呆子，大笨牛！」

「啊，啊！我懂了，我懂了！」

賽妖嬈賈釵裙嬌笑道：「我以爲你眞是個大笨牛呢！懂了就好，包管今後你的好處多得很。」

俊美男士突然滿臉憂容之色，道：「不行，我不能在此躭擱，否則我叔叔就沒命哪！」

「你看你焦急得那個樣子，你叔叔什麼事？快給我說，我想辦法替你解決！」

「我叔叔本來是個醫師，對草葯更是研究不遺餘力，十天前去山上採葯，不知怎麼一去不回，我嬸嬸囑我去山上找他，好不容易找了兩天兩夜，才在山上一個瘴氣特別重的深溝找到他，揹回家來，因受毒太重一直昏迷不醒，雖說給他服了很多種解毒葯，但一點效用也沒有，所以我嬸嬸又囑我出來遍訪名醫，想不到在這兒碰上了你，這到底是……」

「是『緣』！大笨牛，這你都不懂！你叔叔受那點毒算得了什麼，等一下我送一點解葯給你！」

「那就趕快送我一點，只要能救活我叔叔之命，你要我給你幹什麼都成。」

「話是你親口說的喲！」

「絕不反悔！」

「你稍等我去去就來。」

「你走了我一個人在此多無聊，我跟你一道去，好嗎？」

賈釵裙想了一想，對他曖昧的一笑，抬抬手道：「我去拿解葯給你呀！藏葯的地方我是從不給人知道，可是你以後跟我的關係不同了，讓你知道也沒關係，就一道去取葯吧。」

「你對我太好！我眞不想一刻離開你，爲了叔叔的病，又不能不暫時離開，最遲晚上二更以前我一定趕回來。」

「葯送到立即趕來，越快越好，二更以前我在我的寢室，擺好接風酒等你。」

原來這俊美男士竟是敖四海所喬裝，急急趕至預先與神偷錢是水、飛毛腿鐵百宇二人約定之處，三人密議一番，敖四海於二更以前按時趕返祖家堡。

「想不到你這個江湖浪子這麼守信，剛打二更你就趕來了。」

「在江湖上混了多年，好不容易碰上你這麼一位武功好、人比花嬌的美嬌娘，再說，你又是天下第一的施毒高手，待我又體貼入微，我就是鐵打的心腸，又豈能不被你軟化！」

這一番恭維，賈釵裙簡直樂到心窩裡了，嗲聲道：「跑累了，多吃點菜，喝幾杯酒，快點結束，都快三更哪，你懂嗎？」

「你的心意我懂，我不吃飽怎行？」

敖四海盡量給她磨菇，三更敲過，突然窗上輕「嘟」一聲，敖四海知道盜葯已告成功，賈釵裙却一愕道：「什麼聲音？我出去看看。」

敖四海忙一把抓住她道：「還不是野貓亂跑之聲，你這裡誰還敢來？」

「嗯，我睏了，快抱我到床上去。」

將計就計，敖四海抱起賈釵裙往床上一放，順手點了她的穴道，道：「賈釵裙，正經點，謝謝你的解葯，你就乖乖的睡吧，再見！」語畢，一式蛟龍出水，閃電般向神偷飛毛腿追去。

* * *

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午夜過後，玉面金童趙人龍正在行功之際，突覺遠處有噗噗飛縱之聲，忙以千里攝音玄功默察，發覺情況有異，即刻通知各俠戒備，自己隨即飛縱屋面，運用夜視玄功，發現四面八方，三人、五人一組敵人，不下四五十人之多。

爲首賊人年約五旬，因天暗無法分辨其整個臉型，其左邊站了個年約二十餘的青年，右邊立了一位五十來歲的和尚。

只聽爲首者道：「來人可是趙人龍？」

「正是趙某，閣下是誰？夜半三更率羣騷擾本公子爲何？」

「本王天魔教西王李天仁，今夜率領本教弟兄，及特別聘請來的毒公子祖獨生，以及爲少林了因和尚報仇的了緣和尚前來取你的項上人頭，想不到你小子已早有準備！」

「就憑你李天仁也配索仇？」

「我不配？這位毒公子他該配吧？」

「你以爲仗祖獨生會施毒本公子就怕了，那未免太小看本公子之能了！」

了緣和尚道：「趙施主你也未免手段太辣哪，請問我師兄了因，趙施主爲何殺他？其他六大門派之人又犯何事？你也將他們派赴擂台評審者一殺光，請說明白，否則休怪貧僧杖下無情！」

趙人龍接道：「撇開六大門派六個敗類不談，了因和尚身爲出家之人，一切言行應以慈悲爲本、浩然之氣爲懷，助紂爲虐，品德掃地，有汚佛門子弟清譽，其死有餘辜，大師是有道高僧，對令師兄之行爲想必早有所聞，尚請回寺轉稟住持方丈，多多約束貴派弟子，以正少林在武林中之崇高清譽！」

李天仁見了緣和尚默默無語，似有被趙人龍一番義正詞嚴說動撤退之意，趕緊接話道：「大師休聽他一片胡言，如果長此下去，誰都可以對少林子弟加之於罪，那又有什麼清譽可言呢？」

祖獨生也適時道：「李天王說得對，大師就不要聽信他的胡言亂語。」稍頓話鋒道：「趙人龍，聽說你的武技不凡，來！本公子和你玩玩。」言畢，雙掌一晃，直朝對方雙肋插來！

趙人龍暗忖：「對方是施毒高手，只可智取，不可力敵。」趕緊施展密宗身法搶到風向上頭，以免中他施放之「無形之毒」。

祖毒生似乎也瞭解對方之用心，盡量向上風方向搶攻，每到上風即急急施放無形之毒。

二人都朝上風方向搶攻，固然祖獨生亦被趙人龍引開了鳳儀鏢局屋面很遠，可是祖獨生所施放之毒被風吹散開來，羣俠方面紛紛昏倒者不少，在敵衆我寡本來吃虧的情況下，敵人再以毒助兇，這場拚鬥實在夠羣俠受的了。

趙人龍武功雖然高出祖獨生，嚴格說起來祖獨生的武技跟趙人龍相比根本不成比例，然而他施展毒的本領，誰也不敢招惹，因此，二人的戰鬥暫時成了膠着狀態，誰也奈何不了誰。

戰鬥時間一經拖長，羣俠方面除了武功、輕功都是甚高絕之人外，如鳳儀鏢局這些輕功較差的鏢師，以及奇女雙嬌等人都被「無形之毒」迷倒，既要與敵人拚鬥，又要照顧被迷昏之人，因此戰鬥對羣俠方面非常不利。

正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突然遠處傳來一聲清嘯，三條人影颼！颼！颼！落入現場，立時捲入戰鬥行列。

原來這三條人影乃是四海游龍三人適時趕回，由於四海游龍之武功，僅僅次於玉面金童，又服用了「無形之毒」解葯，只見他身如蛟龍，忽東忽西，直殺得敵人慘號連天，屍橫遍地。

李天仁以爲祖獨生纏住趙人龍，羣俠方面又有多人被毒迷倒，眼看勝利在望，好不欣喜，正要高奏凱歌，想不到半路又殺出三個人來，不但武功了得，甚至連無形之毒也不怕，這一驚非同小可，惟恐全軍覆沒，趕緊鳴鑼收兵，撤返賊窩。

* * *

天魔教李天仁奉命率領毒公子等人夜襲羣俠不成的第二天，亦即是敖四海帶領神偷等人盜取「無形之毒」解葯回來的第二天，趙人龍既心懸父仇之恨，又慮溫燕、柔環二女陷身賊巢之安危，故決定提早發動攻勢。

午飯後，趙人龍召集羣俠道：「爲了剷除江湖敗類，消除武林道上渣滓，趙某擬採取『攻敵不備』、『速戰速

決』方式，不知各位有何高見？」

羣俠齊聲道：「但憑你趙大俠吩咐！」

「那趙某就放肆哪！」語聲稍頓續道：「現將各位編成五個組，一組攻擊該宅東邊之敵，以陸傲天、湘江劍客魏無影、神偷錢是水、飛毛腿鐵百宇爲第一組。何閻王、丐幫十二分壇壇主攻西，爲第二組。郝龔人、吳若蘭、吳辛蘭、齊天聖攻南，爲第三組。余仲秋率四小叫化攻北，爲第四組。敖四海與丐幫四位長老居中，爲第五組。惟第五組人員隨時注意各組戰況並予適當支援，以收克敵之效。至於所有鏢師，全部留守鏢局，愼防賊人偸襲。本人游視全場，隨時支援各位。」趙人龍一口氣將攻敵任務分配完畢，道：「請各位服食『無形之毒』解葯後立刻出發！」

* * *

天魔敎主令李天仁率領高手偸襲羣俠失敗歸來，正在召集會議以圖重新部署奇襲，在尚未得到結論之間，突聞全莊喊殺之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忙令與會人員分別迎戰來犯之敵！

剎時間，但見刀光劍影，人聲沸騰，殺聲震耳欲聾，人頭滾滾如拋彩球，既精彩，又駭人。

可說是近數十年以來罕見的一場大格鬥，也是一場正邪之爭的大屠殺。

趙人龍不停地四處奔馳，一方面支援各組戰力，另方面搜尋賊頭及營救陷身賊巢溫、柔二女。

驟然間趙人龍眼睛一亮，只見三樓窗戶邊站了二男一女，一位年約六旬從未見過的清瘦老者，一位是李天仁，女的則是一年來朝夕思戀着的任鳳，這一發現令他既驚又詫！暗忖：「她怎麼會在這裡？難道她竟會是天魔敎的人？」在百思不解的情形之下，不自覺的暗罵了聲「笨蛋」，「人在眼前，抓住她問問不就找出答案了嗎？」

忖畢，雙肩微晃，一式「龍升九霄」飛起五丈有奇，再在空中身形微彎，改爲「乳燕穿簾」，直向三人所立的另一道窗戶穿去，當他將要飛入之際，突見任鳳偸偸微搖雙手，但他一時無法了解對方之意，仍然急飛穿窗而入。

待雙腳剛剛觸地，忽覺腳下一軟，心知不妙，但爲時已晚，整個人直墜落數十丈深的一道地窖之中。

適時聽到一陣哈哈大笑之聲傳入地窖道：「趙人龍，你總算落入老夫之手了，你看老夫如何收拾你！」稍頓這聲音又道：「李天王，這都是你設計、安排的功勞，老夫重重有賞！」又聽道：「鳳兒，這小子專門跟爸爸作對，待宰了他以後爸另外給你物色一個比他强一百倍的！」

趙人龍聽了這番話後，始悟出剛才任鳳搖手之意，但令他最不解的是，屠天霸原來叫沈玉人，任鳳不是叫屠鳳就該叫沈鳳才對，爲什麼她又叫任鳳？不論他如何挖空心思也想不出適當的答案。

最後讓他總算想到了一個可能的答案，「她用的是假姓。」

* * *

正邪雙方由午時殺到夕陽西沉，再由夕陽西沉拚殺至明月高懸，雙方死傷累累，戰局慘不忍睹！

突然一道倩影殺到敖四海身邊，輕聲道：「四海，我與溫燕姐都中了祖獨生『無形之毒』，不能離開賊巢，怎麼辦？」

敖四海見是柔環忙道：「不要緊，我有解葯！」語畢，左手輕抬，二包解葯直飛入對方手中。

「四海，我告訴你一個不好的消息。」

「快說什麼不好消息？」

「趙大俠已中了他們陷阱，現被困在地窖之中！」

「地窖在那裡？快帶我去營救他！」

「不！最好你們先撤回鏢局，救人之事，由我和溫燕來共同設法。」

「那怎麼行，萬一時間拖長發生枝節豈不躭誤救人大事。」

二人且戰且談，商議着如何救人之策。

再說趙人龍被困地窖，默運「天聽地靈」玄功，默查適才天魔敎主談話送入之處，幾經運功所得，其出處係發自距地三十餘丈墜落之處，這不但令他懊惱，更使他困擾，以他之能飛升三五十丈高崖亦不足爲奇，問題在飛升上去一擊不能將蓋住之物震開，而惱怒了對方，豈不弄巧成拙，自尋速死之路。

趙人龍正感困惑之際，突聽女子輕柔聲音道：「人龍，人龍！龍哥，龍哥！」

「你是任鳳？」

「是呀！」

「鳳妹，我正有好多話要問你呢！」

「現在是什麼時候，還談那些不相干的話！」

「怎說是不相干？」

「那你就快問吧！」

「當初你留條離我時說『問你這是誰的錯？相愛何必又要分手？無奈何！無奈何！』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呀？」

「這件事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以後再說吧！」

「你怎麼也同天魔敎混在一起？」

「不是我同他們混在一起，是……」

「是什麼？」

「天魔敎主是我爸爸。」

「天魔敎主屠天霸是假姓名，他原是江湖上一名大盜，叫一枝梅沈玉人，你既不姓沈又不姓屠，怎會是他的

女兒？」

此時上面一陣沉默，似有輕微哭泣之聲。

趙人龍忙道：「鳳妹，你是怎麼哪？還沒答覆我的問話！」

「龍哥，他的確是我的父親，我只求你不要殺他。」

「辦不到！」

「龍哥，你難道忘了我們的過去？你難道忘掉了我們的誓言？我父親也有他難言的苦衷？你就看在我的份上，饒了他吧！」

「他殺死了我的父母，殺害了我的全家！他還有什麼苦衷？他的苦衷就是剷草沒除根，怕我找他索回血債！」

「龍哥，他的苦衷以後你會知道的，我們現在不談這些好嗎？我現在是特意來救你的。」

「暫時不談也好，上面是什麼東西封住陷阱口？」

「是一塊厚約二尺、橫寬約六尺的四方鐵板！」

「能移開阱口一尺距離嗎？」

「我已使出了全身功力，無法動搖分毫。」

「你是怎麼到上面來的？」

「兩個看守鐵板之人，被我點了穴道。」

「外面情形如何？」

「雙方拚鬥得非常厲害，龍哥，有人來了。」

* * *

四海游龍敖四海得到趙人龍被困消息，立刻會同丐幫四老商議道：「趙大俠現被困於陷阱之中，四老高見如何？」

首長老趙德孝道：「地窖在何處知道嗎？」

「在北邊三樓之內，據說是一方重約數千斤的鐵板，蓋於阱口，如能將鐵板移開阱口尺許，趙大俠即可飛縱離險。」

老二趙德旺道：「合我四人之力，移開鐵板尺許不難，問題在如何衝進該樓？」

三老趙德禮、四老趙德忠齊聲接道：「由我倆兄弟上去探索一下，而後再行決定營救方法，敖大俠以爲如何？」

敖四海道：「那敖某就與孝老、旺老給二位押陣。」

五人分別掩至高樓距離三丈之處停身，相互略一招呼，三老、四老雙雙一個縱身拔起五丈之高，直向兩邊左右窗戶闖去，將要身入窗戶之剎那，只聽一聲：「找死！」兩般兵刃「唬」的一聲，分向二人胸部擊來，同時鑼聲響起，四面八方高手，不下十餘人之多，齊向高樓增援而來。

二位長老身在空中，趕忙凝聚眞力在空中一停，右掌以十成功力分別發出一掌，將襲來的兵刃擋開，左手急伸攀牢窗沿，一式靈巧翻身，搶入室內，立刻與看守地窖二位高手展開了一場生死之搏。

敖四海見二人搶攻得逞，忙與二老一式銀鶴展翅，三條人影似閃電般射入室內。

看守地窖的二人武功雖高，却也不是丐幫二老之敵，現在又增加了三個高手，在心理上不免負擔太重，以致影響所發招式，未出十招先後被二老點倒。

五俠進入樓房地窖之口，立刻展開營救工作，敖四海一人封鎖進入該樓入口處，四老合力搬移鐵板，怎奈鐵板太重，雖合四人之力，每次也僅僅只能移動不到一寸之隔，要至少移開四尺，始有尺許之隙容趙人龍以縮骨玄功脫險，因此營救工作進行十分緩慢。

天魔敎方面各路黑道高手，拚命向該樓入口處搶攻，怎奈敖四海武技高强，一人把關萬夫莫敵，任何人也無法越雷池一步。

李天仁看衆人無法衝入這必經之口，立即令各人向窗口攻入，自己合數高手之力，拚命纏住敖四海。

李天仁這着棋倒是非常有效，不但敖四海無法抽身阻止由窗戶攻入的賊人，四老的營救工作亦立即停止，紛紛迎戰攻來之敵。

室內狹窄又是夜晚，敖四海惟恐在賊衆我寡之情況下又中敵人圈套，奮力一招擊退敵人後道：「四老準備撤退，到了屋外再說。」

四老接道一聲：「好！」紛紛施展絕招，有的點倒對手，有的擊退强敵。

一陣颼！颼！之聲，五俠先後縱身，飛落平地。

羣賊紛紛圍攻上來，李天仁喝道：「敖四海，趙人龍已命在旦夕，你還逞什麼能？乖乖就綁還可以落個全屍，否則死於亂刀之下。」

「呸！就憑你李天仁那幾下子也配，敖某今夜宰不了你誓不離開此地。」

「我李某這幾下子雖然沒有什麼了不起，但也不畏懼你姓敖的，更何況除了本壇百餘高手、七八百名護院外，還有八大門派、八八六十四位一流高手在此等着你呢！就憑你們這幾個自命不凡的人，也敢前來班門弄斧，未免也太不自量力了。」

「那你就等着瞧吧！」

敖四海嘴裡是硬，心裡却不由嚇了一大跳，己方總共不到三十個人，敵方則有八九百人之衆，不要說其中還有若干高手，就是伸出脖子給你一個一個的砍好了，也夠人累的了，更何況由午時殺到午夜，大家水米未沾，已累至精疲力竭，心中實在擔憂，但一想到趙人龍的安危未卜，精神立時大增，大有視死如歸、神聖不可侵犯的凜然氣概，除了戮殺，別無選擇的餘地。所謂「死裡求生」才是惟一求生自保之路。

羣俠方面殺得最慘烈，也最辛苦

要數郝襲人率領的第三組。

第三組是郝襲人、吳若蘭、吳辛蘭三個女嬌娥，再配上丐幫幫主齊天聖四人，以受了先天體力限制的女孩來說，由午時戰鬥至午夜，不但是辛苦，簡直是奇跡，不要說還得防敵攻敵，就是叫你不停的運動十多個時辰，恐怕早已倒下了，這究竟是一種什麼力量支持着她們？只有當事人自己才能解答。

當然這其間齊天聖對她們幫助特別大，也爲她們化解了許多的險招，這原因是他的功力比三個女娃兒高明得太多，又學會了趙人龍傳授的絕學「密宗步」，他雖然亦感到困乏，但爲報答趙人龍知遇之恩，所以也拚着老命不要，來維護江湖正義，站在長輩立場來維護三個女娃兒的安全，要不然，再多三十個像她們這樣的身手，也早被對手放倒或生擒了。

話雖說來簡單，實際上齊天聖所遭受的壓力也的確夠他受的。

一個人力敵十來個一流高手，雖說已被他擊倒了不少，可是敵人太多，倒了一個補充一個，損失一個補上一雙，本來已夠他辛苦，夠他應付了，可是還得隨時注意支援其他三人，所以說他們這一個組，要是沒有齊天聖支撐着，可能早已不堪設想了。

第一組也不輕鬆，因爲第一組神偷錢是水、飛毛腿鐵百宇二人已受了傷，不但攻擊力削弱，甚至還得要陸傲天、魏無影二人之保護。

因此陸、魏二俠所受壓力之大，更非尋常。

神偷叱叫道：「陸大俠，賊人人數好像似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多，不要管我們，你同魏大俠趕快突圍吧。」

風塵俠隱接口道：「小偷兒，別囉嗦，看緊你的門戶，不要再遭賊人偷襲你一傢伙，那才眞叫黑吃黑呢！」

飛毛腿也適時道：「陸大俠，神偷說得對，你……」

「對，對個屁！我，我怎麼樣？丟下你們不管是不是？說那些沒出息的話！天有亮的時候，自然有黑的時候。現在暗一點，回頭不是就天亮了嗎。」

湘江劍客魏無影接道：「陸老爺說得對，回頭天就亮哪，咱們打起精神繼續幹活吧！」

* * *

比較輕鬆的是第二組和第四組，以及中間指揮組。

何閻王本身功力了得，縱橫江湖數十年從未逢過敵手，尤其黑道人物，聞聽「鬼見愁」之名可說人人膽寒，除非自恃武功不弱之輩尚能鎭靜，但眞正碰上了他，又自恨少生了一雙腿，或是少生了一條命。

所以第二組對賊人嚇阻作用非常之大，再添上丐幫十二分壇壇主亦非弱者，人數又多，可以換手應敵！

余仲秋率領四小的第四組更見輕鬆，自四小奇遇趙人龍傳授了「密宗步」後，功力亦見大增，就是他們的師父余仲秋或四長老拿這四個小傢伙也沒辦法。四小的功力目前在丐幫來說，除了幫主齊天聖，可說誰也制不了他們矣。

這一組本身所受壓力不大，所以輕鬆，但這一組殲滅的敵人總在百人以上，給敵人的威脅和壓力那就不輕鬆哪！

四小的年紀都在十四五六歲之間，武功能有今日之成就，要不是奇遇趙人龍，要不是他以「博大武學」胸襟爲懷，四小或是將丐幫武功學完，這一生也學不出今天的成就來！

然而，傳授他們武學的人，目前正落入敵人陷阱，生死不明。你叫他們如何不氣，怎能不怒。

所以他們展開「密宗步」身法，在怒極之下，見敵人就殺，以洩心中之恨！

第五組指揮中心的敖四海，雖然心急如焚，但也無可奈何，邊戰邊對四老道：「爲了保存實力，請四老立刻分別通知第二組併第一組、第四組併第三組，合力聯手禦敵，以免傷亡過重！」

四老合道一聲：「好！」紛紛突圍通知各組。

* * *

「祖公子，老夫以重金聘你前來，又以上賓之禮厚待，可是你所施之毒，毫無半點作用。」天魔教主向毒公子提出抗議。

「可是我所施之毒完全沒錯！又怎能怪我呢！」毒公子也提出反駁。

「不怪你？難道怪我這個出錢的大爺！」

「話不是這樣講！」祖獨生眼看對方要反臉，暗忖：「人在矮簷下，不能不低頭，」所以說話的語氣也軟了下來！

「不是這樣講，那你要我對你怎樣說？」

「我施的毒，敢保證天下沒有第二家，不信你隨便再找一個人來試一試！」

「我不管你是天下施毒第幾家，我只問以十萬兩黃金聘請你來所給予我的代價是什麼？不但黃金你拿去了！到了我這兒，酒也喝了，女人也玩了，而且還盡要上等貨色！我總不能花黃金請人到我這裡來光是玩女人嘛。對收拾敵人你得給我一個交代呀！」

「那大不了我退錢嘛！」

「退錢，事到如今，你說得倒輕鬆！」

「那你叫我怎麼辦？」

李天仁看二人這樣鬧下去不是辦法，忙道：「祖公子，我看你趕緊到四週去重新佈毒一次，要是再不能迷倒敵人，表示你的毒葯有問題，你就盡快回去祖家堡將十萬兩黃金送還來好了。」

「也只好這樣囉！」

* * *

玉面金童趙人龍落入陷阱地窖，自從與任鳳一番對話以後，再也沒見到她再來通話，也未見她採取任何行動來營救自己。

除了運用「天聽地靈」玄功，聽到上面好像有一陣打殺聲外，地窖沉寂一片，一點動靜也沒有。

趙人龍眞恨自己一時疏忽大意，既心懸羣俠的安危，又憂慮自己的處境。

暗想：「我總不能坐以待斃，還是自己想想辦法吧！」

站起身來，四處摸摸打打，腳下到處蹬蹬，所得結果跟上次落入侯應龍陷阱完全一樣，地窖全部是生鐵鑄成，脫困希望非常渺茫。

突然想到，何不仍然採用上次老法子，忙在腰間解下紫電劍，運足十二分眞力，朝着左面鐵壁用力一插，只聽「察」的一聲，劍入五尺，再以眞力由右至左，由下至上來個三百六十度大轉彎，鐵壁頓時現了一個三尺大五尺深的大圓洞，但無所穫。雖然這是相當消耗眞力的，然而，這是逃生的唯一方法，拚老命也得幹！

第二劍仍無所穫，第三劍進去反應來了，只覺劍尖部份空空的，這證明已鑿穿了，趙人龍好不欣喜，忙運眞力，又一式三百六十度大轉彎，這一下鐵壁整個穿了個大洞。

在驚喜之餘，趙人龍感到奇怪的是見不到日光，慢慢的爬至盡頭一看，不覺大吃一驚！

原來那邊像是一道水井，距他伏身之處下面水聲「嘩嘩」似有很大的物體在游動，一時無法看清楚。

稍頓，運足目力向下一看，竟是兩條斗大的蟒蛇不停的在水面游動！

一看之下不覺令人毛骨悚然。所幸水面距離他存身之處，至少有一丈五六，當然，如果距離對他有所威脅，只要運足玄功，一掌就可將這兩條大蟒蛇擊斃，就是這個距離來說，要擊斃大蟒，也難不倒他的。

不過，既然有了這個發現，他靜靜的停在那兒暗忖：「這樣大的兩條蛇，光靠水是不能維持生命，牠的食量也一定大得驚人，如果有人要餵他食物，一定要將上面蓋子打開，那樣一來，我就可以縱身脫困了。」

趙人龍剛思忖完畢，突聞到一股奇臭無比的血腥味，暗叫一聲「不好！」這些「喪心病狂」的「人面獸心」的東西，竟是以人的屍體來餵蛇，究竟丟下來的是死人？還是活人？想到此，簡直令人不寒而慄！

他再也無法忍受，運足十二成眞力，「碰碰」兩掌，將那兩條大蛇擊斃。

靜坐洞口邊，企盼脫身機會早點到來！

* * *

正邪雙方拚鬥激烈，天魔教方面死傷已不下三百人之衆；羣俠方面，丐幫十二壇主負傷六人，連同先前負傷的錢是水、鐵百宇二人，一共傷了八人之多。

天將拂曉，羣俠激戰半日一夜，每一個人都是遍身血漬斑斑，疲憊不堪，精神幾乎到達崩潰狀態！

敖四海精神尚稱振作，但久久未見趙人龍脫困，是生？是死？那一份關注之情，令人見了一洒同情之淚，世人如能交上如是之友，人生於世，還有何憾？

在這悲憤交集的情況之下，他仍然抖擻精神，一方面囑咐衆人好好照顧傷者，一方面奮力迎戰圍困前來之敵。

天魔教主站在一旁道：「敖四海，你們的人已負傷不少，何必再作困獸之鬥，快囑其棄械投降吧，否則連全屍都落不到一個，豈不是死得更慘嘛！」

站在他身邊、曾經以假名任鳳與趙人龍相愛過一段日子的女兒含淚道：「爸爸，你就放了他們吧，再下去他們一個個都會累死的！」

「你跟他們討情？」

「本來嘛，跟他們又沒有什麼深仇大恨，何必多造殺孽。再說，你又忘了媽臨終之時囑你不要隨便殺人的話了。」

「你敢教訓我！」

「爸爸，我怎麼敢呢。女兒只求你這一次好嗎？」

「閉上你的嘴！」

「爸爸，你不聽女兒的話，你會後悔的！」

「叫你閉嘴！我今天非把這一羣眼中釘拔去不可，以免影響我爭奪武林霸業！」

「爸爸，你要一意孤行，乾脆先將女兒殺了好了！」

「你瘋了！」

「我沒有瘋，我不願意看見我父親殺人，也不願看見別人殺我的父親！」

「你今天怎麼一定要和我鬧蹩扭？」

「不是鬧蹩扭，是向爸爸作最後一次的請求，撤退我們的人，放他們走！」

「我說過不行，就是不行！一定要他們通通給我倒在這裡！」

* * *

當任鳳向她父親天魔教主苦苦哀求，求其撤退羣魔，放走羣俠這一番話入至敖四海耳裡，不覺令他非常感動，也就很自然的抬頭向她多注視幾眼，在他的心裡想：「賊就是賊，賊就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賊就是惟恐天下不亂的人，不論是男人或是女人，都是差不多的料子。」

可是當他看清楚這個似曾相識的女孩，又不覺一楞，暗忖：「她不就是以前跟趙人龍趙大哥當書僮的那個任

鳳嘛，才年把不見，怎麼會是一個女孩子呢？又怎麼會是天魔教主的女兒呢？」這眞使他百思不解。

但不管怎樣，這位女孩雖然身在賊巢，她的仁慈、她的正義、她的品德以及她那悲天憫人的胸襟，在在都是值得令人欽佩的。

天魔教主在霸業心驅使下，凶燄更盛，不但未見下令撤退己方之人，反而增調來大批高手，以八人之力圍戰敖四海，其他的增援賊人圍殲羣俠。

這樣一來羣俠更是捉襟見肘，既要照顧負傷的八人，又得迎接賊人的攻擊，因此不論在招式上、功力上都大大的打了折扣，眞可說是危機四伏。

敖四海眼見賊人八大高手向自己攻來，不覺豪性大發，暴喝一聲：「看招！」砰！砰！砰！連發絕學「穿心掌」三招，攻來的八人，悶聲不響的被擊倒一半，立斃當場。

剩下的五人，做夢也沒有想到對方武功如此高絕，一時楞住竟說不出話來！

「穿心掌」雖然厲害，但它是極耗費眞力的一種武學，不到逼不得已是不能隨便施展的！

敖四海氣憤難平，年輕好勝，在這麼漫長的戰鬥中，本已身心交瘁的情況下，不知道保護眞力，竟一連發出穿心掌三掌之多，以擊斃强敵逞一時之快而收鎭懾之功，但所付出之代價實在太大了，他的體力再也無法負荷了！

正當他搖搖欲墜之時，距離身旁不足八尺的五個敵人，眼看良機難失，暴喝一聲：「上！」五般不同的兵刃同時向他身上不同的部位攻來！

敖四海生命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突聞一聲清嘯後，一條白影似閃電般向圍攻他的五人飛繞一圈，說也奇怪，這等一流高手竟一下變成泥人一般呆立當場，連對方是男是女還沒有看清楚呢。

白影隨即左手提起敖四海向四老一擲，再次騰身似穿花蝴蝶般朝圍攻羣俠的兩批賊人一陣翩翩飛舞，刹時羣賊似先前五人一樣肅立戰場，一動也不動。

天魔教主一見大驚失色，暗忖：「武林中何來如斯高人？除了趙人龍，但趙人龍被困地窖之中，而此人武學又似乎還要高他一籌，這人又到底是誰呢？」在百思不得答案之下，爲了來人武技過於高絕，也爲了保持即將垂手可得的勝利戰果，忙對李天仁道：「即刻傳令八大門派之人，以及本教所有高手齊集廣場，以備決戰！」語畢，又與另一人「密語」一番後，匆匆向後院奔去。

雙方拚鬥暫時告一段落。

* * *

羣俠見白衫人一現身，不到盞茶

時間，一下就制服了賊方衆多高手，戰事一下歸復平靜。大家不覺暫時鬆了口氣。

羣俠中，除了老一輩中人物，如陸傲天、何閻王，齊天聖、丐幫四老外，餘衆均不認識來人。

戰事一停，衆位老俠趕忙招呼這批少俠趨前，同聲向這位看似七十幾歲，實際已一百零一歲的老人叩謝援手之恩。

陸傲天道：「老仙翁，四十多年未見到你老的俠駕了，玉體可安吧！」

老人神目似電向大家掃視了一眼，哈哈大笑道：「還好！還好！」

何閻王也忙道：「要是你老再晚來一步，不但他們大家都要變成小鬼，就連我這個鬼見愁何閻王也眞要變爲陰間的鬼哪！」

「惡人會遭惡報，吉人自有天佑！你們都是些行俠衛道之人，那怎麼會呢！」

丐幫齊天聖忙趨前一步，躬身一禮道：「齊天聖不但代表丐幫謝謝老仙翁援救在下以及衆多丐幫弟子之命，更謝謝令徒玉面金童趙人龍大俠，將仙翁不輕易傳人之絕技『密宗步』傳授給了在下及丐幫有幸的四個小徒孫。」

衆人一聽這仙風飄飄的老人，就是趙人龍的恩師，也就是四五十年前，黑道人物畏之如虎，白道俠士敬之如神的陸地神仙壽南山，羣俠禁不住又紛紛趨前一步，向這一位受武林人物尊敬，難得一見的一代奇人，再度深深的一禮，以示崇敬！

壽南山又是一陣哈哈大笑，道：「免禮！免禮！人生相逢本是『緣』，我老人家要不是想念離開我已一年多的徒兒，我還眞不想離開我那蝸居了將近五十年的『仙人島』呢。」

丐幫四老插口道：「老仙翁，令徒趙大俠，現被天魔教困於地窖之中，我等正無計可施，怎樣去營救他呢？」

「不要緊，我相信我的徒兒會有辦法脫險的，憑他們那點鬼域伎倆是困不住他的！」

「可是已被困很久很久哪！」

「你們大家激戰了那樣長的時間，耗費眞力不少，每人趕快服用一粒『保元丸』吧。」語畢，每人發給一粒，續道：「負傷的人，每人再服一粒『百草清涼丸』，只要沒有傷到筋骨，服下立時止血，盞茶時間，完全康復！」稍頓又道：「我相信人龍很快就會脫困出來哪！」

* * *

正當陸地神仙話剛說畢，只見後院一道白影拔升十丈有奇，一聲清嘯，白影直落羣俠立身之處。

大家凝目一看，見是趙人龍脫困飛來，不覺一陣歡呼，敖四海更是情不自禁衝上前去，二人緊緊擁抱在一起，久久不能言語。

壽南山站在一旁，見羣俠對愛徒如斯之義重，再看到敖四海這般友愛、情濃，禁不住連連點頭，暗忖：「今生有此愛徒，還有何憾！」

良久，這感人的場面才停止下來，趙人龍趕忙趨前向恩師叩頭問好。

原來趙人龍被困在大蟒蛇井，內心好不焦急，默默靜坐在自己挖掘出來的大洞邊緣，不時抬頭看看上方，也不知過了多久時刻，突覺上方微光一亮，有人輕聲道：「這個貪財、貪色的傢伙死了沒什麼可憐的，倒是這兩個如花似玉的美嬌娘餵了蛇，實在可惜！」

趙人龍見良機難得，又聽到那一番「兩個美人餵蛇可惜」的話，不禁大吃一驚，忙默運玄功，縮小身體，一式「龍升九霄」雙手伸舉頭頂，閃電般急冲而上。

當他剛冲出井口，也是兩個大漢正要將溫燕、柔環二女丢入井裡之時。

兩個大漢還以爲是井中的大蟒蛇突然會飛出來吃人，駭了個半死，將準備要丢入井中的二女也因一時驚駭得手軟，摔在地上。

趙人龍隨即點了兩個大漢的穴道，再解開溫燕、柔環二女被綑之繩，最後再將毒公子祖獨生的繩子也解開，道：「念你除了酒、色，尚無其他大惡，希即速離開此地，從今棄邪歸正，如再沉迷酒色，作出違背人道之事，本俠再次碰上，定斬不饒！」

祖獨生忙接道：「謝謝趙大俠救命不殺之恩，祖獨生有生之年均是趙大俠所賜，永生難忘！」謝畢，匆匆逃去。

趙人龍又對二女道：「前面拚鬥情形如何？我一概不知，我得急趕增援，二位隨後跟來好了！」

* * *

趙人龍脫困不久，正邪方面又擺開了對峙的態勢。

天魔教主調齊了教中所有一流好手，以及八大門派、八八六十四位高手，眞稱得上是堂堂陣容。

趙人龍道：「沈玉人，兩年來我找得你好苦，今天終算被我找到了！」

「找到了又如何？」天魔教主接道。

「我不想多殺無辜之人，只找你報我父母之仇！」

「那很好，只要你有本事，儘管來取我的腦袋，萬一你的腦袋被我拿下來了，那就別怪我斬草除根！」

「這是當然！」

「如何個打法？」

「我已說過，我不願多殺無辜的人，我們以三仗決勝負，頭兩仗以點到爲止，最後一仗是我們二人的壓軸戲，我曾經默允過任鳳不殺你，但父母之仇我怎能不報，以五百招爲限，你能逃得出我五百招，從此我不殺你，如逃不出，那就是你命中註定了該今天『壽終正寢』！」稍停話鋒又道：「如前二仗你的人都勝了，我趙人龍也掉

頭就走，從此不提報仇之事，你看如何？」

「好！大丈夫一言九鼎，就這樣辦！」

「不過我有幾個問題，希望你從實答覆我，之後咱們就按剛才的約定作一了斷！」

「問吧！」

「站在你身旁，名叫任鳳的那位姑娘跟你是什麼關係？」

「她不叫任鳳，在你沒有揭開我的底牌以前，她叫屠金鳳，現在叫沈金鳳，是我的女兒。」

此語一畢，羣賊方面不覺面面相覷，竊竊私語道：「原來他一直不敢以眞面目示人，敢情他竟是三十年前有名的摧花獨行盜一枝梅沈玉人。」

「第二個問題，你爲何要殺害我的父母及全家八十餘口？」

「你母親原本就是我的表妹，也是我的未婚妻，雖然她看不起我的所作所爲，她終歸是我的人，可是後來被你爸爸『甜言蜜語』拐去了，爲了雪恨，因此我請了幾十位高手宰了他們！」

「這就是你殺害我父母的理由？」

「實情就是如此！」

就在此時，溫燕、柔環二女也從後院趕來歸隊。

＊　＊　＊

第一場天魔敎派出少林廣因和尚，出場道：「本禪師要爲我少林了因報仇，最好是趙人龍出來領死！」

只聽羣俠方面有人哈哈大笑，漫步出來道：「和尚，出家人怎麼開口就是仇呀，死呀！我看你最好回去多唸幾聲『阿彌陀佛』，不然佛會懲罰你的！」

「你是誰？佛爺禪杖下不打無名之輩！」

「和尚，你聽着，天魔敎的人通通給我聽着，一二兩仗，合併一仗打，既省力又省時，你們有多少人，全都衝着我來好了，不過我要事先提醒你們一聲，你們天魔敎現在站在現場的這幾十個一動不動的木頭人，就是我老人家的傑作，自信比他們武功更强十倍的人，可以出場陪我老人家玩玩，否則就是自取其辱！」

羣賊中突然冒出來一聲：「請問你究竟是誰？」

「這也難怪你們連我是誰都不知道，我就是小有名氣的陸地神仙壽南山。」

此語猶如平地一聲雷，直震撼得羣賊及八大門派之人心都快跳出來了，膽小的立即飛逃，膽大的也跑得遠遠的靜觀其變。

場中除了沈玉人父女及幾個如李天仁等，平時與沈玉人一鼻孔出氣的人外，再有就是被壽南山制住穴道的幾十個不能動彈的人了。

這情景的確夠天魔敎主淒涼的了。

壽南山道：「沈玉人，我看一二仗就免了，還是你早點同趙人龍去結賬吧！」

沈玉人在此進退不能的情況下，只有硬着頭皮道：「好！」進入決鬥場中。

趙人龍適時出來道：「還是舊話一句，五百招之內你是我掌下游魂，五百招以外還你自由之身，同時我還允許你帶上一個幫手李天仁。」

李天仁接道：「趙人龍，話是你說的！」

「當然！」

如是，沈玉人、李天仁二人雙戰趙人龍，眞可說得上是一場罕見的絕學之爭！

趙人龍原本志在湔雪父母屈死寃仇，因被沈金鳳眞情感動，自動將招數限制在五百招以內，以示對她的一種「孝義」的報答。

李天仁則因無惡不作、老奸巨猾，趙人龍有意在此機會將他除去，所以自願接受二人的合力攻擊。

李天仁則錯估了對方的武技，認爲合沈玉人二人之力，對付一個像趙人龍這樣的年輕小伙子，應該是綽綽有餘！

那裡想到不出五招，就被對方不知以什麼招式抓牢左臂，再向對方懷裡一帶，左掌急出，將李天仁打出三丈之遠，二丈之高，人尚在空中就已張口滿天雨血的吐出了大口的鮮血來，再跌落地面，只見他兩眼翻白，雙腿一蹬就此了結。

這奇絕閃電似的招式，直看得雙方之人驚愕不已。

沈玉人更是提心吊膽，每出一招一式，無不戰戰兢兢，惟恐有失。

好不容易拖到四百九十八招，眼看再過兩招就可保住一命，他正在暗自慶幸，今天總算可逃過這一劫之時，突聞趙人龍一聲：「撒手！」沈玉人之劍竟把握不住脫手飛向空中一陣翻滾，沈玉人匆忙一個縱身，滿以爲這下可以逃出此劫，誰知人還尚未墜地，趙人龍飛身一掌，只聽「砰」的一聲，沈玉人偌大的身軀急飛而去，說來也是他命中該絕，不偏不倚飛出去的身軀竟落在他空中掉下來的劍尖之上，劍尖由後心透穿過前胸，一代梟雄從此了結。

正所謂：「殺人者，人必殺之！」

＊　＊　＊

黑夜終於過去，黎明迎接朝陽，一條含淚倩影，茫茫飛失遠方！

＊　＊　＊

從此之後，趙人龍沒有與沈金鳳再碰過頭，茫茫人海，伊人何處！

（全文完）

六分半堂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計劃周密　携手殲敵

上文提要：「七聖主」關七在神不知、鬼不覺間坐着一張黑色的椅子飛掠到三合樓衆人身前；他坦言欲迎娶雷純爲妻，但得悉雷純已與蘇夢枕訂了親，登時臉色大變，以「破體無形劍氣」猛攻前來護美的白愁飛，白也使出「驚神指」中的兩招殺着「小雪」與「初晴」，惡鬥中兩者皆傷，值此關鍵時刻，關七卻突然撲到雷純身邊，王小石欲阻止已來不及……

關七身子本在向前疾掠，但而今要停就停；他的手掌本跟王小石的手刀黏在一起，但要撒手就馬上撒手。王小石可不想撒手，手刀運勁，巧打急攻，刀封格攔就是不許關七抽手。關七霍然回身，單掌一格，封住了白愁飛的三隻手指。

然後兩人都停住了，震住了，僵住了。

白愁飛的臉色白得更悽厲。

關七的臉上漸漸發青。

誰都看得出來，關七以左手輕描淡寫的化解王小石的「相思刀法」，這是動的，瞬息千變的；但正當白愁飛的「三指彈天」比拚內力，這是靜的，最耗損內力的。

這種比拚，一方敗了，只怕不死也得落個重傷，甚至功力盡廢、生不如死。

王小石一連急攻十一招，但關七頭也不回，便已拆解，他心裏發狠，左掌已運起左手劍掌，一時也不知發好還是不發好。

雷純清叱道：「王少俠！不可存婦人之仁！」王小石聞言一醒，心裏暗嘆，一劍向關七背後肩膊發了出去。

奇怪的是，其他六聖，只聚精會神的觀戰，並不過來相幫。

王小石當然不明白。

以顏鶴髮、朱小腰、任鬼神、鄧蒼生以及五、六聖主的功力，要衝過來圍攻他和白愁飛，只怕唐寶牛、張炭和溫柔及三劍婢斷然攔阻不了的。

——以二敵一，勝之不武。

所以王小石那一掌只用了五成功力。

這一記「劍掌」，就劈在關七肩胛上。

這一掌砍下去，關七的那一條臂胳，肯定是廢定了的。

不料，變化遽然而生。

關七受了這一掌，猝然尖嘯起來。

他的聲音高昂而悽厲，只見他臉上青筋賁突，掌力一吐，白愁飛全身一震，悶哼一聲，驀地吐了一口鮮血。

王小石的右手刀也覺得有一股極大的潛力撞來，赫然是他所發出的劍掌之力！

關七的「破體無形劍氣」竟已到了將敵人打擊在他身上的內勁，化成了他本身的內力，反擊敵人。

王小石砍關七那一掌，等於把自己的劍掌內勁，注入關七的無形劍氣，齊攻向白愁飛！

這無疑百上加斤。

幸好王小石不想毀掉關七，只用上五成內力，而其中一成，流轉回襲他自己，王小石一時也應付不來。

這次他知道是生死關頭，不再留情。

他立即拔刀。

那一柄小小的彎彎的相思刀。

眞刀。

好刀。

寶刀。

他一刀就向關七的肩膊砍去。

他砍的仍是肩膊。

他仍不想殺人。

* * *

關七抵住白愁飛三隻手指的右掌，突然收了回來，白愁飛臉色慘白形同虛脫，全身一陣輕顫，退了一步，再退兩步，搖晃一陣，又退了一步。

關七的雙掌一合，已挾住了相思刀。

對付相思刀，他可是不敢以肉體硬接。

看到相思刀，關七眼中已燃燒着一種難以形容的狂喜，說不出來的狂熱，就像乍見多年不見而丰采依然的情人。

王小石雖有絕世刀法，竟掙不脫關七雙掌合夾之下。

王小石只有拔劍。

銷魂劍。

劍挑起三分驚艷，掠起三分惆悵．亮起三分瀟洒，激起一分不可一世，攻向關七。

除了對付雷動天，王小石在京城裏還未同時拔刀出劍。

刀劍齊出，關七臉上倏然失色。

他雙手急揮，拉遠距離，每退一步發數劍，他發的是「先天破體無形劍氣」，發到第七、八劍，兩人距離已有十步，王小石臉色愈來愈紅，關七卻幾近慘青。

王小石只能招架，沒有反擊。

但最可怕的是，關七自己知道，不能讓對方反擊。

對方只要一有機會反擊，就會擊碎自己的先天劍氣，所以他要在對方沒有法子施展手中刀、掌中劍，甚至連一招也不讓對方有施展的機會。

就在這時，白愁飛長吟似的說了一句：「驚夢。」

他在發出「破煞」一招時，是暗算，並未事先示警，可是他發出了這「三指彈天」第二式之前，卻先道破，然後出招。

出招徐徐。

徐徐出招。

他似是一點也不急，就像是在經營一個午後漫長而香甜的夢。

——這是因爲他對這一招有極大的信心，還是這一招原是一夢，夢總是要醒？

關七知道自己接不下這一招。

因爲他只看了一眼，就如墮入一場夢中。

夢醒總是成空。

他就算能應付這虛空、失落的夢指，也敵不住眞實而殘酷的刀和劍。

相思的刀，比任何刀更無情。

銷魂的劍，比所有的劍更斷魂。

關七只有發動了「先天破體無形劍氣大法」，這一句看來很長的名字，但正式的招式，卻一點也沒有花巧。

王小石的刀和劍，變成攻向白愁飛。

白愁飛的「驚夢指」，變成攻向王小石。

關七用沛莫能禦的罡氣，致使這兩大敵手的絕招，竟拚在一起。

相思的刀、銷魂的劍，跟驚夢的指，拚在一起，結果會是如何？

——生？

——死？

——玉石俱焚？

* ! *

不能拚。

如果相思刀、銷魂劍與三指彈天硬拚，一定兩敗俱傷。

可是如果猛然收招，一定自傷。

唯一的方法，就是對方收招，自己繼續攻擊，殺了對方，便可以一死一安然。

這樣的局面，古往今來，世界上，都常常會遇到這種場面，也有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這樣的情形。

——對方死了，自己無恙，這豈非最佳選擇。

——可是當雙方都是這樣想時，結果往往是兩敗俱亡。

現在正是王小石和白愁飛要應對的場面：

王小石右刀架左劍，交加一起，噹！地星火四濺。

白愁飛立即撤掌。

兩人都被自己攻勢所回挫，震得血氣翻騰，胸中都似被對方擊了一掌。

如果雙方都不是心意合一，同時收招，只要有一方收得稍遲一點，對方就得慘死當場。

關七卻不馬上出襲。

他有點楞楞的看着兩人，忽豎起大姆指喝道：「好！」這兩名大敵武功高强，並不令他動容，但兩人心意相通，互相維護對方的安全，這才是舉世難求、比絕世武功更不可求的。

然後他才發動攻勢。

這才是眞正的「破體無形劍氣」，劍氣縱橫，大開大闔，吞吐如意，斷金碎石，王小石和白愁飛在氣息紊亂中匆匆迎戰，一時左支右絀。

就在這個時刻裏，白愁飛忽然感到一種熟悉，王小石忽然覺得一種親切感。

然後他們就聽到一種聲音。

咳嗽聲。

接着他們就看見一件事物。

刀影。

* * *

他們看見刀影，卻看不見刀。

因爲刀太快了，除他們以外，觀戰的人，只怕連刀影都看不見。

美麗的刀影，如情人的倩影；刀掠起時，帶着微微的香氣與呻吟，刀彎處像處子的柔肩，刀落時帶着些許美麗的風華。

刀清艷。

那麼驚艷的刀，看來誰都願意爲這一刀死、爲這一刀生，爲這一刀而生死不顧。

連王小石手中的相思刀，也不住的輕吟。

——也許好刀遇上寶刀，就像英雄才子遇上絕代佳人一般震動。

除了紅袖刀，除了「夢枕紅袖第一刀」的紅袖刀，天下還有那一刀，有着這般風情？

* * *

一個悽落的人影。

一把驚艷的刀。

* * *

這就是蘇夢枕。

以及他的紅袖刀。

* * *

戰鬥驟止。

衆人靜止。

靜得連針落地的聲音都清晰可聞。

那把刀，就斜架在關七的頸肩上。

關七沒有動。

他連眼都沒有眨。

他看着那把刀。

一個瘦削的人影，背着王小石和白愁飛。

就是這個人，他的刀就擱在關七肩膊之間，才一現身，關七的命就在他的手上。

這人沒有回頭。

可是王小石和白愁飛都知道他是誰。

從咳聲入耳、刀光入眼開始，他們已知道來的是什麼人，根本不必待看見到背影，已脫口叫道：「大哥」。

* * *

刀就在關七的脖子上。

關七很平靜。

他眼裏沒有懼意，甚至也沒有死、沒有生，彷彿這條命不是他的，他比在場任何人都還客觀、冷靜。

他冷冷的望着蘇夢枕，眼裏似乎有一點不屑，一點輕蔑，又彷彿什麼也沒有。

蘇夢枕忽道：「我不能這樣殺你。」

說罷他的刀就神奇地不見了。

回到袖子裏。

他竟收了刀。

他本可一刀把關七殺了，可是他竟收了刀！

就在這時候，遠遠的地方，像是街口，又像是更遠的地方，傳來一聲低迷的呼嘯：「不可以——」

可是蘇夢枕已經收了刀。

* * *

關七的眼裏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神情：「你就是蘇夢枕？」

蘇夢枕道：「不是蘇夢枕，能一刀制得住你？」

關七道：「你爲什麼要收刀？」

蘇夢枕道：「因爲那一刀是暗算才能得手。」

關七緩緩地搖首，用一種寒冰一般的語調道：「暗算也是交手，人與人交手，本來就包括了暗算，在這世上，動刀子殺人的人已算是君子，大多數人都是殺人不動刀、不見血、甚至不必自己動手的。」

蘇夢枕冷笑道：「難道你也暗算你的敵手？」

「我不做這樣的事，因爲我不屑；但我的手下會照做不誤。」關七目若冰火，既寒且烈：「我要是眞的如此强，就不必去暗算人。我要是眞的夠强，人也暗算不到我。」

他頓了頓，道：「我現在被你暗算得手，我沒有二話可說。」

王小石震訝。

白愁飛詫異。

他們都沒想到看來似瘋半癲的關七，竟就武學交手上，說出這樣一番道理來。

蘇夢枕沉默了一下，道：「畢竟，我們人多。」

「你知道萬人敵是什麼意思？」關七忽然問了這樣一句。

「萬人敵就是可以一敵萬人。」

「如果有十個千人敵來戰他，他不能抵擋第十一個，他還算不算得上是萬人敵？」蘇夢枕沒料有此一問，一時答不上來，關七已經把答案說了出來：「當然不算。眞正的萬人敵，不論是什麼高手，多少人來，他還是無敵的。」

蘇夢枕心中折服於他的氣魄，但卻不同意：「你說的不是人，而是神。」

關七道：「其實人就是神。沒有人，那有神？」

蘇夢枕不由一怔。

關七一字一句的道：「剛才你不殺我，我不領情。」

蘇夢枕傲然道：「我不殺你，不是要你領情。我平生做事，不需要人領情。」

「好，」關七向雷純一指道：「那我還是要帶她走。」

「那我還是一樣不准許，」蘇夢枕道：「而且，我還是一樣要殺你。」

關七道：「所以剛才你只是不想在那種情形下殺我而已？」

蘇夢枕道：「這樣殺了你，對你而言，不公平，對我而言，是無恥無趣的事。」

他好像笑了笑：「我一向心狠手辣，但決不無趣無恥。」

「那你就再殺我一次罷，」關七道：「不然，我就要殺你了。」

他一說完，就出了手。

他疾掠向雷純。

蘇夢枕攔住了他。

用他的人，還有他的刀。

* * *

他咳一聲，發一刀。

咳嗽聲突然片片碎裂，聲聲不成聲。

因爲劍風。

因爲劍氣。

因爲比劍風劍氣都更可怕的「破體無形劍」，就發自關七的雙手。

他的劍芒極盛，剛才鬥王小石與白愁飛兩大高手，他的氣力不但沒有耗損，反而更加充沛。

連他本身整個軀體，都洋溢、充斥、澎湃着無形劍氣。

蘇夢枕的紅袖刀，卻不再只是驚艷，不再只是風情，而且也不是一味悍霸。

他每次都能閃到有利的位置才出刀。一出刀就攻其所必殺、必敗、必死。

對方縱能接下他一刀，架住他一刀，也非得要心胆俱喪、狼狽萬分不可。

關七的攻勢果然弱了。

如果說在照面的開始，蘇夢枕每攻出三刀，關七就攻七劍的話，現在，局面已變成了蘇夢枕每攻出六刀，關七才能使出四劍。

蘇夢枕心頭剛有點喜意，就發現了一件事：

原來王小石和白愁飛，都已加入了戰團，牽制住關七的破體無形劍！

* * *

王小石和白愁飛本來都想加入戰團，助蘇夢枕以一臂之力。

可是他們都沒有出手。

因爲他們都不知道蘇夢枕高不高興、願不願意，況且，他們都有自己的隱衷。

王小石本來就不大想殺傷關七，白愁飛則太驕傲，本不屑於聯手。

只是現在他們已不得不聯手。

不但是兩人聯手，而且還是三人協力。

因爲關七一面奮戰蘇夢枕，無形劍氣卻已潛攻向白愁飛。

白愁飛發覺時，劍氣已迫近眉睫，他只有使出「大滿」指法反擊。

白愁飛才發了六、七指，在一旁的王小石又覺得劍氣劈面而來。劍氣已欺近了他，他只有使出手刀掌劍。

這樣一來，等於是蘇夢枕、王小石、白愁飛三人合戰關七。

關七面對像蘇夢枕這樣可怕的對手，竟然還似意猶未足，主動發出攻勢，把在一旁的白愁飛和王小石也逼得非出手不可。

到這個地步，他們已沒有了選擇。

關七也沒有了選擇。

他的「破體無形劍氣」，劍氣縱橫，決戰紅袖刀、三指彈天、還有隔空相思刀以及凌空銷魂劍。

刀風逼人。

劍氣橫空。

其中還有指勁呼嘯而來、呼嘯而去，像商船上的海盜。

就在這時候，關七突然一跤跌倒。

「噹」的一聲，紅袖刀一刀砍落，關七雙腿一分，那一刀就砍在他脚鍊上。

這脚鍊竟然不斷！

蘇夢枕馬上收刀！

他不是吃驚那鋼鍊不斷，因他早已看出那鋼鍊決非凡品，而是心疼他那把刀。

關七一彈而起。

白愁飛的「寒食」也一彈而至。

關七雙臂一分，「叮」地一聲，指勁射在鋼鍊上，白愁飛只覺指節一悚，心頭一寒，不由自主的退了兩步。

這刹間，王小石已至。

左刀右劍。

他本來是右刀左劍的。

他雙手刀劍，運轉自如。

但當刀劍攻向關七時，一股怪異的劍氣反捲而來，使他的刀，攻向自己的劍，自己的劍，反刺自己的刀。

星花四濺。

關七在這瞬息間，又撲向雷純！

——莫不是他在衆敵强圍之下，仍想把雷純帶走不成？

——他爲什麼要這樣做？

且不管他爲的是什麼，蘇夢枕都不能允許。這種事，決不能在他眼前發生。

他飛掠而起，關七的左手搭住雷純的肩膊，蘇夢枕就一刀砍了下去。

蘇夢枕這一刀，旨在救雷純，而忘了自己的安危，而且他已算準，關七一定要先救自己的手，只要他動意縮手，再要攻擊自己，他的刀法也就展開了，決不讓對方得逞。

不料，關七的左手一震，已離開了雷純的香肩，一把抓住蘇夢枕的刀口。

蘇夢枕不及細想，刀勢一旋一捺，血光湧現，關七一隻手已齊腕斷了下來。

蘇夢枕一刀得手，廻刀已慢了一步，關七早有計劃，右手如電，劍氣已凝在蘇夢枕的咽喉。

蘇夢枕不動。

他不能再動。

他的命已在關七的手上。

雖然關七只有一隻手。

王小石也不能動，他不敢動。

白愁飛也震住了，他亦不敢妄動。

整個局面又僵了下來，只有關七那隻斷手，吧地掉落在雷純身前的聲響，還有關七左腕在淌血滴地的聲音。

雷純很想哭出來。

——這麼多的血！

——這麼可怕的場面！

可是她也不敢。

她怕一哭，就觸怒了關七，關七

就會殺了蘇夢枕。

可惜她强忍不哭，卻有一人尖叫了出來。

「哎呀！」溫柔掩面尖呼：「不好了！」

* * *

——女人爲什麼總是在生死邊緣，重大關頭的時候，做出一些毫無意義的事來呢？

白愁飛實在不明白。

王小石一顆心幾乎隨溫柔的尖呼跳了出來。

他彷彿看見關七手背上的青筋也突了突。

蘇夢枕額上的青筋也現了現。

不過，關七的手仍然沒有插下去。

「我說過，」關七笑了，他牙齦裏冒着血，白森森的牙齒沾着紅彤彤的血：「我不領你的情。」

然後他忽然收手，也即是收劍。

「我現在就還了你的情：」他說：「我這次不殺你，咱們從現在起，兩不相欠。」

他竟就這樣放過了蘇夢枕。

這些年來，不知有多少人想殺死蘇夢枕。

因爲殺死蘇夢枕，就等於摧毀金風細雨樓，也足以稱霸北京城。

可是關七竟輕易放過了他。

而且他還爲了制住他，不惜犧牲了自己的一隻手！

* * *

蘇夢枕沒有說什麼

他只用他那隻沒有刀的手，摸摸自己的咽喉，兩隻眼仍像森寒的鬼火一般，無喜、無悲 只有亮着無熱的火。

關七一面用右手點了左臂幾個穴道止血，一面向雷純道：「今天，我只剩下一隻手，接不走你了。我接不走你，你就勢必爲人所接……」他沒有再說下去，突然尖嘯一聲，道：「不過，我改天一定來接你，你等我。」話一說完，竟又向蘇夢枕發動了攻擊。

他只有一隻手，但攻勢依然瘋狂。

蘇夢枕對他的攻勢 似早已料到，騰身躲過。

白愁飛和王小石立即夾擊相護。

關七陡地掠起。

白愁飛和王小石都恐他又狙擊他人，一左一右，在半空中刀劍指同時夾擊。

關七仍然飛掠，單手劍氣，只强不弱，三人空中交擊，關七忽然頭下脚上，攻勢怪異，王小石和白愁飛一時不知如何應付是好，只好身形一挪，同時落地，發現已到了街口。

關七在半空中翻個觔斗，七次翻身，縱起急掠，竄出而伏，本正可趁此射入街角，身形却陡然一頓，落了下來。

因爲一人就坐在街角。

一個坐在很舒適的籐椅上，一個很舒服的白衣人。

白衣人垂着頭，誰也看不清楚他的臉。

白衣人身前七尺，放置着一口棺材。

一口塗了黑漆的、看得出來已經陳舊了的、比普通壽木略大一點的棺材。

可是，關七此時的臉色是青到發寒。

他的神情也有懼意。

他怕的似乎不是籐椅上的垂首者。

而是這口棺材！

* * *

這到底是口怎樣的棺材，爲何能令斷臂尚能不變色的關七爲之色變？

王小石看向白愁飛。

白愁飛望向蘇夢枕。

他們都知道那白衣垂頭的人，就是六分半堂的狄飛驚，但都不知道這棺材有什麼可怕的。

他們看見蘇夢枕的神情，心中更加暗驚。

——就在剛才，蘇夢枕受制於關七，臉上依然泰然自若，可是現在他看到那口棺材的眼色，似乎也憂心怔忡。

不但是他，王小石和白愁飛還發覺，連同在椅上坐着的狄飛驚，對身前那副棺木，也特別恭敬。

這只是一副棺槨。

他們全無理由對沒有生命的棺材，感到害怕與尊敬，除非是……

——難道是棺裏有令他們敬畏的東西？

——可是能令這一干天不怕、地不怕的武林人物，居然也爲之動容的，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 * *

關七猛一跺足，往左横出兩步半。

在激戰中，他步步進逼，寸步不退，就算是逃亡也是往前殺出重圍，而今，爲了這口棺材，他竟移走了兩步半。

——不過只是打横移了三尺，仍沒有退却。

然後他尖嘯一聲，破體無形劍氣貫注全身，避過棺槨，要直掠出街口。

但街口依然有一個人。

文質彬彬的狄飛驚。

垂着頭的狄飛驚。

坐着的狄飛驚。

蒼白的狄飛驚。

然而就在關七正要長身越過他頭頂的刹間，文質彬彬的垂着頭的坐着的蒼白的狄飛驚，突然，疾抬起頭來。

電閃在天外。

關七的眼，正跟他打了一個照面。

關七掠出的方向，猝然變了。

他不再直取狄飛驚。

他全身化作一道劍氣，衝入街角的石牆。

石牆粉碎，轟然而倒，劍氣幻成劍光，眼看要衝出街角。

突然之間，灰影一閃，本已昏暗的天色更是昏暗，雨，跟着雷聲隱隱而至。

這灰影一出現，半空截住關七，以關七的無形而且無敵的劍氣，竟然衝不破那灰衣老者的雙手忽快忽慢的印訣。

王小石心中詫異，凝目一看，只見厚厚重重的雨網中，截住關七去路的，正是六分半堂的總堂主：雷損。

他正想凝神看雷損的出手，忽見白愁飛扶額搖晃，王小石忙一把扶住他，只聽白愁飛長吸一口氣，道：「好利害的九字印訣！我只看了一陣，便覺昏眩……」

王小石詫道：「九字印訣，你說的是密宗九字印？」再凝神望去，只見雷損出手，忽快忽慢，但彷彿將雨絲凝合成一張天羅地網，把關七鋒莫能攖的劍芒，困裹其中。

雷損每發一招，就大喝一聲。

誰都難以想像，像他那麼一個枯瘦的老人，竟能發出那麼巨大的吆喝聲來。

他每喝一聲，整個天地的雨聲似都爲之一頓——因在他喝聲的同時，幾乎聽不到任何其他的聲音。

王小石只看了一會，只見雷損手指交叉變換，口唇蠕動，時快時疾，忽爾大喝一聲，但看了半晌，竟也覺暈暈欲睡。

這是雷損的「快慢九字訣法」，施行這密宗九字訣法和手印之時，能將強大的念力、眞氣與技法，三者合而爲一，在瞬息間一動指頭，就能發揮倒轉乾坤之力，斬神滅鬼。

這「九字訣法」的「九字」，係指：「臨兵鬥者皆陣裂在前」九個字，語出自於抱朴子，原文：「臨兵鬥者，皆陣裂前行」，每個字都可化成獨特的密宗手印。

其中第一字是「臨」：雙手指向掌心彎曲，兩手指頭關節交錯，豎起食指，指尖相接，這是密宗大手印中的「獨鈷印」。

第二字是「兵」字訣：手指結合法同前，兩手大姆指並攏，中指反扣，纏繞食指，這是密宗的「大金剛輪印」。

第三字是「鬥」字訣：雙手合掌，左右手指指頭互抵，以中指迴纏食指，平伏扣壓，同時將姆指、無名指、尾指豎立，左右相合，即是「外獅子印」。

第四字「者」字訣是：先用中指左右交叉的把無名指纏住，並豎起姆指、食指、尾指左右應合，這叫「內獅子印」。

第五字訣是「皆」字：將左右手十指相互交錯一起，指尖突出於外側，交互組合，右手姆指在交叉時置於外側，這是「外縛印」。

第六字訣是「陣」：十指向掌心彎曲，左右手指交錯一起，右手姆指放在左手拇指上面，這叫「內縛印」。

第七字訣是「裂」：除了左手食指向上豎立伸直外，餘指往掌心彎曲，姆指擱在外側，右手食指彎曲成7字形，其餘手指皆向掌心屈，扣住左手食指，此乃「智拳印」。

第八字訣是「在」：左右手十指張開成扇形，雙手指尖相觸，掌心俱向外，中間圍成圓形，便叫「日輪印」。

第九字訣是「前」：左手輕握成拳，右手姆指輕扣在左手食指關節上，這是「隱形印」。

這是慢九字訣，快九字可在緊急時運用，雷損亦可單手而施，先將右手姆指彎曲，然後把無名指、小指及姆指的指尖撮觸，並把中指和食指直伸，全神貫注，若寫「臨」字，則由左向右橫比，如寫「兵」字，則由上而下縱比，「鬥」字則再橫比，依次序縱橫交錯，仿似在寫「三」和「川」字，並把「三」與「川」交疊，在空中比劃，有一定的規律，摒除妄想邪念，聚精會神，盡吐渾濁之氣，馭使蓬勃的眞元，這是「密宗快慢九字訣」的奧要。

雷損的左手，本來只剩下了中指與姆指，可是，他現在却套上了三隻「手指」。

木製的「手指」。

不過，這木製的手指，彷彿要比有血有肉的手指要來得更加靈活。

連王小石這樣的修爲與功力，只遙看了一陣，也感渾渾噩噩，更何況是身受重傷，與他貼身交戰的關七。

雷損這九記手印施展開來，居然佛光滿臉，誰都沒有想到這滿手血腥，一身殺戮的雷損，他的武功竟透着禪機，夾着佛法，以念力把大宇宙、大自然、大天地間生化尅制的力量，與本身與生俱來的力量結合爲一。

他的手勢時而蓮花時而劍，慢時極快快時慢，以神佛之力與自身之力融合無間，在印契曲直伸合間作出「臨兵鬥者皆陣裂在前」的殺力。

如果關七還有兩隻手，那麼，也許還可以抵擋。

但關七已是强弩之末。

王小石不禁爲關七躭心起來。

就在這時候，他就聽到一種聲音。

一種近乎呢喃般的語音。

「我治得了人，人就爲我所治，我若治不了人，我就會爲人所治。」這語音當然是來自關七：「我若能降得了魔，魔就爲我所降；我若降不了魔，就得爲魔所侵……」

王小石乍聽，心中一動，心頭一震。

他驚震的是關七在此時此境，竟還對那一番迷離恍惚的話，自言自語箇不休；他動容的是因此想到：關七在這樣的情境下還能喃喃自語，也就是表明了一點：

——關七並沒有敗！

——他甚至全無敗象！

——人要是遇險，誰還能分出心神聒絮不休？

王小石想到這一點的時候，忽聽一聲大吼，兩條人影，疾在雨中陡分開來！

＊　＊　＊

雷損捂着胸，臉孔扭曲着，聳肩曲背退了七、八步，直退至棺材之前，忽又似陡然獲得了什麼力量般的，挺立了起來。

關七的「無形劍氣」更盛。

蘇夢枕却已疾撲了過去，叱道：「看刀！」

雨中刀影麗。

關七猛然返身，「破體無形劍氣」漾起一道銀龍般的劍芒，反逼向刀光。

蘇夢枕大叫一聲，身子晃了晃，劇烈的咳嗽起來。

關七斷臂上的血，已被雨水沖淡。

他右臂上的劍芒，却在雨中更厲。

他尖笑道：「我要衝出去，就一定能衝出去……」

白愁飛三指一彈，又攻了過去，關七尖笑揮劍，白愁飛指風被劍氣切斷，只好且戰且退，退至棺槨旁，關七陡然止步，王小石這時又揮刀劍攻上，蘇夢枕和雷損重又包抄了上來。

關七却尖聲厲笑道：「上天入地，我無敵……」

突然間，天邊轟的一聲，一道厲光在黑漆漆的天空，槍尖般刺向關七眼前。

關七大吼。

「先天無形劍氣」大盛。

「隆」的一聲，天地全亮，蒼白透明。

關七全身一顫，反擊一劍，天色又回復黯黑。

悽厲的黑暗。

「天敵……」關七恐怖嘶叫道：「上天無敵……」在閃電劈入長街之時，他竟向天還了一劍，但仍被雷電殛中。

「天亡我，天亡我啊……」關七悽聲道。

雷損悄悄地騰身而上，快九字急取關七身上死穴。

他的字訣一動，忽見刀劍。

王小石的刀。

王小石的劍。

他只有把印契轉爲慢九字，化解刀勢，卸去劍招。

然而關七已經走了。

他在雨裏已經不見了。

雨裏彌漫着一種奇異的霧，就在前面街頭轉角處。

「他傷得很重……」在雨裏，蘇夢枕以拳眼捂住淌血的唇，低沉地道：「他不敵於天，爲電所殛，只怕要全廢了……但我們還是攔不住他！好個關七！」

白愁飛也禁不住要吐出心頭上的驚悸：「好一個關七！」

＊　＊　＊

雷損對王小石怒道：「你爲什麼要攔阻我殺他？」

王小石道：「因爲不公平！」

「什麼不公平？」

「我們人多，他一個。」王小石坦然道：「他遭了雷殛，這時候殺他，怎算英雄好漢。」

雷損怒極反笑：「好，好！你充英雄，認好漢！他日他返轉過來，一一格殺我們，可沒幾個死英雄、殭好漢！」

他轉頭跟蘇夢枕道：「你的這位兄弟，可毀了我們辛苦佈置要殺關七，一舉消滅迷天七聖的計劃！」

蘇夢枕冷冷地道：「我的兄弟所做的事，就是我做的事，一樣，完全一樣。」

雷損氣得噴氣，只道：「好，好，你們既然要放關七，我也沒話可說，反正，他的手不是我砍的。」

蘇夢枕冷沉沉地道：「你也不必躭心，關七神智不清，連受數記重擊，而後又因劍芒太盛，遭致雷劈，縱然不死，他的功力已絕無可能復原。」

白愁飛忽道：「要斬草除根，我們何不現在立刻就追？」

蘇夢枕道：「不行。」

白愁飛道：「爲什麼？」

蘇夢枕道：「你沒看見這霧雨……」這時，雨勢漸小，但前方還有一團霧雨，似凝結不動。

白愁飛聳然道：「這……莫非是……『煙雨濛濛』……」他說「濛濛」這兩個字的時候，就像在說到什麼恐怖毒物一般的語音。

「就是『煙雨濛濛』。」蘇夢枕沉重地道：「有人請來了蜀中唐門的高手，爲他斷路。」

雷損忽道：「這有些不像關七的作爲。」

蘇夢枕道：「關七是從來都不準備後路。」

雷損道：「關七從來不逃。」

「所以一定還有人接應他。」在遠處的狄飛驚忽然插口：「迷天七聖背後還有人，一如我們所料，如果這股勢力不早日根除，這才是北京城裏最大的毒瘤。」

雷損道：「幸好我們已剷除了他。」

狄飛驚想了想，終於道：「雖然還沒有連根拔去，但他們要圖恢復，也決非易事。」

雷損笑道：「沒想到金風細雨樓和六分半堂，首次携手合作，就做成了這一件大事。」

他這句話，頗有自貶而討好蘇夢枕之意。

可是蘇夢枕不答腔，只說：「還有一大堆後事料理。」

他轉身過去的時候，只見六名聖主，只剩下了四名：顏鶴髮、朱小腰、任鬼神、鄧蒼生。

至於五聖主和六聖主，已趁着關七和蘇夢枕劇戰時，已溜得無影無踪。

狄飛驚忽揚聲道：「迷天七聖埋伏在這兒的人，你們沒有選擇，因爲這兒早已被三百四十五位金風細雨樓的高手和三百三十七名六分半堂的子弟堵死了所有出路，你們只有投降，或是命喪在這兒。」

「投降者，可憑你們的意願，加入金風細雨樓或六分半堂。」一間石屋裏，木門忽然「依呀」打開，走出了一人，正是楊無邪，他侃侃地道：「當然，你們要爲迷天七聖効死也無不可，不過，就算你們聖主，也曉得識時務者爲俊傑這句話的意思……」

顏鶴髮忽自袖裏掣出一管鐵笛，他撮唇吹了一下，立即發出一縷尖銳的嘯音。

朱小腰看了看，想了想，也自小袖口裏摸出一支竹笛，吹了一聲，頓了頓，又吹了一聲。

任鬼神和鄧蒼生面面相覷，然後各在腰間取出一根粗笛和長笛，兩人各吹了三聲。

埋伏在街上各處「迷天七聖」的人，全都亮身走了出來，雖然在這全面捱打的情況下，這些人依然衣不帶風，神情勇悍，身手敏捷，一點人數，約有兩百多人。

顏鶴髮乾咳了一聲，道：「我是你們的大聖主。關七聖剛才已重傷敗亡。」

蘇夢枕忽道：「他是傷了，並沒有敗，也沒有死。」

「是。」顏鶴髮頓了頓，接着道：「七聖主已經不在了，『迷天七聖』也自然瓦解，我本來就是『金風細雨樓』的人，後來受命於蘇公子，加入『迷天七聖』當卧底，蘇公子與雷總堂主今次議定先滅『迷天七聖』，然後才放手一拚或言和共處，故此，我們今天便以爭奪雷姑娘爲藉口，引關七來此，一舉殲滅。」

朱小腰笑了笑，她這個笑意很倦慵，又彷彿有點不屑。可是她的不屑，又彷似對自己多於對別人，她指了指顏鶴髮，道：「我受過他的恩，欠下他的情，他做的事情，我支持，所以，我也是金風細雨樓的人。」

任鬼神與鄧蒼生又狠狠地對望了一眼。

任鬼神混聲道：「我原是六分半堂的人。」

鄧蒼生大聲道：「我們現在背叛迷天七聖！」

任鬼神向雷純道：「小姐，剛才得罪了，我們受命於狄大堂主，不如此，就不能顯出我們確是武功不如人，五、六聖主就不會請動關七出來，關七不上陣，一切計劃便無法進行了！」

鄧蒼生直截了當的說：「我現在回復身份，是六分半堂的兩大門神之一，你們誰想對六分半堂効忠，趕快加入！」

王小石和白愁飛兩人肩靠肩的站在一起。

剛才那一戰雖然劇烈，適才那一役雖使他們負傷，但依然飛揚、激越、動魄、驚心。

而今却有一種奇異的感覺。

甚至帶有點荒謬的感覺。

他們到現在才有些明白：這一系列的行動，只是整個大計劃中的一部份，連同變化也計算在其中，不但他們兩人被瞞在鼓裏，看來在場大部份的人也身不由己，作不得主。

他們兩人，只不過是在這周密計劃中的兩着棋子。

* * *

鄧蒼生、任鬼神、朱小腰、顏鶴髮這一番話下來，那一干迷天七聖的手下，自然都徬徨無主、不知如何是好，忽聽「喀吐」的一聲。

鄧、任、朱、顏一齊扭頭望去，只見陳漸槐往地上啐了一口痰，兇狠狠的道：「呸！這算什麼？七聖主還活生生的，咱們就謀叛了！趁風轉舵誰不會，兄弟們有赤膽忠心的，今兒就是掏出來的時候！」

他這樣一說，一衆「迷天七聖」的人臉上都出現慚色，連鄧蒼生和朱小腰也垂下了頭。顏鶴髮怒叱道：「陳舵主，你活膩啦！」

陳漸槐昂然道：「說句實話，顏大聖主，這年頭，產豐食飽的，誰有活膩了抹脖子這回子事！只不過，陳某走暗盤子，却心往光明道，有些事，却寧死不活！」然後大聲向迷天七聖的人道：「有血氣的，還是關七聖的血性子弟，請往我陳某這兒站，咱們一起捱刀口，一塊兒給迷天七聖的招牌揩光！」

他這一番號召，眞有十數名忠心耿耿的子弟，往他那兒站去。

任鬼神怒道：「陳漸槐，你眞不自量力。」

陳漸槐冷笑道：「我是不自量力，却不賣主求榮。」

任鬼神怒不可遏：「你……」

顏鶴髮揚聲道：「要棄暗投明，加入金風細雨樓的人，我們無任歡迎，請靠我這邊站來。」

任鬼神本想先對付陳漸槐，見顏鶴髮正招兵買馬，自己不想落後，遭雷損、狄飛驚見責，忙道：「六分半堂，廣開庭門，唯才是用，不記前嫌。要展身手，不負所學，就跟我這邊來。」

這一來，兩百多「迷天七聖」的徒衆，近一百過了任鬼神那邊，近百名

站到顏鶴髮這兒。

其實，早在此役之前，「迷天七聖」裏已分成三個派系，大聖主顏鶴髮和二聖主朱小腰自是一派，三聖主鄧蒼生和四聖主任鬼神又自成一系，另外一派人馬，原以五聖主與六聖主馬首是瞻，俯首聽命，眞正對關七死盡忠心的，爲數恐怕不到一成。

關七當年組織「迷天盟」，聲勢浩大，「六分半堂」瞠乎其後，聲勢不可與之相提並論，直至雷損執掌大權，大事整頓，並與關七之胞妹關昭弟聯婚，「六分半堂」勢力後來居上，漸漸成了「迷天七聖」的心腹之患，却偏在這個時候，關七似神智不清，終日自囚，說話語無倫次，行事倒行逆施，而且喜怒無常，疏於政事，動輒大事殺戮，連原來忠心耿耿的舊部，二聖主「金面獸」元進、五聖主「開心神仙」呂破軍、六聖主「毒手摩什」張紛雨，全遭了他的毒手，這樣，才致引進了現在的朱小腰，以及無人知其身份的五、六聖主。

「六分半堂」勢力日益强大，「迷天七聖」日漸萎縮，潰不成軍，此消彼長下，「迷天七聖」在七八年前已轉入地下，變成神秘幫會，「六分半堂」乘勝追擊，本待一舉殲滅「迷天七聖」，但蘇夢枕所主持的「金風細雨樓」，勢力又日益强大，更有儼然青出於藍猶勝於藍之勢。

這一來，「六分半堂」轉移目標，全力對抗「金風細雨樓」。

「迷天七聖」因而得以苟延，却不圖振作，關七仍不聞不問，曬近五聖六聖，大小事務乃由五、六二聖代爲料理，因此，「迷天七聖」的部下多淪落爲江湖宵小，借勢凌人，無惡不作，像在漢水上，「七煞」者老大等人奉命捉拿雷純，居然色心大起，不惜犯戒，便屬一例。

不過，近日來，「迷天七聖」在京城中的實力突然大增，有不少神秘高手加入，而且各路子弟，紛紛往京城調集，「六分半堂」與「金風細雨樓」表面上鬥得你死我活，實際上也不能並存，但雷損和蘇夢枕，都是不世人傑。

他們並不忽略「迷天七聖」的存在。

而且，他們更深知七聖主關七的武功。

「在武功上，我不怕雷損，但怕他那口棺材。」蘇夢枕曾對郭東神說過：「要不是這幾年來關七似已瘋了，他才是最可怕的敵手。」

「實際上，狄飛驚的身份和武功更令人諱莫如深；」郭東神道：「但關七背後的勢力，更令人寢食難安。」

所以蘇夢枕決意要先除「迷天七聖」。

——只有在掃除「迷天七聖」的勢力後，才可以放心放手與「六分半堂」決一死戰。

這跟雷損的心思不謀而合。

「我們若要跟金風細雨樓決戰之前，一定要剷除關七的實力。」狄飛驚也跟雷損這樣說過：「無論是甚麼樣的勢力，只要老大和老二相爭，一定會爭取老三，所以得利的會是老三；老三一旦得利，就會變成老二，我們要是勝了，老二也會威脅到我們，我們那時候已元氣大傷，不一定能收拾得了他，他便成爲禍患；要是我們輸了，已筋疲力倦，而我們當年曾奪了七聖在城裏的地位，你看他還會放過咱們嗎？」

「可是關七已經瘋了。」雷損故意這樣說，他似乎比較敦厚，比較念舊，比較不想開殺戒，而有些事，有些話，總該由別人來做，別人來說，才較妥當。雷損深知這一點，狄飛驚也深知這一點。所以一個懂得說，一個則懂得不說。

「瘋了不等於死了。」狄飛驚道：「有時候，瘋了就像一個人敗了一樣，既然敗了可以東山再起，爲甚麼瘋了就不可以神智復原？」

故此，雷損與蘇夢枕都有一個默契。

他們的默契就是：先滅「迷天七聖」，殺關七。

這一點他們做得非常徹底。

鄧蒼生和任鬼神是關七的「老幹部」，對於關七的顚三倒四、信重外人，自然瞧不順眼，心裏不服氣，鄧蒼生是死心眼兒，不易打動，任鬼神則心中不忿，較易收買，而鄧蒼生又向以任鬼神爲馬首是瞻，於是，雷損一早已派狄飛驚暗底裏跟任鬼神與鄧蒼生取得聯繫。

任鬼神眼見關七已完全信賴五聖六聖，自己師兄弟二人，正是動輒得咎，朝不保夕，處此局面，不如一叛了之，自然接受雷損的攏絡，至於鄧蒼生對任鬼神，則一向言聽計從。

蘇夢枕則派楊無邪去分化「迷天七聖」的人，楊無邪却看準了顏鶴髮。

——顏鶴髮雖貴爲「迷天七聖」的大聖主，眼見日漸失勢，地位日益動搖，心懷不忿，自是最爲不甘。

——顏鶴髮想必是個聰明人，他要不是個聰明人，斷無理由二聖主文進、五聖主呂破軍、六聖主張紛雨全部被殘害了，他依然能屹立不倒。

——一個聰明人，自然知道活下去是最重要的事。

——聰明人比較怕死。

——因爲聰明人知道怎樣活着比較享受。

——一個比較注重享受的人，就有所貪、必有所圖。

楊無邪認定這一點，技巧的進行收買顏鶴髮。

而且，他更看出顏鶴髮與新進的二聖主朱小腰是一夥的，只要收服得了顏鶴髮，也拉攏到朱小腰，無形中省了不少氣力、時間。（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江楓回風雪小館，與歐陽昭夫婦等人商量今後對付洛陽居之策，並說出了一番佈置計劃，江楓要求張四姑與雪、霜二女混進洛陽居、歐陽昭夫婦則坐鎮風雪小館，聯絡八方豪雄，商議完畢，江楓回去風雪小館，憶起昨夜那場血戰，不禁感慨起來，七寶和尚怕他動了婦人之心，連忙告訴他四季花婢正聚集菊花廳，似有要事，提議與胡元裝作巡視，以探消息……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可飛・圖

天重九氣劍

提重事舊相眞尋　軋傾相互系派兩

「最好我們雙方能以目視的距離內活動，以便相互照應。」七寶和尚道。

「好！就這麼辦。」江楓道：「記着，要他們帶上兵刃暗器。」

* * *

梅花確實會合了四季花婢，集會在菊花廳中。

但菊花廳的四週，却有着森嚴的戒備，二十四名鏢手，有一半集中在這裏，八十四店伙計，也有二十名集中於此，三十二個人佈置了一片縝密的警戒網，任何人也無法接近菊花廳五丈之內，而不讓他們發覺。

果然那些年輕的鏢手和賭場、飯莊中的年輕伙計，都是內宮一系中人，這些人平常迎客、送茶、上菜、奉酒，一旦有事，竟都是可以用作對敵的人手。

但七寶和尚和江楓的活動，也極盡小心，他們沒有闖近菊花廳，只是遠遠的監視。

看上去，就像佈置在最外一層的守衛。

辰中時刻，果然發現了四個鏢手，引導着一女一男，穿越花樹，直行入菊花廳中。

胡萍隱身在一座花樹叢中，看得甚是清楚，發覺了這對男女也都是二十四五的年輕人，比四季花婢的年齡大一些，男的手提着一個黃色的布袋，女的罩着一件銀狐皮的披風，腰中似是佩有兵刃，但却看不清楚是甚麼形狀。

顯然的，那是一種奇形的短小之物。

他們堂堂而行，毫無避忌。

胡萍心中忖道：怎麼不見最讓人頭疼的殺手人物？心中反而有些失望，在胡萍的心目中，天馬總堂最難抗拒的，應該是那些黑衣彎刀的殺手。

負責監視鄧飛舉動的七寶和尚，也匆匆行了過來，低聲道：「老弟，鄧飛回來了，同行四人，和尚認識了兩個，一俗一道，另外兩個人，和尚竟然是認不出來，不過看他們衣着裝束，似不是中原人氏。」

胡萍也帶着胡元趕來，和江楓、郭天同會聚一處。

事實上，此刻洛陽居的花樹林中，人影流動，江楓等一批人，也早就落入對方的眼中，但雙方保持了一定的距離，互相監視，未引起正面衝突而已。

「那一道一俗是甚麼人物？比丁西山如何？」江楓低聲問七寶和尚。

「非常難纏的兩個傢伙，老道人是三十年前叛離武當派的天虛子，算起來還是現代武當派掌門人的師兄……」

「甚麼？」胡萍打斷了七寶和尚的話，道：「天虛子也投入了天馬總堂？」口氣中充滿了驚慄。

點點頭，七寶和尚接道：「那個俗裝老者，曾是各大門派合力圍剿、逼他跳入長江的刁鵬。」

「九頭鳥刁鵬，」胡萍說：「果然是一代兇惡的魔頭，這兩個人任何一個，都應該比丁西山高上一籌了。」

「所以這一次如果再起衝突，那就比上一次熱鬧多了。」酒肉和尚道：「江老弟，這一次，咱們是否還要幫助鄧飛？」

「當然，就算我們想投入內宮一系，他們也未必會收容我們，」江楓並未為天虛子和刁鵬兩人的威名震動，淡然說道：「其實，鄧飛也只把我們當作聾子的耳朵，配搭，完全沒有把我們放在眼中，我們也正好藉機隱藏起來，非絕不得已，不可出手，走，咱們見鄧飛去。」

胡元和郭天同留在鄧飛宅院外的花樹林中，江楓帶着七寶大師、胡萍、段九，直闖入廳堂之中。

「正想派人去找你，你却及時而來。」鄧飛招呼江楓進入廳中，但却示意七寶和尚、胡萍等，退出廳外等候。

七寶和尚等也表現出絕對的服從，抱拳一禮，退了出去。

「這就是我對四位提過的副總管韓霸。」鄧飛說：「忠心衛主，保護洛陽居……」

就借鄧飛說話的機會，江楓已目光轉動打量了廳中四人。

一個髮髯全黑的青袍道人，背插長劍，細眉小眼，看上去有點瘦弱，一點也不起眼，想來就是天虛子了。

另一個鬢髮如霜，大耳闊口，右頰上有一條鮮紅的刀疤，左手只餘了大、食、中三個指頭，可想當年他曾受傷，這個人大概是九頭鳥刁鵬了。

另外兩個，全穿着大紅色的衣服，但皮膚很黑，年齡大約在三十至四十之間，紅色的衣服上，綉了幾朵金色的火焰，看上去十分詭異。

這四個人使江楓心頭震動的却是那個看上去全不起眼的天虛子，他是現任武當掌門人的師兄，應該有七十以上的年紀了，但他鬢髮未白，臉上不見皺紋，弱小的身體，却有兩隻和身體不成比例的大手，手背青筋暴出，一眼可見。

這些都需爐火純青的內功修為，才能出現的徵相，尤其是那一雙青筋暴起的大手，表現出了他握劍的有力、穩定，這個人的劍術造詣，不但已登堂入室，也可能已有了驚天動地的大成就，是一位可怕的劍客。

面對着如此沉潛的大行家，江楓立刻提高了警覺，神瑩內潛，隱斂了雙目中的神光。

果然天虛子兩隻小眼睛，一合一闔，立時有如電光似的在江楓的臉上掃掠而過，不禁皺了一下眉頭，淡淡一笑，道：「鄧總管很誇讚你，你有一片忠心，也就夠了。」言語之間，似極輕視。

「是！韓霸受教。」

就是那麼毫厘之差，江楓先一步，隱去目中神光，使得天虛子無法窺出虛實，對江楓也就不放在心上了，認為鄧飛一直稱讚他，只不過是為了表揚他的忠誠，何況他對江楓表現出的誠敬神態，也很滿意。

「鄧飛說，你接下了內宮殺手一刀，」刁鵬道：「而那些殺手擊出的一刀，可以取去丁西山和劉清的性命，我怎麼也瞧不出你能逃過那一刀之危。」

「也許是屬下的運氣好一些，我把全身凝聚在一刀之上，護住了前胸要害，那殺手一刀，正擊向是處，所以接下了一刀。」江楓盡心解說着。

「一刀能殺了丁西山，却留下你一條性命，我刁某人實在想不通了。」

「小刁！」天虛子笑道：「人的運氣很奇怪，當年你全身重傷，跳進長江裏，竟然逃了出來，是不是也算奇跡呢？」

這是刁鵬一生中最大的恨事，誰要揭了他這個瘡疤，立刻就翻臉，可是他不敢頂撞天虛子，臉紅脖子粗的垂首不言。

打人不打臉，揭人不揭短，天虛子一開口就揭出了九頭鳥刁鵬最大的瘡疤，雖然非常有效的制止了九頭鳥對江楓的刁難，但也暴露出他為人的涼薄尖苛，那就勿怪他雖是師兄的身份，武當上一代的掌門人，也不肯傳位給他了。

「道長……」鄧飛急於解去刁鵬的窘態，說道：「內宮一系中人，不知如何行動，咱們是坐以待變呢？還是……」

還是怎麼樣，鄧飛沒說下去，他明白天虛子的性格，表面語氣溫和，但如和他的心中的想法不合，一下就尖刻如刀，讓你下不了台。

「稟總管，內宮中已有一男一女趕到，正和四季花婢在菊花廳中會商。」江楓道：「他們辰中時刻趕到。」

「好！很詳實，勿怪鄧飛稱讚你，連我老道也有點喜歡你了，記不記得來人有多大年紀？」

「一男一女年紀都不太大，約在二十五六歲左右，男的手中提了一個黃色的布袋，女的披一件銀狐披風，」江楓道：「却瞧不出他們帶的是甚麼兵刃。」

鄧飛道：「這就奇怪了，怎麼只有兩個人來呢？」

「有甚麼好奇怪的，」天虛子接道：「還不是和我們一樣，把一批人手安置洛陽居外。」

「是是是！」鄧飛道：「這麼簡單的事，屬下竟然是想不起來。」

連鄧飛也自稱屬下，顯見這位天虛子不是一般長老、護法的虛銜，當是握有實權的人物。

「小刁！」天虛子微笑道：「你的點子多，說說看，該怎麼辦？」

儘管刁鵬心中的羞愧怒火未消，但却不敢稍現遲疑，接道：「我看，彼此已心照不宣，用不着突施襲擊了，

乾脆挑明了幹，當面鼓，對面鑼的敲打一陣，談不好，大家約個地方對着幹一場。」

「有道理。」天虛子點點頭，道：「不能毀了洛陽居這棵搖錢樹，鄧飛。」

「屬下在。」

「你去通知他們一聲，要他們領頭的出來，和我老道先見個面，談談斤兩，談不好再豁開了幹，這叫先禮後兵啊！」

「是！屬下立刻就去。」

這天虛子的權威，和丁西山完全不同，鄧飛連一句推托之詞也不敢說。

江楓攔住了鄧飛道：「有事屬下服其勞，總管怎可輕身涉險，還是由韓某去吧！」

鄧飛回頭望着天虛子，天虛子微笑頷首，鄧飛才低聲說道：「旨在傳訊，不可和他們衝突。」

刁鵬冷冷的接了一句，道：「記着帶他們的口信回來。」

「是！」江楓當眞是溫艮兼恭讓，五德俱全，使每個人都感覺到他和睦易處，刁鵬本來對他心存成見，此刻竟也消減了不少。

七寶和尚肅立室外，凝神傾聽，暗暗感歎不已，忖道：也眞的難爲他了，如此的壓縮自己，非大智大勇很難辦到。

江楓沒有和七寶和尚等招呼，看也未看幾人一眼，一直的奔向菊花廳。

他知道天虛子神目如電，任何一個細微小節，都無法逃過他的監視。

一路上江楓盤算着如何開口，但人距菊花廳還有三丈多遠，已被守衛的鏢手給圍了起來。

就在江楓離開廳堂後，天虛子微一擺頭，九頭鳥也突然站起了身子，雙臂一抖，穿窗而出，人影一閃不見。

他外號九頭鳥，果有着飛鳥一般的身手。

這是監視，當然也有點接應的意思。

江楓停下腳步，道：「我受命傳訊而來，請見梅花姑娘。」

梅花已飛身而至，目光掃掠了江楓身後的花樹一眼，道：「說吧！」

「天虛子道長，想和貴方的領頭人見次面，大家談談。」江楓道：「也許能化解去一場干戈。」

菊花廳中傳出來一個清冷聲音，道：「答應他，梅花師妹，中午時份，在迎賓閣中見面。」

梅花點點頭，道：「韓副總管聽到了吧！」

「是！聽到了。」江楓說：「我原話轉報，如果沒有變更，那就中午見了。」

轉身便奔回鄧飛的住處廳堂。

九頭鳥刁鵬，早已回歸原座。

江楓一抱拳，道：「他們已答允中午時份，在迎賓閣中見面。」

天虛子點點頭。

江楓道：「屬下告退，先到迎賓閣去安排一下。」

「韓霸，盡量避開衝突。」鄧飛無限關懷的說。

他對這位屬下，是越來越看重了。

江楓笑着點點頭，轉身出廳。

這一次，他帶走了七寶和尚等人。

迎賓閣中的掌櫃，本是鄧飛的親信，但却因春花四婢的先到，控制了整個的局勢。

在四季花婢中，江楓和春花四婢相處得最好，四個花婢，也對他仍保有一份敬意。

「副總管，我們奉命來此，預作佈置！」桃花說：「我們不希望和副總管衝突，但我們也不能就此退出去，這要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合作，」江楓說：「天馬堂也派來了絕頂高手，這一次談判失敗，可能會引起一場大戰，我們雖然不是主要的人物，但却未必會有上一次同樣的幸運了，說不定把我們都捲進去，所以我們最好不要先把事情鬧起來，給他們佈置一個很好的談判環境，也許會使他們心情愉快，談判順利，免去了一場殺戮。」

「有道理啊！」桃花道：「可是我們怎麼合作呢？」

「第一，都不能存有私心，設下暗算對方的佈置；」江楓說：「第二，廚下酒菜，也要各派一人監視，使雙方人馬能吃得安心。」

「好！」桃花點點頭，道：「還有第三麼？」

「有！上菜晉酒的侍應人員，都要經過搜身，不能暗帶兵刃、毒葯，」江楓道：「作好這三件事情，我們已算盡到了心，他們能不能談判成功，那就不是我們能管的事了。」

「好吧！就照你的意思作。」

春花四婢和江楓艮好的合作，果然佈置出了一個氣氛很好的議事所在。

天虛子、九頭鳥、鄧飛三人與會。

內宮一系中由來的一男一女和梅花參與。

守在議場的人，是春花四婢、韓霸、胡萍、段九和七寶和尚。

眞正的殺機、緊張，却是雙方未參與會議的人，他們帶着兵刃，守候迎賓閣外的花樹林中，一旦會議鬧翻，大戰立即開展。

這些人包括了夏、秋四婢的荷花、菱花、菊花、桂花、和十二個精選的鏢手。

天馬堂以兩個來的紅衣人爲首上加，郭天同、胡元、與鄧飛四個親信侍衛。

天虛子望望對面而坐的年輕人，笑道：「老道天虛子，是天馬總堂的三位副總堂主之一，閣下是……」

「內宮宮主的首座弟子，金帶武士的班頭，黃龍。」

「好，好，老道相信你可以作主了。」

「在下已得宮主授權，」黃龍道：「如是判談的事超越了黃某的權限，自會向宮主請示。」

「天馬堂和內宮本是一個組合中人，合力創辦了洛陽居，三足鼎立，各有職掌，但貴宮中人，却突然向總管鄧飛突襲，而且殺了本堂中的長老丁西山和護法劉清，又重創一位周源護法，」天虛子道：「閣下可能有甚麼解釋？」

「事實上，用不着解釋。」

「這話怎麼說？」天虛子語氣已轉冷漠。

「因爲鄧飛先殺了本宮派駐在此的副總管王龍！」黃龍道：「他是宮主門下的三龍之一，也是黃某人的師弟，如果是一刀一劍的搏鬥而死，那也罷了，但我相信他是身中暗算而死！」

「老道聽說，王副總管是抗拒總管鄧飛的令諭，出手犯上，才被殺死的。」

黃龍淡淡一笑，道：「黃某人很難相信鄧總管能殺死我那位師弟，我說過，如果他是搏戰而死，只怪他學藝不精，死了算啦，但如是先受暗算，那就是有計劃的謀殺行爲了。」

天虛子一皺眉頭，道：「鄧飛，王龍的屍體埋在那裏？」

「大白天運屍不便，已爲葯物化去。」鄧飛口中回答，心中却是驚駭萬分，王龍隱匿他的身份，今日才知他是內宮宮主的門下弟子，三龍之一，這麼一位人物，韓霸用的是甚麼武功，一掌就把人打死了。

「這就沒有辦法查了，」天虛子道：「不知黃班頭有何艮策？」

「不是沒有辦法，」黃龍說：「讓舊事重演一遍，就可以証明了。」

「舊事重演？」天虛子道：「黃班頭可否說得再清楚一些。」

「好！在下自任王副總管，請鄧總管把那天發生事故的經過，重行演習一遍。」

「那是包括一掌擊斃了……」

打斷了鄧飛的話，黃龍接道：「如果鄧總管能一掌把我黃龍打死，那就不用追究王龍的死因了。」

「這個……這個……」鄧飛有口難言。

「怎麼回事，吞吞吐吐的，難道幾句話就說不清楚麼？」天虛子已有不悅之色。

「回副總堂主的話，我只是傳出口諭，可沒有親手殺他。」

「那是甚麼人下的手呢？」天虛子也有些好奇了，一掌能擊斃內宮三龍之一，這個人非同小可。

「我！」韓霸挺身而出，道：「王龍以下犯上，罪有應得。」

全場中人大都楞住了，天虛子、九頭鳥、黃龍、梅花和那身披銀狐皮披風的少女，十道眼神，全都投注在江楓的身上。

「韓霸，你不要妄圖頂罪，這要有眞本領，硬功夫才行，」梅花說：「你就是立刻自刎死了，也無法掩護元凶。」

「老道也是不太相信，鄧飛，這究竟是甚麼回事？」

「是眞的！」鄧飛道：「我說該死，韓霸就一掌擊出，打死了王龍。」

黃龍道：「王龍師弟的武功，雖然差我一段，但却非你能一掌擊斃，何況韓霸了。」

天虛子冷冷說道：「韓霸，講實話，如有虛飾掩遮，我要把你亂劍分屍！」

「字字眞實啊，副總堂主不信，何不讓舊事重演一次？江楓道：「那就可以完全証明了。」

「你如失手呢？」天虛子道：「韓霸一掌打不死人，怎麼交代？」

「任憑副總堂主處置，不過，我那一掌，王龍沒有閃避。」江楓道：「重演舊事，扮裝王龍的人，也不能閃避才行。」

天虛子點點頭，道：「黃班頭，你覺得韓霸的意見如何？」（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余顧南跟姚景升等人來至荒郊，欲與另一幫人作古董交易，豈料姚景升突然發難，欲殺對方奪寶，打鬥不久，兩幫人便被余顧南預早佈下的迷藥薰倒，余見對方頭領是其恩人，本欲救之，但對方不領情，還點了其穴道後逃去，恰巧姚景升去而復返，欲殺動彈不得的余顧南，幸好余及時自行衝開穴道，反向姚景升踢去……



天涯俠客無双刀故事／西門丁・文／可飛・圖

烽火孤雛

欲躲匿誤闖禁地　被擒拿喜逢舊友

姚景升料不到他有此怪招，待想閃避已來不及，連忙後退，可惜仍然慢了半步，被踢得倒地，他這個人有個特點，就是能伸能屈，一來受了傷，二來摸不清余顧南的底，三來恐怕陰陽福去而復返，因此落地時，一個急轉，向外急掠！

余顧南料不到他未曾正式交戰便落荒而逃，呆了一呆，才提步急追，邊追邊罵：「姚景升，你若是有種的，便停下來，跟少爺決戰！」

姚景升才不將「面子」放在心上，心中暗道：「臭小子，且讓你得意一下，日後教你知道老子的手段！」他氣血漸順，越跑越快，眨眼間已奔進了內黃城。

余顧南尾隨他進城，但城內巷陌縱橫，已失去姚景升的踪影，余顧南找不到人，便返回客棧，誰知姚景升並不在客棧內。他見床頭還有一包銀子，便說道：「這姓姚的，專幹沒本錢的買賣，這不義之財，少爺取之有何不可？」他躲在樑上等了半天，不見姚景升回來，才拉了一匹馬悄悄地離開，由原路回去。

余顧南年紀雖輕，但騎術極精，馬兒在其胯下，奔馳極快，但他心頭却甚不快！他怪自己不立即抽刀，否則姚景升怎能逃得了，又因方菱臨危捨己，心中更怒：「這女人原來這般無義氣！紅顏禍水這句話當眞沒錯，看信叔叔不是被耶律玉母親害得一場糊塗麼？嗯，還是師父聰明，不討老婆！」

忽然腦海裡翻上耶律玉的影子，半晌影子逐漸淡出，却又出現雅可的影子，但一瞬間，又多了個方菱，三個影子似走馬燈般，在腦海中團團亂轉，好不煩惱，暗自罵道：「余顧南啊余顧南，你大仇未報，怎地如此沒出息，只記住女人？」刹那間，腦海中又多了道人影：馮若蘭！

他一路上胡思亂想，終於返回小鎮客棧，因恐姚景升先自己而至，觀察了好一會兒，才進店敲門。

房內有人問道：「誰呀？沒事別來吵大爺！」

余顧南認得是歐陽開的聲音，大喜道：「歐陽大哥快開門，小弟是余顧南！」

房門倏地拉開，果然是歐陽開，他驚喜地問道：「怎地只你一個人回來？他們呢？」

余顧南道：「歐陽大哥快走吧，他們在鎮外等候，喚小弟來找你，只怕他們是故意支開咱們！」

歐陽開一邊收拾衣物，一邊問道：「頭兒得手了沒有？」

余顧南一把拉着他的手，罵道：「呆鳥，當然得手啦！若不能得手，他們爲何不一齊來看你！你到底明白不明白？他們要甩掉咱倆！」歐陽開這才着急起來，瘤着腿，一蹦一跳地隨他出客棧，余顧南放下一錠銀子給店家，扯着歐陽開上鞍，自己坐在後面，催馬出鎮！

歐陽開罵道：「他奶奶的，一定是李七唆使頭兒的！嘿嘿，見俺沒去內黃，就想把俺那一份吞掉啦！小兄弟，算你還有點義氣！」

余顧南幾乎笑破肚皮，心想：「等下少爺不好好折磨你一下，便不姓余！」

馳了一陣，路上行人漸稀，歐陽開訝然問道：「小兄弟，頭兒他們到底在那裡？」

余顧南指指前面一座樹林，道：「剛才他們在樹林裡，就怕已經溜掉了！」當下縱馬入林，那樹林根本無人！歐陽開喚了一聲不好，余顧南又道：「歐陽大哥，咱們先下馬找一找吧！」

歐陽開財迷心竅，顧不得腿痛，首先跳下去。余顧南慢條斯理下鞍，緩緩抽出刀來，道：「你中計了！」

歐陽開轉頭道：「他奶奶的，你既然知道中計，還不快找？難道連銀子也不要？」

余顧南哈哈笑道：「我說中計的是你！歐陽開，你還記得五年前在太行山下劫西威鏢局那回事麼？」

歐陽開臉色一變，但仍未完全清醒，呆呆地問道：「那一票咱們失手，你與西威鏢局有什麼關係？」

「不是，我是被你跟花利、從狠山擄去的那位小童！歐陽開，你害我母親受拓拔齊天侮辱，今日要你加倍償還！」

歐陽開恍然道：「對，俺記得了……喂，咱們如今已是一伙人了，你……你還……」

余顧南厲聲道：「誰跟你是一家人！歐陽開，你作惡多端，今日惡貫滿盈了！」歐陽開手上沒有兵器，手脚傷勢又未痊癒，自知非對方之敵，臉色登時大變，余顧南又笑道：「你如今到底害怕了？假如你肯跪下，叩三個響頭，再叫我三聲小祖宗，說不定可以饒你不死！」

歐陽開臉色一變再變，色厲內荏地道：「小子，殺人不過頭點地，你兇什麼？」余顧南向前一撲，手中寶刀一晃，歐陽開已忙不迭跳開，余顧南連撲三次，他連閃三次，根本不敢招架，却已迫出了一身冷汗！

余顧南有心先戲弄他，不想一刀殺死他，見他閃避不靈，左脚一掃，將他踢翻，再一刀斬過去！

歐陽開大叫一聲，扭腰滾開，刀鋒貼着其肩，劈在地上，但余顧南左拳已在其胸膛上擊了一記！歐陽開大叫一聲，再度滾開，余顧南揮刀一劈，將其右臂劈下一塊肉來，痛得他全身亂抖！

余顧南哈哈笑道：「歐陽開，反正難逃一死，你不站起來，跟少爺決一生死？」

歐陽開像離水的魚兒般，不斷地喘着氣。忽然有個陰惻惻的聲音傳來：「歐陽開，別太膿包！」

余顧南吃了一驚，正想轉身，那人又道：「站住別動，老子手上有兩管噴筒，裝滿了毒針，你一動便往你身上招呼！」

余顧南認出那是姚景升的聲音，心頭一震，登時有如陷冰窖之感，強笑道：「頭兒，我跟歐陽開玩玩而已，你何必認眞？」

歐陽開慢慢自地上爬起來，罵道：「臭小子，還不放下兵器？」余顧南突然滾落地上，寶刀揮舞，遮住全身，歐陽開剛爬起來，閃避不及，刀鋒過處又砍掉了其右脚一大片肉！

慘叫聲中，挾着暗器破空之聲，余顧南扭腰一滾，突然斜躍起來，左手抓住歐陽開的後衣，將他拉到身前，白光一閃，兩柄飛刀已釘在歐陽開的身上！

歐陽開怪叫一聲：「頭兒，你……」

余顧南定下神來，抬頭望去，只見姚景升向自己的坐騎射去，他大喝一聲，寶刀一揮，將歐陽開的腦袋劈了下來，顧不得鮮血飛濺，立即飛前，但只此一躭擱，姚景升已飛身上馬，哈哈笑道：「多謝你贈馬之情！」

余顧南兩個起落，飛前數丈，可是姚景升已拍馬馳出樹林，往西面去，余顧南放足狂追，起初還能保持距離，但時間一久，便逐漸拉開。

他一口氣追了六七里路，知道再也追不上，這才停下來，但氣忿難平。恰好路旁有一攤賣麵的小攤子，余顧南收起寶刀，舉袖拭去汗珠，道：「老伯，來一碗麵！還有什麼好吃的？」

那賣麵的兩爺孫，正愁沒有生意，見有主便熱情招呼，端上好幾碟冷盤，余顧南飢不擇食，來什麼便吃什麼，那小姑娘見他吃得這樣狼狽，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余顧南已至半飽，抬頭一望，見那小姑娘年紀與已相當，容顏雖無過人之處，但勝在一對大眼睛黑白分明，惹人喜愛。余顧南「老毛病」又發作，笑嘻嘻地道：「姑娘，你叫什麼名字，我媳婦兒年紀與你差不多大！」

小姑娘啐了他一口，道：「你吃了這許多東西還不夠，還亂嚼什麼舌根！」

余顧南「哈」了一聲：「你瞧我窮，便以爲我沒有姑娘喜歡？告訴你，我雖未與她圓房，但她却一定是我的媳婦兒！大不了以後請你喝喜酒！」

老頭笑問道：「小哥眞的已討了媳婦？」

余顧南笑嘻嘻地道：「我雖叫她媳婦兒，但還沒有婚約，若遇到一個比她好的，還可以休掉她！」

小姑娘撇撇小嘴，道：「咱家的麵只賣給有良心的人吃，你走吧，不收你的錢！」

老頭斥道：「小菊，到一邊去！」

余顧南道：「別走別走，我有話問你，這一兩天你可曾見到一個像你這般年紀的小姑娘，打從這裡經過？」他又將方菱的身材容貌形容一番。

小菊道：「姑娘爲何要告訴你？你九成是個壞人，她能夠脫離魔掌，是老天爺有眼！姑娘豈可將她推落火坑！」

余顧南哈哈大笑：「姑娘錯了！你可知道，我與她萍水相逢，三番兩次冒險救她，又認了是未婚夫婦，才避過一場大難，她却在我被人制服時，拍拍屁股走了！你說是誰沒有良心？」

小菊大眼睛一閃，問道：「你所說可是眞的？」一頓又自言自語地道：「不對不對，她既然無情無義，你還找她作甚？」

余顧南見她大眼睛一眨，不由忖道：「她這對眼睛，跟若蘭倒有幾分相像！」嘴上却道：「我怕她又落進壞人手中嘛！剛才那個騎馬穿黃衣的胖子，便是壞人，上次咱們落在他手中，但他有許多手下……」

話未說畢，小菊已搖頭道：「你快往別處找她吧，姑娘從未見過她！」

「小菊，你眞是個好心腸的姑娘！」余顧南忽然向她行了一禮，道：「小生先謝了！」

小菊雙頰泛起兩團紅暈，跺足道：「你……酸什麼！」

余顧南見她含羞的神情，於是又道：「你眞像若蘭！」

小菊粉臉更紅，低聲問道：「若蘭便是你那……那媳婦兒麼？」

「不是，」余顧南忽然一動，好玩之心又起，有心戲弄她一下，忽然捂住小腹，喊道：「不好，我肚子絞痛，你們一定是在麵裡下了毒藥！你們這黑……麵攤！快拿解藥來……哎唷！」

那老頭吃驚地道：「小哥，你覺得怎樣……咱們怎會在麵內下毒？也許你今早吃了什麼不潔的食物……」

小菊更驚，「喂喂……你痛得厲害嗎？不會……死吧？」余顧南身子一歪，向她倒去，小菊連忙伸手扶住他。

「爺爺，咱們可有什麼藥麼？」

余顧南幾乎笑出聲來，忙又忍住，臉上神態十分難看。小菊急得直跺足。「爺爺，你看他痛得哭笑難分，快想個辦法吧！」老頭那有什麼辦法？只急得雙掌用力亂搓。

余顧南道：「先扶我去茅厠！」

小菊一時情急，沒想到男女之別，去到一叢沒膝的野草後，她才驀地發覺，扭頭道：「這裡沒有茅厠，你……你就在這裡……」她驀地鬆手，余顧南幾乎跌倒，小菊轉身便跑，余顧南蹲在草後，幾乎笑破了肚皮！

忽然遠處塵頭揚起，一陣馬蹄聲傳來，由東向西馳來四五騎人，馬上騎客竟然全都是女的！余顧南覺得有點奇怪，目不轉睛地瞪着，忽又發現中間那人竟然是方菱！

余顧南幾乎跳了起來，驀地心頭一動，忖道：「媳婦兒怎會跟她們在一起？」再望一下，其他四人年紀都只比方菱稍大，當下仍躲在野草後偷窺。

眨眼那五騎人馬已至麵攤前，忽然最前面的那位紅衣姑娘把馬勒住，回頭道：「就在這裡歇歇吧！」刹那間，後面的姑娘也都把馬拉住，先後跳落地。

老頭連忙上前招呼：「姑娘們吃麵麼？」

紅衣姑娘冷哼一聲：「廢話，這裡不吃麵，還有什麼好吃的？姑奶奶要吃山珍海味，你們有麼？」

小菊忍不住道：「山珍海味咱們雖然沒有，但也不止賣麵，還有……」

「有什麼就給什麼，姑奶奶不會給少你們一文錢！」紅衣姑娘見那僅有的一張桌子上面放着半碗麵，不悅地道：「怎還不把這些髒貨收起來？」

小菊心頭有氣，道：「咱們的髒東西，只怕會汚了小姐的金口，你們到別處去吧！」

紅衣姑娘柳眉倒豎，用力一拍桌子，叫道：「小丫頭斗膽，居然敢頂撞姑奶奶！讓姑奶奶先教訓教訓你！」

余顧南忽然記起初識方菱時，她顯然很害怕一個開口閉口都是姑奶奶的女子，暗道：「莫非就是她？她們是來找媳婦兒的，咦，那麼她倒不是無情無義的人？」當下心頭舒暢不少，凝神繼續偷窺。

老頭忙道：「小姐，丫頭不懂輕重，您大人大量，不要跟她計較，請坐。丫頭，還不快把桌子收拾乾淨！」

紅衣女子道：「小丫頭，你可知道，姑奶奶若要殺你倆爺孫，只須動小指頭，你倆便要去閻羅殿報到？而且臨死之前，還要你倆吃盡苦頭。」

方菱忙道：「大師姐，你千萬莫下毒！」

余顧南心頭一動，暗道：「媳婦兒能用毒，她大師姐又擅使毒，看來她一定是跟了一個什麼老毒物學藝，不好，她們渾身上下都是毒，我如何救媳婦兒？」他轉頭向後看了幾眼，見背後長着許多野草，便轉身爬了過去。

待他自草叢中走出來時，那五個姑娘已差不多吃飽，余顧南暗中向方菱使了個眼色。方菱見到他，又驚又喜幾乎失聲叫了出來，紅衣女子盯了她一眼，道：「五妹，你幹什麼？你最好老老實實，否則你休怪愚姐無情！」

小菊見他喜道：「客官，你肚子不痛啦？咱們是正當人家，怎會在食物中下毒！」

紅衣女子伸手在桌上一拍，罵道：「小丫頭，你指桑罵槐，分明在損姑奶奶！」

小菊見她兇巴巴的，內心有點驚慌，訥訥地道：「我自個跟他說話，與你何幹？」

余顧南有心氣她，故意道：「小菊，你不用擔心，像這種潑婦，愚兄又

怎會看得上她？沒的自討苦吃！咦，我那半碗麵呢？」

小菊紅着臉道：「你一定還未吃飽，我再給你一碗，不另收錢。」

紅衣女子又在桌子上拍了一記，罵道：「臭小子，你是甚麼東西，前來挑逗姑奶奶？」

余顧南雙手亂搖，道：「好男不與女鬥……喂，你爲何這般凶？不怕找不到婆家麼？」

一位青衣姑娘抿嘴笑道：「大姐，這小寃家吃你豆腐哩，不如跟他就地親熱親熱吧！」其他幾位姑娘都忍不住格格亂笑起來，態度甚爲放肆。

余顧南偷偷看了方菱一眼，見她垂頭不語，心頭更加得意，吃吃笑道：「好極了，俺從未跟姑娘親熱過，今日開開葷……」話未說畢，紅衣姑娘已一鞭抽了過去。

方菱急道：「大姐，放了他吧！」她抬起頭，向余顧南連連打眼色，余顧南飛身向後跳開，長鞭落在地上。

紅衣姑娘住手道：「五妹，你認識他麼？」

綠衣姑娘笑道：「大姐，五妹剛才跟人家眉來眼去哩，說不定這臭小子是五妹的小情郎。」

方菱急道：「大姐，你別聽三姐胡說。」

余顧南又連連揚手，道：「喂，這樣不公平，你們都吃飽了，但少爺還未吃飽！」

「好，且讓你做個飽鬼，姑奶奶耐性好得很。」

小菊本已把一碗麵遞向余顧南，聞言又取了回去，舀了兩塊肉放在上面，低聲道：「你……夠不夠？」

余顧南道：「如果姑娘肯賞賜的，再舀塊鷄肉吧！」

方菱高聲道：「反正麵條不値錢，自個脹死，把鍋內的都塞進肚子內去吧，省得人家動手！」：方菱的話甚是奇怪，幾個小姑娘一直吱吱喳喳地鬧笑着，聞言都不由自主停下口來盯着她。小菊白了她一眼，道：「我才沒那麼黑心腸，喂，你到底要吃多少？」

青衣姑娘笑道：「原來這小丫頭暗戀這臭小子哩！」

余顧南喃喃地道：「妙極妙極……」

小菊又羞又氣憤，跺足道：「你，你胡說甚麼？」

余顧南揣摸方菱剛才那句話，根本不知別人在說甚麼，忽然恍然大悟，喜道：「有人呷醋，豈不妙極？」

這次輪到青衣姑娘發怒：「臭小子，長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竟敢胡謅老娘呷醋？」

余顧南哈哈大笑：「老娘若是呷醋，小子也不會看上老娘！」小菊和方菱都忍不住「噗嗤」笑了出來！

青衣姑娘「刷」地抽出刀來，余顧南急道：「你們女人還講不講信用？俺還未吃哩！」他接過麵，就坐在地上「呼嚕呼嚕」地吃起來。

小菊問道：「好吃不？」

方菱道：「哼，沒一點教養！」

余顧南道：「瞧五位姑娘也沒甚麼教養，不用問也知道你們的師尊是位老毒物，邪魔外道。」

紅衣姑娘冷冷地道：「臭小子，你還有甚麼髒話要罵？趁早吧，罵得越多，死得越慘！」

余顧南只吃了半碗，便把碗交給小菊，道：「你們不用怕，萬事有我！」

方菱又冷冷地道：「死到臨頭還充好漢？」

余顧南對她咧嘴一笑。「俺是不是好漢，你很快便知道！來來來，你們誰先下場？」紅衣姑娘首先走出去，余顧南道：「且慢，咱們是比硬的還是比軟的，是要光明正大，還是潑皮式的？」

紅衣姑娘沉吟問道：「甚麼是軟的，甚麼是硬的？」

「硬的便憑眞實本領決高下，軟的則是比使毒工夫！你們師父可有教你使毒工夫麼？」

紅衣姑娘冷冷地道：「甚麼叫光明正大，甚麼叫潑皮式的？」

「所謂光明正大便是勝就是勝，輸就是輸，絕不賴賬，正所謂贏得光采，敗得光榮，不過看諸位姑娘之言談，你們大概會採取後者，不管勝負，一定要取回采頭，甚至羣毆式暗中施毒！」

紅衣姑娘怒道：「放屁，你以爲姑奶奶是甚麼人？你自認可以贏得了姑奶奶？」

「一人若不能放屁，大概也快去見閻羅王了，姑奶奶若身體健康，自然也能放屁！」余顧南一本正經地道：「咱們先小人後君子，說好了才動手，尤其對付你們這種女流之輩，更加要提防！」

紅衣姑娘大怒：「你最看輕咱們女子？」一頓又問：「聽你之語氣，似乎也懂得用毒之道？」

「何止懂得，簡直是使毒的小祖宗！在下的外號便是『小毒王』余輔軍！」

紅衣姑娘「嗤」地冷笑一聲：「盡會吹牛皮，姑奶奶替你改個外號，就叫做『牛皮大王』吧，大王比小王厲害得多吧？」言畢大笑。

青衣姑娘反問：「你可知咱們是甚麼人？」

「當然是女人！」余顧南故意嚇唬她們一下，道：「你們既然不信，不如先鬥鬥『軟功夫』吧！不過得先說明有沒有手法的限制！比如用風傳、物傳、水傳、土傳、火傳、烟傳；用手用脚、用袖用髮、用衣用鞋等等？」

他一口氣說了一大串，果然將那些姑娘們唬住，有的根本聞未所聞，只有紅衣姑娘洪蓮略有所聞，她色厲

內荏在地道：「聽來果然像個行家，姑奶奶眞想見識見識。」

青衣姑娘蘇菁道：「大姐，這小子胡謅，你不用害怕！」

余顧南道：「好極了，你先出來跟在下比一比，少爺最討厭煽風撥火的人！」

方菱道：「二姐，你千萬別讓他輕視。」

洪蓮也想借師妹先試試其功力，便道：「二妹，你先向他討教一下，不過可得小心。」

蘇菁不得不硬着頭皮走出來，抽出長劍，道：「臭小子，你有甚麼本領，儘管施……」展字未曾說出口，已打了個噴嚏，而且連打幾次。

洪蓮冷冷地問道：「二妹，你幹甚麼？」

余顧南道：「在下先讓她見識一下風傳的厲害，除非得到我的解藥，否則，哈哈……」

洪蓮和綠衣少女陸蘭連忙衝了過去，道：「快將解藥拿出來，否則休怪咱們也要對你下毒手！」

余顧南叫道：「快讓開，否則連你們也要中毒！」洪蓮和陸蘭如奉綸音，立即跳開。余顧南哈哈笑道：「你們大概還不相信吧？唔，我已將解藥借草傳出去了，只要她伏地用力嗅幾下，便能沒事！」

洪蓮和陸蘭尚在猶疑間，蘇菁已經伏在地上用力嗅起來，說也奇怪，她的噴嚏怪病，竟然止了，余顧南笑問道：「在下這個物傳功夫，還能入方家法眼否？」

洪蓮冷冷地道：「說不定是二妹昨晚着了涼而已！」

余顧南哈哈笑道：「剛才在下若用劇毒，三位姑娘已香消玉殞了，諸位如果不信，可以選擇鬥軟功！」

方菱道：「大姐，寧信其有，不可魯莽。」

洪蓮哈哈大笑，「小子，你以爲女子便可以欺侮麼？告訴你，今日姑奶奶便與你比『硬』的。」

「不過在下有一個條件，輸的須答應勝者一個條件，無論是甚麼條件，均要答應。」

洪蓮心中想道：「這小子就算自出娘胎便學武，至今有多大道行了，論武功，全憑日子浸淫，使毒功夫這種小道可以取巧！」當下道：「一言爲定，說好是比『硬』的，便不得偷偷使毒。」

余顧南心中暗喜，嘴上却道：「大丈夫說過的話自然算數，比硬的便不使軟的！」

洪蓮道了聲小心，長鞭便如毒蛇般射出，向余顧南頭面抽去，余顧南斜閃四尺，這才將刀抽了出來，但是他刀剛抓穩，身子便突然向洪蓮射去，疾如閃電！

洪蓮第二鞭尚停在半空，見狀連忙改向加速抽下，余顧南亦一閃，人已脫出鞭勢，但去勢不改，迫得洪蓮連連後退！所幸她到底是明師高足，急忙中，仍不忘揮鞭斜抽，掃向余顧南腰際。

余顧南一橫刀，長鞭便纏住刀刃，洪蓮格格笑道：「小子，你年紀到底還小，」言畢使勁一拉，誰知余顧南如石像一般，挺立不動，但見他手腕一翻，「波」的一聲響，玄鐵寶刀雖未開刃，但到底是無堅不碎之神器，長鞭已被絞斷，洪蓮虞不及此，失却重心，不斷後退。

余顧南却如離弦箭般射出，洪蓮剛站穩脚跟，他的刀已架在其脖子上，「小姐，千萬別妄動，喂，你們都給我坐着，否則拿你們大姐開刀！」

方菱叫道：「余……噫，你不可亂來，盡可提出條件，你傷了大姐一根毫毛，咱們都不會放過你！快提條件！」

余顧南哈哈笑道：「少爺正想不到條件，既然你强出頭，便拿你來換她吧，你大姐……啊，不，姑奶奶年紀畢竟較大，還是你比較適合一點！」

方菱心頭暗喜，又怕露出馬脚，故意道：「你胡說甚麼，這也成甚麼條件？」

余顧南道：「姑娘若不跟我，在下只好犧牲你大姐了！」他伸手一戳，封住了洪蓮的痲穴。

洪蓮忙道：「五妹，這條件是愚姐答應他的，他既然要你跟着他，便且委屈你幾天吧，想他小小年紀，還能玩出甚麼花樣來？」

方菱道：「但大姐不是說師父要見小妹麼？」

蘇菁忙道：「五妹，此一時彼一時也，你便念在一場同門，勉爲其難吧，師父那裡自有咱們替你說話！」

方菱道：「既然連二姐也這樣說，小妹只好……」言畢慢慢走過去。

余顧南道：「你不用過來，先上馬吧！」方菱巴不得早點離開，乖乖上了馬背，余顧南拉着洪蓮到另一匹馬前，一躍而上，一手拉着方菱的馬轠，道：「多謝諸位姑娘送在下一個好老婆，後會有期了。」他用力一挾馬腹，馬兒洒開四蹄向前馳去。

方菱又喜又羞，低聲罵道：「你這張嘴幾時才能收斂？看我幾時用針將它縫起來。」

余顧南沉下臉來，道：「眞要討你當老婆，我還得好好計算一下，我問你，你爲何丢下我一個人私自跑了？無情無義，以此爲最，若非少爺命大，早已死在姚景升手下了！」

方菱急道：「那晚我剛到河邊，便遇到大師姐她們了，你知道她們有四個人，我還能逃得了麼？誰知道你會有危險？他們不都已經暈死過去了麼？」

余顧南這才把當夜的情景加油加醋說了一遍，他見方菱轉頭望後，乃道：「不用怕，她們追不上來的，因爲

她們沒有能力替你大姐解穴，嗯，你師父到底是誰，你又爲甚麼要離開他？」

方菱臉色一黯，道：「我是給他抓去的，被迫跟他學武，學甚麼煉毒功夫，最近因爲『六指三手』的兒子看上我……師父答應將小妹許配給他那寶貝兒子，我討厭那小魔頭，所以準備逃回家去！」

「說到底，你還未說出你師父的名？」

「我師父姓丁名鶴，也許你未聽過，他有個外號喚『毒進士』，你一定會聽齊雲高提及。」

余顧南搖搖頭，道：「我未曾聽聞過，料是個無名小卒，嗯，他爲何有『毒進士』這個外號？」

「他曾經中過進士，自認應殿前被點狀元，可是皇帝老子却選了別人，他一怒之下，棄文從武，又因精於煉毒，故有此稱。」

余顧南冷冷地道：「要靠毒物嚇人，不是眞功夫。」

「對啦，剛才你是用詭計作弄了二姐，還是眞的懂得甚麼風傳人傳物傳的？」

余顧南笑道：「我那有這本領！只是從苗凌漢那本百毒眞經上知道的，尚未習過，剛才其實是先將毒汁噴在她袖上，因爲她人矮劍長，拔劍時，手臂必須高舉，袖上的毒氣，她自然會吸進去，而解藥則是先洒在草上的！媳婦兒，我這法子還可以吧？」

方菱嗔道：「早知道你也是沒有眞實本領的！」

余顧南道：「從今之後，我必更加苦練！」

「學這種功夫有甚麼出息？勝了也不光采！」方菱又醒起一件事，問道：「你一時之間，那來的毒汁？」

「那草叢裡就有毒草，我用兩塊石塊擠出汁液來，盛在竹葉裡！」余顧南也醒起一件事：「你打算去那裡？」

方菱道：「早已告訴你，要回西京去。」

余顧南道：「那咱們就此別過。」

方菱吃了一驚，急道：「你，你不去……去那裡？」

「西京又不好玩，去那裡作甚，你又不是我眞正的媳婦兒，除非那是眞的，我倒可送你回家！」

方菱臉色一變，道：「余顧南，你將我當作甚麼人？若非念在你曾救過我，姑奶奶早已割下你的腦袋！再在我面前叫一句媳婦兒，姑奶奶便不客氣！」

「姑奶奶姑奶奶，你以爲我眞會討姑奶奶做老婆？作夢！」余顧南面子有點掛不住，索性道：「既然如此，咱們後會有期！」他拉停馬，慢慢撥轉馬首，心中忖道：「瞧你等下不乖乖求我？」

方菱小嘴一動，似有話說，但終不作聲，澀聲道：「余少俠大恩，容後再報，再會！」却任由馬匹停着，心中暗道：「只要你先向我陪個罪，姑奶奶再軟言求你，也不算低聲下氣。」

兩人都是好勝的脾性，誰也不肯認錯，僵了一陣，還是余顧南先開腔：「祝你一路順風！呔！」他夾馬腹向來路馳去，他一走，方菱亦即拍馬前進，心中却有一股說不出的感受。

方菱除了有點依依之情外，尚有一個原因：此去西京，路途遙遠，但她身上却不名一文！馳了一陣，怨恨驟升，暗罵道：「這討厭鬼實在可惡，明知姑奶奶沒帶錢上路……哼哼，他這般小氣，那裡有一點丁丈夫氣概？還想姑奶奶做他媳婦兒？簡直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她越想越氣，把余顧南罵了個狗血淋頭：「他何止討厭！小氣！還是個小登徒子！瞧他跟那賣麵的小狐狸精打情罵俏，便令人作嘔！」一會又暗怪自己：「他既然這般不肖，罵他嫌汚了姑奶奶的嘴！」話雖如此，奈何心中還老是惦着他。

她氣煩不由用力鞭打馬匹，馬匹跑得雖快，但終究是血肉之軀，逐漸慢了下來，方菱罵道：「長腿畜牲，莫不成連你也來欺侮我不行？」又抽了兩鞭，那馬長嘶一聲，跑到樹下啃青草，方菱沒奈何只好下鞍，讓馬兒吃個夠。

剛才一陣急馳，怕已馳了三四十里路，太陽已逐漸偏西，寒意漸重，方菱肚子已餓得咕咕亂叫。

她咬一咬牙，再度上馬，準備到小村裡向農夫要些能吃的東西，誰知此處前不靠村，後不搭店，那有甚麼村落？正在懊喪之際，背後忽隱隱傳來一陣馬蹄聲，她又驚又喜，驚的是怕師姐們追上來，喜的是若有路人經過，也許身上尚有乾糧，則可厚顏相求。

那馬蹄聲越來越近，方菱忍不住轉頭望去，依稀認得馬上騎客竟是余顧南，芳心先是一喜，繼而暗問自己：「他若回來向我道歉，姑奶奶該不該由他當護花使者？哼，如果他肯跪地請罪，姑奶奶便饒了他這一回！」當下不着痕跡地將馬速放慢，好讓余顧南追上來。

只聽余顧南叫道：「方爾德，快跑！」

方菱立即轉頭，粗着聲道：「姑奶奶要快便快，愛慢便慢，何須余輔軍操心！」話出了口，才醒起「余輔軍」是怎麼一回事，暗自啐了一口。

誰知余顧南這次竟不抓住機會討便宜，高聲道：「你師父跟你師姐追來。」

這一叫，方菱三魂登時不見了六魄，乖乖催馬急馳，半晌才醒起一件事，回頭問道：「你認得家師？」

「他跟你師姐們在一起啊！」

方菱回頭遠眺，果見遠處塵頭揚起，似有許多騎人馬急馳而來，再無

疑問，不斷拍馬。忽又問道：「你身上還有沒有毒藥毒汁的？」

「連老毒物的徒弟都沒有，何況是齊雲高的弟子！」

方菱冷哼一聲：「你看不起咱們出身邪門的，難道出身邪魔的都是壞人？你說我是不是？」

「你是……」余顧南故意逗她：「算起來你也不是甚麼壞人！至於是不是好人，還得看你的實際行動，不害人只能算不是壞人，行俠仗義才是好人；至於又行俠仗義，又愛國愛民，那才算是大俠！」

「你算甚麼？」方菱不服氣地道：「難道你是大俠？」

余顧南傲然道：「今日我只是『好人』，以後一定要成為大俠，我自小受人欺凌，一直希望有大俠救援，我若無本事，也就罷了，既學了本領，一定要行俠仗義，要打入侵的遼兵！我父親便是被遼人殺死的，這仇一定要報！我還要殺貪官污吏，是這些人間接害死了我娘！」

方菱忽然覺得他很像個英雄，但又很可憐，忍不住道：「想不到你命運比我還坎坷！」

兩人不斷拍馬，不斷回頭瞻望，心頭甚急，余顧南故作輕鬆地道：「不用怕，我這個人命大得很，一定能逢凶化吉！你皺起眉頭作甚？」

方菱沒好氣地道：「你能逢凶化吉，姑奶奶却未必有你命大！」

余顧南道：「你是被迫跟我的，與你何干？啊，你是為了救大師姐而犧牲自己的，令師又怎會怪你？」

「但……上次我偷偷溜掉……背叛師門是死罪……」

「豈有此理，背叛老毒物，是棄暗投明！何罪之有？」余顧南拍拍胸膛，道：「你先走，待我跟他理論！」

方菱急道：「傻子，你不是他對手！而且他也不會聽你的話！你趕快想個方法！」

余顧南轉頭見路旁有座樹林，心頭一動，暗道：「有了，咱們下馬入林去，快！」他首先下馬，方菱已沒了主意，依言下馬，余顧南用力在馬臀上各擊一拳，那兩匹馬長嘶一聲，空鞍洒開四蹄仍向前馳去，余顧南則拉着方菱的手鑽進樹林裡。

兩人一脚深一脚淺地拚命往內跑去，過了一陣，便聞一陣如雷的馬蹄聲，由近向遠逝去。方菱鬆了一口氣，道：「虧你還有點鬼主意！」

余顧南道：「你別高興，咱們的馬跑了一陣，因無人策騎，必會停下來，屆時他們必會再找回來，所以咱們尚未脫離險境，快跑！」

兩人再跑了一陣，忽然脚下被甚麼東西一絆，同時摔落地上，余顧南吃了一驚，立即跳了起來，黑暗中有人喝道：「別動，否則萬箭穿心！」

余顧南忙道：「咱們因為避仇，所以才誤闖寶地，幸勿誤會，請問你們是甚麼人？」

那人反問：「咱們不問你甚麼名，你反問咱們？」

余顧南心想這些人不知甚麼來路，不敢報上眞姓名，乃道：「在下余輔軍，敝友方爾德！」

那人喝道：「來人，先將他們縛起來再說！」火把倏地亮起，余顧南瞇着雙眼，但見眼前人影幢幢，遠處既有弓箭手，近處亦有好幾名持刀的漢子！

余顧南見方菱已被人制服，只好道：「不用緊張，要縛便過來吧！」他高舉雙手，立即有人過來，先繳了其刀，再將其手脚縛住，而方菱亦被人五花大綁。

一位青年道：「押他倆去見副總鏢頭，仔細拷問！」四個大漢扛着他們往內走去，火把又被踩熄，四周一片漆黑，但眨眼間，光線又是一亮，原來出了樹林，後面是座小山坡，那四個漢子，將他扛上山坡，只見坡上紮了兩座小營帳。

有人喝問：「甚麼事？」

「咱們抓到兩個奸細，三公子着咱們送他倆給副總鏢頭審問！」

只見左面那營帳裡走出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來，問道：「是甚麼奸細？推過來看看。」他見那被縛的青年一對眼睛直勾勾地望着自己，有點面善，喝道：「報上名來！」

余顧南忽然道：「你是吳叔叔！叔叔，我是顧南啊！」

「你是余顧南？」那中年漢又詫又喜，問道：「你母親叫甚麼名？」

余顧南道：「我娘叫姬團圓，義父余亞神，大叔的兒子叫吳槐，女兒吳芙蓉！」

原來那人正是原本西威鏢局的大鏢頭吳錦新，只見他大喜道：「你果然是雁侄，快替他倆鬆縛。咦，剛才克學三侄沒認出你來麼？你們以前常一起玩耍的！」

余顧南心頭更喜，道：「他長大了，小侄認不出他來！大叔，金九斗可有再來為難你們麼？」

「這倒沒有！」吳錦新將他拉到身前，問道：「這些年你去了何處？找到你師父沒有？哎，這位小姑娘是誰？」

余顧南有點不好意思，訥訥地道：「她是小侄近日結識的朋友方菱。喂，你還不快來拜見吳叔叔！」方菱上前行禮，喚了聲叔叔，吳錦新半生都活在刀口下討生活，根本沒想到他倆之間，會有甚麼微妙的感情，只連聲叫好。

忽然一個趟子手跑了上來道：「副總鏢頭，有幾騎人馬共一男四女向樹林內搜索，請速定奪！」

余顧南道：「他們是『毒進士』丁鶴師徒，是追殺小侄和方姑娘的！」

吳錦新道：「速通知馮鏢頭，就說沒有人進林！」那漢子走後，又道：「你倆且到裡面避一避！」他領余顧南和方菱進帳，打開鏢車上的一口厤包袋子，道：「那丁鶴不是易與之輩，你倆快鑽進去，其他的事不用你們管！」余顧南和方菱只好鑽進厤包袋裡，吳錦新紮好袋口，又令兩位趟子手進帳。

三人把鏢車上的箱子先搬下來，再將厤包袋放在中間，然後在四周放上幾口箱子，如此一來，除非把箱子全搬下來，否則不易發現。兩個趟子再用厤繩把箱子縛好，剛出帳，又有人上來報告，「副總鏢頭，丁鶴求見！」

吳錦新問道：「他如今在何處？」

「在樹林裡。」

吳錦新道：「請他們上來，但剛才的事，不許任何人洩漏一句，大家小心準備，小心此人擅於用毒！」

未幾，馮克學和兩個趟子手，帶丁鶴和洪蓮等人上山坡，丁鶴人如其名，又瘦又高，面皮白晰，年約四十，瞧來極為斯文瀟洒，只嫌眉宇間透着陰鷙之色。

吳錦新抱拳道：「西威鏢局與丁當家的素無瓜葛，如今夤夜到訪，未知有何貴幹？」

丁鶴哈哈笑道：「丁某對錢財這等身外物，從不放在心上，今日到此，乃追逐小徒以及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子而已，希望副總鏢頭將人交出來。」

吳錦新笑道：「丁當家的說得好，彼此既然沒有瓜葛，咱們又怎會收留令徒？丁當家恐是誤信人言了！」

丁鶴臉色一沉，道：「這是咱們親眼見到的，絕非誤信人言！副總鏢頭不肯放人，丁某只好自己搜索了！」

吳錦新亦沉聲道：「本無此事，丁當家若硬說親眼目擊，豈不好笑？西威鏢局自出道以來，向得同道青睞，咱們吃四方飯的人，既不想得罪人，亦不怕人找厤煩！丁當家若是要劫鏢，何不明言？」

丁鶴臉上堆出笑容，乾笑道：「丁某早已說過，不將富貴放在心上，否則當年又怎會放棄做官之機會？副總鏢頭若說沒有，咱們也不堅持，希望副總鏢頭能讓咱們進營帳看看，丁某保証不動貨物！」

吳錦新心中暗道：「聞說此人十分難纏，而且擅長用毒，可不宜跟他撕破臉皮！」當下道：「如果丁當家不動鏢物，吳某倒可破例讓你看看！若找不到閣下要找的人又如何？」

丁鶴打了個哈哈。「既然找不到，丁某自當引退，決不再來，即使日後見到貴局的鏢旗，也退避三舍！」

吳錦新正要他說這句話，當下道：「請丁當家一人進帳！」他帶丁鶴首先進自己歇息的營帳，裡面一目了然，除了兩張席子和兩張被子之外，甚麼也沒有。「請再到另一座營！」

* * *

那口厤包袋雖長却窄，因此余顧南和方菱兩人在厤包袋裡擠得緊緊的，肌膚相親，余顧南的嘴一直貼在方菱的臉上。

方菱又氣又羞，道：「快把你那張髒嘴拿開！」

「對不起，我也不想這樣……他們把袋口縛得太緊了……幸好是厤包袋，要不早已窒息死了！」

「這餿主意一定是你出的，以後……教我怎見人？」

「你別冤枉人！」余顧南急道：「剛才的情況你也知道，與我無關，難道你另有辦法避過丁鶴的耳目？」

方菱心中忖道：「這小冤家一直叫我媳婦兒，其實眞的要他負責却忙不迭推卸，沒一點丈夫氣慨！這種男人怎能付託終生？」

余顧南怎知道她的感受，又低聲道：「你莫以為我老是叫你媳婦兒，是……有心討你便宜……我只是好玩而已……你別生氣，以後我不叫就是！」

方菱心中暗道：「那姑奶奶豈不是讓你白叫！」

余顧南在她耳畔輕聲道：「有人來了，閉住呼吸！」

俄頃，果聞吳錦新道：「丁當家，這裡可有你的人麼？」方菱一聽，立即閉住呼吸，一顆心緊張得怦怦亂跳。

過了半晌，才聞丁鶴乾笑一聲：「也許小徒看錯了，打擾了副總鏢頭，不好意思！哈哈，咱們後會有期！」

吳錦新淡淡地道：「丁當家慢走，請恕吳某責任在身，不便相送。」一頓又道：「其實咱們根本不認識令徒，又怎會收留他？莫忘紀咱們是吃四方飯的，不會隨便得罪道上的朋友！」

丁鶴語氣已帶着不悅：「丁某已經道過歉，副總鏢頭還待怎地？洪蓮，咱們走，都是你飯桶，回去面壁三月！」

再過頓飯工夫，吳錦新查悉丁鶴師徒已去遠，這才打開厤包，放余顧南和方菱出來，方菱見到人羞得一顆腦袋抬不起來。余顧南見到馮克學，則欣喜莫名地道：「克學，你還認得我麼？」

剛才抓余顧南的那位青年，伸手在他肩上拍了兩下，道：「若還能認得你的，又怎會抓你？咱們幾年沒有你之消息，近來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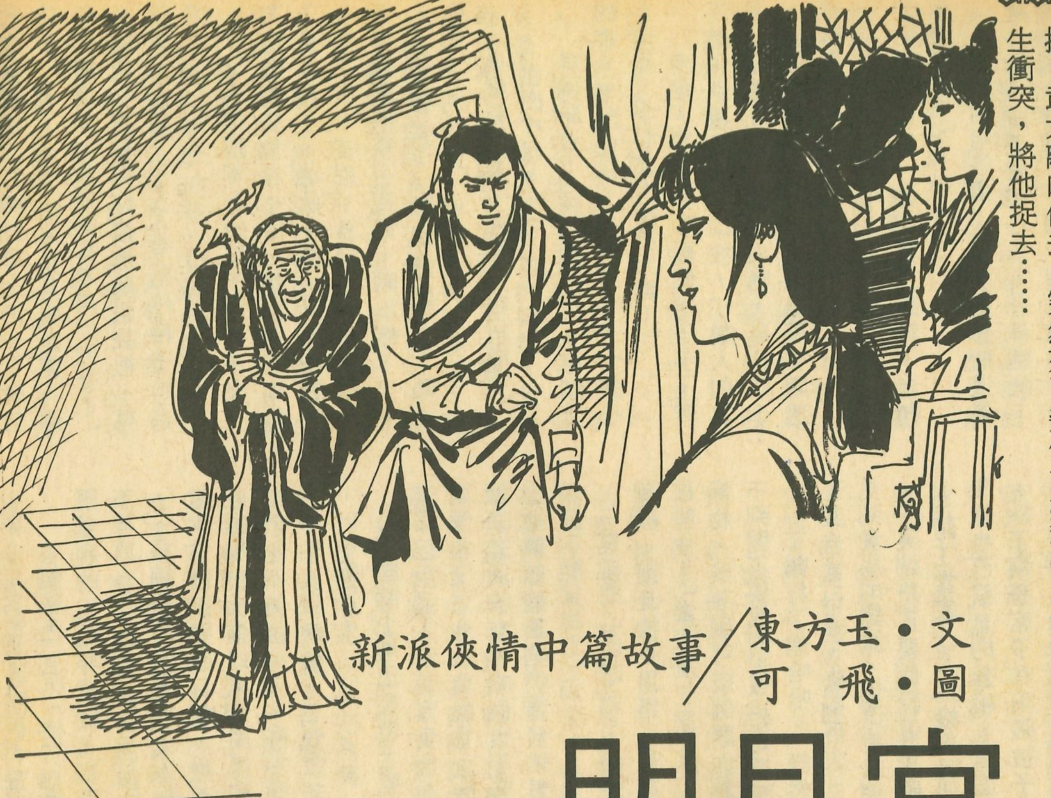
余顧南道：「還不錯！你知道以我之出身，能活下來便已很不錯。」

吳錦新到底是老江湖，先問最重要的事：「雁侄，你怎會跟丁鶴結下樑子？」余顧南這才將認識方菱的經過，以及後來救她的情況，扼要地說了一遍。吳錦新頷首道：「原來如此。你這幾年都在那裡？找到你師父麼？」

馮克學對這個問題特別感興趣，插腔問道：「對，你以前老是說要找齊雲高，他肯收你為徒麼？」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狄明揚因吸了蝙蝠血將兩番僧的內功吸收過來，反將番僧置諸死地而後止，在墜翮洞中還獲得一柄寶劍，將經過的事情告訴武大先生，才知道自己將番僧的功力全部吸納，增加了幾十年的功力，又得武大收爲記名弟子，將各派武藝箚記傳授。武大離山他去，突然來了幾個女娃和老僕找武大，因和狄明揚發生衝突，將他捉去……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明月宮

島主病魔纏身　姑娘求醫擄人

狄明揚道：「對了，妳拿了我的劍……」

「人家又沒要你的。」

七姑娘撇了下紅菱般的小嘴唇，說道：「我是說你的呀，又沒說我的劍，你急什麼？我是奇怪，怎麼會沒有劍鞘的？」

狄明揚道：「沒有就是沒有，這有什麼好奇怪的？」

七姑娘道：「難道你行走江湖，也這樣一直提着？」

狄明揚道：「我沒有行走江湖。」

七姑娘「噗嗤」笑出聲來，抿抿嘴道：「難道你一輩子都不行走江湖了？」

狄明揚道：「等我行走江湖的時候，做一個劍鞘就好了。」

「有這麼容易？」七姑娘道：「方才我用我的劍鞘試着，一個不小心，不但毀了我的劍鞘，差點連我的手指都割破了呢！」

她沒待狄明揚說話，接着道：「不過有一個人有一隻劍鞘，不知合不合適？不過她把那劍鞘看得像寶貝一樣……」

狄明揚問道：「妳說的是誰？」

七姑娘神秘一笑道：「不能告訴你……」

她這一轉頭，忽然「咦」了一聲，問道：「田老爹呢？」

狄明揚道：「田老丈出去了。」

他在七姑娘面前，可不好叫他老哥哥。

七姑娘嫩臉又紅了起來，跺了腳，焦急的道：「都是你……」兩條辮子一甩，扭身急步朝艙外走去。

狄明揚聽得好生奇怪，忖道：「都是我？老哥哥到艙外去，和我又有什麼相干？」

他搖搖頭，自顧闔上眼皮。

一個人被粽子似的綑在這層細網裡，手腳都無法伸展，委實有些不好受，但狄明揚內力深厚，闔上眼睛，眞氣自然流暢，雖是蜷屈着身子，也並不覺得什麼。

只聽一陣極輕的脚步聲，從艙外走入，這就睜目道：「老哥哥到那裡去了？」

田駝笑道：「在艙裡悶氣得很，老哥哥是到外面去透透氣的。」

這時船已經行駛了將近一個多時辰，海浪漸大，船身一起一伏，顚簸得很厲害。

狄明揚道：「老哥哥出去了，七姑娘還怪小弟呢！」

「哦！」田駝問道：「七姑娘怎麼說？」

狄明揚道：「她只說了都是我三個字，扭頭就走，好像……好像很生氣的模樣，其實小弟也沒得罪她。」

田駝聽得會心一笑，忖道：「看來這小兄弟從沒和女孩子接觸過，連七姑娘這句話也聽不出來，老哥哥早就

看出七姑娘對你的心意來了，才躲到艙外去的，好讓你們談談。」

他這話自然沒說出口來，只是笑了笑道：「七姑娘從小刁蠻慣了，她就是這樣的人，說來就來，說去就去，心裡存不住話，絕不會生你氣的。」

接着又道：「現在快子時了，潮汎漸大，老哥哥進來的時候，看你正在閉目行功，小兄弟還是休息一回吧！」

說完就在對面鋪上坐下，脫鞋盤膝，緩緩閉目，不再說話。

船在大風浪中起伏行駛，除了船底鼓浪的聲音，還有帆桅上發出來的格格聲響，和海水潑上船篷的嘩嘩之聲，交織成一片令人驚駭的聲音。

狄明揚還是第一次乘船出海，心頭止不住有些害怕，心想：這船如果翻了，自己被細網細得緊緊的，準會一下就沉入海底。

這一想，那裡還安得下心來，只是提心吊膽的傾聽着一記又一記的浪濤之聲。

這一個晚上，他都沒有闔眼，眼看着黑夜漸漸透進曙光。

說也奇怪，天色亮了，風浪也漸漸小了下來，好像風浪專會在黑夜裡作怪似的。

田駝睜開眼來，看到狄明揚也睜着眼睛，就含笑問道：「小兄弟一夜沒闔上眼吧？是不是沒乘過船，不習慣？」

狄明揚當然不肯承認自己心裡害怕，說道：「還好，小弟也剛醒來。」

田駝道：「快了，一個晚上過去了，昨晚風勢大，還好是順風，大概太陽落山，咱們就可以到了，小兄弟忍耐些，老哥哥出去洗把臉，看他們飯燒好了沒有。」

隨着話聲，推篷走出艙去。

他剛出艙，只見前面艙口人影一閃，一個苗條人影走了進來。

狄明揚還當是七姑娘，抬目看去，走進來的却是五姑娘。此刻晨曦初上，淡淡陽光已經斜照了進來，陽光照在她臉上，一張清麗的面孔，配着黑白分明的一雙眼神，紅菱般櫻唇，更顯得嬌艷照人。

四目相投，五姑娘嬌靨上飛起了一層勻紅的羞意，她深深的看了他一眼，急步朝後艙走去。

只是這一眼，已經包涵了許多憐憫的關切之色，她覺得二姐也太過份了些，沒怨沒仇，把人家綑得像粽子似的，多不舒服！

其實從前艙到後艄，可以走船舷，用不着穿行後艙，她就是爲了看他來的。

狄明揚當然不知道，也體會不出來，但他可以感覺得到，這位五姑娘對自己絲毫沒有敵意，她是一個心地善良的姑娘，如此而已！

接着只聽五姑娘在後艄低聲說道：「田老爹，我是洗臉來的，飯做好了嗎？」

「快好了。」田駝道：「老奴給妳舀水。」

「不用，我自己來。」

五姑娘嬌柔的聲音忽然壓低着道：「他已經細了一個晚上，待回吃飯的時候，我會跟二姐說的，把他放開來算了！」

田駝道：「這要五姑娘說才行，二姑娘的脾氣，老奴去說，只怕又要碰一鼻子灰呢！」

五姑娘點頭道：「我會說的。」

她匆匆洗了臉，又走了進來，穿行後艙，又匆匆朝前艙行去。

他們說的話，狄明揚自然聽到了，所以她進來的時候，狄明揚感激的看着她。

她鬢邊還有水漬，只是低着頭穿行而過，連看也沒敢看他一眼，但狄明揚看到了她兩頰還紅紅的。

又過了一會，人影一閃，七姑娘也鑽了進來，朝狄明揚甜甜一笑，壓低聲音說道：「喂！狄明揚，剛才五姐幫你說了話，二姐答應吃飯的時候，讓你把頭伸出來，我去告訴田老爹一聲。」

狄明揚道：「謝謝妳。」

七姑娘道：「要謝你去謝二姐好了，哦，我還有一句話要和你說，你的劍，我會還你的，你不用急。」

說完，扭扭頭朝後艄掠去。

不多一會，田駝從後艄進來，含笑道：「快吃飯了，二姑娘答應讓小兄弟把頭手放開了，老哥哥這就替你鬆開來。」

說完雙手解開細索打的結，然後把狄明揚的頭手鬆開，讓他伸出網外。

狄明揚發覺這細網很怪，田駝給自己鬆開頭手，但除了頭手之外，全身依然束得很緊，不由奇道：「老哥哥這是什麼網，竟有這般緊法？」

田駝笑道：「這是用鮫絲織成的網，遇冷則縮，網住了任何東西，都會束緊，乃是二姑娘的隨身寶物，她替它取了一個名字，叫做綑仙索，如果主索不鬆，就像老弟這樣頭手都在外面，也一樣休想掙脫。」

狄明揚試着用雙手拉動了一下，束緊之處，果然無法拉得開來。

田駝朝他笑了笑道：「如何？」

狄明揚道：「這綑仙索果然厲害，但我看二姑娘施展的時候，只須輕輕一撒，就散了開來，好像很容易！」

田駝道：「這網上一共有六條主索，只要主索一抖，網就散開來了。」

狄明揚心中暗道：「這鮫絲害人不淺，等七姑娘把寶劍給我的時候，我非割斷它六條主索不可。」

田駝看他沒有作聲，還當他心裡受了委屈，忙道：「小兄弟再忍耐些時候，傍晚就到了，上岸的時候，二姑娘一定會把綑仙索收回去的，這是她隨身之物，不會再綑着你了。」

狄明揚道：「老哥哥，二姑娘把我

擒來，這是爲什麼呢？」

田駝忽然輕喟一聲，搖搖頭道：「這本來不關你的事。」

他只說了這句話，就轉身道：「該吃飯了，老哥哥去取飯菜來。」舉步往後艄走去。

狄明揚看他只說了一句話，轉身就走，明明是不肯多說了。

本來不關自己的事，但却把自己擒了來，那是關誰的事呢？住在委羽山的只有武老人家和自己兩個人，不關自己事，那是和武老人家有關？

心中想着，田駝已經端着一個木盤走了進來，盤中放着兩碗菜餚和裝得高高的一大海碗白飯、一雙竹筷，他把木盤放到狄明揚前面說道：「小兄弟，你快來吃飯吧！」

狄明揚問道：「老哥哥呢？」

田駝道：「老哥哥還要給三位姑娘送飯去呢！」

說完又匆匆退出，接着提着一個食盒，朝中艙走去。

狄明揚早已覺得腹中飢餓，也就不客氣端起一大碗飯，自顧自吃了起來。兩碗菜餚倒是不錯，一碗是乾菜燒肉，一碗是鮮貝炒蛋，他一口氣把飯菜都吃了個碗底朝天，才放下筷來。

田駝回進艙來，看得笑道：「小兄弟夠不夠？」

狄明揚道：「夠了，小弟已經吃得太飽了。」

田駝收過盤子，又朝後艄而去。

又過了一會，七姑娘閃身走入，喂了一聲，問道：「狄明揚，你還沒有吃飯吧？」

狄明揚點頭道：「吃過了。」

七姑娘道：「你吃得慣吃不慣？」

狄明揚道：「很好，我吃得比平常還多。」

七姑娘眨着一雙烏溜溜的美眸，望着他，低低的道：「你到了島上，師父和師祖婆婆一定會叫你去問話，她們兩位老人家問你一句，你就要答一句，不可出言頂撞，也不可提你那柄劍，等你走的時候，我會偷偷還給你的，你記住了。」

狄明揚想問她師父和師祖婆婆是誰，但話未出口。

七姑娘又道：「我是吃完飯溜出來的，你只要記住我說的就是了。」

她臉上紅馥馥的，朝他笑了笑，兩條辮子一甩，很快閃了出去。

狄明揚情竇初開，覺得七姑娘很關心自己，尤其她和自己說話的時候，雙頰飛紅，有着說不出的嬌美可愛，漸漸對她有了好感，希望她和自己多說幾句，偏偏她來去都很匆忙，看來她們都很怕二姐。

田駝在後艄吃過飯，回到艙中，取出旱煙管，裝了一筒煙絲，打着火石，吸了兩口，忽然想起自己和狄明揚動手之時，曾擊中他十幾處要害大穴，他居然渾似不覺，這就問道：「小兄弟，你練過閉穴移經的功夫？」

「沒有。」狄明揚道：「小弟不是已經告訴過老哥哥了，小弟是師父臨走之前才教我武功的，他老人家給了我一本書，要我自己看着練習，什麼叫閉穴移經，書上好像沒有。」

田駝道：「閉穴移經，就是有人點你穴道，你運用內功把穴道閉住，有人用截脈手法截你經脈，你就運用內功把經脈移開，這樣就不會受制於人了。」

「點穴截脈？」狄明揚搖頭道：「師父的書本上，好像也沒有記載，我沒有聽說過。」

田駝心中暗道：「看來這小兄弟除了一身內力，似乎什麼都不會，武大先生既然收他做記名弟子，怎麼會不教他武功的呢？」一面說道：「點穴，就是只要你伸出一個指頭，朝人家身上一指，就可以把敵人的穴道制住，整個人都動彈不得了。」

狄明揚聽得驚奇的道：「有這麼神奇的功夫？」

田駝笑了笑道：「點穴功夫，也算不得是高深的武學，各門各派手法不同，但也大同小異，至於截脈手法，又要比點穴深了一層，是以手法取勝……」

狄明揚聽得極爲神往，說道：「學會了點穴功夫，那就不用和人家動手過招了，一個指頭就可以把對方制住了？」

「那也不然。」田駝道：「你要點到人家身上，才會被你制住，你點不到人家身上，如何制得住人家？」

狄明揚道：「這種功夫一定很難練了？」

田駝笑了笑道：「如果小兄弟要學，你內功已極深厚，只要懂得訣竅，記住人身各處穴道，就並不難了，你想不想學？」

狄明揚欣然道：「老哥哥肯教我，小弟自然想學了。」

田駝道：「老哥哥先教你人身一百零八處穴道，有痲、暈、傷、死之別，其中要穴三十有六，主暈者七十有二……」

他知道狄明揚不懂穴道，雖然想不通其中道理，但教他記認穴道之時，用他自己身上的穴道，加以說明，却是最好的教學方法了。因此口中說着，就用旱煙管點在他穴道之上，再逐穴加以說明。

狄明揚人本聰明，用心聆聽，一一牢記在心，到了中午時分，他已把全身穴道都記住了。

飯後，田駝用旱煙管逐一指點着他身上穴道，狄明揚已能毫不思索的叫出穴道名稱。

田駝喜道：「小兄弟眞是練武的奇才，你第一步已能認穴無誤，現在仔細聽老哥哥教你點穴的訣竅了。」

當下又把如何運集眞氣，由臂而手，由手而指，如何吐發內勁，氣透

指頭，勁透膚裡，逼貫穴道，詳細講解了一遍。

狄明揚已有深湛內功，再用心諦聽，自然很快就能領悟。

田駝接着又道：「第三步就是手法了，老哥哥再傳你十八手點穴手法，只怕你一時不易記住。」

狄明揚道：「不要緊，老哥哥說出來好了，我記得住，有空的時候再慢慢的練好了。」

田駝看他天資穎悟，記憶力很强，也自高興，就在艙中把十八手點穴手法，示範演練了一遍。

他雖然說的是點穴手法，其實還包含了身法和步法，因爲出手搶攻對方穴道，在出手之際，必須配合身法、步法，以最快、最近的方法，搶到對方身邊，出其不意，才能取得穴道。

他在演練之時，出步、旋身、出手，都使得很緩慢，好教狄明揚看得懂，這一套手法，足足講解了半個時辰。

狄明揚也一一記住了，他身手雖蜷屈在細網中，無法掙動，但頭手都在網外，跟着田駝的手勢比劃。

田駝演練完畢，故意試着抽問他幾手如何使法，狄明揚就毫不思索的用手使了出來，雖然沒有身法、步法，手勢却使得絲毫沒錯。

田駝看得大爲驚奇，得意的笑道：「當年先師把這套手法傳給老哥哥的時候，老哥哥就足足練了三個月才算純熟，小兄弟却只花了半個時辰就全記住，眞是難得極了，好，你再仔細想想，複習一次，看看還有什麼遺漏的地方沒有？」

狄明揚從全身穴道部位，到十八手點穴手法，從頭溫習一遍，覺得全已記住，這就含笑道：「謝謝老哥哥，差不多全記住了。」

田駝高興的拍拍他肩膀，笑道：「小兄弟，不出十年，你一定可以名揚江湖，成爲一代年輕高手。」

狄明揚道：「這是老哥哥誇獎。」

田駝道：「不是老哥哥吹牛，我鐵背田駝，成名數十年，南七北六，見過不少人物，像小兄弟這樣的奇才，眞還是第一次遇上，哈哈，老哥哥能交到你這小兄弟，當眞是高興極了！」

正說之間，艙外有人接口說道：「田老爹，你高興什麼呀？」

紅影一閃，七姑娘很快的閃了進來。

田駝吸了口煙，站起身笑道：「七姑娘有什麼事？」

七姑娘輕俏的看了狄明揚一眼，才道：「二姐要我來問田老爹，咱們什麼時候可以到了？」

「哦！」田老爹走出艙外，望望海洋，才回身走入，說道：「東箕島已經過去了，唔，再有一個時辰，就可以到了。」

七姑娘又道：「二姐說，他……就交給你了。」

田駝笑道：「這個自然，七姑娘去告訴二姑娘，老奴會安頓他的。」

七姑娘望着田駝，問道：「田老爹，祖師婆婆知道了，會不會難爲他……」

田駝笑道：「七姑娘只管放心，老島主怎麼會爲難一個後生小輩呢？」

這句「七姑娘只管放心」，聽得七姑娘一張嫩臉登時飛起兩朵紅雲，口中「嗯」了一聲，又道：「那麼師父呢？」

田駝道：「也不會，島主跟前，老奴倒可以躭待一二。」

七姑娘紅暈着臉道：「這可是五姐要我來問田老爹的。」

她這是解釋關心他的不是她自己，話聲一落，疾快的低着頭衝了出去。

田老爹看得暗暗好笑，小姑娘居然跟我老頭動起了心機！

狄明揚等她走後，低聲問道：「我還要去見老島主和島主嗎？她們是什麼人呢？」

「你去了漁山，自然要去晋見老島主和島主了。」田駝道：「小兄弟從沒有在江湖上走動，所以不知道，老哥哥不是說過麼，江湖上有兩句話——寧可得罪皇家女，不可得罪七姐妹……」

狄明揚道：「老哥哥說的七姐妹，就是五姑娘、七姑娘她們？」

「也可以說是。」田駝接着道：「五姑娘、七姑娘她們，已經是第三代七姐妹了。」

狄明揚道：「第一代就是老島主了？」

田駝點點頭道：「老島主當年倒是有七個同胞姐妹，據說是爲了逃避仇家追蹤，躲在一處無人的荒島上，却被她們在一處洞穴中，發現石壁上隱隱似有字迹，那是一位前輩高人，不知在若干年前遁跡荒島，遺留的七式武學，七姐妹就這樣練成了稀世武功，也創立了七姐妹門，六十年前，江湖上提起七姐妹，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狄明揚聽得津津有味，問道：「後來呢？」

「後來……」田駝又吸了口煙，才道：「第一代七姐妹，如今只剩了老島主一個，她是七姐妹中的老三，她門下收了七個徒兒，第二代七姐妹，在四十年前，也是名揚武林，風頭之勁，不亞於第一代，如今也只剩下島主一個，島主門下，也有七個弟子，你已經見到三個了。」

狄明揚聽來依稀覺得老哥哥好像少說了什麼，但也不好追問，心想：他們到委羽山，好像是找武老人家去的，聽方才七姑娘的口氣，老島主不會難爲自己，這不是說，他們此行是老島主的意思了？他們沒找到武老人家，才把自己帶來的。

田駝看他沒有作聲，含笑道：「小兄弟，你在想什麼？」

狄明揚道：「我想七姐妹門為什麼要找武老人家呢？」

「唉！」田駝微微搖頭道：「老島主病得很厲害，二姑娘是奉命來請武大先生的……」

狄明揚心裡輕哦一聲，忖道：「是了，武老人家的醫道也很高明，他給自己的一本笥記中，除了前面記載的是各門派的拳掌劍術，後面有大半本，都是些葯方，老島主因病垂危，才要二姑娘來請他老人家去看病的了。」

田駝叮囑道：「不過小兄弟到了島上，千萬注意，老島主脾氣不大好，去見她的時候，她問你什麼，你答什麼，她沒問你，你就不用多說，尤其老島主不喜歡人家問她的話，你只要不去觸怒她，就不會有事的。」

狄明揚道：「小弟省得。」

接着抬目問道：「老哥哥，你怎麼會到漁山島去的呢？」

「唉！」田駝歎了口氣道：「老哥哥一生嫉惡如仇，在江湖上得罪了不少人，二十年前老哥哥被十幾個仇家圍攻，身上中了十三刀，流血過多，眼看無法再支撐下去，幸遇島主經過，救了我性命，在島上足足養了一年傷，那時老哥哥已經五十多歲的人了，孓然一身，就在島上留了下來，替島主管管事，一晃眼過了二十年了。」

狄明揚吃驚道：「這麼說，老哥哥已經七十多歲了？小弟還當你六十左右呢！」

「不中用了。」田駝歎了口氣道：「老哥哥今年已七十有三……」

說到這裡，站起身道：「快到了，老哥哥到外面去看看！」舉步往外行去。

不多一會，狄明揚已可聽到遠處浪潮撞岩的聲音，接着水手已在卸落風帆，船行的速度立即漸漸緩了下來。

離岸漸近，浪潮的聲音也越響！天色也漸漸接近黃昏！

船終於停下來了，響起前面(中艙)艙門推動之聲，接着只聽七姑娘叫道：「田老爹，我們上去了！」

她雖然是在和田老爹說話，但也好像是在告訴狄明揚，至少狄明揚心裏有這樣的感覺。

過沒多久，田駝回進艙來，含笑道：「小兄弟，咱們也該上岸去了，不過本島有一個規定，外人到島上來，不是被點睡穴，就是得蒙上眼睛，小兄弟委屈些，老哥哥給你蒙上眼睛吧！」

狄明揚道：「入境問俗，老哥哥只管給我蒙上好了。」

田駝從懷中取出一條黑布，給他蒙上了眼睛，然後把他揹在背上，跨出艙門，長身掠起，一下縱上岸去。

狄明揚只覺老哥哥一路縱躍如飛，疾逾奔馬，片刻工夫，好像已到了地頭，進入屋中。

田駝把他從肩頭放下，只一抖手，狄明揚就覺得全身一鬆，綑着自己的細網已經解除了。

只聽田駝說道：「小兄弟，你自己把布解下來吧！」

狄明揚用手解開黑布，舉目看去，自己已在一間石屋之中，田駝手中正在收着「綑仙索」，原來那細網收起來只有盈握一團，看他收入懷中。

狄明揚問道：「這裏……」

田駝含笑道：「這是老哥哥住的地方，小兄弟你先坐下來休息一會，待會就有人送飯來了，吃過飯，老哥陪你去晉見島主。」

這是石屋中的一間堂屋，中間除有一張板桌和四把木椅，就別無他物，板桌上放着一把藍花瓷茶壺和兩個茶盅，一盞油燈，左首有一道門，敢情是卧室了。石室不大，但收拾得極為乾淨。

狄明揚伸了一個懶腰，問道：「老哥哥一個人住？」

田駝大笑道：「老哥哥告訴過你孑然一身，難道你還想拜見老嫂子不成？」

狄明揚道：「那麼老哥哥吃飯呢？」

田駝道：「到吃飯的時候，自會有人送飯來，小兄弟可是餓了嗎？」

狄明揚道：「小弟只是隨便問問罷了。」

田駝道：「這島上分為裏外兩個部份，老哥哥是外總管，負責的是一些船上水手和島上打雜的人，也都是男的，裏面另有一位內總管，住在裏面的人，則全是女的了。」

狄明揚現在約略有了個概念，敢情這島上地方還不小。

田駝伸手取過茶壺，倒了兩盅茶，就坐下來，說道：「小兄弟坐下來喝口茶。」一面自己裝了一筒旱煙，打着火石，吸起煙來。

狄明揚在他對面一張木椅上坐下，拿起茶盅，喝了一口，只是看着他吸煙。

過沒多久，兩名大漢提着食盒走入，在板桌上放好兩副碗筷，取出四盤菜餚，一大碗湯，另外一個取出一個錫製的酒壺和一桶白飯，才含笑道：「總管請用飯。」

說完，兩人一起退了出去。

田駝放下旱煙管，站起身笑道：「來，來，小兄弟，咱們快來吃了，老哥哥已經憋了兩天沒喝酒了，你先吃飯吧！」他在桌子橫頭坐下，斟了一杯酒，一口喝乾，笑道：「這是島上的規定，在船上不准喝酒，非等到回來不可。」說話之時，又斟滿了一杯，一口喝乾。

狄明揚笑道：「原來老哥哥還是海量。」也不和他客氣，裝了一碗飯，自顧自吃了起來。

田駝一連喝了三杯，才咂咂嘴，

笑道：「老哥哥從前年輕的時候，在江湖上倒確是海量，有一次在九連山上和當時號稱黑道巨擘的九連王動手，兩人打了一天一晚，沒分出勝負，他要和老哥哥比酒。各人喝了一罈酒，再比，依然沒分勝負，再喝，結果勝負沒分出來，兩個人都醉倒了。」

剛說到這裏，只聽門外有人「咭」的一聲輕笑，說道：「田老爹一定又在說和九連王比酒的故事了，這話我不知聽你說過幾遍了。」

隨着話聲，七姑娘輕俏的走了進來。

田駝笑道：「七姑娘聽老奴說過，狄小兄弟可還是第一次聽到呢！」

七姑娘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斜瞟着狄明揚，說道：「你要聽田老爹和九連王比武的故事，他一高興，就會一招一式的比劃，可以說上一個更次也還說不完，我聽多了，那些一來一往的招式，我都背得出來了。」

田駝大笑道：「七姑娘記性好，聽過一次就記得牢牢的，眞如你所說，老奴眞是不成了。」

一面問道：「七姑娘吃過飯了沒有？」

七姑娘點着頭笑道：「自然吃過了，我是給二姐拿綑仙索來的。」

田老爹心知她在二姑娘面前討的差使，替二姑娘拿綑仙索是名，借題來看看狄明揚是實，但這話可不能說穿了，當下就含笑道：「七姑娘請坐一會，老奴兩天沒喝酒，酒蟲已經爬上喉嚨來了，等老奴喝完了這壺，再拿給你。」

二姑娘的綑仙索明明就在他懷裏，他沒拿出來。

七姑娘果然就在靠窗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來，說道：「不急，田老爹只管先喝酒好了。啊！狄明揚，你不會喝酒？」

狄明揚很快的吃了兩碗飯，一面舀着湯，笑了笑道：「我從沒喝過酒，武老人家是不喝酒的，我自然也不會了。」

七姑娘道：「我也沒喝過，但看田老爹喝得很過癮，我想一定很好喝了。」

田駝連忙搖手道：「七姑娘，這東西還是不喝的好。」

「為甚麼？」七姑娘皺皺鼻尖，哼道：「哼，我幾時一定也要喝他一碗試試，狄明揚，你敢不敢喝？」

狄明揚道：「這有甚麼不敢？孔夫子說的，惟酒無量，喝幾碗有甚麼關係？」

田駝笑道：「你們兩個年輕人，沒喝過酒，不知道酒的厲害，喝多了要醉，那可不是好玩的。」

七姑娘道：「我偏要試試……」

剛說到這裏，只聽一個少女聲音叫道：「田總管在麼？」

田駝問道：「甚麼人？」

那少女已經走到門口，欠欠身道：「七姑娘也在這裏？小婢香菱，奉哈嬤嬤之命，來請委羽山來的狄相公的。」

田駝放下酒杯，問道：「是島主召見麼？」

那少女道：「小婢不知道，只聽哈嬤嬤吩咐，請狄相公隨小婢去。」

七姑娘道：「那一定是師父召見了，香菱，你先回去好了，等狄相公吃過飯，我會陪他去的。」

那少女應了聲「是」，正待退走。

狄明揚正在喝着湯，忙道：「在下好了。」

七姑娘朝他笑了笑道：「不急，我來的時候，師父還沒吃過飯呢，去了也要等上一會才見到師父。」

香菱退了出去。

田駝接口道：「小兄弟，七姑娘說的是，島主這時候剛在用飯，去早了還得在那裏等，你慢慢的喝，有七姑娘陪你去，那是最好不過了。」他已把一壺酒喝完，裝了碗飯，又道：「老哥哥告訴你的話，你都已經記住了，島主是很好說話的人，但見了老島主，話可說得越少越好，他老人家沒問你，你就不可多說。」

狄明揚點頭道：「小弟記下了。」

七姑娘眨着眼道：「好啊！田老爹，你對他自稱老哥哥，我卻叫你田老爹，我這虧就吃大了呢！」

田駝笑道：「七姑娘高興，也叫我老哥哥好了。」

「我才不敢呢！」七姑娘吐吐舌頭，說道：「給師父聽到了，不把我臭罵一頓才怪！」

狄明揚放下飯碗，站起身道：「老哥哥，現在可以去了吧！」

田駝道：「差不多了，你和七姑娘一起去吧！」

他從懷中取出一團綑仙索，交給了七姑娘。

七姑娘隨手接過，說道：「走，我給你領路。」

狄明揚道：「謝謝妳。」

兩人跨出石屋，田駝望着他們後影，發出會心的微笑。

夜色已深，島上起了一層薄霧，連月色也朦朦朧朧的，七姑娘領着狄明揚走在前面，心頭小鹿却跳得很厲害，竟然不敢和他說話。

夜霧雖重，狄明揚却看得很清楚，他們是沿着山徑，轉過山坡，朝一處山谷中行去，兩邊山峯甚是陡峭，樹林很密。

走了一回，快到谷口，只聽林中有人喝道：「來的是甚麼人？」

七姑娘哼道：「你們連我也不認識麼？」

林中那人忙道：「原來是七姑娘，今晚有霧，小的沒看清楚，七姑娘恕罪。」

七姑娘哼了一聲道：「以後看清楚了再問。」

林中那人喏喏連聲，沒敢多說。

七姑娘領着他進入谷口，才回頭說道：「這裏沒有哈嬤嬤的允許，外面的人是不准進來的。」

狄明揚方才已經聽田駝說過，他是外總管，裡面還有一位內總管，大概就是哈嬤嬤了。

這谷口之內，四面環山，地方好像很遼闊，但看去一片都是樹林，看不清楚裡面的情形，穿過一片樹林，前面出現了一條寬闊的石板路，兩邊都種着花木，也不知道是甚麼花，反正花氣很濃郁。

七姑娘一直沒有說話，踏上石板路，才回頭道：「狄明揚，你怎麼不說話呢？」

狄明揚道：「我不知道要和妳說甚麼好。」

「都可以說呀！」七姑娘道：「這裏沒有人會聽到的。」

她一路都沒說話，原來是怕給人家聽到，可見前面林間一定隱伏着人了。

狄明揚臉上不覺一熱道：「我……想不出來。」

「哦！」七姑娘問道：「我告訴你的名字，你有沒有忘記？」

狄明揚道：「沒有。」

七姑娘道：「你說出來給我聽聽？」

狄明揚道：「妳叫蕭湘雲，對不？」

「嗯！」七姑娘輕輕嗯一聲，說道：「算你沒有忘記，以後……以後你就叫我名字好了。」

狄明揚聽了她那聲「嗯」，含有一種少女嬌羞的成份，覺得很好聽，心頭不禁爲之一動，囁嚅的道：「這……不太好……」

七姑娘道：「這有甚麼不大好的，我不是也叫你狄明揚麼？」

狄明揚道：「但給二姑娘、五姑娘聽到了，多不好意思。」

七姑娘輕嗯道：「誰叫你當着她們的面叫我了？」

說完，突然一陣嬌羞襲上心頭，臉上熱烘烘的發燒，好在晚上，諒他也看不清楚。

狄明揚聽得也同樣一陣面紅耳熱，心頭不禁起了一絲異樣的感受。

少男少女初萌情懷，都會有這樣的情形，話說得怯生生的，大家心裡有了微妙的感受，就不敢多說了。

石板路不太長，前面就有一座莊院。

七姑娘低聲道：「到了，你跟我進去。」

進入莊院，小天井迎面石階上，站着一個身穿藍布衣袴的胖婦人，笑吟吟的道：「七姑娘，是妳領狄少爺來的？島主已在後堂等着了呢！」

七姑娘臉上一紅，說道：「狄明揚，她就是哈嬤嬤，你跟她進去吧！」

狄明揚朝哈嬤嬤拱拱手道：「在下見過哈嬤嬤。」

哈嬤嬤瞇着眼笑道：「七姑娘不進去了麼？」

七姑娘道：「我……要找二姐去。」

說完，匆匆的朝右首一道腰門行去。

哈嬤嬤道：「狄相公，你隨我來吧！」

狄明揚跨上石階，跟着她從迴廊折入後進，到了這裡，才見到中間堂屋中，透射出燈光。哈嬤嬤領着他掀簾走入。

這是後進堂屋，相當寬敞，兩邊陳設着几椅，上首一張椅子上，端坐着一個青布衣裙，年約五旬以上的婦人，生得皮膚白晰，臉型清瘦，但雙目神光炯炯，望着哈嬤嬤，含笑問道：「他就是武老人家的記名弟子狄相公麼？」

說來口齒清晰，却有一種大家夫人莊重的風範。

狄明揚沒等哈嬤嬤回答，就拱拱手道：「在下狄明揚，拜見島主。」

青衣婦人含笑道：「狄相公不要多禮，請坐。」

狄明揚告了坐，就在下首椅了落坐。哈嬤嬤就及時退了出去。

剛才那個青衣少女香菱端着一盞茶送上，說道：「狄相公請用茶。」

放下茶盞，也很快的退了下去。

狄明揚雖然沒有江湖經驗，但也看得出來，好像島主要問自己甚麼話似的。

青衣婦人依然面含笑容，問道：「狄相公是甚麼地方人？」

這還是普通寒暄。

狄明揚却被問得俊臉通紅，說道：「在下……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人。」

青衣婦人一怔，隨即笑道：「狄相公想必和武大先生學藝時，年紀一定很小了。」

狄明揚應了聲「是」。

青衣婦人微微停頓了下，又道：「老身聽說武大先生下山去了，狄相公可知他去了那裡麼？」

狄明揚道：「在下不知道，武老人家是兩個月以前下山去的，他老人家事前也沒有和在下說甚麼，那天晚上在下醒來，就看到武老人家留的一張字條，說他有事下山，要在下三個月後也可以下山。」

青衣婦人望着他，聽得極爲仔細，等他說完之後，才問道：「爲甚麼要你三個月後才下山呢？」

狄明揚道：「因爲武老人家在下山的前一天，才傳給在下拳掌、劍法，他老人家只和在下講解了一個大概，說要三個月時間，才能練熟，熟練了才能下山。」

拳、掌、劍法，都要從小練習，才能紮下根基，所謂十年練劍，始可小有成就，而且師父一直要在旁指點，那有做師父的第一天傳了徒弟拳、掌、劍法，第二天就走，讓徒弟自己去摸索的道理？

再說三個月的時間，也未必能練得熟。

這麼說，這姓狄的年輕人不是在撒謊，就是武大先生一定有着一件非常重要之事，才離開的了。

青衣婦人一雙清澈得像寒星般的眼神盯着狄明揚，却看不出這年輕人有半點撒謊的神情，這就問道：「狄相公不是從小就跟武大先生的麼？他一直沒教你武功？」

「沒有。」狄明揚道：「他老人家一直都是教在下讀書寫字，直到臨走前那天，才和在下講解拳掌劍法的用途，答應收在下爲記名弟子。」

青衣婦人疑信參半，說道：「老身聽說你在委羽山和田駝打成平手，那就是武大先生臨走那天教你的武功？你只練了兩個月？」

狄明揚不加思索的道：「是的。」

練了兩個月武功，就能和成名數十年的鐵背田駝打成平手，這簡直是難以令人置信之事。

如果眞是如此，武大先生豈不成了神仙，他傳給狄明揚的豈不是仙法了？

中國國術，名之爲「功夫」，功夫，就是要有工夫去練，若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練功夫就像磨鐵杵一樣，要把鐵杵磨成了針，這要下多少功夫？這意思也就是說練功夫要有恒心，功夫絕非速成可就。

青衣婦人心中當然不信，但她看狄明揚宛如純金璞玉，臉上沒有一絲浮滑之色，說的也不像有假。

她略爲沉吟，覺得這些並不重要，這就目光一抬，說道：「狄相公可知老身要二丫頭前去委羽山找武大先生有甚麼事嗎？」

這回狄明揚明明聽老哥哥說過，但却不能說是老哥哥說的，只好回道：「不知道。」

青衣婦人道：「事情是這樣的，家師三個月前突然運功入辟(走火入魔)，一身功力幾乎全廢，放眼武林，只有武大先生才能施救，才要二丫頭上委羽山去敦請武大先生的……」

狄明揚心中暗道：「好啊，你們找不到武大先生，却把我擄了來，那明明是要把我當作人質，脅逼武老人家出面了。」

青衣婦人只是繼續說道：「家師和武大先生原是舊識，如果武大先生得悉家師身罹重症，一定會趕來的，如今就因武大先生不知道家師運功入辟，老身又不知道武大先生的去處……」

她口氣略微一頓，接着道：「差幸二丫頭把相公請了來……」

狄明揚聽她說的這個「請」字，心裡起了極大反感，暗道：「說得好聽，那是甚麼請？簡直是擄來的，綁來的！」

想到自己被細仙索像細粽子一樣被綁了一夜一日，心頭還是十分氣憤，越想越覺得窩囊之極。二丫頭這根細仙索，總有一天我要把它寸寸毀了！

青衣婦人當然不知道他心裡在想些甚麼，接下去道：「因爲家師天天都盼望着武大先生前來救助，武大先生沒有來，這會使她老人家如何的失望，所以……」

她抬眼望着狄明揚緩緩說道：「老身希望狄相公能夠去見見家師。」

狄明揚道：「在下怎麼說呢？」

青衣婦人道：「狄相公就說……武大先生近日正在閉關……他要狄相公前來探望她老人家的……」

狄明揚點點頭道：「這話在下會說的。」

「如此就好。」青衣婦人含笑道：「只是家師人在病中，脾氣難免暴躁，狄相公務請擔待一二。」

狄明揚心想：「這位島主果然爲人和善，但她門下的二姑娘，可眞不敢領教。」一面頷首道：「在下省得。」

青衣婦人面有喜色，站起身道：「那就請狄相公隨老身進去吧！」

狄明揚跟着站起，讓青衣婦人走在前面，由後堂進入第三進的小天井，這是一個精緻的花圃，種着許多不知名的花卉，雖在夜晚，依然香氣襲人，迎面是一排三間精舍，從花格子紙窗上，隱隱射出燈光。

青衣婦人領着他穿行花圃，進入精舍，中間是間佛堂，桌上供着一尊白玉觀音大士佛像，還有紅漆木魚、銅磬，經卷等物，左首一道門上懸着湘繡棉帘。

青衣婦人和狄明揚跨進佛堂，棉帘掀處，走出一個二十八九歲的青衣女子，看到青衣婦人，立即恭敬的躬下身去，說道：「弟子見過師父。」

青衣婦人朝她一指狄明揚，說道：「這位狄相公，是武大先生的記名弟子，特地來探望師祖的。」

一面又朝狄明揚含笑道：「她是老身門下的大丫頭蕭湘月。」

蕭湘月看了狄明揚一眼，頷首笑了笑道：「狄相公幸會了。」

心中却在暗暗忖道：這位相公還是個大小孩！

狄明揚連忙抱抱拳道：「大姑娘好。」

青衣婦人朝大姑娘悄聲問道：「師祖有沒有睡着？」

大姑娘也悄聲回道：「剛睡着……」

話聲未落，突聽房中傳出一個尖沙的老婦聲音問道：「大丫頭，妳在和誰說話？」

大姑娘馬上回道：「是師父……」

那尖沙老婦聲音哼道：「妳們師徒兩個在門口鬼鬼祟祟的說甚麼？是不是我老太婆病勢沉重，已經不會好了？」

（未完・三）

上文提要： 趙長生在冰天雪地裏經過一個山洞，聽到洞中傳出嘻笑聲，好奇心起便前往察看，遂揭發了一樁事情：虎頭寨少寨主艾色擄劫了雙鳳堡中的千金善小鳳，並點了她的穴道，正欲姦汚之際，恰巧趙長生趕至。正義心驅使下，趙使出旋風刀擊敗艾色的幻影亡魂冰魄掌，救出善小鳳，善小鳳感激之餘堅持要報答趙長生的恩惠……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辛棄疾·文　可飛·圖

英雄無奈

堡內巧遇雙怪　搶親受到阻礙

趙長生道：「千萬別提回報之言，姑娘盛情我記住了，我還得趕路……」

善小鳳忙着伸手拉住趙長生，她還眞擔心趙長生不顧而去。

她很溫婉的一笑，道：「天底下那有救了人不接受回報的，趙大哥，我不放你走。」

趙長生窘迫的道：「這是小事一樁，姑娘，我實在不能乞求妳的報答，妳鬆了手如何？」

善小鳳道：「我們做個朋友可以吧？趙大哥，你不會嫌棄我這個小妹吧？」

趙長生道：「也好，我就叫妳一聲小鳳，算是朋友一場吧！」

善小鳳笑得好甜，道：「趙大哥，你可以幫我個忙嗎？」

趙長生道：「當然可以。」

善小鳳指着北方，道：「送我回去，好嗎？」

趙長生眞有些爲難，他得趕回小船上的，實在沒辦法把善小鳳送回雙鳳堡，仇大叔已經兩天未見面了。

仇一龍的一切全寄託在趙長生一人身上，如今好不容易得知那「南山蛇王」米田冲的消息，老人家當然急於要報仇，他已經等了十八個年頭了。

趙長生如果不答應送回善小鳳，在這荒山雪地裡實在有些不忍。

他思忖了一下，咬咬唇道：「也罷，我救人救到底，送佛送上天，我們走。」

善小鳳眞高興，她拉着趙長生往山坡上走，那模樣透着天眞與無邪，倒使得趙長生想起他的宮小芳了。

如果眼前是宮小芳，也不知又是個甚麼樣子，也許二人生活甜蜜，已經有了娃兒了。

＊　＊　＊

山坡小樹下，趙長生拉過小毛驢，善小鳳歡笑道：「趙大哥，你還騎了一頭小毛驢呀？」

趙長生道：「妳出門未曾騎馬？」

善小鳳笑笑，道：「我呀，我是偷跑出來的。」

趙長生道：「那麼，妳就騎上我的小毛驢吧。」

善小鳳道：「那怎麼行，我身邊帶有金葉子，咱們找個小鎭再買一頭毛驢，你看好不好？」

趙長生當然無話可說，他點點頭，道：「就照你的話去做吧，不過我身邊的銀子不多，只有花妳的了。」

＊　＊　＊

現在，兩匹毛驢往前走，蹄聲有致，情調特殊，一男一女，還眞的有說有笑。

趙長生看着善小鳳騎驢的姿勢，那種一扭三晃蕩，這眞似風吹柳枝搖，偶爾，善小鳳也會回過頭看上趙長生一眼，俏嘴還往上撩着，逗人極了。

然而趙長生又擔心河邊小船上的仇大叔，心情是矛盾的，但有甚麼法

子，已經答應送善小鳳回家，總不能送到半途吧。

善小鳳却又對趙長生道：「也曾聽說你是汴梁城甚麼呀？」

趙長生想起曾對艾色說了一半話就住口，爲的是不想替師父宮和順惹上麻煩。

如今善小鳳這一問，他笑笑道：「我住過汴梁，如今是個江湖流浪漢。」

善小鳳立刻雙眉一挑，道：「從現在起，你別再流浪了，雙鳳堡就是你的家。」

趙長生道：「那怎麼可以？」

善小鳳俏嘴一嘟，道：「趙大哥，你忘了我們是朋友，朋友是要互相幫忙的。」

趙長生苦兮兮的道：「小鳳，妳還不知道，我如今兩肩的責任壓得重，一時之間那能住在妳家，我可是個苦命的流浪漢，苦啊！」

善小鳳道：「住在雙鳳堡你便不會再苦了。」

趙長生嘆口氣，因爲他已經一年未回汴梁城了。

汴梁城發生甚麼事他當然也不知道，他跟着仇一龍練刀法，要是再答應住在雙鳳堡，仇大叔那裡怎麼辦？

他沒有開口再說話，善小鳳還以爲趙長生在考慮，便又笑道：「雙鳳堡有兩位名師，他們的本事還可以，只不過比你一定比不過，當然……」

她頓了一下，又道：「當然我娘與姑姑二人合起兩儀劍法，便天下無敵了。」

善小鳳最後一句話令趙長生一怔，甚麼兩儀劍法，眞的天下無敵？

＊　＊　＊

雙鳳堡孤獨的建在一座小山坡下面，從遠處望過去，那道山坡的氣象很壯麗，只可惜從附近流過的小河在中途轉了個彎改道向下了，這在風水上說，叫做陰陽不配，無陽重陰，無陰重陽，但那個大坡上可也蒼勁樹茂，這又表示家大業大的徵兆，住在這兒的人是不會鬧窮的。

兩匹小毛驢到了雙鳳堡前面的斜坡道上，善小鳳像個花蝴蝶也似的翩然落下驢背，她對趙長生道：「趙大哥，你也下來呀。」

忽見兩個伙計飛一般的奔出來，邊還在叫嚷：「小姐回來了，可急壞兩位當家的了。」

趙長生仍然不下來，他淡淡的道：「我就不下來了，小鳳，我還有要事。」

善小鳳立刻拉住趙長生，道：「那有到家門不進去的，快下來吧。」

她對兩個伙計吩咐：「把兩頭毛驢送上馬厩，這兒不用你們侍候。」

兩個伙計去拉驢，善小鳳已雙手拉着趙長生往大門內走，她高興的對着堡內大廳上歡叫：「娘，姑姑，我回來了。」

她好像忘了曾被艾色欺侮似的，眞是天眞無邪的小姑娘。

大廳上立刻出現兩個中年麗人，兩個人一般的美，那種帶着雍容華貴的氣派，還眞叫趙長生覺得自己夠寒酸。

他跟在善小鳳身後走上台階，從很遠便打一躬，露出滿面屈卑的笑，道：「在下趙長生，打擾了。」

右面的正是善天鳳，她輕點一下頭，道：「小友，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她對趙長生的那副貌相實在不欣賞，何況趙長生穿得實在粗俗。

趙長生道：「偶爾路上遇見，不値一提。」

善小鳳的姑姑在打量着趙長生，忽聞得善小鳳嘴一嘟，道：「若非遇上趙大哥，女兒只怕早就死了。」

她此言一出，兩個女人不由一驚。

善天鳳一把拉住姪女，急問道：「誰敢欺侮妳？快說。」

善小鳳雙目一紅，道：「虎頭寨的艾色，他在半道上截下我，還把我弄進山洞裡，他……他不是人……」

善天鳳忿怒的道：「他欺侮你了？他得手了？」

善小鳳道：「他沒有，因爲在那緊要關頭，趙大哥來了，趙大哥救了我。」

兩個美艷婦人似是不相信的，一齊注視着趙長生，倒看得趙長生低下了頭。

善小鳳的姑姑善天鳳平靜的道：「久聞艾色習有絕技七魂冰魄掌，武功高絕，小友……」

趙長生有些尷尬的不知所以，他覺得連請進去坐坐也未說出，實在有些那個。

善小鳳道：「趙大哥還把艾色殺得滿身鮮血的逃了。」

善天鳳這才伸手讓坐，道：「小友，快請廳上坐。」

善小鳳伸手拉着趙長生往大廳上走。

趙長生發覺這大廳還眞夠氣派，上面吊的琉璃燈、獅頭樑、羅漢椅，上面鋪的錦緞墊，那擺設更不用說了。

他有些替仇大叔叫怨，仇大叔的刀法一流的，仇大叔過的日子却是最苦的，這世上就是這麼不公平，憑本事，仇大叔要甚麼也不會缺，可偏偏住在小船上。

又是點心又是茶，剎時堆在趙長生面前，善小鳳還拿着往趙長生的手上塞，那股子快樂就甭提了。

一邊坐的兩個女人心中不自在，只因爲趙長生長得實在不帥氣，她們有些看不上眼。

趙長生的臉是僵的，薄薄的面皮沒有動，他還傻傻的一聲笑，道：「我自己來。」

皮香蘭開口了……皮香蘭乃是善小鳳的娘，她當然特別注意。

她先是仔細問了女兒的遭遇，氣得她眞想立刻找上虎頭山，如果善天龍在世，誰敢打他女兒歪主意。

那皮香蘭嘆口氣，問趙長生道：「小友，你救了我的女兒，這是大恩，所以我也有回報。」

趙長生忙起身施禮，道：「老夫人千萬別放在心上，我坐坐就走，因爲……」

善小鳳急道：「我不會放你走的，趙大哥。」

善天鳳却一笑，道：「小友尚有急事？」

趙長生道：「不錯，趕着要回去的。」

善天鳳道：「如果眞有急事，我們自不能强留，如果小友將來想在雙鳳堡住下來，我們非常歡迎你。」

這幾句話當然是既歡迎又歡送，趙長生保鏢走道幾年，當然聽得出來。

他正要站起身來，忽見皮香蘭伸手一攔，道：「不急，我們後堂來了客人，難得大家聚聚，就在此地吃一頓粗茶淡飯吧。」

趙長生當然不能再堅持，他又坐了下來。

皮氏對女兒道：「吩咐他們把酒席擺在大廳上，你的歐陽伯伯很多年未會來過，兩位師父在客房陪他閒話着。」

善小鳳眨眨眼，道：「那個歐陽伯伯呀？」

皮氏道：「妳爹在世的時候他常來我們這裡，一晃就十多年了。」

就在這時候，忽見一個紅面長髯大漢走進來，那大漢見善小鳳也在，便大喘氣的道：「我的小姐，妳再不回來，我這個總管就慘了！」

善小鳳指着趙長生道：「是趙大哥救我回來的。」

她笑得好甜，又道：「娘說把酒席擺上來了。」

紅面大漢上下看看趙長生，心中覺得這個土裡土氣的普通人，他能救小姐？

但他還是對趙長生點點頭，便走出大廳。

不旋踵間，五個伙計齊動手，一桌酒席已擺在大廳中央的圓桌上。

附近放着大火盆，裡面的炭火燒得旺，眞是一廳暖洋洋的好舒暢。

趙長生就覺得不一樣，這兒的一切都講排場。

善天鳳對她的嫂子皮氏道：「我們不能只請小友吃杯水酒就算了，得爲小友備些禮儀吧。」

皮氏對那紅面總管，道：「胡總管，少時備一百兩銀子，作爲小友的禮儀，算是一點心意。」

趙長生心裡眞不舒服，他搖手，如果他這時候在門外面，他一定騎上毛驢就回頭。

他有些坐立不安，但見桌面上的擺設，果眞稱得上是山珍海味。

趙長生還眞沒吃過這麼好的佳饌，他只要吃上兩斤芝蔴大餅、泡上一大碗牛肉湯，就心滿意足的了。

* * *

聽外面忽然傳來哈哈笑聲，那聲音趙長生還好像在甚麼地方聽過。

聲音還不止一個，其中還有個粗啞聲音，道：「多年未到雙鳳堡了，今日倒來打擾嫂子一頓了。」

大廳上，善天鳳已高聲說道：「石師父，萬師父，你們快陪兩位貴客入席，可好，小鳳也回來了。」

於是，大廳門口出現四個人，善小鳳還不由得一驚，但兩個怪客却去拉她的手，哈哈大笑，道：「當年小丫頭，只不過六七歲吧，如今長得這麼標緻，好美。」

只不過二人再看看別的人，却已聞得皮氏對兩個怪客介紹，道：「二位老哥哥，這位趙少俠，是我女兒的救命恩人，你們見見。」

趙長生怔住了。

兩個怪客却紅了眼。

「好小子，是你呀。」

「他奶奶的，老子就說過，山不轉路轉，這才一天多半天，咱們就又照上了面，你個小鬼崽子。」

趙長生苦兮兮的一笑，道：「原來二位乃是雙鳳堡貴客，眞是出人意料之外。」

善小鳳急走近趙長生身邊，道：「你認識我這兩位老伯嗎？」

趙長生道：「不只認識，還動過手。」

不錯，兩個老怪正是遠自祁連山來的「百足公」吳公亮與長白山下來的「醜彌勒」歐陽大山。

那歐陽大山粗聲的道：「這小子眞不是東西，他搶走了我的小毛驢。」

一笑，趙長生道：「也是拿你的老命換來的，你可別忘了，你一直想用毒藥毒死我，我只不過給你小小一個懲罰，你不滿意？」

歐陽大山怒道：「不行，你應該明白老夫本是好心的想要你跟班，你爲甚麼不答應？」

趙長生苦笑，道：「不答應你就要毒殺我？」

另一面，吳公亮也吼道：「老夫想借你的小毛驢，你這小子不敬老尊賢，太可惡了。」

他好像又要往口袋去伸，趙長生笑道：「算了，這桌酒我也不吃了，我走了。」

善小鳳急忙攔住，道：「趙大哥，這全都是誤會嘛，只不過爲了一頭小毛驢，吃完酒我每人送你們一頭，你看好不好？」

趙長生指着滿面肉疤的歐陽大山，道：「看了那模樣，我實在吃不下。」

歐陽大山忿怒的指着懷中木盆子，道：「你見了我的寶，會嚇死你。」

趙長生道：「二位前輩，我們之間無仇無恨，何必要鬥個你死我活，不如這麼辦，我借酒敬二位一杯，算是前日對二位的不敬道個歉。」

他拈起酒杯先乾，也不等歐陽大山與吳公亮二人有何反應，回身就對善小鳳，道：「多謝款待，我走了。」

善小鳳就是拉着不放手，她急得回頭叫娘。

那歐陽大山道：「你走可以，可不能騎走我的小毛驢，那是我的腿子呀。」

他走起來瘸着大八字，活脫像個癩蝦蟆，那隻驢對他管用多了。

吳公亮與歐陽大山均知道趙長生的厲害，他們心中想整趙長生，可就是不敢隨便出手。

善天鳳看這光景，便笑笑道：「眞的是誤會一場，我爲你們和事吧，大家坐下來吃杯酒。」

善小鳳拉住趙長生道：「姑姑叫你坐下了。」

趙長生當然不肯坐，他堅持要走。

皮香蘭走至趙長生面前，道：「趙少俠，看在我們一番誠意之下，坐下來吃杯酒，也好叫我們安心。」

歐陽大山沉聲道：「對這臭小子有甚麼好招待的，不吃叫他滾吧。」

皮香蘭忙笑道：「趙少俠救了我女兒，他是護送我女兒回來的，歐陽兄，我們怎好不招待？」

歐陽大山楞然，道：「他會救了小鳳？誰信？」

善小鳳道：「是眞的，不是趙大哥救我，我早被虎頭山上的艾色傷害了。」

歐陽大山一掌拍在桌子上，吼道：「媽巴子，虎頭山是甚麼玩意，欺侮孤寡呀，我饒不了姓艾的。」

吳公亮也厲聲道：「對，總要討回公道。」

趙長生笑道：「二位眞夠義氣，在下十分佩服。」

歐陽大山怒叱道：「本來要你當我跟班，你小子不識抬擧，這時候反倒拍馬屁了。」

那吳公亮也冷冷道：「那像你小子如此小氣。」

這二人完全忘了還受了點輕傷，全都是趙長生在他二人身上侍候的。

趙長生坐下來了。

他如果堅持要走，就有些眞的不識抬擧了。

他坐在善小鳳一邊，那善小鳳對他眞的熱誠招待，盡把好吃的往他的碗裡挾。

只不過趙長生看到歐陽大山那滿面肉疤與肉疤，他實在覺得噁心。

還有個布袋裡裝着毒蜈蚣的吳公亮，他多少還得提防着上他們的當，萬一被咬一口，他就得像龜孫子一樣求他們醫治了。

趙長生也拿了歐陽大山的一瓶解藥，但他沒有吳公亮的解藥，所以他吃得提心吊膽。

酒過三巡差一點，菜過五道尚不全，趙長生起身便走，他走得很突然，等到他到了大廳前，善小鳳才發現他要走了。

善小鳳剛站起，趙長生已搖手，道：「善姑娘，我該走了，在下還有要事在身，後會有期。」

桌上坐的人——包括「雙鳳堡」的名武師「快刀」石敢與「風雷刀」萬勝川二人都爲這突然的一招怔住了。

皮香蘭與善天鳳站起身來，那皮香蘭對善小鳳吩咐：「既然趙少俠有要事，妳就送他出堡吧，以後有機會，還請趙少俠前來坐。」

趙長生不善言辭，他迎着廳上作個揖便往外走去。

善小鳳邊走邊嘀咕：「怎麼會來了兩個毒物，害得我們大家不痛快。」

趙長生低聲道：「他們是你父執，不可以如此說他們，你們不都是老朋友了？」

善小鳳道：「我爹死後就很少看我們來了。」

二人走到堡門前，忽見一個伙計拉過一頭馬，馬上還套好了鞍，鞍袋上還有東西裝着，好像有銀子也有吃的。

善小鳳笑道：「趙大哥，別騎驢了，騎馬吧。」

趙長生立刻搖搖頭，道：「不，我需要驢子，不需要馬，我還是要回那頭驢。」

善小鳳笑呵呵的道：「趙大哥，你何必一定要歐陽伯的毛驢？」

趙長生道：「馬走平地驢翻山，我需要毛驢。」

善小鳳道：「那就換我的那頭驢吧。」

趙長生不堅持了，只要有驢，他還堅持甚麼？

於是，大馬換了小毛驢，善小鳳拉住趙長生，道：「你甚麼時候再來？」

趙長生一聲苦笑，道：「忘了我對你的幫助，小鳳，那是不值一提的。」

善小鳳道：「我這一輩子也忘不掉，你一定要再來雙鳳堡，我會等你的。」

她拉着趙長生的手，還用力捏了一下。

夠了，趙長生立刻明白善小鳳的心意了。

淡淡的，趙長生道：「小鳳，謝謝。」

他調轉驢頭就往彎道上走，半晌，他回頭，他還看到善小鳳在向他揮手。

趙長生覺得他實在不該來，當然，如果不在雙鳳堡碰上歐陽大山與吳公亮二人，大概還算差强人意的，只

可惜那麼一頓豐盛的酒席却如此食不知其味的放棄了。

* * *

趙長生往前緩緩行去，他預期要回到小河岸，還得走個兩三天，三天時間不算長，可是仇大叔一定等得要發瘋。

他打着小毛驢急急的行，眞邪門，天快黑的時候，那頭毛驢不走了。

毛驢爲何不走？

趙長生發急的又是一連幾巴掌，但任是你打得再厲害，那頭毛驢就是站得穩。

趙長生四下看一眼，左後面有間山神廟，他無奈，只好拉着驢子走到廟前面。

山神廟連個山墻也沒有，正面一看便看見廟內神案，那座神像眞可憐，好像鼻子少一半，就好像趙長生切掉艾色的鼻尖一樣。

廟裡正面沒有墻，西北風剛巧往廟裡面吹，趙長生覺得有些冷，便拉着毛驢繞到廟後面。

可也眞巧，廟後面有一片矮林子，裡面都是綠葉松，松樹耐寒，裡面也擋風，他找了個地方坐下來。

奇怪的是那頭毛驢也卧在他身邊，趙長生一片氈子搭在驢背上，今夜與毛驢同眠了。

趙長生連頭也幪起來了，他也想好好的睡一覺。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辰，附近忽然傳來悉悉蟀蟀聲音，初時趙長生還以爲是風刮的，但那聲音却又變了，變成呼喝聲。

於是，有人發話，道：「大伙好生歇着，一個時辰之後，咱們去搶人，千萬別露出行藏。」

趙長生吃一驚，怎麼他們要搶人，搶誰？

他輕輕伸頭看向附近，天爺，山神廟那面黑鴉鴉的坐卧了一大羣人，明晃晃的鋼刀直耀眼，出氣吐氣似獅吼，這些人大概已經趕了不少的路程了。

趙長生再細看，好像足有上百人，這麼多人去搶人，那個人一定很重要。

趙長生心中暗思量，這附近會有甚麼人被搶？

他又把頭幪起來，心中在想，自己的問題還未解決，何必多管閑事，這年頭也有搶親的，說不定這些人是來搶親的吧。

趙長生突然一楞，不對，搶親還會帶刀的？

他想着，心裡也不由得緊張了。

又是一陣沉默，忽聞得有個女的尖聲道：「八大頭目過來。」

忽見八條人影，一路奔到山神廟右側，果然一字排開在那女子的面前。

便聞得那女子沉聲道：「五更不到就撲過去，等到我們衝進堡裡面，千萬告訴弟兄們，先不用動手宰人，只要控制住局面，別忘了，少主人是想攀這門親，人殺多了便甚麼也完了。」

忽聞一聲粗叫，道：「那也沒甚麼，大不了我們洗了雙鳳堡，那裡沒有大姑娘。」

那女子叱道：「老丁，你懂甚麼，我們如果與雙鳳堡攀上親，老寨主還想娶寡婦呢，到時候兩家合成一家春，中原武林就是咱們的了。」

她說得神采飛揚，好不自在。

那姓丁的道：「要是雙方殺起來……」

女的嘆口氣道：「那就只好幹了。」

有個粗啞聲音，道：「七少奶奶，我們全都聽妳的，你去向少主報告，我們照辦事。」

原來這批人是遠從熊耳大山中虎頭寨上下來的。

那艾色雖然受了傷，却仍不放過善小鳳——他決心要把善小鳳弄到手，所以他率領着虎頭寨的精英出動了。

* * *

趙長生在暗中聽得淸，他眞替雙鳳堡捏把冷汗，這些人如果衝入雙鳳堡，只怕雙方得有一場拚了。

他決定不走了。

趙長生等着看熱鬧。

他想起雙鳳堡的兩位當家的，對他並非至誠的招待，那種平淡的態度，他感到心中不自在，如果不是善小鳳，他根本不會回雙鳳堡。

想起善小鳳被艾色弄在洞中，自己還替她披衣衫解穴道，女孩子心中一定有了另一種想法，只不過善小鳳的心事藏在心裡，無法說出來。

* * *

趙長生不走，並非全是看熱鬧，他擔心的乃是善小鳳，如果善小鳳有難，他非出手不可。

他想起離開雙鳳堡的時候，善小鳳暗中捏他一下，那一下捏還眞令趙長生心中一熱。

此刻，山神廟附近傳來人聲，好像那些人出動了。

趙長生暗中摸索過來，他眞想發笑，因爲他還看到一頂大花轎。

花轎是簡陋了一點，但那轎上還是插滿了花，四個女子兩邊站，另外四個男子在撐旗，沒有鼓沒有號，走起路來吱呀吱的搖，趙長生以爲這算他娘的那門子迎親？後面那麼多人帶着刀呢。

趙長生就以爲，這是前面軟後邊硬，軟硬兼施，決心把人抬上山了。

* * *

這兒距離雙鳳堡還有幾十里，那沒關係，這些人早已吃飽睡足，跑起來比趙長生的小毛驢還快幾分。

不旋踵間，山神廟附近的人走得一個也不剩。

趙長生站在路邊猶豫——怎麼辦

，是回頭？還是拍拍屁股回去見大叔？

大叔正急着要找他的仇家「南山蛇王」米田冲，他們之間的過節趙長生是不會知道的，因爲仇大叔沒有告訴他。

趙長生好生想了一陣子，咬咬牙，道：「這件事中挾着仇恨，艾色那色魔是我殺傷的，這是一筆血債，乾脆再去插一腿吧，不就是動刀子嗎？」

善小鳳怎可以當艾色的八妾，他渾蛋。

趙長生眞的卯上了。

他也不回小河邊了，他往雙鳳堡那面趕去。

* * *

天亮了。

天是怎麼亮的，只怕誰也不知道，因爲大雪地裡一片白，你說天亮可就是沒有人起來，在冬天最舒坦的地方就是棉被窩，這時候誰若叫人早起來，一定會罵他祖宗十八代。

不料這時候偏偏有人在呼叫：「開門了，送聘的來了，快開門呀。」

雙鳳堡外面有人在叫，從堡墻上半天才露出個人頭來，那人還眞吃一驚，怎麼有人抬着轎，八色大禮在轎後面，人不多，算一算整整二十個，全都是沒帶傢伙的，其中還有五個美嬌娘。

「幹甚麼呢？」

「下聘的，天冷快開門呀！」

「給甚麼人下聘？」

「當然是你家小姐了！」

「怎麼沒聽說過？」

「你開門我們再仔細說。」

堡樓上又出現一個漢子，道：「你們必是走錯地方了，我們這兒是雙鳳堡。」

下面的女人開了腔，她還舉着一張紅紙，道：「你下來看看，這張紅條上開的是聘禮單，言明送來雙鳳堡的。」

堡上的那人想了一下，他還拍拍腦袋，道：「怎麼上頭沒有交待下來呀。」

另一人忙道：「我看有點邪門。」

他頓了一下往遠處看，甚麼也沒看見，便對另一人道：「這麼辦，我先回去問總管。」

他立刻下堡墻去了。

他去找雙鳳堡的胡總管去了。

另一人在堡墻上問道：「各位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呀？」

那女的道：「風大說話不清楚，等見了面你就明白了。」

不錯，大清早風很大，吹入喉中還眞嗆人。

堡墻上的人實在想不通，這麼大的喜事怎麼他會不知道？難道昨日那個酸小子……

他想起了趙長生。

趙長生長得很普通，活像一個潦倒的人，年頭不對勁，人要衣裝馬要鞍，但趙長生又沒時間把自己修飾一番，他自己也覺得自己不怎樣。

此刻，從雙鳳堡中奔出個大漢，那人正是胡總管——「關洛大刀」胡海波就是此人。

他一路登上堡墻，只一眼，便沉聲罵道：「王八蛋，你們敢欺到門上來了。」

一邊的那人忙問道：「總管，你認識她們？」

胡海波怒道：「那個女人叫鐵脚娘子，道上的母老虎，他們是虎頭寨上下來的。」

那人聞言，也不等總管吩咐，立刻大叫：「鳴鑼，他媽的山寇來了。」

立刻，堡墻上鑼聲大震，直敲得咚咚響。

這時候被窩再是舒坦也得爬起來了……而見爬得十分的快。

便在這時候，只見斜坡那面轉出九騎來，爲首的敢情正是艾色。

他的面上還纏着布，想是傷得眞不輕，在他的後面，虎頭山八大頭目併肩坐在馬上，大刀長槍帶銅鎚，每個人拿的傢伙都夠狠。

當然狠，否則也不敢上山當王了。

那艾色拍馬到了堡樓下，正遇上善天鳳與皮香蘭併肩站出來。

艾色立刻衝着上面重重的一抱拳，高聲唱個諾，道：「岳母大人在上，小婿前來問安了。」

可把皮香蘭氣壞了，她厲聲道：「眞不要臉，誰是你岳母，我看你是來找死！」

艾色不怒反笑，道：「艾色是無禮，不過也是太愛令嬡了，恕我不擇手段，我先賠個禮了。」

他還眞的下馬一躬到地，模樣兒頗斯文似的。

就在這時候，只見善小鳳奔上堡墻，她戟指艾色大罵，道：「你眞不要臉，你還敢找上門來，你……你……」

艾色一笑，道：「小鳳，我們不是肌膚相袒了嗎？妳還要三心兩意幹甚麼？」

他這話出口，善天鳳也大吃一驚，因爲善小鳳並未說出被艾色剝掉上衣的事情。

皮氏已怒道：「你敢侮辱我的女兒，可惡呀！」

艾色大剌剌的道：「所以我眞誠的前來求親吶。」

皮氏怒叱道：「你這小色狼，你已有七房妾了，你還想怎樣？你是個甚麼東西？」

善小風急急的道：「娘，他胡說，他根本未碰我，他只……只剝掉我的外衫……就被趙大哥及時救了。」

皮氏道：「他只剝掉你的外衫？」

艾色已笑道：「也脫掉你的內衣了。」

善小鳳怒叱道：「不要臉。」

但皮氏已火光了，女兒受此侮辱

，她再也受不住了。

她對一邊的善天鳳道：「我們許久未聯手用過兩儀劍法了，今天我們殺個痛快。」

她這話連下面的虎頭寨人馬也聽到了。

雙鳳堡丟不起這個人，說甚麼也免不了一場拚。

艾色本來就沒打算順利的把善小鳳弄到手。

他忽然高擧右手，只見附近溝中黑鴉鴉的冒出七八十個大漢出來。

這些人手上都拿着刀，艾色已哈哈笑道：「我親愛的岳母大人，我已有備無患，如果妳想用武力，我的人全是十中選一的好樣的，不信妳開門，大伙拚一場……」

他可眞得意——人多勢衆就是這樣子。

就在堡樓上的皮氏愣然間，斜刺裡走過來兩個人。

這二人一出現，便大剌剌的叫起來。

那聲音難聽的正是「醜彌勒」歐陽大山，道：「媽的巴子，早上睡得正舒服，那裡冒出你們這些狗雜碎，不想活着過年了？」

另一個正是「百足公」吳公亮，他尖聲叱道：「娘的，原來是一羣山賊嘛！怎麼的，沒糧過日子，下山來搶呀？他娘的要搶也撿地方，雙鳳堡可不是紙糊的。」

下面的艾色直瞪眼，道：「啊哈！兩個寡婦動凡心，堡裡養了兩個大男人，哈……」

他的話甫落，半空中……

「殺！」

「殺」字出自兩個人的口中，皮香蘭與善天鳳二人雙雙自堡樓墻上飛躍而下，只在半空中擰腰挺胸間，兩把冷焰如流電的劍光已往下面的艾色罩去！

艾色怎會同她們動手，她們是艾色的未來丈母娘與姑媽呀！

艾色的身邊閃出四個怒漢！

那是虎頭寨的八大頭目中四個——「血斧」丁石、「黑煞神」魏冲、「烟槍」牛老三、「野猪」齊桂四人！

虎頭寨的人好像弄清楚雙鳳堡中的情況，便也順理成章的把人手加以分配調派。

堡墻上撲下兩個女人，立刻圍上四個大男人，魏冲與丁石一把大刀一把斧，兜上皮氏就是一陣狂砍怒劈。

那牛老三吃吃笑着對齊桂道：「這個女人不會老，她是你我二人的了。」

那皮氏與善氏二人本是下來以後以兩儀劍法斬殺艾色的，不料一落地便被四個怒漢隔開來，想要合擊又談何容易，一時間反倒被逼得只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

便在這時候，只見堡門開處，雙鳳堡中的三個武師奔來了。

「快刀」石敢與「風雷刀」萬勝川二人大罵着揮刀迎上艾色，艾色只一聲冷笑，身邊的另外四個大頭目奔殺過去，有個大個子指向剛出堡的胡海波一槍扎過去，差一點未扎中胡總管的肚皮，却被胡總管伸手抓緊槍尖，立刻見一股熱血自胡總管的手掌上溢出來。

那使槍的抽冷子，胡總管火光了，斜着就是一刀殺，只可惜他只把那人的頭巾削落掉。那個人露出一張娃娃臉，原來是虎頭寨三頭目「紅孩兒」戈青。

「快刀」石敢與「邪眼」任六對上了，兩個人一照面就紅了眼，看吧，兩把快刀盡打閃，發出的聲音沙沙响，刹時間鮮血已在標濺，却也分不清是誰流的血，因爲二人誰也不吭也不叫。

虎頭寨的老二「白狼」屠向前對準迎來的萬勝川就是一棱子鏢，却被萬勝川一把抓牢，萬勝川以爲上來就得手，心中一喜，不料那是屠向前的誘敵招式，他在被拉扯的中途，子棱出手了，「彭」的一聲扎在萬勝川的右肩頭，差半寸未中在咽喉上。

雙方大將交上手，艾色身邊還站了個「山猫」張橫。

那張橫雙手兩把斧，齜牙咧嘴的對艾色笑道：「少寨主，你今天當定新郎倌了！」

艾色得意的道：「雙方厮殺完畢，你就進去抓小鷄！」

張橫道：「抓什麼小鷄？」

艾色一笑，道：「雙鳳堡有許多女人，你們不想嚐嚐那味道？」

張橫立刻仰天哈哈大笑。

就在這時候，那皮氏與善氏二人已是披頭散髮的被殺得香汗淋漓，大喘不已。

好日子過久了，武功自然也生疏不少。

城堡上的善小鳳已尖聲叫道：「我下去和你拚了！」

豈料下面的艾色已招手，道：「來呀，本少主的花轎在一邊，我就是等妳下來，來呀，我的心肝，我的寶貝，妳在上面躭不久了。」

他還不停的在招手，那把雙鳳堡看在眼裡！

站在堡墻上的吳公亮雙目怒視着下面，他對一邊愣然的歐陽大山道：「這好像又不是在搶親，血都流了。」

善小鳳道：「他們是一羣土匪强盗，兩位伯伯不知道，他們欺侮上門來了，只可嘆我爹……」

吳公亮說：「走，下去整整這些傢伙們！」

歐陽大山也雙手端着大木盒子，兩個人颯的一聲落在堡門外，他二人直往艾色面前走。

艾色見那歐陽大山一副怪模樣，滿面肉疱似鷄蛋，還眞的嚇了一大跳：「你是妖怪？」

歐陽大山哈哈笑，道：「我是老妖，來整你這小妖了。」他口中立刻發出咕咕叫，手中盒子猛一掀，好奇怪，一股白煙噴出來。

艾色的輕功高，一個觔斗閃過了。

他一落地便手一揮，道：「把這老怪圍起來殺！」

身後面立刻奔上二十個勁裝大漢，唬喇喇圍住歐陽大山就是亂刀殺。

一時間，歐陽大山還眞弄了個手忙脚亂，氣得哇哇大聲叫：「眞不要臉，倚多爲勝！」

邊叫，他還得護着他的大木盒子左右閃。

吳公亮本來是迎上張橫的，只不過張橫並不出手，因爲張橫等着率人衝進雙鳳堡去抓人。當然，他除了要把善小鳳「請」進大轎，還得抓「小鷄」。

就在吳公亮快到艾色面前的時候，十七個黑衣大漢也迎上來了。

那吳公亮伸手就是幾條毒蜈蚣，立刻有人大聲驚叫起來了：「有毒蜈蚣，大家小心了！」

吳公亮發出的蜈蚣就像打暗器，七個大漢已痛得哇哇大聲叫不休。

但艾色看得清楚，他忽然一個虛幻身影撲過去，一掌拍出，中指帶的削魂環閃處，吳公亮的一條右臂便鮮血直冒，艾色已狂叫道：「亂刀砍死那老小子！」

這時候，守在大花轎邊的鐵脚娘子尖聲道：「大伙再加把力使把勁，就快成功了。」

她一直守在大轎旁未出手，她等着下手抓善小鳳。

於是，雙鳳堡中立刻又殺出一彪人來，只不過這些人只有三十幾個，其中老頭兒也有六七個 十五六歲的也不少，這些人手中各持一把刀，但却又不是虎頭寨的人的對手，不一會就見鮮血在標，看來可也沒人逃，雙方好像是卯上了。

善小鳳擔心她的娘與姑姑二人，拚命握劍要往下面躍，只可惜三個老婦人拉住她勸，有個老婦人道：「妳千萬去不得，她們抓你去押寨，强盗女人幹不得呀。」

善小鳳急得掉眼淚，她還在上面尖聲的叫。

這是一場豁命拚殺，雙方已往四下裡散開來了，那叮叮噹噹的對搏之聲傳三里，大雪地上盡是鮮血淋淋的血窟窿，當然，這情景也看在另一個人的眼睛裡。

他，便是趙長生！

趙長生躲在遠處看，他還看得眞心驚，他想不到虎頭寨上也有不少能人。

那八大頭目都是黑道中的好手，就算師父宮和順在，也不一定能應付得兩個來。

他想到保鏢生涯眞可怕，江湖上的能人太多了，難怪師父常告誡，保鏢一半憑本事，另一半便是與江湖朋友論交情。

就在他想着的時候，忽見那艾色一個空中大展翅，右足在堡墻上一點，又是一個雲裡躍便縱上了那道四丈高的堡墻之上。

他雙手箕張，面上還包紮着紗布，却是瞇着一雙赤紅的眼睛吃吃笑。

他笑的聲音似梟叫，道：「妳往那兒跑也跑不掉了，本少看中的女人是永遠逃不掉的。」

善小鳳颯的一劍刺去，却被艾色一把抓去拋向地上，他冷冷的道：「今天就把新房設在雙鳳堡吧，哈哈！」

他忽地伸手就抓。

善小鳳吃過他的虧，立刻往外閃躲。

斜刺裡，一聲冷淡至極的聲音傳來，道：「喲，欺侮寡婦孤女欺上門來了。」

這聲音聽在艾色耳朵裡還眞的猛一楞，他四下裡看看，但什麼也沒看見。

他以爲自己聽錯了，也許是被那傢伙嚇壞了的反應。

沒有人，他便又面對驚怒交加的善小鳳逼去。

於是，堡墻邊上冒出個人頭來了。

這個人頭冒出來，善小鳳已叫起來：「趙大哥！」

不錯，趙長生晃裡晃盪的上來了。

艾色也看到了，他的面色立刻由灰變成了褚赤色，雙目便宛似噴出火來了。

趙長生聳聳肩，道：「我想你一定還記得有我這麼一個土裡土氣的人吧？」

艾色戟指趙長生叱道：「好小子，我正在找你，你却送上門來了！」

趙長生道：「娘的皮，你的皮肉長得眞快，三兩天你又成精了！」

艾色一看下面，立刻指着堡外，叱聲如鷹，道：「王八操的，我們下面見個眞章。」

他不等趙長生開口，一個旋身落在堡外面。

於是，他一聲厲吼，道：「下來！」

趙長生當然要下來，他只一落地，便見麗影一閃，嗨，鐵脚娘子率領二十幾個大漢圍上來了。

艾色並不出手，他只站在外圍發出冷笑。

那鐵脚娘子冷哼一聲道：「今天你是自來討死，就算你小子跪地求饒，也照樣把你大砍八塊，挫骨揚灰！」

既要大砍八塊，又要挫骨揚灰，趙長生可憐兮兮的有些不舒服，虎頭山上下來的人，便女人也如此潑辣凶悍，果眞是叫人不敢歌頌。

他半喘氣的搖搖頭，仍然未開口，艾色已尖聲道：「狗操的，就叫你埋

骨在這雙鳳堡外吧。」

趙長生這才發出聲音嘆口氣，道：「何必呢，何必一定要我的命？沒有那麼大的仇吧？」

艾色挫着牙厲聲怪吼，道：「我們之間的仇大了，你個混帳王八操的，你不該壞了本少爺的好事，如果不是你在中間插一腿，操你娘，我已是雙鳳堡的嬌客了，今天那還用玩刀槍！」

趙長生發覺雙方殺得眞熱鬧，他發覺吳公亮被人追得到處跑，也不知爲什麼，他就是手上不把毒蜈蚣打出去。

還有個歐陽大山也一樣，別人的亂刀一齊劈下，他便雙手抱緊木盒子，好像他的木盒中毒物不捨得用似的。

堡下的虎頭山四個大頭目眞凶悍，挺着肚子幹，那種殺法還眞野性，倣似一羣花豹在拚纏。

就算雙鳳堡的兩堡主老寡婦，這時候也成了披頭散髮的可憐人了。她二人的兩儀劍法難湊在一起，被這麼多的野漢一陣砍，早亂了陣腳。

那一邊停着大花轎，趙長生心中想，這那是來搶親，這根本就是來抬人——抬定人了嘛。

他又是一聲嘆氣，趙長生側身退半步，道：「看樣子，咱們好像沒說的了。」

便在這時候，斜刺裡一聲尖厲的叫聲，那是胡總管胡海波的叫聲，眞慘，他的背上挨一刀，歪着身子往外逃。

有個大漢對他偸襲一刀得手，反而解了「紅孩兒」戈青的危。

原來胡總管的手掌已傷，他正與戈青拚殺在一起，不幸他閃向一個大漢身邊，就那麼寃枉的挨了一刀。

那人還眞會叫，他大聲道：「我已砍了四個，他娘的都經不起老子一刀殺。」

他可眞會找人，他找上了趙長生。

這個人只是會看空隙，抽冷子一刀就一個，他如果眞的和人過招，只怕就不會那麼容易了。

這是一場混戰，這個人心眼活，他以爲趙長生那模樣活脫像個趕大車的漢子，對付這種人他只一刀就完事。

可也眞湊巧，正趕上鐵脚娘子一聲叫道：「你們給我亂刀殺了他！」

於是，那個大漢也加入了。

這種圍殺一個人的事情，他好像時常幹。

趙長生當然明白，他的心中也雪亮，這是以衆凌寡，這也是虎頭山上的大作風，武林規矩算他娘的屁，江湖道義管他呢，對他們這一羣，算他娘的狗屁！

十幾個就要圍殺他一個了，艾色的雙目直視着，他就像一邊站着一頭獵鷹似的，等着用尖尖的嘴撕他的肉了。

趙長生道：「你們併肩上，想吃定我一個人吶！」

鐵脚娘子冷冷道：「你後悔了？你怕了？你不是刀法厲害嗎？你還含糊什麼？」

趙長生道：「我是替各位設想，此地到虎頭寨，總有個兩百多里遠，大冷的天傷了人，路上可就受罪大了。」

鐵脚娘子怒叱，道：「替你自己想想吧。」

「殺！」

這一聲殺，至少有九個人一齊喊！

本來早就動刀了，只因爲趙長生的出現，便少主人艾色也退到一邊，引起圍攻的人遲疑不前，如今號令發下來，他們這才一窩蜂也似的幹了。

趙長生一看不得了，怎麼漫天都是閃電似的刀刃劈下來，他不多說，一聲怪叫：「狗不叫！」

緊接着只聽得哎呀唷聲中鮮血帶着碎肉，那手掌連在刀把上飛上天的，也有五七隻那麼多。

大冷的天，人的手臂被砍掉，一時間也不知道痛，但圍攻的人却往四下裡倒——是被一股子旋力摔倒在地上的。

鐵脚娘子斜刺裡直往趙長生閃掠過去，她還口中厲聲道：「老娘收拾你這小子！」

她只掠出一丈遠，便覺得背與肩頭一緊，有一股鮮血流出來，原來是趙長生收刀前的最後一點力道，沾到她的肩上了。

就有那麼巧，鐵脚娘子忙着往一邊閃，艾色這才發覺情況在變了。

他忽然騰空而起四丈高，半空中平着在打旋，旋轉在趙長生的人頭上——他要施展亡魂冰魄掌了。

趙長生發覺頭上虛虛實實的盡是艾色的影像，便也不由得奇怪——這傢伙是不是白蓮教？

管他三七二十一，白蓮教也好，妖法也罷，先給他一招「雞不跳」再說。

他的意念轉動，「旋風刀」那璀璨的紫焰已抖出手，就在趙長生暴喝着「雞不跳」聲中，只見風雷滾動，氣旋窒人，他的身體竟然難以自制似的平起平落十七次，便也抖落一天灰芒，大致上他至少殺出一百五十多刀之數。

半空中的虛幻影像一下子消失了，附近發出「噗通」一聲暴响，艾色已張口吐不出一個字來了。天爺！他身上的衣袍隨風飄舞得宛如碎布條子，便在這些破處，鮮血在往外溢流着，這時候誰也認不出他就是虎頭寨少寨主艾色老弟台了。

鐵脚娘子尖聲叫道：「快救少主呀！」

她第一個往艾色奔去。

艾色已經傷得不像自己了，他的

臉上交錯着少說也挨了九刀，正流着血，頭髮散了一大半，活脫像個宰了一半的羊。

便在這時候，虎頭寨的八大頭目全部走了過來。

八個人拋下他們的敵人，一窩蜂的圍上趙長生。

站在堡上的善小鳳已叫道：「娘，姑姑，趙大哥一來，我們便有救了。」

虎頭寨的大頭目「邪眼」任六很會指揮，他對鐵脚娘子道：「七少夫人，快把少主抬上轎，細心的上藥治傷，這兒由我們來收拾。」

那些正向這面圍殺的人，便分成兩批，一批護着艾色幾個受傷的，另一批便跟在八大頭目後面，看來這場搏殺還有得幹吶。

那雙鳳堡兩大武師「快刀」石敢與「風雷刀」萬勝川二人身上淌着血飛掠到皮香蘭與善小鳳那面會合一起。

便在這時候，「百足公」吳光亮還大叫着：「眞可惜！損失不少寶物！」

他的寶物是尺長毒蜈蚣，雖說他用毒蜈蚣傷了不少人，但都不是重要角色，他的寶物可並非是用來對付這些人物，他是要在奪寶時候才使用。

當然，「醜彌勒」歐陽大山也吆喝着往堡門下奔來，他的寶物是毒蟾蜍，那東西會噴霧，只一中人便會把人毒斃，只可惜今天西北風刮得太大了，他並未毒倒幾個人，反倒衣袍被刀削得破了個洞，差一點未傷及皮肉。

兩個老怪走至皮香蘭面前大口喘氣，却發覺善小鳳與趙長生在一起。

此刻，兩下裡成了對峙局面，一時間，雙方都在打商量，議論着如何收拾對方了。

趙長生並未再追殺艾色，他發覺艾色被人連拖帶抱的閃入大轎中之時，他還幾乎笑出來。

善小鳳便在這時候奔到了趙長生身邊。

「趙大哥，你沒有走呀？」

「我走了，可是又回來了。」

「你一定是在半路上遇見這批山賊，才回來幫我的，是嗎？」

趙長生道：「總要幫人幫到底吧。」

善小鳳笑得眞美，也好甜，趙長生覺得小鳳很俏麗，是個會討男人喜歡的女孩子。

他又點着頭，道：「我來得剛巧吧。」

善小鳳道：「再晚些我們就慘了。」

便在二人正說着的時候，善天鳳與皮氏二人已雙雙帶傷走過來。

那皮氏看看趙長生，實在長得不怎麼樣，她仍然一笑，道：「謝謝你趕回來相助。」

趙長生期期艾艾的道：「應……該的。」

歐陽大山與吳公亮二人已沉聲道：「好小子，你回來幹什麼？」

趙長生道：「我不該回來嗎？」

歐陽大山叱道：「這兒有我兩個老人家，還輪不到你跑來多事。」

趙長生木訥的一笑，道：「二位老前輩，你們如果嫌我多事，或者愛出風頭，行，我一邊站着看熱鬧，你們去吧，虎頭山的人還在等着宰人，我不插手就是。」

吳公亮大怒，叱吼道：「好小子，你送老夫二人上高台，你想在下面看風景呀！」

趙長生道：「我不與二位前輩爭什麼，我只看熱鬧，這總可以吧？」

皮氏忙道：「大敵未退，我們應齊心合力對付，大家不必在此爭什麼，都是爲了雙鳳堡嘛！」

便在這時候，忽聞得虎頭山那面一聲雷吼，爲首的虬髯大漢高聲叫道：「兄弟們，血洗雙鳳堡呀！」

「殺！」

那是虎頭山「黑煞神」魏冲的吼叫。

跟在姓魏後面的有「血斧」丁石、「野豬」齊桂。

這三個人在虎頭山中最是慓悍。

右翼那面，「山貓」張横已與「邪眼」任六把人馬再次集中，算一算也有三四十，却在那一聲「血洗雙鳳堡」的吼聲中，一齊舉刀直往堡門下殺過來。

從氣勢上看，宛似巨浪拍岸。

吳公亮指着奔來的虎頭山幾個大頭目叫道：「奶奶的，他幾個是我的了。」

歐陽大山也厲聲道：「老夫要大開殺戒了！」

雙鳳堡的人便也在此時舉刀迎殺上去了。

這是豁命幹，勝了生存，敗了堡亡，每個人當然要加足了勁的幹。

皮香蘭與善天鳳便也立刻雙劍合一——她們已施展出雙鳳堡的兩儀劍法，正迎上任六與屠向前兩人，四人立刻不要命的狠幹起來。

善小鳳與趙長生站在一起，趙長生果然不出手，他還退到堡牆邊的高處看。

趙長生只看歐陽大山與吳公亮二人，他還微微發出笑聲來。

有七個大漢在「紅孩兒」戈青的率領下，可把吳公亮殺得東躲西閃不亦樂乎，吳公亮已打出十幾條毒蜈蚣，全被「紅孩兒」戈青看得清楚，他的雙刀尖刀有兩把，毒蜈蚣尙在空中便被戈青削斷，吳公亮傷心極了，出掌如風，打得戈青幾乎吐血，却也在背上挨一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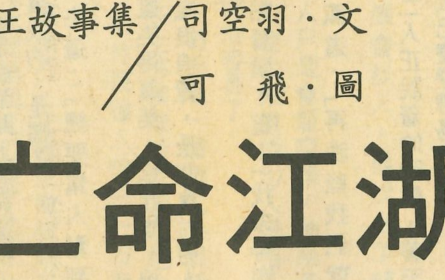
吳公亮身子在流血，他立刻跳出圈子大聲叫道：「老嫂子，眞是對不住了，我的身上流了血，這場架不能再打了，後會有期，老吳先走一步了。」

他老兄走得眞快，四個大漢來攔阻，他早已轉過山邊不見了。

「彭！」

（未完．九）

上文提要： 小唐再次遇險，又得鄺雄飛拯救，他對小唐施恩，無非是想小唐和慕容雪琴斷絕來往，倪賓却揭穿了鄺雄飛和慕容雪琴的內幕，並願意反戈投誠……小唐和二女小酌，被清虛偷襲，才知他也是司馬天派去主持善堂的人，鄺雄飛又將小唐救走，因談判決裂又想將小唐殺掉，慕容雪琴趕來阻止。袁懷恩遇上娜蘭又有麻煩，加上高永和石大元二人，只好拿出眞功夫對付……



小霸王故事集／司空羽・文／可飛・圖

亡命江湖

賭博不論輸贏　巨金捐作善款

石大元只好伸手一撥，「蓬」地一聲，撥是撥開了，但人被震得連退了三大步才拿穩了樁步。

石大元老臉一紅，目光中立現殺機。

論輩份，他比袁懷恩高一輩有餘，而剛才又是先徵他同意才射他的，但他可以體會到大袁本想射倒他。

石大元道：「小子，你的箭法很了得，已經得到袁不忘的七八成了。再假以時日，一定可以成大器。」

胡蟬爲人機靈，心知不妙，道：「還不是前輩手下留情？」

石大元道：「不必客氣，這小子的確是塊材料，老夫相信，這小子在其他技藝方面，成就也一定不凡！」

胡蟬道：「前輩這就誤會了！大袁只是在箭法方面較爲稍有成就，拳掌方面差得多了！」

「姑娘妳眞是太謙虛了！像他會這麼高超的箭法，其他方面就算差些，也絕不會差到那裡去。」

胡蟬道：「晚輩說的是句句實言……」

「客氣，客氣！」石大元道：「小子，老夫就領敎你的拳掌如何？強將手下無弱兵，差不了的。」

胡蟬一邊向大袁使眼色，叫他不要動手，一邊道：「前輩眞是把他估高了，他不學無術，拳掌——」

石大元已經雙掌一錯，攻了上去。

大袁當然不會在乎他，甚至剛才箭沒爲射倒他，能以超人的膂力幹掉這個老傢伙也是一樣。

他不知世道人心之險惡，更不知武林中波詭雲譎的危機，所以才接了一招半就知道不妙了。

就像只能擔一百斤的人一下子擔了一百八十斤一樣，根本無法負荷。

胡蟬一看要糟，掄刀撲上，但大袁已連續中了三掌。

饒他皮厚肉粗，耐打抗挨，也不免連退五六步坐倒地上，但石大元却未罷手，因爲他動了殺機。

一掠而至，首先抓住了他身上的巨弓。

石大元剛才就是差點栽在這張巨弓之上。

他要殺大袁，當然不僅僅是由於剛才的事，而是另有原因，大袁已受內創，剛坐在地上，背上的巨弓被抓住，他正要躍起，那知這動作很糟。

他往上一竄，也正好是石大元往上一拉的檔口，等於幫了石大元的忙，而胡蟬撤刀撲上的動作又慢了一步。

所以袁懷恩被石大元這麼一拉一甩，巨大的身子立刻失去重心。

距此不遠有個山坡，雖不是崖壁，却也十分陡峭。

袁懷恩的身子翻滾了下去。

就在此同時，胡蟬也同時撲到，石大元幾乎未用完一招，就把她踢了出去，幾乎和大袁是一個方向。

胡蟬也滾下山坡。

山坡是半石半砂的，二人的身子無法止住，幾乎滾到坡底，都昏死了過去，石大元站在上面觀看。

如果只是報剛才差點使他栽了的仇恨，這已經夠了，因爲二人面目已全非，也可能有四肢骨折現象。

但是，石大元却又來到二人身邊。

他發現二人還沒有死，而且傷得並不太嚴重。

石大元四下打量，他發現再往下往右四五丈外，却有個峭崖，雖不太深，大約也有六七丈左右。

只要二人未醒，再把他們踢下峭崖，八成活不成了。

石大元抬腿正要先踢大袁，忽然身後有人冷峻地道：「如果把他踢下，你就非下去不可！」

石大元大驚，能在他身後三丈以內而不被他察覺的人，實不多見。

此刻他不得不先求自保，撤步迴身。

他當然認識這位女中高手——「鬼仙艷靈」慕容雪琴。

他可以不在乎別人，却不能不在乎她。

「石大元！袁懷恩和你有仇？」

「沒有。」

「袁不忘和你有仇？」

「也沒有。」

「既然都沒有，爲甚麼要殺死他們？」

「殺死？這怎麼會，」石大元攤攤手，道：「剛才在上面只想煞煞這小子一頭稜角的銳氣，把他踢了下來。」

「可是你剛才又要把他們踢下絕崖？」

「沒有，沒有這回事兒。」

慕容雪琴冷冷地道：「沒有是最好！」

石大元道：「以我的身份，怎麼會這麼作，妳沒看到，剛才這小子在上面這份咋唬勁兒……」

慕容雪琴道：「袁不忘慘死於『武林善堂』之中，這是他唯一的門下，也算是他唯一的後代，保護他尚且不及，怎可殺死他？」

「不會的，慕容女俠，妳這是多心！在下還有點事，這就告辭了！」

石大元走後不久，袁、胡兩小醒來，慕容雪琴道：「石大元本想殺你們，以後見了他要特別小心。」

二人拜謝了慕容雪琴，胡蟬道：「不知前輩的大名能否告知，以後也好伺機報答。」

慕容雪琴道：「不必了！不過是適逢其會而已，你們是不是想找到小唐和羅志超一干人等？」

胡蟬道：「正是，前輩！」

慕容雪琴說了地址，兩小大喜拜謝而去。他們的傷很多，却都是皮肉之傷，立刻離開了現場。

慕容雪琴深深地嘆了口氣，以前她很少嘆氣。

現在，她以爲只要多嘆一口氣就會蒼老一分。

她的功力深厚，定力也非比等閑，但是，只要閉上眼，就無法驅除小唐的影子，她無法自拔了。

有個人向這邊急馳而至，在兩丈外站定。

慕容雪琴頭也不回，冷冷地道：「我說過，今生不想看到你，既然你一定要來，我就提早殺了你。」

「雪琴，我有千言萬語一定要對你說！」

「你是禽獸，你不配！」

「雪琴，司馬天把妳交給我時，我當時還沒有此意，後來我改變了主意，我以爲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只要我今生能全心全意地——」

「不要說了！」慕容雪琴厲聲道：「我現在不殺你是因爲你有職責保護皇上之責，而皇上也算是對付司馬天兄弟等人的一股勢力，並非你這血賊沒有取死之由！」

這話說得斬釘截鐵，但鄺雄飛仍不氣餒。

他似乎很有耐心，也有信心。

他以爲反正他要的已得到，他以爲只要求她，終有一天她會回心轉意，他道：「雪琴，我以爲妳會答應的。」

「不必作夢！」

「可是我知道，妳對小唐說過，妳最恨的不是我，而是司馬天，而且妳也永久不會和小唐結合的，這話沒有說錯吧！」

這話的確是慕容雪琴對小唐說過的。

只不過這話只是激小唐，叫他不要再纏她，因爲她已經失去了資格，說最恨的不是鄺雄飛而是司馬天，也有故意氣小唐之意。

那知正好被鄺雄飛聽到，所以他以爲自己還有希望。

慕容雪琴一字字地道：「你若仍以爲你還有希望，我現在就提早一步宰了你這個下賤的血賊！」

就以這「下賤血賊」四字來說，鄺雄風已該清楚，他在她的心目中，早已貶值得一文不值了。

慕容雪琴「嗆」地一聲撤出了青蟒劍。

此劍雖非寶刃，却已和普通的青銅劍不同了。

「雪琴，千萬別這樣，我走就是了……」連連後退，轉身疾掠而去。慕容雪琴佇立在山風中，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

很久很久之後，正要還劍入鞘，後面又傳來一個人的聲音：「姐……妳何必自苦如此……」

慕容雪琴震顫了一下。

在目前，誰都不能使她震顫，只有小唐能。

小唐是她的一切，她願意為小唐死，甚至死很多次。但是，她却又覺得自己早已失去了這個資格。

「兄弟，我不喜歡有人一天到晚纏我！」

「姐，我知道妳並不討厭我！我知道！」

「你並不知道，兄弟，快死了這條心吧！」

「姐，過去的，都把它拋開，在我的心目中，姐姐永遠是神聖的，姐，我的話如一字不實，就不得好死！」

慕容雪琴心頭奇痛，她最瞭解他，他說的每一個字都是真的，她幾乎忍不住迴身抱住他。

或者張開雙臂讓他抱住。

但是，她提不起這個勇氣。

「兄弟，我很不喜歡這樣沒完沒了地纏我。兄弟，你如再這樣，我就自絕於此！」

她的青螭劍突然橫在頸上。

小唐道：「姐，從此以後我不再纏妳了……姐，我一直以為，你對我有信心……一直以為妳能真正地瞭解我……不論發生了何事，不論到了何種的地步，妳都能和我一條心，姐……我錯了！我發現……人與人之間的瞭解太難了！姐，妳千萬別這樣……妳一定要好好活下去，這是不是所謂：眉與目不相識，只因太近？」

小唐掉頭疾奔而去，慕容雪琴淚眼望去，視野模糊，身子搖晃而淚下，她幾乎想叫回他。

她甚至要放棄一切，任小唐作主，但是，她立刻就打消了此意。

小唐說得清清楚楚，他絕對不在乎她發生的事。

她相信這一點，問題却不是他在不在乎，而是她自己在不在乎的問題。一個人對自己看輕，信心盡失，連幸福降臨都無法去迎接它。

她曾常常地質問自己：我該怎麼辦，如我堅持到底，會不會毀了小唐，如果接納他對他的害處大還是堅持到底對他的害處大？

至少，她要是屈服而張開雙臂，兩個年輕的姑娘將會遺憾終生，她有沒有理由去害人？

還劍入鞘，向前行去，夕陽在她臉上誇大了她的憔悴，人的心是不能頹廢蒼老的，心老才是真正的老。

走出百餘步，她冷冷地道：「甚麼人又跟在我的身後？」

「是我，前輩，我是李湘。」

她似乎知道是個年輕女人，也幾乎猜到不是岳小憐就是李湘，所以她才不回身，李湘是她的情敵，如果沒有李、岳二女，她的壓力就不會這麼大吧？

是不是沒有二女她就會答應小唐？

其實這也未必，她不能再和小唐接近，實在不是因有二女之故，而是發自她自己本身的一種自餒。

「李姑娘，妳來得正好……」

「前輩是不是知道我的來意？」

「應該可以猜出來的。」

「前輩請相信我，我是真的不願意找前輩的。」

「我知道，而且妳也怕被小唐知道前來找過我對不？」

「是的前輩，不知道前輩能不能看出，這世上可能沒有比我更關心他的人了！假如還有，那必是前輩。」

「李姑娘，妳很會說話，請不要叫我前輩，小唐叫我大姐，這麼叫我就不敢當了，叫我的名字吧！」

「可是在小女子的心目中，前輩不可能和我同輩。」

慕容雪琴黯然一嘆，她看出李湘也很聰明，硬是稱她為前輩，就表示她和小唐是不適合的。

「其實李姑娘大可放心，我一直在迴避唐小弟。」

「我相信……前輩，因為不久前我看到小唐和你交談，雖因太遠聽不到交談的內容，却相信前輩意志堅定，拒絕了他。」

「李姑娘，妳猜得很對，我不但拒絕了他，甚至說得很重，使他很不舒服，絕望而去。」

「前輩以為他會從此絕望，不再找前輩了？」

「我也不知道，至少有此可能。」

「前輩，今日一見，晚輩一改過去對前輩不正確的觀感了。」

「是的，有很多人對我說過相同的話，我一點也不驚奇。」慕容雪琴道：「李姑娘，妳一定是來求我的。」

「是的，前輩。」

「不用求我，我也會儘我的所能來幫助妳！」

「前輩應該是心口如一的人。」

慕容雪琴喟然道：「如在未出事之前說這句話，我也不能是口是心非，因為我不可能讓別的女人接近唐杰，但是現在……」

「前輩發生了何事？」

「終有一天唐杰會對妳說的，現在我要幫助妳，使妳能得到他，因而使他能恢復正常人的生活。」

她帶李湘來到一座名叫鏡花觀的道觀中。

原來此觀是慕容雪琴的師姐作住持，她在二十五歲時就博得「雪眉道姑」的綽號。

因為她二十五歲就因情侶與人決鬥死亡而一夜白眉，三日白頭，隨即出家，自建此觀。再未出現江湖。

這次慕容雪琴邀她出頭對付司馬天等人，「白眉道姑」劉吟秋搖頭，一直不答應。

慕容雪琴就算暫住在這鏡花道觀之中，劉吟秋都不大願意，因為她只有一徒，一心修道，不願受到干擾。

所以慕容雪琴帶李湘來此，也不告訴師姐。

她們在慕容雪琴的屋中密談，而

且還教她如何化裝及美容之術，直到天亮李湘才拜別辭出。

* * *

小唐消極、頹廢已達極點。

他終日出神，忡怔或嘆氣，李湘看在眼裡痛在心裡。

她當然也妬忌，但是，她已能諒解慕容雪琴。

這件年齡懸殊的戀情之所以會發生，絕不是慕容雪琴採取的主動，而是極為偶然的機會，他們發現了彼此的傾慕。

年輕戀年長的心理絕對不下於年長的戀年輕的心理。

年長的男人喜歡少女，少女也有喜歡中年以上的男人者。

當然，少男也有喜歡中年以上成熟的女人者。

這種心態十分複雜，但雙方一定有足以吸引對方的魅力。

今夜小雨，小唐喝了不少的酒而微醺。

本來他是海量，千杯不醉的，但有所謂：「藉酒澆愁愁更愁」，喝悶酒是最容易醉的。

以前與「酒賭鏢」較量，包括牛飲一池烈酒在內，都沒有醉，那是因為能隨飲隨排洩出來之故。

他藉酒澆愁，就不會那樣永遠不醉了。

此刻，三更過半，他在床上矇矓欲睡。

這時房門微响，一個人緩緩地輕輕地走到床前。

小唐的視覺很模糊，那是因為屋內一燈如豆，夜風洩進來搖曳不停，所以視野更加恍惚不清。

但是，不論如何恍惚，這個人的出現却立刻使他驚覺了。

是慕容大姐？

這是多麼意外，又是多麼期望的事？終於實現了。

「大姐是可憐我抑是大姐根本不會拋棄我……」

「大姐……」他叫了一聲要坐起來，她輕輕揮手叫他躺着別動，她坐在床沿上，然後握住他的手。

兩人的手都在抖動，因為雙方都十分激動。

他曾經以為，今生連再摸大姐的手也辦不到了。

「兄弟……」她的嗓音也是顫抖而略帶沙啞的。

「雪琴姐……」他抱住她腰，她也躺在床上。

儘管她穿衫穿得很整齊，但是在小唐的摟抱的感受中，她是無遮的，他見過她的成熟而完美的胴體。

本來，這次相逢，尤其是她不請自來，小唐不能要求她甚麼，以免碰到她的創痛處而觸怒她。

是的，他不敢要求甚麼，也不忍要求甚麼。事實上，此刻能再實實在在地抱住她，吻她以及愛撫着她，他已經十分滿足了。

他以為僅是這些，已經是上天的厚賜，何敢奢求？

可是，她却自動地盡量施捨。

她吹熄了燈，似已輕輕地，褪盡了身上所有的衣衫。

小唐心頭狂跳，這固是他所最最希望的了。

慕容雪琴肯給他，就表示她已不再自餒自卑了。

這是一個大轉變，也是十分困難的轉變。

小唐欣喜若狂，先是粗獷地抱住了她，似乎世界上所有女人的優點都集中在慕容雪琴的身上了。

她的胴體在炙熱的自焚中顫慄着。

是緊張、激情或者膽怯？也許連她自己都無法弄清吧？

本以為今生不可能得到而且即將得到，小唐要盡一切可能來享受獲得，也讓對方盡情分享這一刻。

他們順理成章地作了那件事。

和雪琴姐作這事，有多麼美妙？

但是，事畢後却昏昏睡了過去。

這對他也是一件煞風景的事，事後還可以再接再勵，然後還可以享受無盡的溫存，但是，他沈沈入睡。

一覺醒來，已近正午。

想想昨夜的事，似夢非夢，似真非真。

事實上他已經可以肯定，昨夜所做過的事是真的。

只是以為，雪琴姐說得那麼絕那麼堅定，她怎麼會不請自來，自薦枕蓆，獲得一個奇妙的夜晚？

現在幾乎還可以嗅到枕邊的幽香，回憶昨夜的激情和纏綿，似乎仍能體會到她身上某些部位的凸，挺和柔軟。

這真是終生難忘的奇妙經驗。

可是他恨自己怎麼會事畢就像死豬般地一覺睡到天明。

如果他是一直清醒的，可以抓住每一個剎那的妙趣，甚至也可以要求她不走，和他永遠在一起。

太好了，雖然昨夜的狂歡和激情有些已有點恍惚，但是，就他所能記憶的，仍然可以正確地模擬。

他閉上眼作摟抱或更進一步的動作。

只不過，此刻抱的却是空氣，只是想像而已。

但是，無論如何，他得到了雪琴姐，也讓雪琴姐獲得了他。

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他絕不承認他是個好色的男人，最重要的是要糾正雪琴姐對她的失身所造成的自卑和絕望。

可是很久之後，他忽然想到了李湘，昨夜他和雪琴姐在這床上銷魂，李湘那時在何處？

「李湘……李湘……」

「有甚麼事啊……我好累呀……」

李湘好久才出現門口，果然有點疲憊的樣子。

「累？妳累甚麼？」

「唐杰，昨天晚上我在街上遇上一個人，頗似小憐，但追逐了大半夜，結果還是沒有追上，回來時天快亮了。」

小唐暗暗吁了口氣，幸好她大半天不在家。

小唐望着她那疲倦的樣子，內心不無歉疚。她一心爲他，不計個人的名份，而他却並不太在乎她的存在。

「李湘，過來坐一下……」

李湘坐在床邊上，小唐握住了她的手，就像昨夜他握住慕容雪琴的手一樣，雙手都有點顫抖。

小唐是因爲內心的歉疚，李湘則是悲哀。

她本該扮演自己，但却是扮演別人。

她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愛與呵護，但是，那是代別人接受的，她自己只是一個靶子，一個傀儡。

想到此處，她忽然情不自禁，悲從中來，淚下如雨。

小唐最初未注意，後來發現，不由一震，道：「李湘，妳……妳怎麼哩？有甚麼心事嗎？」

這話更使她欲罷不能，淚泗滂沱。

小唐心中一動，忽然感覺，他現在握的手，頗似昨夜所握過的，現在她坐在床沿上的姿態，也頗似昨夜雪琴姐的姿態，尤其那雙峯的下端，各有一個突出的圓圈，是其他女人所不該有的。

小唐的心猛然沉落，因爲自始至終，他的潛意識中就以爲雪琴姐不大可能自動來找他，且自薦枕蓆。

他忽然遷怒李湘，他以爲她很下賤。

「啪」地一聲，摑了她一個耳光，道：「昨夜是妳以高明的易容及模仿口音的方式冒充了雪琴姐對不？」

李湘捂着臉，驚、怒交集。

她這麼作不全是爲了自己怕失去他，而是可憐他，怕他長久消沉下去而不克自拔，永遠不能回頭。

她的悲忿已達極致，她的犧牲與容忍，居然換來了一個耳光，她站起來捂着面頰奔了出去。

她本要拯救一個心灰意冷的人，但現在，她自己却變成一個心灰意冷，萬念俱灰的人了。她的母親一生清白，到頭來却被她的生父逼死，她自己的命運似也不比母親好多少。

她奔出了客棧，也奔出了鎮甸。

四顧茫茫，何處是吾家，不由更加悲傷。

她漫無目的地走着，腦中一片空白，因爲世上已無她所留戀的，甚至就連與生俱來的童貞都給了小唐。

可以說，她立刻死了也無遺憾。

就在這時，她發現兩個極熟的身影向這邊緩緩行來。

由於這是午後大白天，隱隱可見像兩個喇嘛。

李湘閃於路邊石後，不久一人走近，正是嘉珞及玄珠二喇嘛，李湘此刻心頭充滿了恨，她要殺死這兩個曾經削去她的雙乳的空門敗類。

小唐的警覺，發現她冒充慕容雪琴，大概也正因爲想到她雙乳根部那一道圈圈吧，那是癒合後的疤痕。

李湘此刻已被仇火所亢奮，口中有「吹鏢」，手中有「鈎命銀鈎」，悶聲不響自二人背後欺上。

二喇嘛邊走邊談，談的自然不外乎風花雪月之事。

這種人談這類事，自然會分神。

當他們警覺身後有人欺近時，二人身形左右一分，扭轉身子時，這正是李湘所猜到也正好夠上方位。

兩「吹鏢」各中二喇嘛一目，兩隻「鈎命銀鈎」一中嘉珞左頸，一中玄珠的鼻尖。

由於李湘勢在必得，殺機大熾，所以鏢也好，鈎也好，都對準了對方的最大要害。

兩個空門敗類慘呼聲中，一手捂眼，一手要去抓扯「鈎命銀鈎」的銀鍊，但李湘大力一抖，連皮帶肉撕下兩塊。

兩賊已經膽寒。

本來以他們二人的身手，不出三十招就可以生擒李湘，但是，在目前瞎了眼，鼻頭及左頸上被撕下一塊肉的情況下却辦不到。

玄珠道：「小娼婦……等着瞧吧……」

二人狼狽遁去，李湘仰天發出一陣狂笑。

也許這笑聲比哭聲難聽，然後她又漫無目標地走着。

不知不覺，竟又來到鏡花道觀門前。

此刻已是紅日偏西時刻，她正要掉頭，但又覺得，也許這兒正是她應該來的地方，眞是天意，她正要去敲門環，門已打開。

李湘一愣，門內居然是慕容雪琴。

「前輩……」

「不要說了！進來吧！」

「前輩，妳眞好……」

「我並不好……司馬天把岳小憐以劈空掌震下絕崖時我剛在附近，救她自然是來不及，但若當時確有救人之意，可以喊住他，但我沒有……」

「前輩，也許當時是我也會如此！」

「李湘，妳只不過是想給我點面子，安慰我而已。」

「不，前輩，我的確也會如此，以前我的涵養沒有現在的好，我會妬忌別的女人，而妬忌又是一切罪惡的開始。」

在慕容雪琴的居處，她爲李湘弄了些茶點。

「前輩……」

「不要再叫我前輩了！」

「好，從此我叫你大姐。」

「這才是開誠相見。」

「事實上以前堅持叫妳前輩，確有暗示妳年紀較大，輩份較高，和小唐不適合之意，可是事實上我發現，如果我是小唐，也會迷上大姐。」

「妳怎麼也這樣說？」

「眞的，雪琴姐，我也看出妳有一種高雅，不，也許是高貴而莊嚴的韻緻，那是一種特殊的美，一般女子不能具備。」

「妳在誇獎我。」

「雪琴姐，請您要求令師姐收留我……」

「妳要幹甚麼？」

「青燈黃卷，了此殘生……」李湘淚下。

「不要這樣，李湘妹子，妳的前途無限，記住，小唐目前是不理智的，一旦他想通了，會把妳捧在手心上。」

「雪琴姐，不會的。」

「怎見得不會？」

「因爲在昨夜他發現是我而不是妳時，他摑了我一個耳光。」

慕容雪琴道：「別灰心！這是他當時可能有的反應，但他不久就會後悔的，湘妹，妳要建立信心。」

「大姐，我的信心已經瓦解了。」

「不要這樣，老實告訴你，妳的條件很好，任何一個男人一旦發現了妳的長處，就是拿棒子趕都趕不走的。」

「大姐願意代求令師姐收我這個看破紅塵的人嗎？」

慕容雪琴搖搖頭道：「不要說妳，就是我住在這裡她都不大歡迎，因爲總是影响她修煉的。」

「大姐不願試試，代我求她嗎？」

「妳不瞭解她的爲人，但我瞭解，那是不可能的。」

「大姐有困難，我也不便爲難妳，反正我是立定了主意遁入空門，此處不容人，自有能容納小妹之處。」

慕容雪琴道：「其實目前該遁世的是我而不是妳。」

「大姐近來發生了何事，現在也不能告訴我？」

慕容雪琴沉默了一會，道：「其實也沒有甚麼不能說的。」

她說了被司馬天施襲得逞作了禮物的事。

李湘切齒道：「這老賊太可恨了！而鄺雄風這個人也夠下流的，如果他能不接受這禮物汚了大姐，說不定大姐在感戴之餘眞會考慮他呢！」

慕容雪琴冷峻地道：「的確，至少我會感激終生，但是，他毁了我的一切……」

李湘道：「以大姐的身手，除去此人應無問題。」

「我們的身手相差極微少，要降服他也許行，但要盡最大的努力，但是，目前投鼠忌器！」

「這話怎麼說？」

「他保護皇上，雖然滿人的內鬨與我們無干，甚至樂見他們自相傾軋，只不過他們互鬥，至少對反淸復明是有利的。」

「是的，大姐。」

「還有，司馬天這人陰險狡詐，藏了拙，他的身手莫測高深，讓他們先鬥鬥，爲我們打頭陣也好。」

「是的！大姐。」李湘道：「大姐，小唐心堅如鐵，得不到大姐，永不開心，大姐是救他的唯一救星。」

「妳呢？」

「我一定要出家，大姐，我看透了一切……」她要告辭，慕容雪琴留住了她，道：「湘妹，我試試看。」

李湘道：「大姐請受我一拜！」

「別來這一套，咱們是同病相憐，也許有一天咱們兩個都走上同一條路，步我師姐的後塵。」

李湘道：「大姐一定要救小唐，大姐，只要妳接納他，他就可以變成一個有用的人……」

「我和他結合？」

「不一定結合，只要有感情，可以終生維持那種關係的，他會幸福，大姐也幸福，還救了一個人，也等於爲武林中挽回了一個行將殞落的巨星。」

慕容雪琴苦笑道：「妳似乎忘了我多大年紀了。」

李湘道：「小唐根本不在乎，別人在乎有甚麼用？說不定年紀相差不多，他還不起勁呢！」

慕容雪琴道：「湘妹，妳不必打鴨子上架。」

「大姐，妳能不能考慮一件事？」

「甚麼事？」

李湘在慕容雪琴耳邊說了幾句話。

慕容雪琴臉上有點微紅，道：「湘妹，妳是不是一定要找個伴兒？這種事怎麼可以呢？」

「如此說來，昨夜大姐叫我作的事又是基於一種甚麼心態？」

「自然要希望你們能結合。」

「大姐對他的瞭解相信要比我深，可能嗎？」

「我以爲只要妳有耐心，還有可能。」

李湘道：「小妹却以爲，只要大姐能照我剛才的話去做，非但可以救他，也可以在事後抽身。」

「不，不，那不可能，再說我已經……」

「大姐，在他的心目中，妳永遠是聖潔無比的。」

「不，不……」慕容雪琴連連揮手。

李湘跪在地上道：「大姐，請救救他……」

「妳這是幹甚麼？要知道，那麼作反而更糟，永遠也不能抽身了，那害了我也害了他，當然也害了妳們。」

「大姐，不會的，我有把握使他徹底想通而回頭，在大姐來說，總算也了却一段心願……」

慕容雪琴還在搖頭，李湘抱住了她的腿。

慕容雪琴十分嚴肅地閉目不出聲，這要作愼重的抉擇，這是一件多麼嚴重的大事！

李湘仰頭望去，也許她的苦求有點成績和反應了吧。

越是得不到的就越是最好的。

因而有：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的說法。

可見男女之間的情感主要是以「神秘」二字來維持的。

當然，也並非全部如此，小唐和慕容雪琴就不全是。

＊　＊　＊

小唐外出去找過李湘，他絕非無情的人。

他知道李湘這麼做並非僅僅只是想獲得他，而是不忍看到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應該說是一種深情。

但他沒有找到李湘，却遇上了大袁和胡蟬二人。

這自是一件大喜的事，二人說了遇險被一美婦救援。

小唐道：「那八成是雪琴姐。」

袁懷恩道：「雪琴姐又是誰？」

小唐道：「就是『鬼仙艷靈』慕容雪琴。」

袁、胡二人不由一愣，胡蟬道：「唐少俠居然和武林中最有名氣的『鬼仙艷靈』稱姊道弟了。」

小唐道：「這也沒有甚麼，二位始終未遇上袁老爹？」

二人泫然搖頭。

小唐切齒道：「現在已經証實縱火者又是司馬天等人操縱，實地動手者還是以前那些人。」

大袁吶吶道：「是哪些人？」

「就是上次大火倖存的『天魔手』崔崧、『燕子飛』姚樑、『擎天手』熊天祥、『血燕子』姜蘭花以及『五步搜魂』尉遲春等人。」

胡蟬失聲道：「又是他們？這不是太絕了？」

「絕是絕，其實一點也不稀奇，滿人無所不用其極，而武林中的高手，又大多是漢人，他們怕反清復明份子與武林高手掛上鈎，就來個趕盡殺絕。」

胡蟬道：「是不是那六個人又露了面？」

小唐點點頭，道：「豈只他們六人，另有一個人物你們作夢也想不到。」

「誰？」

「第二個善堂的主持人清虛道人……」

袁、胡二人不由驚呼，的確，這是絕對想不到的。

胡蟬道：「天啊！清虛也會是滿人，也太可怕了。」

小唐語重心長地道：「現在武林中的中堅份子所餘不多，對方必然盡一切可能消滅我們，所以要特別小心。」

袁懷恩道：「小唐，有個怪老頭不知你認不認識他？五十左右，禿頭，滿面紅光，有點土氣。」

小唐一怔道：「好像是石大元吧？」

「對對，他自稱叫石大元。」

小唐道：「『妙手空空』石大元就是他。」

胡蟬道：「就是他差點殺了我們，要不是慕容雪琴適時趕到把他嚇跑，只怕現在已不能相見了！」

「這……這怎麼會？石大元老哥能成全我的絕世賭技，素來也不拉架子，他不該是個心狠手辣的人！」

「少俠是不是以爲我們在說謊？」

「應該不會說謊，也可能是弄錯了人吧？」

「如果那個五十左右、禿頭而自稱石大元的人就是石大元，我們就沒有弄錯。」胡蟬道：「表面看來他似乎是老羞成怒，因爲大袁用箭射他，他很狼狽。」

小唐微微搖頭道：「石大元會這麼沒有涵養嗎？」

大袁道：「小唐，你不信就算了！」

胡蟬道：「唐少俠，現在武林的新勢力抬頭，舉世風從，找不出幾個有骨氣的人，石大元也未必能例外吧？」

小唐不再說甚麼，却不大相信這說法。

三人返回客棧，正好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又是小吉子這個男人見了動心，女人見了也喜歡的俊童。

「小吉子，眞難得！又能見到你……」

小吉子道：「能見到你也很高興。」

「小吉子，我曾要求皇上，盡快讓你回家團聚，皇上也答應了，不知道他有沒有表示過？」

小吉子道：「皇上說過，不久就讓我回原籍。」

胡蟬道：「唐少俠和當今皇上也有交情？」

小唐道：「交情談不上，我們在一起賭過幾次。」

胡、袁二人不由暗暗咋舌。

他們都以爲，似乎小唐沒有辦不到的事。

小唐和小吉子來到客棧後院的涼亭中道：「小吉子，你今天來此一定又有甚麼大事吧？」

「是的，皇上要我傳達消息。」

「那就說吧！」

「第一，對於武林善堂兩次縱火，他萬分難過，也恨不得逮住多祿兄弟把他們碎屍萬段。」

小唐道：「本來應該如此，可是迄今未見朝廷抄多祿的家，滅他的九族，因爲造反是抄家滅祖的大罪。」

小吉子道：「皇上表示，要逮住多祿兄弟，有了口供才能治他們的罪，不便輕舉妄動。」

「怎麼？皇上治不了一個郡王的罪？」

「當然，郡王與親王不同，因爲多壽承襲了八大鐵帽子王多鐸的爵位。」

小唐「噢」了一聲，竟忘了這點。

胡蟬道：「唐少俠，甚麼叫『鐵帽子王』？」

小唐道：「滿清得了天下之後，論功行賞，以八個人的軍功最大，可以說沒有這八個人就不會有天下，於是就封爲鐵帽子王，世襲罔替，也就是暗示這鐵帽子永遠摘不下來之意。」

「原來是這樣的。」胡蟬道：「這麼說，八大鐵帽子王犯了國法就不能治他們的罪了？」

「當然仍有辦法治他們的罪，第一，一定要有確實的證據，取得口供，也一定是很大的罪如謀反等。」小唐道：「大概也要宗人府主審才行。」

小吉子道：「大概是這樣的，皇上也談過這件事，宗人府審過證明有罪之後，由皇上定罪。」

小唐道：「還有甚麼事？」

小吉子道：「皇上以爲，縱火者爲滿人，最易造成滿漢的仇恨，不可原諒之處也就在此，所以，不論將來如何，他仍要出資重建『武林善堂』。」

小唐不由精神一振，因爲重建善堂也是他的心願。

越是重重險阻，他就更要完成它。

「太好了！想不到皇上也是一位有心人！」小唐道：「以前我以爲皇上太荒唐，現在倒以爲他也是一位性情中人了。」

小吉子道：「我的話還沒有說完。」

小唐道：「那你就快說。」

「皇上表示，又要和你賭一場。」

「又……又要賭，我剛剛還談過他……」

小吉子道：「皇上表示，不論贏輸，都要拿出來重建善堂。比喻說，你贏了當然由你把銀票帶走，皇上贏了也交給你帶走……」

小唐道：「這眞是一位特立獨行的皇上。」

小吉子道：「皇上而且鄭重表示，這次聚會十分難得，希望這邊的人全部到齊，如你，兩位姑娘、『回春散人』羅大俠、『鬼仙艷靈』慕容女俠等。」

「都去？」

「是的，皇上十分崇敬他們，尤其是羅和慕容二位，更是當今武林翹楚，一定要到，而賭局也要他們在場監督進行。」

小唐心道：「這一次雪琴姐可就不能推辭了吧？以這事爲藉口，非拉她去不可，她能不去嗎？」

「可是慕容雪琴現今何處？我暫時聯絡不上。」小唐道：「甚麼時候皇上要我們去，在甚麼地方？」

小吉子道：「明天此刻再行通知。」

小唐送走小吉子，在後門外低聲說了幾句話。

小吉子微微一震，道：「小唐，你怎會這麼想？」

小唐道：「因爲我在江湖中打滾幾年，不能沒有憂患意識，凡事多想想是不會吃虧的。」

小吉子搖頭道：「不會的，如果眞有那種事，我也會及時通知或暗示你。」

＊　＊　＊

小唐必須在短時間內找到慕容雪琴。

當然，小唐也希望能找到李湘。

慕容雪琴現今和李湘很快就成爲好朋友了。

這可能是由於李湘來找她，要求她去救小唐，而且不論是以甚麼方式（包括獻身在內），所以慕容雪琴很感動。

不論是誰，能有如此的胸襟，都表示他關切小唐。

凡是眞心關心小唐的人，慕容雪琴都衷心感佩。

所以她喜歡李湘，她以爲李湘是個性情中人。

此刻，一更不到，慕容雪琴在道觀後面林中教李湘武功。

李湘當然會用心學習，別人想找這種機遇都辦不到的。

這工夫忽然發現二三十步外站定一人。

這人竟是「白眉道姑」劉吟秋。

李湘立刻停止練武，慕容雪琴道：「師姐……」李湘也上前拜見。

劉吟秋冷冷地道：「這位李姑娘要在本觀住多久？」

慕容雪琴道：「師姐，李姑娘很好，小妹也缺個伴兒，所以……」劉吟秋揮手打斷他的話。

李湘道：「晚輩立刻離開貴觀！」

劉吟秋道：「如此甚好！本觀數十年平靜如水，不希望再染上紅塵，姑娘要原諒……」

李湘道：「小女子能體諒前輩的苦衷！」

慕容雪琴道：「師姐一點面子也不給我嗎？」

劉吟秋道：「出家人不講情面，如果妳也要離開，師姐也不強留。」似乎此人一點情感也沒有。

慕容雪琴道：「師姐，我也是一個信奉道教的人。」

「有信無智，增長愚痴！」劉吟秋道：「總之，師姐所企求的只是清靜，不要誤會。」

慕容雪琴道：「師姐一點人情味都沒有！」

劉吟秋道：「師妹可以遷到有人情味的地方去。」

慕容雪琴忍無可忍，道：「走就走，難道離開這兒就沒有棲身之所不成？眞是也太寒薄了些——」

劉吟秋掉頭離去，道：「自李姑娘來了之後，小徒經常偸聽妳們二人談話，知道原因了吧？」

二人互視一眼，這工夫劉吟秋已不見了，好快的身法。

李湘道：「大姐，也許不能怪令師姐。」

慕容雪琴不出聲。

李湘道：「我們談的都是男女間的事，甚至有時還論及男女同房之私，令師姐的徒弟是個十五六歲的小道姑，道心未堅，難免會想入非非的。」

慕容雪琴點點頭道：「八成如此，但妳不知道我師姐的脾氣，她如此決絕，也並非表示無情。」

李湘道：「所以我也不便怪令師姐。」

慕容雪琴道：「她爲人耿直，鐵面無私，但並非沒有愛心，當然表現愛心時，能使你大吃一驚。」

「噢！會嗎？」李湘似乎不信。

「當然！但外人是不會相信的。」慕容雪琴道：「大約是四年以前，我練功走火，師姐以她的深厚功力爲我療治，曾經十一天十二夜未曾閉眼。」

李湘一怔道：「這似乎不像個冷酷無情的人。」

「她不是，但不知道她的爲人之人，就受不了她那六親不認，鐵面無私的作風，甚至有人稱她爲冷血！」

「這的確是一位很怪的好人！但無論如何我還是不怪她！」

「去哪裡？」

「我也不知道。」

「到小唐身邊去吧！他很焦急！」

「大姐知道他焦急？」

「是的，他天天出來找妳。」

「大姐，我的建議也請妳考慮！」

慕容雪琴沒有出聲，但她已有決定，不論未來如何？她不考慮李湘的話，這話也使她猶豫不定。

「大姐，有件事我一直不明白，似乎小唐也不大清楚。」李湘道：「『十不全』司馬天全身有一十項殘廢，到底是誰傷他的？」

「不是我！」

「可是傳說中是妳傷的，好像他是爲了別人而向妳討還公道而被你數次所傷，好像小唐也這麼說過。」

慕容雪琴道：「根本就是以訛傳訛。」

李湘道：「原來如此，能數次把他傷得如此嚴重的人，一定很了不起。」

「也許吧……」

* * *

皇上召見的地方當然不會距京城太遠。

不過這地方也不會在皇城之內。

這要兼顧皇上的安全以及被召見者的安全感。

由李湘和慕容雪琴連絡上，本來慕容雪琴不想去，經不住李湘的死拉活扯，只好勉爲其難。

羅子超本來經常和小唐連繫，但近日卻無。

所以，羅子超無法偕行。

接引的人仍是小吉子，似乎由他引導，使人有十分妥當安全的感受，小唐和小吉子私語，小吉子表示一切如常。

接見的地點河北南宮縣城外一座大莊院，看樣子也必是高官富商的別府，但在大宅內所見到的卻不是一般的人物。

也就是說，看來都是些練家子。宅子雖大，人卻不多，如果人太多那就不對勁了。

但至少應該有「烈火神槍」鄺雄飛，「天山雙劍」莊氏兄弟，「一見生財」商一鳴以及大內侍衛十人以上。

皇上親切地招待，而且離座招呼，尤其對慕容雪琴很尊敬，她受尊敬，小唐感到滿意。

「怎麼？羅子超羅大俠沒有來？」

皇上頗感失望。

小唐躬身道：「是的，小民實在無法與他連絡上。」

「這太可惜了！不知他現在何處？」

小唐道：「如果知道，無論有多遠總會把他找來的。」

皇上看看鄺雄飛，鄺雄飛道：「不妨，稍後羅大俠來了再設法召見，現在請五位聽皇上訓諭。」

皇上道：「朝廷和武林是不該扯上瓜葛的，但是，目前似乎又當別論，武林中人，往往變爲治外之民，視王法如草芥，如司馬天兄弟即是，事實上武林雖然自成爲一個小天地，卻仍應受朝廷統治，有所謂天下一統，也就是這個意思。多祿兄弟必定從速緝拿到案，同時朕已發下宏願，無論如何，朕要重建武林善堂，嘉惠殘障，以示朝廷對武林的關切，所以今天要再和唐少俠賭一次。」

小唐道：「皇上既然有此善意，捐款重建善堂也就是了，又何必再賭？只怕有礙皇上清聽。」

皇上笑道：「朕自幼好此道，但素來絕對不會去賭，爲天下蒼生謀福而賭，又有何不可？」

小唐道：「小民遵命！」

皇上道：「只不過，這一次賭的對手就不是朕本人了！因爲這次朕決以二千萬兩作賭注，不論贏輸，都照付作武林善堂的基金，以完成朕的心願……」

小唐道：「多謝皇上，但不知對手是甚麼人？」

「當然，這一次不同些，上一次的趙婕，根本不成，所以朕找了另一位，足以與小俠分庭抗禮的……」

連擊三掌，屏風後走出一個禿頂老頭來。

小唐一震，居然是教他賭術的石

大元。

這可眞是夠份量的對手了吧？

石大元當初說：看他是塊賭博的奇材，才傾囊相授的。

據說他是一點也未留，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石大元爲甚麼會在皇上身邊？而且代皇上出賭呢？

由此可見，他與皇上之間絕非泛泛初交了。

他們過去是忘年之交，所以小唐叫他石老，石大元叫他小唐，此刻小唐招呼着：「石老，你怎麼會在此出現？」

石大元笑道：「這不是多此一問？你小唐又怎會在此出現？」

小唐道：「說的也是……」

石大元看了慕容雪琴一眼，道：「這位女士是……」

小唐道：「這正是大名鼎鼎的慕容雪琴女俠。」

「久仰！」輕描淡寫，這對慕容雪琴自是一種輕視。

其實感到不安的是小唐。

任何人輕視雪琴姐，他都感同身受。所以他投向她一個安慰的眼神，好像在說：「大姐，此人不拘小節，別見怪。」

慕容雪琴笑笑，似乎未放在心上。

另外還有大袁和胡蟬，皇上和鄺、石等人也沒有多加注意，只有李湘，皇上頗爲注目。

是不是由於李湘年輕美貌，或者她是司馬天的女兒之故？

席後收拾了桌子，擺上了賭具。

與賭之人有四，爲：皇上、小唐、石大元和鄺雄飛。皇上道：「唐小俠要賭甚麼？你是客……」

小唐道：「就由石老決定吧！」

石大元道：「當初我雖傳你賭技，但一手也沒有留，所以你小唐絕不比我低，甚至年輕人反應好，眼明手快，絕對不會比我差的……」

小唐道：「石老是抬舉我，你是數十年的老經驗，我還不到三年，有所謂薑是老的辣，應該沒錯。」

石大元道：「小唐，動嘴皮子我都不如你。」

「不敢當，石老，在賭桌上光動嘴皮子是不成的。」

「小唐，賭甚麼由你選。」

小唐道：「先賭骰子如何？反正今夜至少要賭三種以上的賭具，一定可以盡興是不是？」

「好好，和小唐賭，一大快事也……」

骰子拿來，石大元要求兩人互相搜身。

這是提防身上藏有假骰子或假牌之故。

現在，桌子正中央擺了一個大海碗，石大元把碗推到小唐面前，讓他檢查碗以及碗中的三枚骰子。

賭三枚以上的骰子，和賭四扇牌九差不多，擲法需更多的技巧。

小唐看過碗及骰子，都沒有毛病。

他們都是正牌「郎中」，比「花惑」高一級。所謂「花惑」，就是技術比郎中低一級的賭場混混。

他們的技術不正統，不像「郎中」要拜師，按步就班，循序而進學來的，但一般人就是遇上「花惑」也要倒楣。

小唐又把碗推了回去，道：「石老，請下注。」

石大元推出五萬兩，皇上十萬，小唐兩萬，鄺雄飛是一萬兩，由石大元作莊，他捋起衣袖。

這一手很高明，把袖捋到肘部以上，很難弄鬼。

這也正是表示要憑眞工夫了。

骰子未灌鉛，又把衣袖捋上，沒有眞工夫怎成？

所謂「眞工夫」，是不是根本不玩手法？

那當然不是，這其間的奧妙是很難說明的，眞工夫和花梢只是層次及難度而言，只要是「郎中」，都不能一本正經靠運氣的。

小吉子站在門內一旁，和小唐交換了一個眼色。

小吉子的眼色有些變化，只可惜小唐一時還弄不清他要表達的意思。

另外，「天山雙劍」莊氏兄弟及「一見生財」商一鳴在前門及後窗處戒備，院中自然還有大內的侍衛。

看來一切正常，但小吉子的表情並不尋常。

因而小唐向慕容雪琴望去，兩人的目光相接之後，小唐把她的目光引到小吉子身上，然後再以目光把小吉子引給她，要他們以目光溝通。

小吉子懂了小唐的意思，小唐要賭，一心不可二用。

石大元站起來抓起的骰子，骰子一撒手，轉了一會，是六點，再擲是七點，最後是九點。

皇上擲了八點，鄺雄飛也是九點。

小唐是「豹子」，可惜他只押了二萬兩。

石大元神色自若，面不改色，這次他下了十萬兩的注，皇上二十萬，鄺雄飛五萬，小唐也押了十萬。

石大元擲到第三次時，最高六點，最後把骰子放在嘴邊呵了幾次，擲了出去，竟是「豹子」。

皇上道：「石大俠果然了得！」

小唐道：「了得是了得，但也不算眞功夫！」

石大元道：「小唐，就讓我看看你的青出於藍的絕活如何？」

小唐捏起一枚骰子道：「石老，這一枚不是原有的，原先那枚你已吞下胃中，這是由你胃中吐出的另一枚——」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方瑟和歐陽玉離開水神廟跟踪坐馬車的綠衣少女，却遇到天一道長和圓慧禪師要報師兄被害之仇，直指是方瑟殺害的，他解釋無結果，只有一走避之。來到石家祠堂見到五具死屍，一白衣怪人似是通天敎的人，檢視堂主王超和敎徒的死因，証實是太上幫的人殺害。跟着又來了銀衫公子和他的老僕發現方瑟偷窺，方瑟只好和他們拚鬥，無意中又發現石室秘密……



紫電青霜

新派武俠長篇

張林・文
可飛・圖

奪棺各有用意　揮劍志在救人

這是一名身材魁偉的年輕人，一張黑臉，兩道濃眉，雙目如同火炬一般，他一見二人抬眼向他打量，頓時露齒笑道：「兩位，不認識兄弟麼?」

二人眼見他滿臉嘲弄的意味，不禁由驚轉怒，大喝一聲：「誰認識你這種無名小卒!」

喝聲未畢，掌勢同時揚起，對準站立棺蓋上的那一雙小腿砍去。

這兩人此刻全是含忿出手，若容掌招落實，黑面濃眉的年輕人腿骨非得折斷不可。

但是，正當這千鈞一髮的關頭，突聞一聲怒叱：「來得好!」

就在這沉雷般的怒叱聲中，雙腿猛地一晃，已經閃電般踢向二人肩頭。

只聽哎呀兩聲痛叫，方姓大漢與那姓曹的矮子，頓時身形後仰，噗咚噗咚地相繼摔下車來。

黑面濃眉的年輕人一蹴中的，身形依舊卓立在棺蓋上，目注俯伏車轅下的方姓大漢和那姓曹的矮子，不禁大笑道：「哈哈，朋友，你們兩位這麼客氣，叫我這無名小卒怎生消受?快請起來，快請起來!」

方姓大漢與那姓曹的矮子想是受傷不輕，蹲在地上只是連聲地哎喲，那裡能夠爬起來!

那黑面濃眉的年輕人，見狀又是一串大笑道：「哈哈，好朋友，是不是你們對這滿棺的金銀珠寶已經不感興趣了?好吧，既然如此，那就恕我這無名小卒不再和你們客氣了!」

話音方畢，人已由棺蓋上騰身而起，雙肩一斂，翩然落向車轅。

別看這年輕人身材魁偉，但動作却輕巧如燕，美妙極了，他身落車轅之上，立即伸手抓起了韁轡……

不用說，他打算連馬車一起趕走!

果然，韁轡入手，只見他輕輕地一抖……

但，沒想到馬剛起步，突聞耳畔傳來一聲春雷似的暴笑：「哈哈哈，姓雲的，你這樣一口獨吞，不嫌太貪心了麼?」

笑聲中颼颼連响，兩片寒光，閃電飛來。

這是兩把鋼刀，刀過處，車轅戛然而斷……

在這種情形下，馬車非翻觔斗不可。

但，這姓雲的年輕人臨危不亂，只聽他大喝一聲：「停!」

縱身反臂，一推一托……

就在這電光石火的一刹那間，非但把車子穩住，就連車上的那口棺木，居然也沒有移動分毫，只不過車前雙馬，此時驟失駕御，竟然拖着折斷的車轅，一個勁地朝向峽口馳去。

這是甚麼人下的手?簡直可惡透

姓雲的年輕人站立車前，黑臉上

滿佈怒色，雙目炯炯地向左前方一瞥，頓時濃眉上揚道：「甚麼人，還不給我滾出來!」

左前方是一叢野草，此時驀地一分，立即走出一個人來。

這人五短身材，虬筋栗肉地顯得異常碩壯，只見他身形一定，立即兩手叉腰沉聲笑道：「姓雲的，你要是眞不認識我，我就自己介紹一下好了，我姓谷……」

話剛至此，姓雲的年輕人突然一震，情不自禁地連忙接口道：「你是谷虎?」

剛來這五短身材的壯漢，看年紀和那姓雲的差不多，大約也就是二十六七，只見他聞言之後，又是一聲沉笑道：「嘿嘿，既然雲兄能夠認得出我，看來這事情就好談了!」

姓雲的一怔道：「你想談什麼?」

谷虎一聽，更加大笑道：「哈哈，雲兄，大家全都是明白人，你又何必要故作胡塗呢，兄弟想要和你談的，當然就是車上之東西!」

姓雲的猛然一怔道：「車上的東西?你是說……」

谷虎像是早已胸有成算似地，不待話落，便已接口道：「雲兄，這滿滿一棺材的金銀珠寶，你一個人什麼時候花費得完，讓兄弟給你代勞不是很好麼?」

姓雲的臉色一變道：「谷虎，你懂不懂江湖上的規矩?」

谷虎笑道：「略知一二!」

姓雲的道：「那你總該明白『先來後到』的意思吧?」

谷虎笑道：「雲兄可也別忘了『見者有份』這句話!」

姓雲的臉色一沉道：「如此說來，你是非要逼我答應不可了?」

谷虎道：「兄弟誠意相商，雲兄這『逼』字說得太嚴重了!」

「如果我不肯答應呢?」

「如果雲兄一定不肯答應，說不得兄弟只好放手一搏了!」

話音一落，叉在腰間的兩手，立即飛快地揚起。

姓雲的看得濃眉一揚道：「嘿嘿，谷虎，你除了知道我姓雲之外，其他還知道些什麼?」

谷虎道：「深山有猛虎，大海出蛟龍，難道雲兄不就是傳聞中的那位大海蛟龍麼?」

原來新近江湖崛起了三位年輕怪傑，眼前的谷虎雲龍，全都是其中有名的人物。雲龍一聽，不由大怒道：「谷虎，既然你已經知道我雲某是誰，還要放手一搏，那是說你自忖有必勝的把握了?」

話音落處，雙掌也已緩緩提起。

谷虎笑道：「雲龍、谷虎，並駕齊驅，兄弟怎敢這般狂妄?不過……」

「不過怎樣?」

「不過兄弟雖然沒有必勝的把握，但却情願與雲兄賭個東道!」

「如何賭法?」

「稍待動手之後，倘若承讓倖勝，則棺中寶物小弟與雲兄各得半數!」

雲龍濃眉一揚道：「若是不幸你敗了呢?」

谷虎笑道：「若是小弟不幸落敗，則棺中之物仍然悉歸雲兄獨享!」

雲龍一聽，不禁揚聲冷笑道：「嘿嘿，谷兄好優厚的條件!」

谷虎道：「怎麼，雲兄不贊成?」

雲龍道：「贊成，不過我想把條件改一改!」

谷虎道：「怎樣改法?」

雲龍道：「待會動手，除以棺中寶物作為東道之外，還得另外加上一件!」

「一件什麼?」

「人!」

「誰?」

「你!我!」

谷虎神情一動道：「你是說……」

雲龍神情肅然道：「我是說勝者為主，敗者為奴!」

「這個……」

「嘿嘿，這個怎樣，你不敢了?」

谷虎似乎被他這句話激怒，當即雙目一瞪，大聲答道：「誰說我不敢，就照你的意思辦好了!」

「丈夫一言!」

「快馬一鞭!」

「請!」

「請!」

話聲落處，人影晃動……

谷虎搶制機先，左掌一抖，直取雲龍的面門，右掌平置胸前，乍看似是採的守勢，但等身形接近之後，突然併指如刀，及時劈了過去。

一招兩式，快逾閃電，所取的部位，全是敵人要害。

像這樣淩厲的招式，差一點的武林人物，恐怕一合都難支撐得下。

可是，谷虎雖然凶猛，雲龍更自不凡。

就在谷虎招臨切近的瞬間，雲龍突然引吭長嘯，身形驀地拔起。

人在半空之中，雙足連環踢出，快若星火一般，分取谷虎的雙目及咽喉。

這一招既怪且辣，較之谷虎先前的出手，顯得更狠三分。

在場的幾名武林人物，包括方姓大漢與那姓曹的矮子，一個個都看得目瞪口呆。

不過，谷虎身列三大年輕怪傑之一，當然也有其不凡之處，只聽他高呼一聲：「來得好!」

撤招圈腿，颼地一聲，如同星丸跳擲一般，一下子向後倒躍八步。

怪不得他能躋身三大年輕怪傑之一，單憑這輕身工夫，就已經不是一般武林高手所能望其項背的了!

可是，他退得雖快，雲龍追得可也不慢，只聽他大喝一聲：「那裡走!」

雙肩一抖，半空中身形突然掉轉，竟趁谷虎立足未穩之際，一式龍行九天，頭下腳上快如電射般撲了下來。

谷虎心頭一動，雲龍的掌風已自罩體而下。

這時不論谷虎如何閃躲，看樣子都難逃出雲龍掌風的範圍。

好谷虎，在此危機一髮之際，竟然當機立斷，不閃不避，反而挺身迎了上去。

此舉大大地出人意料。

雲龍剛覺一怔，兩招已自接實。

本來雲龍居高臨下，佔有絕對的優勢，可惜經此一來，優勢立即消去三分。

只聽轟然一聲，勁風激蕩中雙方各退數步。

這一招硬拚的結果，居然是半斤八兩，誰也沒有佔到便宜。

穩住身形後，雙方迅速地互視一眼。

就在這一瞬間，他們的臉色全已變得異常地愼重，似乎雙方都覺察到，現在遇上了平生罕見的勁敵。

「鏘」！

谷虎搶先亮出了兵刃；這是一柄鐵臂金鈎老虎爪。

「刷」！

雲龍也不待慢，緊跟着抖出一條蛟筋銀絲虬龍棒。

老虎爪極爲顯眼，道道地地是一件武林罕見的獨門兵刃。

虬龍棒外表看來較爲平常，但事實上雲龍手中的這根虬龍棒，乃是蛟筋銀絲所製，軟中帶硬，硬裡夾軟，其奇罕珍貴處，較之谷虎的那柄老虎爪毫不遜色！

在衆人愕然瞪視下，雙方各自舉起了兵刃。

經過了一陣遲疑，終於相互欺進。

表情嚴肅，一言不發，速度緩慢得大有舉步千斤之勢。

緊張的空氣感染了現場每一個人，大家的心情全像是扯緊了的弓弦，注意力整個集中在場內兩人的身上，對於其他的一切，暫時全部都拋諸腦後了！

就在這劍拔弩張，一觸即發的緊要關頭，突然，遠處傳來一聲高呼道：「兩位且慢動手！」

話聲中人影電射而來。

這是個枯瘦矮小的年輕人，神態頗爲滑稽。

不過此人雖然生得矮小，但却穿着一襲又寬又大的長袍，奔馳間長袍迎風鼓動，就像是凌空展翅的巨鳥一般。

雲龍、谷虎見狀各自一怔道：「你是誰？」

那枯瘦矮小的黑衣人，聞言哈哈大笑道：「深山有猛虎，大海出蛟龍，龍虎雖凶猛，金鵰更難纏，哈哈哈，你們這一龍一虎，難道都沒想到來的是我老鵰麼？」

他一面說，一面笑，聲音洪亮如雷，若不是親眼看見，誰也不信像這樣矮小的人，會有那樣高的嗓門！

雲龍、谷虎彷彿一愣道：「你是金鵰？」

枯瘦矮小的黑衣人又是一串大笑道：「哈哈，不錯，你們能夠知道我的名字，我老鵰今日縱然空手而回，也算是不虛此行了！」

聽他的口氣，似乎言中有物。

谷虎心頭一動，忙道：「金兄遠處東南，今日因何而來？」

金鵰聞言大笑道：「哈哈，谷兄，你又何必明知故問呢！我老鵰千里奔波，目的還不也是爲了車上的那口棺材麼？」

雲龍、谷虎、金鵰，這近日轟傳江湖的三位年輕怪傑，今日裡先後相聚風箱峽口，居然全是爲了一口棺材！

雲龍一聽，不由一楞道：「什麼？你也是……」

金鵰不待話落，狂笑接口道：「哈哈，雲兄，你是不是仍想獨佔？」

未等雲龍答話，谷虎已經搶着接口道：「這還用說麼？如果金兄不見外的話……」

金鵰道：「怎樣？」

谷虎笑道：「小弟倒願意與金兄合作！」

雲龍一聽大驚。他與谷虎勢均力敵，金鵰現在以第三者身份出現，顯然已是左右大局的人物。換句話說，只要金鵰答應與谷虎合作，自己今天就是敗定了！

就在他心中暗暗焦急之際，金鵰已自接口道：「條件如何？」

谷虎道：「東西到手，對半均分！」

情勢所趨，雲龍不能堅持己見了！聞言急道：「且慢！」

金鵰道：「雲兄有什麼高見？」

雲龍道：「金兄若是與我合作的話，在下願意四六折帳！」

谷虎毫不相讓道：「我願意三七！」

雲龍一聽，正待把標準再行降低，想不到剛一遲疑，金鵰已自大搖其頭道：「抱歉，抱歉，兩兄弟條件雖然不薄，但却與我的理想相差太遠了。」

谷虎一楞道：「金兄，你總不能要求二八分賬吧！」

金鵰笑道：「谷兄，老實告訴你，縱然是么九我也不會答應！」

雲龍濃眉一揚。

谷虎更是沉不住氣道：「金鵰，你這話是怎麼說？」

金鵰道：「我的意思是說，這口棺材除非我老鵰不想要……」

雲龍道：「如果想要呢？」

金鵰輕哼一聲，說道：「如果想要的話，那就必須全部歸我所有，兩位縱想分個一絲一毫，那也是棉花店掛弓！」

谷虎一愕道：「什麼，棉花店掛弓是什麼意思？」

金鵰將頭一昂，答道：「棉花店掛弓的意思，就是免談（彈）！」

谷虎臉色一變，陡地轉向雲龍道：「嘿嘿，雲兄，我可眞沒想到，江湖上還有這樣不知進退的人！」

看情形，他已經發覺到這隻金鵰，果眞難纏了！

事實上雲龍亦有同感，聞言笑道：「谷兄準備如何打算？」

反應來了，打蛇隨棍上，谷虎當然不肯錯過機會，忙道：「雲兄，假如你不反對的話，咱們就先來一場龍虎獵金鵰如何？」

雲龍道：「悉憑谷兄卓裁，小弟沒有意見！」

話音一落，兩人已自朝金鵰欺進。

金鵰見狀一面後退，一面雙手亂搖道：「喂，慢來，慢來，我老鵰可不想和你們兩人動武！」

谷虎冷笑道：「嘿嘿，金兄，若是你眞不願動武的話，那麼聽我艮言相勸……」

金鵰道：「怎樣？」

谷虎聲音一沉道：「趁早給我滾開！」

話音落處，鐵臂金鈎老虎爪猛地一搖，頓時掀起一陣寒風。

金鵰聞言眉頭一皺道：「這怎麼成？」

雲龍插口道：「有什麼不成？」

金鵰道：「我是專程爲了那口棺材來的，現在要是被你們一嚇，就這樣空着兩手跑回去了，日後傳出江湖，豈不令人恥笑！」

他說時一本正經，加上那副滑稽的面容，一時竟叫人有點眞假難辨。

雲龍略一猶疑，谷虎已經搶先開口道：「嘿嘿，金兄說得不錯，但若不想讓人恥笑，那就請你準備動手吧，除此而外，我看是別無良策了！」

話音落處，鐵臂金鈎老虎爪再次高高舉起。

看樣子他這次除非不出手，要是一旦出手，恐怕就絕不會像先前那樣輕描淡寫了！

但，就在他鐵臂金鈎老虎爪剛剛舉起瞬間，金鵰又已一迭連聲地叫道：「啊，不，不，谷兄，辦法多的是，你可千萬別動手動脚地傷了和氣！」

瞧他那副畏首畏尾的樣子，簡直連一點骨氣都沒有，那還像傳聞中難纏的金鵰！

谷虎看得眉頭一皺！

雲龍也是滿懷疑雲道：「谷兄，既然如此，那你就耐着性子聽聽如何？」

谷虎略一遲疑，笑道：「金兄，你聽到了沒有，有什麼高見就請發表吧！」

金鵰一聽，連連陪笑道：「那裡，那裡，其實這也不是什麼高見，你們聽着；比方說，現在你我都想得到車上的那口棺材，但若爲此動武，勢必傷了彼此的和氣，因此我想……」

谷虎不耐道：「金兄，時間寶貴，你想怎樣最好直截了當的說！」

此時的金鵰眞像軟弱的儒夫一樣，聞言忙道：「是，是，直截了當的說，我想……我想……我想我們最好是用猜獎。」

雲龍、谷虎同時一怔道：「什麼？猜獎？」

瞧他們一臉驚愕的樣子，似乎在懷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了毛病。

可是，金鵰就像沒有看到他們的表情似的，淡然一笑道：「是啊，猜獎，這辦法再好不過了，我們來猜猜看，那口棺材裡到底裝的什麼？誰猜到就是誰的！」

谷虎冷笑道：「嘿，不錯，的確是好辦法，只是我得請教金兄，這該由誰來先猜？」

棺中裝的全是金銀珠寶，誰不知道？誰先猜誰佔便宜。

可是，金鵰像是沒有想到了這一點，聞言竟然毫不思索道：「你們，你們先猜！」

谷虎一愕道：「我們？」

金鵰道：「是啊，這有什麼不對？」

他該不是準備照胡蘆畫瓢吧？

谷虎心中一動，笑道：「不錯，這沒有什麼不對，不過我可得補充一點！」

「那一點？」

「我們猜過的你可不許再猜！」

金鵰哈哈大道：「這個你請放心了，你們怎麼猜我不管，不過我老鵰絕對不依樣畫葫蘆！」

谷虎用目一掃雲龍道：「雲兄……」

雲龍不待話落，連忙笑道：「小弟請谷兄全權代理了！」

谷虎轉向金鵰道：「金兄……」

金鵰道：「我已經說過了，你們怎麼猜我都不管，假如你已經想好的話，那就請吧！」

谷虎雙眉一揚道：「好，你聽着，我猜這棺材裡裝的全是金銀珠寶！」

金鵰抬眼一笑道：「雲兄同意麼？」

雲龍道：「我不早說過了麼？小弟請谷兄全權代理！」

金鵰似乎不太放心地道：「那麼雲兄是同意了？」

雲龍道：「當然！」

谷虎道：「金兄，現在輪到你了，你想好了沒有？」

金鵰笑道：「想好了，早就想好了！」

谷虎道：「那麼你說棺中裝的什麼？」

金鵰面色一正道：「我說棺中裝的乃是一名斷腿折臂的老人！」

雲龍、谷虎大吃一驚。

但最吃驚的還是躲在峽口峭壁間偷聽的方瑟！

斷腿折臂的老人是誰？難道是指的谷底亡魂麼？

他心中之念方起，突然，耳畔傳來一陣間歇的鈴聲，這鈴聲忽高忽低，忽起忽落，方瑟心中一動，陡地想起一個人來……

這時候鈴聲愈來愈响，顯然，在峽口的雲龍、谷虎、金鵬也全聽到了。

他們默然相視，臉上充滿了驚愕的神色。

頓時，靜寂的空氣裡，發散出一陣莫名的恐怖！

終於，雲龍打破了沉寂道：「是他？」

他話聲甚輕，像是在自言自語，又像是詢問谷虎與金鵬。

谷虎望了雲龍一眼，又轉過頭來看金鵬，然後將頭一點，接口道：「不錯，的確是他！」

看樣子，金鵬也知道，兩人所說的「他」是誰，當下臉色一正道：「兩位打算如何？」

谷虎用目一瞟雲龍道：「雲兄的意思……」

話到中途，故意一頓。

雲龍猶疑了一下，轉向金鵬道：「金兄以爲呢？」

金鵬嘻嘻一笑道：「我以爲他距離尚遠，兩位要是想逃的話，現在還來得及！」

雲龍、谷虎臉色同時一變道：「胡說，兄弟豈是那種人！」

金鵬似是有意相激，聞言又是一笑道：「嘿嘿，不錯，兩位的確不像那種人！」

話聲一歇，續道：「不過我想請教，你們兩位自忖，那一個是他的敵手？」

雲龍、谷虎聞言臉色又是一變。

但，沒等他們開口，金鵬已經自行接下去道：「嘿嘿，如果不嫌我老鵬直言的話，雲兄，谷兄，你們兩個誰也不是他的敵手！」

谷虎微怒道：「那麼你是？」

金鵬雙眉一揚道：「當然……」

話說得理直氣壯，谷虎正待出言反駁，却不料就在這時，金鵬却緩緩地接上一句道：「我也不是！」

雲龍冷笑道：「既然金兄也不是他的敵手，還說什麼？」

金鵬道：「雲兄，你可別忘了，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假如我們三個人……」

谷虎心中一動，連忙接口道：「金兄，你是想請我與雲兄幫忙？」

谷虎這樣說，無疑的是想抬身價。

可是，金鵬聽後竟然雙眉一揚，連道：「啊，不，不！谷兄弄錯了，我老鵬是打算幫你與雲兄的忙啊！」

雲龍、谷虎聽得一楞。

但就在這個時候，那起落的鈴聲已到了一百丈之內，金鵬舉目一掃，突然神色大變，道：「糟糕，看樣子我老鵬也弄錯了，他竟不是一個人來的，快，我們先躲一躲！」

話音一落，身形疾晃，快逾鷹隼般飛上一株蒼松。

這風箱峽口，雜樹荒草，亂石如林，藏身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雲龍、谷虎略一猶疑，便也分別掩起了身形。

倒霉的是那假扮孝子與趕車的傢伙，一見三人離去，竟然不問情由，立即率同四名扛工，直向那輛斷了車轅的馬車圍了過去。

方姓大漢與那位曹姓的矮子，想必也是死星照命，雖然傷得不輕，貪心仍然未斂，見狀雙雙把肩一晃，反而後發先至地搶在那孝子的前面。

就在他們爭先恐後之際，突然間，輕脆的鈴聲驀地一頓，緊接着便聞一串森冷的厲笑道：「嘿嘿嘿，老八，老九，你們看到了沒有，我們來得正是時候！」

笑聲僵冷如冰，令人不寒而慄。

衆人猛一回頭，目光觸處，只見風箱峽內緩步走出四個人來。

靠左一人，肥頭大耳，紫面錦袍。

右邊兩個，青衣竹笠，面色陰沉。

不過這三人都還不怎樣，最叫人觸目驚心地却是當中一名瘦高老者。

這老者瘦得像一根竹竿，竹竿上套着一件粗蔴衣布的長衫，長衫前胸掛着一串銅鈴。

他那一張臉，白慘慘地，除去皮和骨頭外，似乎根本就沒有肉，吊梢眉搭於在眼角上，眼中陰沉沉的寒芒，像是閃動的鬼火。

這一副長相打扮，除了九大凶人中的毒殭屍軒轅窮外，江湖中那裡還能找出第二人來！

不錯，他正是毒殭屍軒轅窮，紫面錦袍的老者是鬼斧神鞭秦鵬飛，青衣竹笠的大漢是漠北雙凶賀氏兄弟！

在江湖上混的朋友，對於九大凶人雖然不見得全都看過，但却任何人全都聽過，對他們的殘忍毒辣，有誰不聞名色變？

扛工、孝子、趕車的，甚至方姓大漢與姓曹的矮子，一眼看到了毒殭屍軒轅窮，不須有人介紹，已經猜到了他的身份，當下心神一凜，情不自禁地各自驚呼一聲：「哎呀！」

凶神駕到，惡煞蒞臨，一個個膽落魂飛，拔腿就走。

照說衆人跑了也就算了，假如眞個如此，九大凶人也就枉負凶名了！

毒殭屍目視駭極狂奔的人羣，冰冷僵硬的臉上驀地擠出一絲殘笑道：「嘿嘿，老八，你們看到了沒有，把這幾個兔崽子統統給我留下！」

漠北雙凶應聲笑道：「是，小弟遵命！」

四掌一揚，八支奪魂神釘呼嘯而出。

那八個人去勢雖疾，但他們怎能跑得過奪魂神釘，因此剛剛奔出十丈左右，便在慘叫聲中紛紛倒了下來。

這霸道絕倫的奪魂神釘，可不像一般的暗器，一旦打中人體，釘上的傘形溝紋立即彈開，馬上就是碗口大的一個血窟窿。

生龍活虎般的八個人，刹那間死得一個不剩。

這樣殘忍的手段，非但雲龍、谷虎、金鵬看得悚然心動，就連方瑟也不禁爲之變色。

可是，毒殭屍軒轅窮眼見八個人死於非命，反而望着賀氏兄弟連聲厲笑道：「嘿嘿嘿，老八，你們在這奪魂神釘上的造詣，現在可眞是爐火純青了！」

賀氏兄弟忙道：「嘿嘿，雕蟲小技，那裡比得五哥的白骨爪與殭屍功！」

毒殭屍聞言大爲得意，只見他嘴角牽動，鴨叫似的乾笑了兩聲，然後轉向秦鵬飛道：「老九，現在我要看看你的！」

秦鵬飛連忙應道：「敬請五哥吩咐！」

毒殭屍拾起鳥爪似的手掌一指，說道：「你代我把棺蓋打開！」

秦鵬飛道：「是！」

他一面口中應聲，一面已經亮出了那根仗以成名的神鞭。

長鞭入手，精神陡漲三分，只聽他大喝一聲：「開！」

刷！鞭如靈蛇飛舞，鞭梢纏在棺蓋上，手腕輕輕地一抖……

「卡嚓」，砰！

長鞭收轉時，棺材蓋已經飛出數丈開外。

毒殭屍又一聲乾笑道：「嘿嘿，老九，你可眞不愧神鞭之名！」

秦鵬飛大爲得意道：「多謝五哥誇獎！」

毒殭屍冰冷的臉上重又露出一抹陰陽怪氣，厲笑道：「嘿嘿，好吧，老九，今番若能找出武庫的藏珍，我一定不會忘記你那一份！」

「武庫」二字出口，除了金鵬外，暗中偷看的幾個人全都爲之一怔。

就在他們驚怔之中，徒聞銅鈴響亮，毒殭屍軒轅窮一縱數丈，已經到了那輛斷轅馬車的旁邊。

他身材甚高，用不着登車，只稍一低頭，就可以看到棺材裡的情形。

但是令人驚異的是他低頭一瞄，頓時神色立變道：「咦！」

由這一聲咦來看，顯然，棺材裡的情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賀氏兄弟見狀一怔，急道：「五哥，怎麼了？」

毒殭屍面無表情道：「你們自己來看！」

事實上沒等他吩咐，漠北雙凶已經開始了行動，他話音方落，雙凶便也緊隨其後欺近那輛馬車。

兩人急忙探首向棺中一瞄，頓時神色大怔，不約而同地陡然轉過臉來，朝向鬼斧神鞭秦鵬飛道：「老九，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你還不過來瞧瞧！」

秦鵬飛急行兩步，飛身躍上了馬車……

可是，他也只不過低頭一瞥，便即神色驟變道：「奇怪！奇怪！難道……」

他話音未畢，突聞毒殭屍扭臉大喝道：「什麼人？」

原來金鵬棲身蒼松之上，繁枝密葉整個掩蔽了他的身形，但遺憾的是同時也擋住了他的視線。

棺蓋揭開之後，他就恨不得探出頭來瞧瞧，看那棺材裡裝的到底是不是和自己所料相同。

不過他也知道毒殭屍的厲害，因此只好勉强按捺住衝動的情緒。

可是後來，毒殭屍等人連續傳來驚愕的聲音，他滿腔的好奇，再也忍耐不住了……

於是，他悄悄地用手去分撥枝葉……

金鵬雖然十二萬分的小心，但仍然瞞不住毒殭屍軒轅窮的耳朵，枝葉尚未撥開，已經被其發覺。

耳聞這一聲斷喝，金鵬知道再也瞞不下去了，當下一橫心，索性揚聲大笑道：「哈哈，軒轅老怪，你是問少爺麼？告訴你，少爺姓金名鵬！」

就在這一串震耳大笑中，已如飛鳥般長身而下。

九大凶人橫行武林，除了般若神僧外，平生怕過誰來？金鵬這樣簡直是太歲頭上動土！

身在半空，陡聞賀子龍大喝一聲：「小輩，你找死了！」

手腕一揚，奪魂神釘呼嘯而出。

他這一次含怒出手，神釘快逾飛星。金鵬雖然功力不弱，但若被這霸道絕倫的奪魂神釘打中，一樣是有死無活。

可是，金鵬到底是金鵬，功力之高，絕不能與一般江湖人物相提並論。

眼看奪魂神釘一閃即至，突聞他哈哈長笑，那襲寬大的黑袍頓時臨風鼓翼，如同巨鳥的兩隻翅膀，啪啪啦啦一陣抖動，身形憑空陡昇尺餘。

奪魂神釘快如一道閃電，由身下急速掠過。

漠北雙凶一向自負，滿以爲神釘百發百中，想不到今天碰到了初露頭角的金鵬，居然失了手。

雙凶一怔。

金鵬就勢飄落地面，雙足一定，嘻嘻直笑道：「姓賀的，你還有多少破銅爛鐵，一起抖出來吧！」

漠北雙凶大怒……

可是，還沒等他們答話，鬼斧神

鞭秦鵬飛却已搶先開了口：「金小輩，我看你是眞的活夠了，好吧，我秦老九來成全你！」

一上步，長鞭刷地一聲抖出，如同怪蟒般指向金鵬的面門，鞭尚未到，絲絲勁氣已由鞭梢上透了過來。

秦鵬飛雖然是九大凶人最末的一個，但功力仍然不同等閑，尤其是他在這條鞭上的造詣，可以說是江湖中首屈一指。

金鵬不敢怠慢，大喝聲中，連拍三掌，兩肩就勢一旋。

金鵬的掌勢雖說不上怎麼雄渾，但其身法確十足驚人，就那麼輕輕地一閃，已如鬼魅般避開了秦鵬飛又狠又辣的一鞭。

不過，秦鵬飛可也不簡單，一鞭落空，二鞭又起，只見他雙掌齊發，呼呼喝喝，如同狂風暴雨一般，轉眼連攻三鞭兩斧。

但，儘管他鞭辣斧利，可是金鵬在鞭風斧影穿梭騰挪，雖然驚險萬分，却偏偏就是差那麼一絲碰不着他。

秦鵬飛五招使完，金鵬依然無恙。

這一來，在場的九大凶人，無不爲之動容，賀子虎顯然已經沉不住氣道：「軒轅五哥，你看見了沒有，這小子……」

毒殭屍軒轅窮怎會看不見，只見他兩條吊梢眉一挑，說道：「哼，這小輩留不得，賀老二，你助老九一臂收拾他，愈快愈好。」

賀子虎巴不得這一句話，聞言輕應一聲：「遵命！」

雙掌一揚，立即欺身而上。

金鵬力敵秦鵬飛，已經感到不太輕鬆，現在眼見賀子虎下場，知道一動上了手，自已準討不了好。

他乃是極端刁鑽的人，那會吃這種虧，當下目光向左側大石後一瞄，揚聲大笑道：「哈哈，雲兄，谷兄，老鵬鬥大鵬，現在人家龍虎登場，這可是你們的事了！」

雲龍、谷虎本意是不打算出來的，可是現在經他一說，要想不出來可不成了，因爲毒殭屍與漠北雙凶的三對眼睛，此時已隨着金鵬的目光轉了過來。

與其等人家趕自已出來，倒不如趁早自動走出來了！

如此一想，再不遲疑，雲龍雙肩一晃，首先由大石後長身而出，緊跟着谷虎也在一蓬野草中站了起來！

毒殭屍萬萬沒有料到，近在咫尺處居然藏着兩個人！

也不知他到底是驚還是怒，就在二人現身而出的時候，他那張冰冷僵硬的臉皮不由一變道：「小輩，你們到底都是什麼人？」

雲龍與谷虎正待開口，可是他們的嘴唇剛剛一動，金鵬却已搶了先，只見他眉飛色舞地笑道：「哈哈，軒轅老怪，你這樣一問，可就顯出孤陋寡聞了！」

毒殭屍剛待發作，他却已自動接口道：「不過事實如此，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好吧，現在就由我來替你介紹一下！」

說時用手向二人分別地一指，續道：「這個是雲龍，那個是谷虎，他們二人和我金鵬，就是儘人皆知的……」

毒殭屍道：「衆人皆知的什麼？」

金鵬道：「衆人皆知的江湖三傑啊！」

他信口胡謅，偏又裝得一本正經，眞有點叫人弄不清他的虛實。

不過，那身爲當事人的雲龍、谷虎，全都心裡有數，聽完不禁笑出聲來。

這一笑可露了馬腳，賀子龍大喝一聲：「小輩，不管是什麼東西，反正今天你們都死定了！」

欺身上步，單掌倏揚。

就在這頃刻間，他那隻揚起的手掌已經變作一片金黃，顯然，他已經看出這三個年輕人功力弱，因此一出手就用上了平生賴以成名的金沙掌！

金鵬向雲龍忸怩一笑道：「雲兄，這傢伙是你的，請吧！」

雲龍知道，今天想閑着是不可能的了，因此沒等話落，人已大步迎了上去。

賀子龍狂笑一聲，金沙掌挾帶颯颯狂飆，兜頭劈下。

雲龍吐氣開聲，掌聚十成眞力，猛地迎了上去。

轟然相接……

雲龍拿樁不穩，蹬地倒退一步。

不過，賀子龍却也雙肩連連搖晃。

二龍相遇，雖然相形之下雲龍在掌力上較差一籌，但畢竟差得有限，因此雲龍非但不覺慌張，反而心神大定道：「嘿嘿，姓賀的，原來你這名動江湖的凶人，也就只有這點功架，小心了，你也接我幾招！」

話音未落，已把蛟筋銀絲虬龍棒取到手中，反腕一震，呼地攻了過去。

賀子龍自負金沙掌無堅不摧，見狀冷笑一聲，揮掌便接。

他可沒有想到，眼前這傢伙硬中帶軟與衆不同，掌觸處只聽拍地一聲，棒梢陡轉，閃電般向他手肘碰來。

事出意外，賀子龍大吃一驚，脚下連退八步。

雖然僥倖避過了一招，但慌亂中竟把那輛斷轅馬車撞個四輪朝天，車上的棺材立即翻落地面。

雲龍、谷虎，全以爲棺中裝的是金銀珠寶，金鵬認定是一名斷腿折臂的老人，至於方瑟則更進一步，推斷這斷腿折臂的老人就是谷底亡魂！

但是他們誰也沒有想到，棺材翻落處，竟然骨碌碌滾出一具女屍。

這女屍雖然荆釵布裙，但却栩栩如生，與其說已死，還不如說她是在

熟睡來得恰當。

雲龍、谷虎見狀各自一怔，就連金鵬也覺愕然。

九大凶人都是在江湖混了大半輩子的人物，怎會錯過這種機會，暴喝聲中，人影連晃……

秦鵬飛衝向金鵬，賀子虎撲向谷虎，賀子龍則雙掌齊揮，重新攻向雲龍。

六個人分成了三對，雲龍、谷虎，雖然比不上賀氏兄弟的老辣，可是他們手中拿的全是江湖上罕見的獨門兵器，儘管漠北雙凶使出了渾身解數，依然無法佔到上風。

至於那刁鑽古怪的金鵬，此時也亮出了一柄長不盈尺的匕首。

別看他兵器甚短，但出手盡是險招，尤其是他那一身超凡拔俗的輕功身法，在秦鵬飛鞭聲斧影裡閃展騰挪，不時喜笑怒罵地來上幾句，只把鬼斧神鞭秦鵬飛氣得暴跳如雷，但却沒奈他何！

雙方就這樣纏戰了半個時辰，依然是勝負難分！

要知道九大凶人橫行江湖，所到之處，就連各大派的掌門也全避讓三分，可是而今……

方瑟暗中偷看，爲之驚奇不已！

但他却不知道，那在一旁掠陣的毒殭屍軒轅窮，心中的驚奇，却要較他超出百倍。

「老八，老九，你們全都給我退下！」

看樣子，他是準備自已動手了！

漠北雙凶與鬼斧神鞭應聲後撤！

雲龍、谷虎、金鵬，早已耳聞這老魔殭屍功的厲害，當下情不自禁地向一起湊攏！顯然，他們打算聯手合擊！

場中一陣沉默，突然，毒殭屍擧起那雙漆黑如墨的手掌，呼地一聲擊了過去。

掌過處黑氣瀰漫，腥臭觸鼻。

三人心神一震，慌不迭揮招相接。

以一敵三，毒殭屍被震得連連倒退。

雲龍、谷虎、金鵬見狀同聲大笑道：「哈哈，軒轅老魔，看來你這震驚江湖的殭屍功……」

一聲未落，三人突覺頭暈眼花，滿心作嘔，身形情不自禁地連連搖晃。

毒殭屍見狀縱聲狂笑道：「嘿嘿嘿，小輩，老夫的殭屍功如何，現在你們想必知道了吧？」

話音一落，那雙漆黑如墨的手掌再次擧起。

這時候三人已經站立不穩，那裡還能抗拒，眼看性命就在頃刻，想不到就在此時，突聞一聲大喝道：「老魔看劍！」

藍汪汪的劍光裏有一條人影，由峽口絕壁上電射而下。

不用說，來人定是暗中偷看的方瑟了！

毒殭屍看了，不禁心頭大怒道：「該死的小輩，你敢多管老夫的閑事，今天非叫你……」

話剛至此，突覺劍氣砭膚，心神一懍，抽身疾退。

嘶地一聲，方瑟收劍飄落地面。

漠北雙凶與秦鵬飛目光一瞄，已經看出了來人是誰，心中剛自一怔，突聞毒殭屍沉聲喝道：「走！」

漠北雙凶一愕道：「五哥……」

秦鵬飛更加不解道：「軒轅五哥，這小輩……」

但，毒殭屍也不知爲了什麼，竟然不待三人話落，又復沉聲喝道：「我的話你們聽到了沒有？走！」竟再也不等三人開口，立即大步而去。

漠北雙凶與秦鵬飛狠狠地怒瞪了方瑟一眼，半語不發緊隨在毒殭屍身後，快步而去。

方瑟按劍凝神，正準備全力一搏，見狀不由大出意外。

但，就在他驚愕不解之際，突聞秦鵬飛失聲驚呼道：「啊，軒轅五哥，你……」

方瑟愕然抬頭，誰知道目光所及，只見毒殭屍所過之處，地面上赫然遺留下一道鮮紅的血跡。

難道……難道自已先前那一劍已經傷到了他？

對，一定是，不然他絕不會倉皇而去！

一念及此，方瑟頓覺雄心萬丈，決定追上去趁機除了這個魔頭！

可是，就在他脚步剛剛邁動之時，突聞，拍咚、拍咚、拍咚，一連三響，扭臉看時，原來就在這一瞬間，雲龍、谷虎、金鵬，業已先後栽倒塵埃。

* * *

歸州城，南大街，長興客棧的東跨院內，昨兒晚上住進了一夥不同尋常的客人。

這夥客人的不尋常處，並非是他們的身份地位有什麼了不起，而是因爲他們總共五個人中，倒有四個患了重病。

患病的四個人三男一女，男的鼻青臉腫，氣若游絲，女的雖然神態安祥，但却沉沉昏睡，一任你千呼萬喚，始終無法醒來。

惟一沒病的是個年輕小伙子！

這小伙子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進門就逼着店家去請大夫，由昨晚上到現在，歸州城裡有名的大夫差不多全都請遍了！

可是，這些大夫們請來之後，匆匆地略一診視，便即搖頭變色，倉皇告退，一連九位大夫，竟然沒有一個敢於處方投藥的！

一天易過，轉眼又是傍晚時分，終於，店家請來了第十位大夫！

這位大夫是個豆眼鼠鬚，其貌不

揚的小老頭，他背負着藥囊，在店家引領下進了東跨院。

那年輕的小伙子眼望四名昏睡不醒的病人，正自等得滿心焦急，見狀急道：「店家，這位是……」

那店家不待話落，立即接口道：「客官，這位老人家名叫高半仙，專治無名腫毒疑難雜症，數十年來，周遊天下活人無算，三天前來到本城關帝廟，客官如果信得過的話，那就讓他試試，保管着手回春！」

儘管這店家盡力吹噓，可是就憑他這番話已經使人不難明瞭，這高半仙只是個走江湖賣草藥的江湖郎中，絕不是什麼正式的大夫！

可是，在此羣醫束手的時候，看來也只有讓他試試了！

年輕的小夥子遲疑了一下，終於一點頭，道：「好吧，請！」

他舉手肅客，店家就勢掀起了門簾。

高半仙理了理唇上兩撇鼠鬚，傲然跨了進去。

那四名病人，分別躺在兩張木榻上；臨窗一張較小，上面單獨躺着一名女子，靠牆一張較大，上面則併躺着三個男人！

你道這三男一女是誰？

原來男的是雲龍、谷虎、金鵰，而女的則正是裝在棺中搬運的女屍。

當然，說她是女屍未免稍有失當，因爲事實上她並沒有眞正的死去，只不過氣息微弱，若不留心診察，實在不易發覺罷了！

至於那沒病的年輕小伙子，當然，不用再說了，他就是方瑟！

高半仙進了屋，目光向三人的臉上一瞄，當即小眼一眨，笑道：「嘿嘿，了不起，了不起！」

方瑟一愕道：「高老丈，你說什麼了不起？」

高半仙掉轉臉來，小眼一瞇，再次笑道：「嘿嘿，我說他們在身中軒轅窮的殭屍神功之後，居然還能活到現在，實在是了不起！」

方瑟猛地一震道：「老丈你是什麼人？」

高半仙輕捻鼠鬚，從容笑道：「老朽高半仙啊！」

方瑟冷哼一聲道：「你究竟是幹什麼的？」

高半仙小眼一翻道：「客官，這就問得奇怪了，你究竟是請我來幹什麼的？」

方瑟不由一楞道：「你……你眞是看病的大夫？」

高半仙道：「客官覺得我那裡不像？」

方瑟暗中戒備道：「你憑什麼一眼之下，就能斷定他們是爲軒轅窮的殭屍功所傷？」

問得有理！

不過，高半仙可答得更妙，只見他小眼一瞇，笑道：「嘿嘿，客官，老朽若是連這點眼光都沒有，還憑什麼施醫賣藥，自稱半仙？」

方瑟冷笑道：「這樣說來，你對醫治他們三人的傷勢是有把握的了？」

高半仙小眼一霎，毫不思索道：「當然，嘿嘿，別說是軒轅窮的殭屍功所傷，就算是厲毅的血影神功，李庸的紅燈追魂，只要傷者能有一口氣在，我高半仙就有辦法！」

方瑟心中不信道：「既然如此，那麼請你馬上診治如何？」

高半仙笑道：「別慌，別慌，老朽還有幾個問題打算先行請教！」

方瑟道：「他們現在生命垂危，老丈有什麼問題，診治完畢後再問不遲！」

這話有理，可是，高半仙却不聽這一套，只見他手捻鼠鬚，連連搖頭道：「不成，不成，他們一時半刻之內還死不了，我問完之後再爲他們診治也是一樣！」

這眞是急驚風遇着慢郎中，方瑟怒道：「老丈，假如他們因你這樣躭誤，萬一……」

高半仙接口道：「你的意思是說，假如他們萬一要是死了，應該由誰負責？」

方瑟道：「不錯！」

高半仙聽後，就像沒事人似地搖頭笑道：「嘿嘿，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假如他們一定要死，那也只有自認命短！」

這話夠混賬的！方瑟聽得大怒，當下雙眉一揚……

可是，未等他脾氣發作，高半仙却已開了口，只見他小眼一翻，沉聲說道：「喂，客官，交易不成情意在，你要是眞不願意，那就算了！」

話音一落，轉身就走。

在此羣醫束手的時候，難得高半仙自稱能醫，要是讓他這樣走了，眼前的幾條性命豈不完蛋！

大丈夫能屈能伸，該忍耐處還得忍耐一二才是。

方瑟一念及此，趕緊收起臉色道：「老丈且請留步！」

高半仙似乎也不想走，趁機道：「怎麼？客官，你改變主意了？」

方瑟道：「既然老丈一定堅持，小可又有什麼話說，不過還請盡快一點！」

高半仙笑道：「當然，當然，老朽現在就請教客官，這幾位傷者是……」

「雲龍、谷虎、金鵰！」

「噢，他們是客官的……」

「萍水相逢，什麼人也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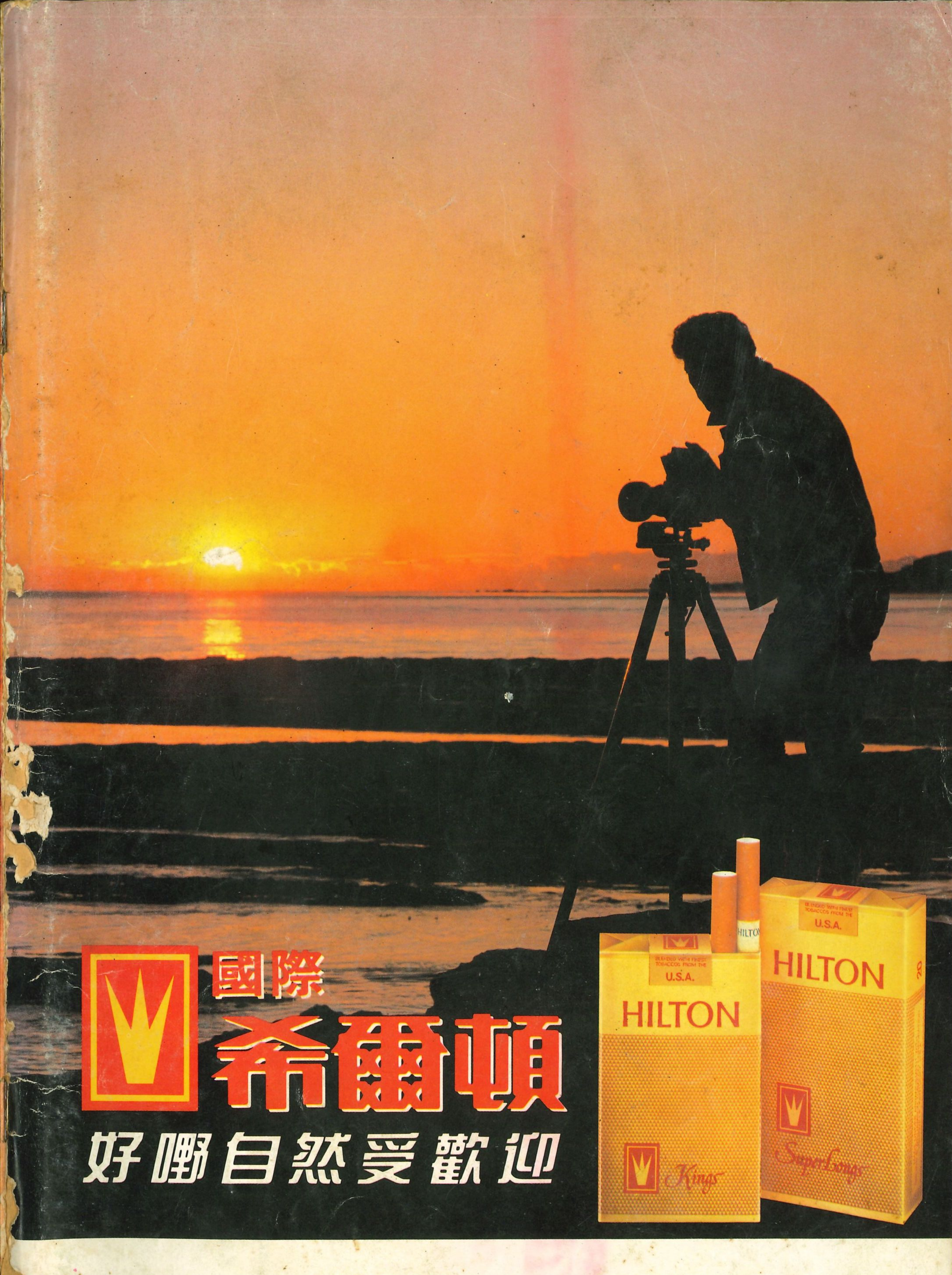
高半仙微覺意外道：「什麼人也不是？客官，你的意思是說，以前根本不認識他們？」

方瑟道：「不錯！」

高半仙愕容更甚道：「那你爲什麼……」

方瑟道：「怎麼，老丈是不是以爲小可這樣做不該？」

（未完・廿四）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受歡迎
HILTON
U.S.A.
Kings
HILTON
U.S.A.
SuperLongs